

請勿翻印



版權所有

中經藏大傳南譯漢譯

編譯發出地電郵號址版行者審版證戶號碼登記

水野弘元博士
印順導師・演培法師
Prof DR. Y. Karunadasa Ven. DR. K. Anuruddha
Prof L. P. N. Perera, Ph.D.
慧纏法師
元亨寺 通妙
吳老擇
元亨寺妙林出版社
高雄市鼓山區80417元亨街七號
(07)5213136(五線)
(02)76995088-7616134(傳真)
四〇三七六九六七 妙林月刊雜誌社
局版台業字第3933號
元亨寺妙林出版社
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李富美律師
法律顧問
版印排版電腦
承印
初版
民國八十二年六月

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

主任委員

釋菩妙老和尚

監修

釋菩妙老和尚

水野弘元博士

印順導師・演培法師

Prof DR. Y. Karunadasa Ven. DR. K. Anuruddha

Prof L. P. N. Perera, Ph.D.

慧纏法師

元亨寺 通妙

吳老擇

元亨寺妙林出版社

高雄市鼓山區80417元亨街七號

(07)5213136(五線)

(02)76995088-7616134(傳真)

四〇三七六九六七 妙林月刊雜誌社

局版台業字第3933號

元亨寺妙林出版社

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李富美律師

法律顧問

初版

版印

排版

電腦

承印

登記

初版

六月



元亨寺世尊像

凡例

一、本藏經根據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出版之日譯本重譯，並參照Pali Text Society原本，及暹羅本，加以修訂。

一、日譯本與原巴利文之精義略有出入者，今皆觀瀾而索源，以巴利聖典爲主，抉其奧論，不當者刪之，未備者補之。

一、日譯本於經文行端，標有P·T·S·對照碼，以示原刊行本之頁數，俾便互相對照。今仍沿襲採用，並以阿拉伯數字標出。以便查原文出處。

一、經文中〔 〕內之辭句，乃爲補足行文之語氣及助讀者瞭解而加添。

一、經文中有……或……乃至……者，依原本之省略。〔……〕或〔……乃至……〕則是日本譯者權宜上之省略。

一、凡義理深蹟之辭彙或因直譯而辭理不順者，皆於其下以〔……〕作簡單夾註。

一、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之音譯，盡量採用北傳漢譯阿含中已有者。然北傳漢譯中阿

含經主要是依梵文翻譯，故其譯音，並不完全能符合巴利語。

一、術語、名相等之採用，大抵援拈北傳漢譯阿含藏之習慣用語。庶幾辭趣一揆，文歸雅飾。

一、目次中對經文之說明乃日本譯者之述作。今亦譯出給讀者，容易把握經文之內容。

目 次

中部經典

四

元亨寺

通妙

譯

第二品 不斷品

一一 不斷經

北傳漢譯無此經。

本經是世尊讚歎舍利弗而語諸比丘。舍利弗有種種勝慧，觀不斷之法觀。不斷之法觀者，即次第修習九次第定，以超越解脫出離下位定而至上位定，亦出離最後之滅盡定。舍利弗觀此法觀，於聖戒，定、慧、解脫，得自在究竟，以讚說正是世尊之法嗣。

一二 六淨經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八七，說智經（大正藏一，七三二頁。）

本經，對自說所作已辦，最後解脫者，行種種之質問，完全能解答時，對是人，說

讚歎隨喜。其質問云何爲解脫四說（見、聞、覺、識、）五取蘊、六界耶？云何對內外之諸相，以除我、我所見耶？解答對最後之質問，敍述由在家而出家之動機，出家後之戒、定、慧、解脫之過程，結說佛道之修行法，真是興味深長而且重要。

一三 善士經……………一五

北傳漢譯 中阿含八五，眞人經（大正藏一，五六一頁。）是法非法經（大正藏一，八三七頁。）

本經乃有出身之富貴大族，或以自己之名聲利得、多聞持律說法，諸頭陀、諸禪定等，自誇而蔑他即非善士法，此不得於解脫。不自讚毀他，真正行道，說爲善士法。

一四 應習不應習經……………一四

北傳漢譯無此經。

本經於身行、語行、意行、心生、想得、見得、自體得，各應習與不應習等二種，由世尊說後，舍利弗以世尊之略說，一一廣說分別，敍述由世尊之讚歎。

一五 多界經……………四一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八一，多界經（大正藏一，七二三頁。）佛說四品法門經（大正藏一七，七一二頁。）

本經，說界善巧、處善巧、處非處善巧。云界者，即十八界、六界（地、水、火、風、空、識，）六界（樂、苦、喜、憂、捨、無明，）六界（欲之出離、恚、無恚、害、無害，）三界（欲、色、無色，）二界（有爲、無爲。）云處者，即六內外處，緣起者，即十二緣起，處非處者，即以契合道理和不契合道理。

一一六 仙呑經

北傳漢譯 增一阿含三八、七，仙人崛經（大正藏二，七二三頁。）

本經，世尊住王舍城之伊西義利山，爲諸比丘敍述此伊西義利山，昔五百之獨覺皆入此山，及說其等獨覺一部分之名。

一一七 大四十經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八九、聖道經（大正藏一，七三五頁。）

本經無學之十法爲八正道和正知、正解脫，以述正定爲中心，爲其方便之前七正道，正定爲結果而說正智、正解脫。如第一之正見時，有正見、依正見而邪見滅、惡不善法隨滅、善法起之四門，同樣，其他之九法亦各有四門，十法即有四十法門，而成爲經名。

四九

五五

一一八 入出息念經……………六三

北傳漢譯 佛說治意經（大正藏一，九一九頁。）

本經乃諸大弟子和新學弟子等共集修行時，世尊對彼等，其比丘衆中，告有已得阿羅漢者、得其他之諸沙門果者、得三十七道品、四無量心、不淨想、無常想者，更依修習入出息念，說當得四念處、七覺支、明解脫，其次詳說此等之修行法。即敍述入出息念之所謂十六特勝及如其各四個之次第，修各身受心法之四念處、由四念處之各各以圓滿七覺支，由七覺支成就明和解脫。

一一九 身行念經……………七三

北傳漢譯 中阿含八一、念身經（大正藏一，五五四頁。）

身行念乃指四念處中之身行念，本經是說此身行念之修習法和功德。修習即舉前經依入出息之十六特勝的初四個，時常依正知、依十不淨觀，於身體依地、水、火、風之界差別觀、依四禪定者。身行念修習之結果，諸善法生，以示種種之譬喻，最後敍述十種功德。

一一〇 行生經……………八四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六八、意行經（大正藏一，七〇〇頁）

本經說具足信、戒、聞、施、慧者，於來世隨自己之願求，得生刹帝利、婆羅門等
人中之善趣、或六欲天、色界、無色界之諸天。

第二品 空品

一一一 空小經 八九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九〇，小空經（大正藏一，七三六頁。）

本經是佛陀爲阿難說明空定。空定，因爲想念生煩惱而空之，是次第無其想念的方法。所要空的，是色想、人想、地想、四無色處想、六處身想等，於其等之諸想：欲漏、有漏、無明漏成爲空時，說可得真解脫。

一一一 空大經 九五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九一、大空經（大正藏一，七三八頁。）

本經乃世尊對比丘等說種種遠離獨住之功德，而當住於內成就空，以得四禪定，更於外和內外作意空，於行住坐臥有正知，不沈諸戲論，行少欲知足乃至解脫知見等之有益論，遊不善尋求善尋，捨五欲，對五取蘊，斷我見我慢。最後獨住之攬擾爲修行者之苦，述諸弟子應親近佛陀。

一一三 希有未曾有法經 ······ 一〇四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三一、未曾有法經（大正藏一，四六九頁。）

本經乃阿難依世尊命令，以說佛之希有未曾有法。希有未曾有者，佛乃最後有之菩薩，生於都率天，於入胎、降誕等之種種時候，言所現不可思議之事。可見為一部分為後來佛傳之先驅。

一一四 薄拘羅經 ······ 一一一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三四、薄拘羅經（大正藏一，四七五頁。）

本經多為薄拘羅和其友阿支羅迦葉的問答。迦葉說薄拘羅之出家後，以至般涅槃，受持種種嚴肅希有未曾有法之修行。

一一五 調御地經 ······ 一一一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九八、調御地經（大正藏一，七五七頁。）

本經是王子奢耶闍那懇請沙彌阿夷羅和提說法，以遇王子之反對，自己沒有自信，其是非請問佛陀。佛陀以譬喻說於欲中不能修行，繼續修行者，如次第調御野象，以諄諄示修行之階梯。

一一六 浮彌經

北傳漢譯 一七三、浮彌經（大正藏一，七〇九頁。）

本經乃尊者浮彌受王子奢耶闍那的質問，自己所作之回答，於世尊之處乞求批評，世尊更從其回答的事，以譬喻廣演詳說之。

一一七 阿那律經

一三四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七九、有勝天經（大正藏一，五四九頁。）

本經乃由工匠般奢康伽所招請的阿那律，依彼質問，而說明無量心解脫之差異，在其席之真迦旃延，更對阿那律尋問生天者之清淨與雜染之差異的理由。對此以作解說。

一一八 隨煩惱經

一四三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七二、長壽王本起經（大正藏一，五三三頁。）增一阿含二四、八（大正藏二、六二六頁。）

本經是世尊在橋賞彌時，其他之諸比丘，互相起諍論，世尊以鎮靜之，但諸比丘言自為解決，唯詠教誡之數偈而去。即阿那律等三人，為坐禪修行而至森林，為彼等不起隨煩惱等，通過自己三昧修行法的經驗，以述種種的說明。

一一九 賢愚經……………一五五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九九、癡慧地經（大正藏一，七五九頁。）佛說泥犁經（大正藏一，九〇七頁。）

本經乃世尊說賢者和愚者的受報。即愚者於現世有三種苦，死後生於地獄，對地獄畜生，說明其種種相狀。又雖由惡趣沒即生於人中，亦是生於卑賤下劣之家。其次，賢者於現世有三種喜樂，來世生天上之善趣。述天上之樂，非地上之轉輪聖王之勝樂程度所能比較的。以詳說輪王之七寶，或其四禪變。說由天沒生於人中時，賢者乃生於富貴之大家。

一三〇 天使經……………一七二

北傳漢譯 中阿含六四、天使經（大正藏一，五〇三頁。）鐵城泥梨經（大正藏一，八二六頁。）閻羅王五使者經（大正藏一，八二八頁。）增一阿含二三，四、天子經（大正藏二，六七四頁。）

本經乃說，若身、口、意之三業淨善者，死後生於天界或人界之善趣，不善業者，死後生於餓鬼畜生、地獄。生地獄者，閻魔王問，生前不見持生、老病、刑罰、死之五天使勸勵善業否？因不善業故，告以應對地獄受懲治，如是令獄卒等，引其罪人往種種之地獄，詳述其苦之狀況。

第四品 分別品

一三一 一夜賢者經……………一八二

北傳漢譯 無此經。

一夜賢者，乃今日一日之現在不懈怠而真正精進之賢者的意義。於此有一夜賢者偈，這相當有名，以下至一三四經，皆與此偈有關。本經以說此偈，繼而解說分別之。

一三二 阿難一夜賢者經……………一八六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六七、阿難說經（大正藏一、六九九頁。）

本經乃阿難爲諸比丘，說明一夜賢者偈，而後佛陀更爲阿難解釋。

一三三 大迦旃延一夜賢者經……………一九〇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六五、溫泉林天經（大正藏一，六九六頁。）

本經乃比丘三彌提住溫泉精舍時，一天神來問彼知一夜賢者之說，但彼不知道，於是彼以此問佛。佛唯說其偈，不爲解釋而去。諸比丘不知此偈之詳義，因而請大迦旃延爲之說明，大迦旃延向諸比丘詳釋之，後諸比丘以此義報告佛陀，佛陀讚歎大

迦旃延之解釋。

一三四 盧夷強耆一夜賢者經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六六、釋中禪室尊經（大正藏一，六九八頁。）尊者經（大正藏一，八八六頁。）

本經乃梅檀天子來比丘盧夷強耆之許問一
夜賢者之說，彼不知，天子亦唯知偈而已。
此比丘請佛解釋，佛爲之詳說。

一三五 小業分別經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七〇、鶲鵠經 (大正藏一, 七〇三頁。) 分別善惡報應經 (大正藏一, 七〇四頁。)

八八頁。）佛爲首加長者說業報差別經（大正藏一，八九一頁。）

本經乃世尊因婆羅門之青年耆婆之間，一一說明人生之短壽、長壽、多病、無病、醜美、權勢之有無、貧富貴賤、生利鈍差別之原因。

一三六 大業分別經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七一、分別大業經（大正藏一，七〇六頁。）

本經乃比丘三彌提與一外道出家之間答，其旨以白世尊，佛陀教三彌提對外道之回

答，唯是片面而非完整的眞理，更分別說明業與其報的關係。即行善業，來世有受善趣之樂報和受惡趣之苦。雖作惡業而有生善趣和墮惡趣，其等之關係如何的發生，給於一一的說明。

一三七 六處分別經 一一〇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六三，分別六處經（大正藏一，六九二頁。）

本經如其名，以分別六處等。即六內處、六外處、六識身、六觸身、十八意行、二十六有情句、三念住等，對此一一詳細的說明。

一三八 總說分別經 一一一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六三，分別六處經（大正藏一，六九四頁。）

佛向諸比丘，對於內外持心之方法，略說而去。諸比丘欲知其詳細之意義而質問大迦旃延。大迦旃延，對佛之略說一一細釋之，諸比丘後往佛處，以告其事由，佛乃讚賞大迦旃延之說明。

一三九 無諍分別經 一一二

北傳漢譯 中分含一六九，拘樓瘦無諍經（大正藏一，七〇一頁。）

本經乃佛說不起諍論，種種修行之條件，更解說其等。

一四〇 界分別經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六二、分別六界經（大正藏一，六九〇頁。）

佛乞宿陶師家一夜。其處既宿弗區沙提比丘，其比丘出家未見過佛，雖佛進來亦不知是佛。佛與此比丘坐禪共過其夜，因此比丘甚是熱心，爲彼詳說六界、六觸處、十八意行、四住處等。比丘依其說明，感知對方是自己絕對歸依之佛陀，以謝自己之不明和失禮，願授與具足戒。佛告其無衣者不能授與具足戒，彼出行求衣，彼於途中，被暴走牛所殺。諸比丘以此旨報佛，佛乃以彼比丘之進境及來世趣以示諸比丘等。

一四一 諦分別經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三一、分別聖諦經（大正藏一，四六七頁。）佛說四諦經（大

正藏一，八一四頁。）增一阿含二七，一（大正藏二，六四三頁。）

佛略說四聖諦後，讚歎舍利弗、目犍連二人，以獎勵親近此二人而離去。舍利弗爲諸比丘，詳細說明四聖諦。

一四二 施分別經

北傳漢譯 中阿含一八〇，瞿曇彌經（大正藏一，七二二頁。）

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親手織之新衣施佛，佛說應施於僧伽。阿難憐愍佛姨母，勸應接受。因此事，世尊對阿難說十四種對人施，即上施佛，下至施畜生類之十四種，其施功德極大，說有德施布者，更是無數無量倍，更有七種之僧類施，說此僧伽施之功德，比前之十四種之個人施之布施更大。最後說明分別由施者與受者而施之清淨時及不然之四種差別。

第五品 六處品

一四三 教給孤獨經……………一七二

北傳漢譯 中阿含二八、教化病經（大正藏一，四五六頁。）增一阿含五一、八（大正藏二，八一九頁。）雜阿含三七、一〇（大正藏二，二六九頁。）

給孤獨長者病篤時招請舍利弗。舍利弗爲長者，往教應不執著六根、六境、六識、六觸、六受、六界、五蘊、四無色處、此世、他世、見聞覺識等之一切工夫。長者其後不久死而生天界，對世尊說偈，世尊說是給孤獨天子。

一四四 教闡陀經……………一七九

北傳漢譯 雜阿含四七、二六（大正藏二，三四七頁。）

比丘闍陀患病苦極欲自殺。時舍利弗和大周那往見彼，舍利弗問闍陀觀察六根六識等之無我否？大周那說無執著應解脫苦。如是二人教誡闍陀而去。然後闍陀自殺。舍利弗此由以報佛，佛說闍陀沒有受再生。

一四五 教富樓那經 ······ 一八四

北傳漢譯 雜阿含一三、八（大正藏二，八九頁。）佛說滿願子經（大正藏二，五〇二頁。）前半、雜阿含八、三八（大正藏二，五四頁。）

富樓那比丘乞世尊教誡。世尊爲彼說執著六境故苦惱生，不執著即無苦。佛更問富樓那欲往何處教化，彼答欲往教化西方輸那國人。佛問輸那國人乃兇暴而加害、不辭殺害之人民，對此如何應付。富樓那答，即任何危險，有覺悟忍耐安住，以辭世尊而往輸那國，一夏而得五百之信者，自達三明，其後般涅槃。諸比丘以此事報佛，佛讚歎彼富樓那。

一四六 教難陀迦經 ······ 一八九

北傳漢譯 雜阿含一，四（大正藏二，七三頁。）

難陀迦爲比丘尼詳說六根六境六識之苦無常無我。更以譬喻說，教修習七覺支，應得漏盡解脫。世尊對難陀迦，爲得比丘尼等之十分理解，說今日和明天亦應同一教誡。難陀迦翌日亦照前進行。世尊說五百比丘尼之最下者亦得預流果。想本經與法

華經之女人授記相關連，最有興味。應注意於此處已有五百比丘尼之數，特別是本經中，不說如法華經女人之變成男子而後成佛，唯記最先的第一果等，是應注目之處。

一四七 教羅睺羅小經……………三〇一

北傳漢譯 雜阿含八、一三（大正藏二，五一頁。）

世尊爲羅睺羅，說觀六根、六境、六識五蘊等之苦無常無我，由厭此等，而得離欲解脫。羅睺羅依此教誡而漏盡解脫，集其處聽之諸天亦遠塵離垢。

一四八 六六經……………三〇五

北傳漢譯 中阿含八六、說處經（大正藏一，五六二頁。）雜阿含二三、一（大正藏二，八六頁。）

本經說有關六內處、六外處、六識、六觸、六受、六受之六六。先說明六六開始，說此等非我。說如何起隨眠耶？如何諸隨眠滅，得向離欲解脫耶？

一四九 大六處經……………三一三

北傳漢譯 雜阿含一三、二（大正藏二，八七頁。）

本經乃說不如實知六內處、六外處、六識、六觸、六受等故，愛著其等，而生身心

之苦惱；如實知此等，不愛著故，不生身心之苦惱。如是由如實知而八正道生，由此圓成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修止觀得明解脫。

一五〇 頻頭城經

北傳漢譯 雜阿含一一、八（大正藏二，七六頁。）

佛對拘薩羅國之頻頭城婆羅門長者等，說應恭敬尊重之沙門、婆羅門、和不應恭敬之沙門、婆羅門之理由。彼等歸依佛爲優婆塞。

一五一 乞食清淨經

北傳漢譯 雜阿含九、六（大正藏二，五七頁。）增一阿含四五、六（大正藏二，七七三頁。）

本經佛對舍利弗詳細說明要注意行乞者之行乞，於其前後應修習。其修習的內容，幾乎和前之大六處經一致。

一五二 根修習經

北傳漢譯 雜阿含一一、一〇（大正藏二，七八頁。）

世尊問謂鬱多羅之青年學徒，其師之根（感官）修習法。彼答以眼不見色、耳不聞聲，爲修習乃師之教。佛即然者，盲者、聾者應是最上之根修習者，使其青年窮屈

無言。後，佛爲阿難說佛教之根修習法。即於聖律無上之根修習法、學人之行道、聖者之根修習法。聖者之根修習者，雖由根識六境，當住於捨、知正念。

中部經典總說

二二二

中文索引

(1)

一

第二品 不斷品

第一一 不斷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世尊對諸比丘曰：「諸比丘！」諸比丘應諾世尊曰：「世尊！」世尊乃如是言：

「諸比丘！舍利弗是賢者，諸比丘！舍利弗是大慧者。諸比丘！舍利弗是廣慧者。諸比丘！舍利弗是疾慧者。諸比丘！舍利弗是速慧者。諸比丘！舍利弗是捷慧者。諸比丘！舍利弗是決慧者。諸比丘！舍利弗半月以觀不斷之法觀。其時，諸比丘！舍利弗不斷之法觀有如是事。諸比丘！〔謂〕：此舍利弗離諸愛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具足初禪而住。而於彼初禪爲法之尋、伺、喜、樂、心一境性及觸、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念、捨、作意。彼於此諸法，

令不斷安立。彼於此等之諸法，自覺生，自覺止住，自覺地沒去。彼如是了知：『如是此等之諸法，無已而生，有已而了知。』彼於此等之諸法不親^①近，不沒^②入，不昧著，不固著，解脫，離繫，而令解放心而住。彼了知『更有出離。』彼獨思而亦『有廣修習。』

²⁶ 復次，諸比丘！舍利弗滅尋、伺，內心成爲安靜。心有一趣性，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而住。而於第二禪中之諸法，內心安靜、喜、樂、心一境性，觸、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念、捨、作意。彼於此等之諸法，令不斷安立。彼於此等之諸法，自覺生，自覺止住，自覺地滅去。彼如是了知：『如是此等之諸法，無已而生，有已而了知。』彼於此等之諸法，不親近，不沒入，不昧著，不固執，解脫，離繫而令解放心而住。彼了知『更有出離。』彼獨思而亦『有其廣修習。』

復次，諸比丘！脫喜、捨而住，有念，有正知；且身覺受樂，宣說諸聖者之『捨而有念樂住。』成就第三禪而住。而第三禪中之諸法之捨、樂、念、正知、心一境性及觸、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捨、作意。彼於此等之諸法，不斷安

立。彼於此等之諸法，自覺生，自覺止住，自覺地沒去。彼如是了知『如是此等之諸法，無已而生，有已而了知。』彼於此等之諸法，不親近，不沒入，不味者，不固執，解脫，離繫而令解放心而住。彼了知『更有出離。』彼獨思而亦『有其廣修習。』

27
復次，諸比丘！舍利弗捨離樂，捨離苦，又滅以前所有之喜悅、憂惱，無苦，無樂，捨念清淨，成就第四禪而住。而第四禪中之諸法之捨、不苦不樂之受、心之無感興、念、清淨、心一境性及觸、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念、捨、作意。彼於此等之諸法，令不斷安立。彼於此等之諸法，自覺生，自覺止住，自覺地沒去。彼如是了知『如是此等之法，無已而生，有已而了知。』彼於此等之諸法，不親近，不沒入，不味著，不固執，解脫，離繫而令解放心而住。彼了知『更有出離。』彼獨思而亦『有其廣修習。』

復次，諸比丘！舍利弗超越一切種之色想，超諸有對想，無作意種種想，成就『虛空無限』及空無邊處而住。而空無邊處中諸法之空無邊處想、心一境性及觸、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念、捨、作意。彼於此等之諸法，令不斷安立。

彼於此等之諸法，自覺生，自覺止住，自覺地沒去。彼如是了知『如是此等之諸法，無已而生，有已而了知。』彼於此等之諸法，不親近，不沒入，不味著，不固執，解脫，離繫而令解放心而住。彼了知『更有出離。』彼獨思而亦『有其廣修習。』

復次，諸比丘！舍利弗超越一切種之空無邊處，『識無邊』之成就識無邊處而住。而識無邊處中諸法之識無邊處想、心一境性及觸、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念、捨、作意。彼於此等之諸法，令不斷安立。彼於此等之諸法，自覺生，自覺止住，自覺地沒去。彼如是了知『如是此等之諸法，無已而生，有已而了知。』彼於此等之諸法，不親近，不沒入，不味著，不固著，解脫，離繫而令解放心而住。彼了知『更有出離。』彼獨思而亦『有其廣修習。』

復次，諸比丘！舍利弗超越一切種之識無邊處，『無所有』之成就無所有處而住。而無所有處中諸法之無所有處想、心一境性及觸、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念、捨、作意。彼於此等之諸法，令不斷安立。彼於此等之諸法，自覺生，自覺止住，自覺地沒去。彼如是了知『如是此等之諸法，無已而生，有已而了知。』彼於此等之諸法，不親近，不沒入，不味著，不固著，解脫，離繫，而令解放心而

住。彼了知『更有出離。』彼獨思而亦『有其廣修習。』

復次，諸比丘！舍利弗超越一切種之無所有處，成就非想非非想處而住。彼由其定，具念而出起。彼由其定，具念而起已，而諸過去，已滅，爲已變法，以徧觀其諸法，『如是此等之諸法，無已而生，生已而了知。』彼於此等之諸法，不親近，不沒入，不味著，不固執，解脫，離繫，而令解放心而住。彼了知『更有出離。』

彼獨思而亦『有其廣修習。』

復次，諸比丘！舍利弗超越一切種之非想非非想處，成就想受滅而住。而慧見已，彼之諸漏滅盡。彼由定具念而出起。彼其由定，具念出起已，其諸過去，已滅，爲已變法，徧觀其諸法，『如是此等之諸法，無已而生，有已而了知。』彼於此等之諸法，不親近，不沒入，不味著，不固著，解脫，離繫，而令解放心而住。彼了知『無此上之出離。』彼獨思而亦『無其廣修習。』

諸比丘！凡正語者，應言：『於諸聖戒得自在、得究竟。於諸聖定得自在、得究竟。於諸聖想^③得自在、得究竟。於諸聖解脫得自在、得究竟』者，對於舍利弗亦應言是正語者。『彼於諸聖戒得自在、得究竟。於諸聖定得自在、得究竟。於諸聖

慧得自在、得究竟。於諸聖解脫得自在、得究竟。』

諸比丘！凡正語者，應言：『是世尊之實子。從口生，從法生，法之所成。爲法嗣而非血嗣。』對舍利弗亦應是正語者，『彼爲世尊之實子，從口生，從法生，法之所成。法嗣而非血嗣。』

諸比丘！舍利弗乃依如來所轉之無上法輪，正隨而轉之。

世尊如是說已。彼諸比丘，歡喜，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二二 六淨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世尊對諸比丘曰：「諸比丘！」諸比丘應諾世尊曰：「世尊！」世尊乃如是言：

「諸比丘！此處有比丘，向其他說：『我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圓滿，不再有此生。』諸比丘！其比丘之所說，不應爲之讚歎，亦不爲之讚歎，亦不爲之面責，應問之，問：『友！此四說由彼世尊〔即〕知者、見者、阿羅漢、正等覺者之正說。云何爲四？於見者言見，於聞者言聞，於思惟者言思惟，於識者言識。友！此四說，由彼世尊〔即〕知者、見者、阿羅漢，正等覺者之正說也。而云何知？云何見？於此等四說無取，由諸漏，尊者之心得解脫。』諸比丘！漏盡，所作已作，放下重擔，已得已利，偏盡有結。有正慧解脫之比丘，有此順法，當應解脫。『友！我於見者，不親近，不沒入，不味著，不固著，解脫，離繫，而令解放心而住。我於聞者……友！我於思惟者……友！我於識者，不親近，不沒入，不味

著，不固著，解脫，離繫，而令解放心而住。友！如是知，如是見，於此等四說無取，由諸漏我心解脫。」諸比丘！彼比丘之所說，應令隨喜、讚歎『善哉！』令隨喜、讚歎所說『善哉！』已，應更問，問：『友！此等之五取蘊，乃由彼世尊〔即〕知者、見者、阿羅漢、正等覺者之正說。云何爲五？謂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友！此等之五取蘊，由彼世尊〔即〕知者、見者、阿羅漢、正等覺者之正說。然者！云何知？云何見？於此等之五取蘊無取，由諸漏尊者之心得解脫。』諸比丘！漏盡，所作圓滿，應作已作，放下重擔，已得己利，偏盡有結。正慧解脫之比丘，有此順法，當應解脫。『友！我知色爲無力、離貪、不安穩已。凡關於色之諸善巧、取著、心之住著、執持、隨眠，以盡此等；離貪，滅，捨，退墮，以我心自覺解脫。友！我以知受……想……諸行……識無力、不安穩已，凡於識之諸善巧、取著、心之住著、執持、隨眠，以盡此等；離貪，滅，捨，退墮，以我心自覺解脫。友！如是知，如是見，於此等之五取蘊無取，由諸漏我心得解脫。』諸比丘！彼比丘之所說，應令隨喜、讚歎『善哉！』其所說隨喜、讚歎『善哉』已。應更問之，問：『友！此等之六界，由彼世尊〔即〕知者、見者、阿羅漢、正等覺

者之正說。云何爲六？謂地界、水界、火界、風界、虛空界、識界。友！此等六界，由彼世尊〔即〕知者、見者、阿羅漢、正等覺者之正說。然者！云何知？云何見？於此等六界無取，由諸漏尊者之心得解脫。』諸比丘！漏盡，所作圓滿，應作已作，放下重擔，已得己利，徧盡有結。正慧解脫之比丘，有此順法，當應解脫。『友！我認地界非我，依於地界不認爲有我。且凡依地界之善巧，取著、心之住著、執持、睡眠，以盡此等；離貪，滅，捨，退墮，以自覺我心解脫。友！我於水界……友！我於火界……友！我於風界……友！我於虛空界……友！我認爲識界非我，依於識界不認爲有我。且凡依識界之善巧、取著、心之住著、執持、隨眠，以盡此等；離貪、滅、捨、退墮、以自覺我心解脫。友！如是知，如是見，於此六界無取，由諸漏我心得解脫。』諸比丘！其比丘之所說，應隨喜、讚歎『善哉！』其所說隨喜、讚歎『善哉』已。應更問，問：『友！此等之六內外處，又由彼世尊〔即〕知者、見者、阿羅漢、正等覺者之正說。云何爲六？眼與諸色，耳與諸聲，鼻與諸香，舌與諸味，身與諸所觸，意與諸法。友！此等之六內外處，由彼世尊〔即〕知者、見者、阿羅漢、正等覺者之正說。然者，云何知？云何見？於此等之六內外處無取，

由諸漏尊者之心解脫。』諸比丘！漏盡，所作圓滿，應作已作，放下重擔，已得己利，偏盡有結。正慧解脫之比丘，有此順法，當應解脫。『友！眼、色、眼識及於眼識所識之諸法，欲、貪、喜、愛及諸善巧、取著、心之住著、執持、睡眠，以盡此等，離貪，滅，捨，退墮，以自覺我心解脫。友！於耳、聲、耳識……友！於鼻、香、鼻識……友！於舌、味、舌識……友！於身、所觸、身識……友！於意、法、意識及意識所識之諸法，欲、貪、喜、愛及諸善巧、取著、心之住著、執持、睡眠，以盡此等，離貪，滅，捨，退墮，以自覺我心解脫。友！如是知，如是見，於此等六內外處無取，由諸漏我心解脫。』諸比丘！彼比丘之所說，應隨喜、讚歎『善哉！』其所說隨喜、讚歎『善哉』已。應更問之，問：『然者，尊者云何知？云何見？於有此識之身及外之一切諸相，善除諸我觀、我所觀、慢隨眠。』

諸比丘！漏盡，所作圓滿，應作已作，放下重擔，已得己利，偏盡有結。以正慧解脫之比丘，有此順法者，當應解脫。『友！以前我爲在家者而愚昧。其如來，或如來之聖弟子，以法教說我，我聞其法，於如來得淨信。此我成就其淨信具足，而如是省思之——在家之生活乃煩瑣而多塵汚之處。出家乃閑靜。所住在家者，一向

充實，一向清淨，而行光暉梵行者，爲不容易。實我今剃除鬚髮，著諸袈裟衣，從在家生活，出爲非家生活者如何？——友！然而，彼我於他日，或亦捨些少富蓄，或亦捨大量之富蓄，或亦捨些少親族，或亦捨多數之親族。以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生活，入於非家生活。其我爲出家者，成就諸比丘所學之行規。斷絕殺生，遠離殺生。捨杖，捨刀，有慚愧，得慈心，利益憐愍一切生類而住。斷絕不與而取，遠離不與而取。以取所與，唯望所與，過無盜取之清淨生活。斷絕非梵行，以行梵行，以行離行，遠離欲行、婦女法也。斷絕虛誑語，遠離虛誑語，語真實，而結交真實者，應堅立、信憑，對於世間不爲虛偽。斷絕離間語，遠離離間語。於此處聞，不於彼處爲離間此等而說。又於彼處聞，不以此爲離間彼等而說。或爲不和之融合者，或爲和合之繼續者，以樂和合，歡喜和合，愛好和合，唯語如起和合之諸語。斷絕粗惡語，遠離粗惡語。凡諸語無害意，樂於耳，而可愛，感觸於心志，有禮讓，如爲多人愛、多人喜，以語如是類之語。斷絕雜穢語，遠離雜穢語。於適時語，以適事語，語有義之語，法語、律語，有值於記憶，適時而有理，有分別，語義利相應之語。其我遠離栽培種物之類、植物之類。唯一食而遠離夜食，遠離非時食。遠

離舞蹈、歌謠、音樂、觀賞諸見世物。遠離華鬘、香料、持用塗料、莊嚴、裝飾處也。遠離高牀、廣牀。遠離收受金、銀。遠離收受生穀類。遠離收受生肉。遠離收受婦人、童女。遠離收受婢、僕。遠離收受鷄、豚。遠離收受象、牛、馬、牝馬。遠離收受田地。遠離從事於使命之奔走。遠離買賣。遠離僞重量、僞貨幣、僞檣料等。遠離苞苴、虛偽、騙詐、不實。遠離截、殺、縛、劫盜——食餉之掠奪也。其我持以足體之衣，以滿足夠滿腹之施食，無論何物，唯取應取之物而去。例如有翼之鳥，於任何物負荷而飛者，即如翼之荷重而飛。如是，友！我亦持足體之衣，滿足夠滿腹之施食，無論何物，唯取應取之物而去。其我具足此聖者之戒蘊，於內覺無罪之安樂。其我以眼見色已，不取相，不取隨相。若不防護其眼根而住者，故貪、³⁵憂、諸不善法之追至也。爲防護此而行道，守護眼根，於眼根得律儀。以耳聞聲……以鼻嗅香……以舌嘗味……以身觸所觸……意亦識法已，不取相，不取隨相。若不防護其意根而住者，故貪、憂、諸不善法之追至也。爲所護此而行道，守護意根，於意根得律儀。其我具足此聖者根之律儀，於內覺純一安樂。其我於進退共正知。以觀前顧後亦共正知。於俯仰亦共正知。於持僧伽梨、鉢、衣亦共正知。於食、飲、

噉、嘗等亦共正知。於行大小便亦共正知。於行、住、坐、寢、覺、說、默亦共正知也。

其我具足聖者之戒蘊，具足其聖者之根律儀，且具足其聖之念、正知也。獨離而依座處、林中、樹下、山上、洞窟、山穴、墓間、森地、露地、藁堆也。其我食後，行乞歸而就座，結跏趺坐而端正身體，令念現前安立。其我對於世間斷除貪愛，爲離貪心而住，由貪愛令心清淨。斷除瞋恚，離瞋心而住，於一切生物有饒益、憐愍，由瞋恚令心清淨。斷除惛沈、睡眠，遠離惛沈、睡眠而住，有光明想，念而正知，由惛沈、睡眠令心清淨。斷除掉舉、惡作、無掉舉而住，於內有靜息心，由掉舉、惡作令心清淨也。斷除疑，超越疑而住，無猶豫，於諸善法，由疑令心清淨也。

斷除此等之五蓋，以慧令心隨煩惱無力時，遠離諸愛欲，遠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成就初禪而住。滅尋與伺，使內心安靜，有一趣性，而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成就第二禪而住。脫喜，捨住，有念、正知，並覺受身樂，捨而有念，宣說樂住，成就第三禪而住。以捨離樂，捨離苦，又滅以前有喜悅及憂惱，無苦無樂，捨念清淨，成就第四禪而住。如是，心乃定，成爲清淨，令醇化，無穢，

離隨煩惱，柔軟、可動而安立，得不動時，諸漏應盡，於慧向心。彼，此是苦，如實證知。此是苦之集，如實證知。此是苦之滅，如實證知。此是導苦之滅道，如實證知。此等是漏，如實證知。此是漏之集，如實證知。此是漏之滅，如實證。此是漏之滅道，如實證知。如是其我，如是知，如是見，由欲漏心解脫。由有漏心解脫。由無明漏心解脫。解脫之時，有解脫智，證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不再受此處之生。『友！實如是知，如是見，我於此識有之身，及外一切諸相，由我觀、我所觀、慢隨眠之遠離。』諸比丘！如是比丘之所說，爲『善哉！』應令讚歎，³⁷ 應令隨喜之。令讚『善哉！』令隨喜已，如是應對彼說：『友！我等見尊者爲如是之梵行者，此乃我等之利得，我等之善利也。』

第二二三 善士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其時，世尊言諸比丘曰：「諸比丘！」彼諸比丘應答世尊曰：「世尊！」世尊乃如是曰：「諸比丘！我爲汝等說善士法與非善士法。應諦聽善思念，我當說之。」彼等諸比丘應諾世尊：「如是，世尊！」世尊如是曰：

「諸比丘！然者，云何爲善士法？諸比丘！於此有善士，由貴家而出家。彼如是反省思惟：『我從貴家而出家。而此其他諸比丘，非由貴家而出家。』彼以生其富貴之事，自誇以輕蔑其他。諸比丘！此非善士法也。諸比丘！善士如反省思惟：『雖生由貴家，若不至滅盡貪法；若不至滅盡瞋法；若不至滅盡癡法。假令，雖非由貴家而出家，彼若行法、隨法、正行、隨法行者，其時，彼應受恭敬，其時，彼應受尊重。』彼介在行道，以生其富貴家事，不敢自誇，亦不蔑他。諸比丘！此善士法也。」

「復次，諸比丘！有非善士，由豪族出家……次廣說如前……由大富家而出家，由大財家而出家。」彼以是反省思惟：『我由大財家而出家，而此其他之諸比丘，非由大財家而出家。』彼以其大財家事，自高亦輕蔑他。諸比丘！此亦非善士法也。然而諸比丘！善士如是反省思惟：『雖由大財家事，若不至滅盡貪法；若不至滅盡瞋法；若不至滅盡癡法。假令，雖非由大財家而出家，彼若行法、隨法、正行、隨法行者，其時，彼應受恭敬，其時，彼應受尊重。彼介在行道，以其大財家，不敢自誇，亦不輕蔑他。諸比丘！此爲善士法。』

復次，諸比丘！非善士而有廣譽，有名聲。彼以是反省思惟：『我實有廣譽，有名聲。然而此其他之諸比丘，少名譽，少力量。』彼以其廣譽事，自誇亦輕蔑他。諸比丘！此亦非善士法也。然而諸比丘！善士如是反省思惟：『雖由廣譽之事，若不至滅盡貪法；若不滅盡瞋法；若不滅盡癡法。假令，雖無廣譽，無名聲，若彼行法、隨法、正行、隨法行者，其時，彼應受恭敬，其時，彼應受尊重。』彼介在行道，以其廣譽之事，不敢自誇，亦不輕蔑他。諸比丘！此亦善士法。

復次，諸比丘！有非善士，而得衣、施食、牀座、因病藥之諸物資。彼以是反

省思惟：『我實得衣、施食、牀座、因病藥之物資。然而此其他之諸比丘，不得衣、施食、牀座、因病藥之物資。』彼以其所得，自誇亦輕蔑他。諸比丘！此亦非善士法也。然而諸比丘！善士如是反省思惟：『由於所得，若不至滅盡貪法；若不至滅盡瞋法；若不至滅盡癡法。假令，雖無得衣、施食、牀座、因病藥之諸物資。彼若行法、隨法、正行、隨法行者，其時，彼應受恭敬，其時，彼應受尊重。』彼介在行道、以其所得，不敢自誇，亦不蔑他。諸比丘！此亦善士法。

復次，諸比丘！有非善士而多聞。彼如是反省思惟：『我實多聞，而此等他之諸比丘不多聞。』彼以其多聞，自誇或輕蔑他。諸比丘！此亦非善士法也。然而諸比丘！善士如是反省思惟：『由多聞，若不至滅盡貪法，若不至滅盡瞋法，若不至滅盡癡法。假令，雖不多聞，彼若行法、隨法、正行、隨法行者，其時，彼應受恭敬，其時，彼應受尊重。』彼介在行道，以其多聞，不敢自誇，亦不蔑他。諸比丘！此亦善士法。

復次，諸比丘！有非善士而爲持律者。彼如是反省思惟：『我實持律者。而此等他之諸比丘非持律者。』彼以其持律者之事，自誇又蔑他。諸比丘！此亦非善士

也。然者，諸比丘！善士如是反省思惟：『雖依持律者事，若不至滅盡貪法；若不至滅盡瞋法；若不滅盡癡法。假令，雖非持律者，彼若行法、隨法、正行、隨法行者，其時，彼應受恭敬，其時，彼應受尊重。』彼介在行道，以其持律者事，不敢自誇亦不蔑他。諸比丘！此亦善法。

復次，諸比丘！有非善士而爲說法者。如是反省思惟：『我實說法者。而此等他之諸比丘非說法者。』彼以其說法者事，自誇亦蔑他。諸比丘！此亦非善士也。然者，諸比丘！善士如是反省思惟：『雖依說法者事，若不至滅盡貪法；若不至滅盡瞋法；若不至滅盡癡法。假令，雖非說法者，彼若行法、隨法、正行、隨法行者，其時，彼應受恭敬，其時，彼應受尊重。』彼介在行道，以其說法者事，不敢自誇，亦不蔑他。諸比丘！此亦善士法。

復次，諸比丘！有非善士而爲林住者。彼如是反省思惟：『我實林住者。而此等他之諸比丘非林住者。』彼以其林住者事，自誇亦蔑他。諸比丘！此亦非善士法也。然者，諸比丘！善士如是反省思惟：『雖依林住者事，若不至滅盡貪法；若不至滅盡瞋法；若不至滅盡癡法。假令，雖非林住者。彼若行法、隨法、正行、隨法

行者，其時，彼應受恭敬，其時，彼應受尊重。』彼介在行道，以其林住者事，不敢自誇，亦不蔑他。諸比丘！此亦善士法。

復次，諸比丘！有非善士而爲著糞掃者。彼如是反省思惟：『我實著糞掃衣者。而此等他之諸比丘非著糞衣者。』彼以其著糞掃衣事，自誇亦蔑他。諸比丘！此亦非善事法也。然者，諸比丘！善士如是反省思惟：『雖依著糞掃衣者事，若不至滅盡貪法；若不至滅盡瞋法；若不至滅盡癡法。假令，雖非著糞掃衣者，彼若行法、隨法、正行、隨法行者，其時，彼應受恭敬，其時，彼應受尊重。』彼介在行道，以其著糞衣者事，不敢自誇，亦不蔑他。諸比丘！此亦善士法。

復次，諸比丘！有非善士而爲常乞食者。彼如是反省思惟：『我實常乞食者。而此等他之諸比丘非常乞食者。』彼以其常乞食者事，自誇亦蔑他。諸比丘！此亦非善士法也。然者，諸比丘！善士如是反省思惟：『雖依常乞食者事，若不至滅盡貪法；若不至滅盡瞋法；若不至滅盡癡法。假令，雖非常乞食者，彼若行法、隨法、正行、隨法行者，其時，彼應受恭敬；其時，彼應受尊重。』彼介在行道，以其常乞食者事，不敢自誇，亦不蔑他。諸比丘！此亦善士法。

復次，諸比丘！有非善士而爲樹下住者。彼如是反省思惟：『我實樹下住者。而此等他之諸比丘非樹下住者。』彼以其樹下住者事，自誇亦蔑他。諸比丘！此亦非善士法也。然諸比丘！善士如是反省思惟：『雖依樹下住者事，若不至滅盡貪法；若不至滅盡瞋法；若不至滅盡癡法。假令，雖非樹下住者，彼若行法、隨法、正行、隨法行者，其時，彼應受恭敬；其時，彼應受尊重。』彼介在行道，以其樹下住者事，不敢自誇，亦不蔑他。諸比丘！此亦善士法。

復次，諸比丘！有非善士而爲塚間住者……露地住者……常坐者……隨請坐者……一坐食者。彼如是反省思惟：『我實一坐食者。而此等他之諸比丘，非一坐食者。』彼以其一坐食者事，自誇亦蔑他。諸比丘！此亦非善士也。然者，諸比丘！善士反思惟：『雖依一坐食者事，若不至滅盡貪法；若不至滅盡瞋法；若不至滅盡癡法。假令，雖非一坐食者，彼若行法、隨法、正行、隨法行者，其時，彼應受恭敬，其時，彼應受尊重。』彼介在行道，以其一坐食事，不敢自誇，亦不蔑他。諸比丘！此亦善士法。

復次，諸比丘！有非善士，而離諸愛欲，離諸不善法，無尋無伺，由離生喜、

樂，成就初禪而住。彼如是反省思惟：『我實成就初禪定。而此等他之諸比丘不獲初禪定。』彼以其初禪定，自誇亦蔑他。諸比丘！此亦非善士也。然者，諸比丘！善士如是反省思惟：『世尊曰——初禪定無彼^④作性。何以故，若有思量時，其即變故。』彼介在無彼作性，以其初禪定，不敢自誇，亦不蔑他。諸比丘！此亦善士法。

復次，諸比丘！有非善士而滅尋、思，內心安靜，心一趣性，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成就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而住。彼如是反省思惟：『我實獲第四禪定。而此等他之諸比丘，不獲第四禪定。』彼以其第四禪定，自誇亦蔑他。諸比丘！此亦非善法也。然者，諸比丘！善士反省思惟：『世尊曰——第四禪定，無彼作性。何以故，若有思量時，即變故。』彼介在無彼作性，以其第四禪，不敢自誇，亦不蔑他。諸比丘！此亦善士法。

復次，諸比丘！有非善士，而超越諸色想，已度諸礙想，無作意諸種之想，成就『虛空無限』之空無邊處而住。彼如是反省思惟：『我實獲空無邊處定。而此等他之諸比丘，不獲空無邊處定。』彼以其空無邊處定，自誇亦蔑他。諸比丘！此亦

非善士法也。然者，諸比丘！善士如是反省思惟：『世尊曰——空無邊處定，無彼作性。何以故，若有思量時，其即變故。』彼介在無彼作性，以其空無邊處定，不敢自誇，亦不蔑他。諸比丘！此亦善士法。

復次，諸比丘！有非善士而超越空無邊處，成就『識無限』之識無邊處而住。彼如是反省思惟：『我實獲識無邊處定。而此等之諸比丘，不獲識無邊處定。』彼以其識無邊處定，自誇亦蔑他。諸比丘！此亦非善士法也。然者，諸比丘！善士如是反省思惟：『世尊曰——識無邊處定，無彼作性。何以故，有思量時，其即變故。』彼介在無彼作性。以其識無邊處定，不敢自誇，亦不蔑他。諸比丘！此亦善士法。

復次，諸比丘！有非善士而由一切處，超越識無邊處，成就『無任何物』之無所有處而住。彼如是反省思惟：『我獲無所有處定。而此等他之諸比丘，不獲無所有處定。』彼以其無所有處定，自誇亦蔑他。諸比丘！此亦非善士法也。然者，諸比丘！善士如是反省思惟：『世尊曰——無所有處定，無彼作性。何以故，若有思量時，其即變故。』彼介在無彼作性，以無所有處定，不敢自誇，亦不蔑他。諸比丘！此亦善士法。

復次，諸比丘！有非善士而超越無所有處，成就非想非非想處而住。彼如是反省思惟：『我實成就非想非非想處定。而此等他之諸比丘，不成就非想非非想處定。』彼以其非想非非想處定，自誇亦蔑他。諸比丘！此亦非善士法也。然者，諸比丘！善士反省思惟：『世尊曰——非想非非想處定，無彼作性。何以故，若有思量時，其即變故。』彼介在無彼作性，以其非想非非想處定，不敢自誇，亦不蔑他。諸比丘！此亦善士法。

復次，諸比丘！有善士由一切處，超越非想非非想處，成就想受滅而住。且以慧見已，令滅其諸漏。諸比丘！其比丘斷而不思量，於何處亦不思量，對何事亦不思量。』

世尊如是說已，彼諸比丘歡喜、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一四 應習不應習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世尊言諸比丘：「諸比丘！」彼諸比丘答世尊曰：「世尊！」世尊如是曰：「諸比丘！爲汝等說應習與不應習之教法，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說。」彼諸比丘應諾世尊曰：「如是，世尊。」世尊如是曰：

「諸比丘！我說二種之身行，應習與不應習，而如是互相於身行。諸比丘！我說二種之語行，應習與不應習，而如是互相於語行。諸比丘！我說二種之意行，應習與不應習，而如是互相於意行。諸比丘！我說二種之心生，應習與不應習，而如是互相於心生。諸比丘！我說二種之想得，應習與不應習，而如是互相於想得。諸比丘！我說二種之見得，應習與不應習，而如是互相於見得。諸比丘！我說二種之自體得，應習與不應習，而如是互相於自體得。」

如是說時，尊者舍利弗如是白「世尊」：「世尊！我對世尊所略說而不作詳分別之義理，如是詳細證知之。世尊實如是說：『諸比丘！我說二種之身行，應習與不

應習，而互相於身行。」緣何如是說？世尊！爲習身行，如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者，如是類之身行即不應習。世尊！爲習身行，如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者，如是類之身行，即應習也。

世尊！爲習如何類之身行，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世尊！於此，有一類之殺生者，殘忍、赤手^⑤而從事殺戮，對諸生物無慈心。又有不與取者，屬其他所有、資具之在村，在於森林，其不與而以偷盜之方法而取。又有諸慾之邪行者，不唯飾華鬘之女，即於母所護之女，父所護之女，兄弟所護之女，姊妹所護之女，親戚所護之女，有夫之女，有主^⑥之女等，敢行於如是之諸類。世尊！爲習如是類之身行，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也。

世尊！爲習如何類之身行，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耶？世尊！於此，有一類斷殺生者，有遠離殺生，捨笞，捨劍，知恥，有慈心，利益憐愍一切生類而住。斷不與取，遠離不與取，屬他所有、資具之在村，在於森林，其不與無以偷盜之方法而取。於慾境，斷邪行，於諸慾，遠離邪行，不唯於飾華鬘之女，即於母所護之女，父所護之女，兄弟所護之女，姊妹所護之女，親戚所護之女，有夫之女，有主

之女等，不敢行如是之諸類。世尊！爲習如是類之身行，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也。

世尊如是說：『諸比丘！我說二種身行，應習與不應習，如是互相於身行。』以如是緣而說也。

世尊實如是說：『諸比丘！我說二種身行，應習與不應習，如是互相於語行。』緣何如是說耶？世尊！爲習語行，如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者，如是之語行，即不應習也。世尊！爲習語行，如諸善法增廣，諸不善法減退，如是之語行，爲應習也。

世尊！爲習如何類之語行，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耶？世尊！於此，有一類之虛誑語者，入於會堂，入於親戚之中，入於結社之中，於王家之前，被喚出爲證人之審問：『汝，士夫！如是應語汝所知。』而彼不知言『知。』知言『不知。』不見言『見。』見言『不見。』如是若爲自，若爲他，若爲少利得，正知而語虛誑語。又有離間語者。於此處聞，以此，於彼處爲離間而說；於彼處聞，以此，爲離間彼等而說；如是爲和諧之破壞者，爲破壞之能起者，如語樂不和、喜不和、愛

不和、起不和之語。又有粗惡語者，語粗惡而傷他、令他忿、怒，不轉三昧，語如是類之語。又有雜穢語者，言不適時之語，言不適事之語，言非義利之語，言非法之語，言非律之語；語不值記憶、非適時而不合理、不分別於義利不相應之語。世尊！爲習如是類之語行，即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

世尊！爲習如何類之語行，諸不善法減退，諸善行增廣耶？世尊！於此，有一類斷虛誑語，遠離虛誑語，若入會堂，若入衆會，若入親戚中，若入結社中，若於王家之面前，被喚出爲證人之審問：『汝，士夫！如是應語汝所知。』彼若不知，言『不知，』若知言『知^⑦，』若不見言『不見，』若見言『見。』如是若爲自，若爲他，若爲些少利得，正知而不語虛誑語。斷離間語，遠離離間語，於此處聞，於彼處不爲離間此等而語；若於彼處聞，於此處不爲離間此彼等而語，如是爲不和之融和者，爲和合之繼續者。如語樂和合、喜和合、愛和合、起和合之語。斷粗惡語，遠離粗惡語。凡諸語，無害意、樂耳、可愛、觸於心弦、有禮讓、而多人愛、多人喜、以語如是類之語。斷雜穢語，遠離雜穢語，語適時語、適事語、有義語、法語、律語、值記憶、適時而合理、有分別與義利相應之語。世尊！爲習如是類之

語行，即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

如是世尊說：『諸比丘！我說二種語行，應習與不應習，如是互相於語行。』以如是緣而說也。

如是世尊說：『諸比丘！我說二種意行，應習與不應習，如是互相於意行。』緣何如是說？世尊！若爲習意行，如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者，如是類之意行，不應習。然，世尊！若爲習意行，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者，如是類之意行，應習也。

世尊！爲習如何類之意行，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耶？世尊！於此有一類之貪欲者，貪求其他所有、資具：『此乃他物，如果爲我物！』又有害心，行有害思：『此等之有情，若撲殺之，若殺害之，若截斷之，若喪失之，若使不存在！』世尊！如是，爲習如是類之意行，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也。

世尊！爲習如何之意行，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耶？世尊！於此，有一類之非貪欲者，不貪求其他所有、資具：『此乃他之物，若爲我物！』又無害心，行無害之思：『於此等諸有情無怨、無害、無怒、有樂、能自護持。』世尊！爲習如

是類之意行，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也。

如是世尊說：『諸比丘！我說二種意行，應習與不應習，而如是互相爲意行。』乃以如是緣而說也。

世尊實如是說：『諸比丘！我說二種心生，應習與不應習，而如是互相於心生。』緣何如是說耶？世尊！爲習心生，如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者，如是類之心生，不應習也。又世尊！爲習心生，如諸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者，如是類之心生，應習也。

世尊！爲習如何之心生，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耶？世尊！於此有一類之貪欲者，貪欲俱行之心而住；有瞋者，瞋俱行之心而住；有害者，有害俱行之心而住。世尊！爲習如何之心生，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耶？世尊！於此有一類無貪欲者，無貪俱行之心而住；無瞋者，無瞋俱行之心而住；無害者，無害俱行之心而住。世尊！爲習如是類之心生，諸不善減退，諸善法增廣。

如是世尊說：『諸比丘！我說二種心生，應習與不應習，如是互相於心生。』以如是緣而說也。

世尊實如是說：『諸比丘！我說二種想得，應習與不應習，如是互相於想得。』緣何如是說耶？世尊！爲習想得，如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滅退者，如是類之想得，不應習。然，世尊！爲習想得，如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者，如是類之想得，應習也。

世尊！爲習如何之想得，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耶？世尊！於此有一類貪欲者，貪欲俱行之想而住；有瞋者，瞋俱行之想而住；有害者，害俱行之想而住。世尊！爲習如是之想得，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也。世尊！爲習如何之想得，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耶？世尊！於此有一類無貪欲者，無貪欲俱行之想而住；無瞋者，無瞋行之想而住；無害者，無害俱行之想而住。世尊！爲習如是類之想得，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也。

如是世尊說：『諸比丘！我說二種想得，應習與不應習，如是互相於想得。』以如是緣而說也。

世尊實如是說：『諸比丘！我說二種見得，應習與不應習，如是互相於見得。』以緣何而如是說？世尊！爲習見得，如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者，如是類之見

得，不應習也。又世尊！爲習見得，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者，如是類之見得，應習也。

世尊！爲習如何之見得，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耶？世尊！於此，有一類如是見，謂：『無布施，無供養，無犧牲，無善行、惡行諸業果之異熟，無此世，無他世，無母，無父，無化生之有情；於世無諸沙門、婆羅門之正至、正行、而自通達證知此世、他世已而宣說。』世尊！爲習如是類之見得，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也。世尊！爲習如何之見得，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耶？世尊！於此，有一類如是見，謂：『有布施，有供養，有犧牲，有諸善行、惡行諸業果之異熟，有此世，有他世，有母，有父，有化生之有情；於世有諸沙門、婆羅門之正至、正行，自通達證知此世、他世已而宣說。』爲習如是類之見得，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也。

如是世尊說：『諸比丘！我說二種見得，應習與不應習，如是互相於見得。』以如是緣而說也。

世尊實如是說：『諸比丘！我說二種自體得，應習與不應習，如是互相於自體

得。」緣何如是說？世尊！爲習自體得，如諸不善增廣，諸善法減退者，如是類之自體得，不應習也。又世尊！爲習自體得，如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者，如是類之自體得，應習也。

世尊！爲習如何自體得，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耶？世尊！爲令生有害之自體得、不令究竟其體，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也。世尊！爲習如何之自體得，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耶？世尊！爲令生無害之自體得，令究竟其體，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也。

如是世尊說：『諸比丘！我說二種自體得，應習與不應習，如是互相於自體得。』以如是緣而說也。

世尊！我對世尊此略說，不詳分別之義理，如是詳證知之。』

「善哉！善哉！舍利弗！舍利弗！汝，對我此略說，不詳分別之義理，如是詳細證知。」

我實如是說：『諸比丘！我說二種身行，應習與不應習，如是互相於身行。』以緣何而說？舍利弗！爲習身行，如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者，如是類之身行，

不應習也。又舍利弗！爲習身行，如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者，如是類之身行，應習也。

舍利弗！爲習如何之身行，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耶？舍利弗！於此，有一類之殺生者，殘忍、赤手而從事殺戮，對諸生物無慈心。又有不與取者，屬其他所有、資具之在村，在森林，其不與，以偷盜方法而取。又有諸慾之邪行者，不唯飾華鬘之女，即於母所護之女，父所護之女，兄弟所護之女，姊妹所護之女，親戚所護之女，有夫之女，有主之女等，敢行於如是之諸類。舍利弗！爲習如是類之身行，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也。舍利弗！爲習如何之身行，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長耶？舍利弗！於此，有一類斷殺生，遠離殺生，捨答，捨劍，有恥，有慈心，利益憐愍一切生物而住。斷不與取，遠離不與取，屬其他所有、資具之在村，在於森林，其不與，無以偷盜方法而取。於諸慾，斷邪行，於諸慾，遠離邪行；不唯飾華鬘女，即母所護女，父所護女，兄弟所護女，姊妹所護女，親戚所護之女，有夫之女，有主之女等，不敢行如是諸類。舍利弗！爲習如是之身行，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也。如是我所說：『諸比丘！我說二種身行，應習與不應，如是互

相於身行。』以如是緣而說也。

我實如是說：『諸比丘！我說二種語行，應習與不應習，如是互相於語行。』以緣何而說？舍利弗！爲習語行，如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者，如是類之語行，不應習也。又舍利弗！爲習語行，如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者，如是類之語行，應習也。舍利弗！爲習如何之語^⑧行，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耶？舍利弗！於此，有一類之虛誑語者，入於會堂……〔皆同上文〕……如是我所說：『諸比丘！我說二種自體得，應習與不應習，如是互相於自體得。』以如是緣而說也。

舍利弗！對我所略說之義理，應如是詳觀之。

舍利弗！我說二種眼可識之色，應習與不應習。舍利弗！我說二種耳可識之聲，應習與不應習。舍利弗！我說二種鼻可識之香，應習與不應習。舍利弗！我說二種舌可識之味，應習與不應習。舍利弗！我說二種身可識之所觸，應習與不應習。舍利弗！我說二種意可識之法，應習與不應習。』

如是說時，尊者舍利弗即如是白世尊：「世尊！我對世尊此略說，不詳分別之義理，如是詳細證知之。」

世尊實如是說：『舍利弗！我說二種眼可識之色，應習與不應習。』緣何如是說？世尊！爲習眼可識之色，如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者，如是類之眼可識之色，不應習也。然，世尊！爲習眼可識之色，如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者，如是類之眼可識之色，應習也。

世尊如是說：『舍利弗！我說二種眼可識之色，應習與不應習。』以如是緣而說也。

世尊實如是說：『舍利弗！我說二種耳可識之聲，應習與不應習。』以緣何如是說？世尊！爲習耳可識之聲，如諸不善增廣，諸善法減退者，如是類之耳可識之聲，不應習也。然，世尊！爲習耳可識之聲，如諸不善減退，諸善增廣者，如是類之耳可識之聲，應習也。世尊如是說：『舍利弗！我說二種耳可識之聲，應習與不應習。』以如是緣而說也。

世尊實如是說：『舍利弗！我說二種鼻可識之香，應習與不應習。』以緣何如是說？世尊！爲習鼻可識之香，如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者，如是類之鼻可識之香，不應習也。然，世尊！爲習鼻可識之香，如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者，

如是類之鼻可識之香，應習也。世尊如是說：『舍利弗！我說二種鼻可識之香，應習與不應習。』以如是緣而說也。

世尊實如是說：『舍利弗！我說二種舌可識之味，應習與不應習。』以緣何如是說？世尊！爲習舌可識之味，如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者，如是類舌可識之味，不應習也。然，世尊！爲習舌可識之味，如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者，如是類之舌可識之味，應習也。世尊如是說：『舍利弗！我說二種舌可識之味，應習與不應習。』以如是緣而說也。

世尊實如是說：『舍利弗！我說二種身可識之所觸，應習與不應習。』以緣何如是說？世尊！爲習身可識之所觸，如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者，如是類之身可識之所觸，不應習也。然，世尊！爲習身可識之所觸，如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者，如是類身可識之所觸，應習也。世尊如是說：『舍利弗！我說二種身可識之所觸，應習與不應習。』以如是緣而說也。

世尊實如是說：『舍利弗！我說二種意可識之法，應習與不應習。』以緣何如是說？世尊！爲習意可識之法，如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者，如是類意可識之

法，不應習也。然，世尊！爲習意可識之法，如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者，如是類意可識之法，應習也。世尊如是說：『舍利弗！我說二種意可識之法，應習與不應習。』以如是緣而說也。

世尊！我對世尊此略說，不詳分別之義理，如是詳證知之。』

「善哉！善哉！舍利弗！善哉！舍利弗！汝對我此略說，不作廣分別之義理，如是善廣證知之。』

我實如是說：『舍利弗！我說二種眼可識之色，應習與不應習。』以緣何如是說？……〔皆如上文〕……我如是說：『舍利弗！我說二種意可識之法，應習與不應習。』以如是緣而說也。

舍利弗！對我此略說，不詳分別之義理，應如是詳觀之。

『舍利弗！我說二種衣，應習與不應習。舍利弗！我說二種團食，應習與不應習。舍利弗！我說二種牀座，應習與不應習。舍利弗！我說二種村，應習與不應習。舍利弗！我說二種町，應習與不應習。舍利弗！我說二種都市，應習與不應習。舍利弗！我說二種國，應習與不應習。舍利弗！我說二種人，應習與不應習也。』

如是說時，尊者舍利弗，如是白世尊：「世尊！我對世尊此略說，不詳分別之義理，如是詳證知之。」

世尊如是說：『舍利弗！我說二種衣，應習與不應習。』以緣何如是說？世尊！爲習衣，如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減退者，如是類之衣，不應習也。然，世尊！爲習衣，如諸不善法減退，諸善法增廣者，如是類之衣，應習也。世尊如是說：『舍利弗！我說二種衣，應習與不應習。』以如是緣而說。

『舍利弗！我說二種團食……』以如是緣而說。

『舍利弗！我說二種牀座……』以如是緣而說。

『舍利弗！我說二種村……』以如是緣而說。

『舍利弗！我說二種町……』以如是緣而說。

『舍利弗！我說二種都市……』以如是緣而說。

『舍利弗！我說二種國……』以如是緣而說。

『舍利弗！我說二種人……』以如是緣而說。

世尊！我對世尊此略說，不詳分別之義理，如是詳證知之。

「善哉！善哉！舍利弗！善哉！舍利弗！我所略說，不詳分別之義理，汝詳證知也。」

如是我又說：『舍利弗！我說二種衣，應習與不應習。』以緣何而說？舍利弗！爲習衣，如諸不善法增廣……以如是緣而說也。

如是我又說：『舍利弗！我說二種牀座，應習與不應習……乃至……如是類之牀座，不應習。……乃至……如是類之牀座，應習。……乃至……如是類之村，不應習。……乃至……如是類之村，應習。……乃至……如是類之町，不應習。……乃至……如是類之町，應習。……乃至……如是類之都市，不應習。……乃至……如是類之國，不應習。……乃至……如是類之國，應習。……乃至……舍利弗！我說二種人，應習與不應習。』以緣何而說？舍利弗！……以如是緣而說也。

舍利弗！我所略說，不詳分別之義理，應如是詳觀之。

舍利弗！若一切之刹帝利，對我如是略說之義理，如是詳證知者，彼等一切刹帝利之長夜，應爲利益、幸福。舍利弗！若一切之婆羅門……乃至……毘舍……乃至……舍利弗！若一切之首陀羅，對我如是略說之義理，如是詳證知者，彼等首陀

羅之長夜，應爲利益、幸福。舍利弗！若含括天界、魔界、梵天界及此世界、沙門、婆羅門、天人之世界，對我如是略說之義理，如是證知者，含括天界、魔界、梵天界及此世界、沙門、婆羅門、天人等世界之長夜，應爲利益、幸福。」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尊者舍利弗，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一五 多界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世尊告諸比丘：「諸比丘！」彼諸比丘應答世尊：「世尊！」世尊乃如是說：

「諸比丘！凡諸怖畏之生起，其一切，由愚者起，非由賢者。凡諸困厄之生起，其一切，由愚者起，非由賢者。凡諸過患之生起，其一切，由愚者起，非由賢者。諸比丘！譬如，或葭葦之家屋，由草葦出火者，諸重閣，假令上下塗抹以防風，門戶雖堅固締關、閉窗，亦能燒起，恰是如此。諸比丘！凡諸怖畏之起，其一切，由愚者起，非由賢者。凡諸困厄之起，其一切，由愚者起，非由賢者。凡諸過患之起，由愚者起，非由賢者。如是，諸比丘！愚者有怖畏，賢者無怖畏。愚者有困厄，賢者無過患。諸比丘！賢者無怖畏，賢者無困厄，賢者無過患。諸比丘！故『我等應爲賢者，應爲有思慮者。』如是，諸比丘！汝等應修學。」如是說時，尊者阿難，如是白世尊：「世尊！然，於如何範圍，可云賢者有思慮之比

62

丘？」〔世尊曰：〕「阿難！只要比丘有界善巧、處善巧、緣起善巧、處、非處善巧者，於如是之範圍，阿難！可云爲賢者有思慮之比丘也。」

〔阿難曰：〕「然者，世尊！於如何之範圍，可云有界善巧之比丘？」

〔世尊曰：〕「阿難！此等之十八界：即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界、耳識界，鼻界、香界、鼻識界，舌界、味界、舌識界，身界、所觸界、身識界，意界、法界、意識界也。阿難！只要知見此等十八界，於如是之範圍，阿難！可云有界善巧之比丘也。」

〔阿難曰：〕「然者，世尊！可云界善巧之比丘，有其他之教法耶？」

〔世尊曰：〕「阿難！有。阿難！此等之六界：即地界、水界、風界、火界、空界、識界也。阿難！只要知見此等六界，於如是之範圍，阿難！亦可云界善巧之比丘。」

〔阿難曰：〕「然者，世尊！可云界善巧之比丘，又有其他之教法耶？」

〔世尊曰：〕「阿難！有。阿難！此等之六界：即樂界、苦界、喜界、憂界、捨界、無明界也。阿難！只要知見此等之六界，於如是之範圍，阿難！亦可云有界善

巧之比丘。」

〔阿難曰：〕「然者，世尊！可云界善巧之比丘，又有其他之教法耶？」

〔世尊曰：〕「阿難！有。此等之六界：即欲界、出離界、恚界、無恚界、害界、無害界也。阿難！只要知見此等之六界，於如是之範圍，阿難！可云界善巧之比丘。」

〔阿難曰：〕「然者，世尊！可云界善巧之比丘，又有其他之教法耶？」

〔世尊曰：〕「阿難！有。此等之三界：即欲界、色界、無色界也。阿難！只要知見此等之三界，於如是之範圍，阿難！亦可云界善巧之比丘。」

〔阿難曰：〕「然者，世尊！可云界善巧之比丘，又有其他之教法耶？」

〔世尊曰：〕「阿難！有。此等之二界：即有爲界與無爲界也。阿難！只要此等之二界，於如是之範圍，阿難！亦可云界善巧之比丘。」

〔阿難曰：〕「然者，世尊！於如何之範圍，可云處善巧之比丘？」

〔世尊曰：〕「阿難！又有此等六內外處：即眼與色、耳與聲、鼻與香、舌與味、身與所觸、意與諸法也。阿難！只要知見此等之六內外處，於如是之範圍，可云處善巧之比丘。」

〔阿難曰：〕「然者，世尊！於如何範圍，可云緣起善巧之比丘？」

〔世尊曰：〕「於此，阿難！有比丘如是知：此有時即彼有；此生時即彼生；此無時即彼無；此滅時即彼滅；即緣無明有行；緣行有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處；緣六處有觸；緣觸有受；緣受有愛；緣愛有取；緣取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死、憂、悲、苦、惱、愁之生也。如是有彼一切苦蘊之集。然而，無明之無餘離欲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死、憂、悲、苦、惱、愁滅也。如是，此一切苦蘊滅。阿難！於如是之範圍，實可云緣起善巧之比丘。」

〔阿難曰：〕「然者，世尊！於如何之範圍，可云處、非處善巧之比丘？」

〔世尊曰：〕「阿難！於此有比丘，知『如是無處、無容，見具足之人，認為一切行是常者，無如是處。』知『有處：凡夫之認為一切行是常，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見具足之人，認為一切行是樂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見具足之人，認為一切

行有我，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凡夫認爲一切法有我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見具足之人，奪母之命者，無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見具足之人，奪父之命者……乃至……奪阿羅漢之命者……乃至……知『如是無處、無容：見具足之人，惡心令出如來之身血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凡夫之惡心者，令出如來之身血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見具足之人，令破僧伽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凡夫之令破僧伽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見具足之人，仰望其他大師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凡夫之仰望其他大師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一世界於非前、非後出世二阿羅漢、正等覺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於一世界出生一阿羅漢、正等覺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一世界於非前、非後，出生二轉輪王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於一世界出生一轉論王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女人之成爲阿羅漢、正等覺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士夫之成爲阿羅漢、正等覺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女人之成爲轉論王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士夫之成爲轉論王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

容：女人之成爲帝釋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士夫之成爲帝釋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女人之爲魔王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士夫之成爲魔王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女人之爲魔王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士夫之成爲梵天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女人之爲梵天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士夫之成爲梵天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身爲惡行之人，得生可愛、可喜、可樂之果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身爲惡行之人，得生可愛、可喜、可樂之果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身爲惡行之人，得生不可愛、不可喜、不可樂之果者，有如是處。』知『無如是處、無容：語惡行之人……乃至……意惡行之人，得生可愛、可喜、可樂之果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意惡行之人，得生不可愛、不可喜、可樂之果者，無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身爲善行之人，得生不可愛、不可喜、不可樂之果者，有如是處。』知『有如是處：身爲善行之人，得生可愛、可喜、可樂之果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語善行之人……乃至……意善行之人，得生不可愛、不可喜，不可樂之果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意善行之人，得生可愛、可喜、可樂之果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身成就惡行之人，由其因，由其緣，身壞命終後，得生善趣、天界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身成就惡行之人，由其

因，由其緣，身壞命終後，得生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語成就惡行之人……乃至……意成就惡行者，由其因，由其緣，身壞命終後，得生善趣、天界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意成就惡行之人，由其因，由其緣，身壞命終後，得生無幸處、惡處、險處、地獄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身成就善行之人，由其因，由其緣，身壞命終後，得生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身成就行之人，由其因，由其緣，身壞命終後，得生善趣、天界者，有如是處。』知『如是無處、無容：語成就善行之人……乃至……意成就善行之人，由其因，由其緣，身壞命終後，得生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者，無如是處。』知『有如是處：意成就之善人，由其因，由其緣，身壞命終後，得生善趣、天界者，有如是處。』阿難！應於如是之範圍，可云處、非處善巧之比丘也。』

〔世尊〕如是說已，尊者阿難，如是白世尊：「希有哉！世尊！未曾哉！世尊！世尊！應以如何名此教法？」

〔世尊曰：〕「是故，阿難！汝應受持此教法爲多界〔經、〕四轉〔經、〕法鏡

〔經、〕不死鼓〔經、〕無上戰勝〔經。〕

世尊如是說已，尊者阿難歡喜，而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二六 仙呑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王舍城仙呑山。時，世尊言諸比丘：「諸比丘！」彼等諸比丘應答世尊：「世尊！」世尊乃如是曰：『諸比丘！汝等不見此耶婆羅負重山乎？』

〔諸比丘曰：〕「如是，世尊！」

〔世尊曰：〕「諸比丘！此負重山亦曾有其他之稱呼、有其他之施設。諸比丘！汝等不見此般達瓦（白善）山耶？」

〔諸比丘曰：〕「如是，世尊！」

〔世尊曰：〕「諸比丘！此白善山亦曾有其他之稱呼、其他之施設。諸比丘！汝等見此耶普羅（廣普）山耶？」

〔諸比丘曰：〕「如是，世尊！」

〔世尊曰：〕「諸比丘！此廣普山亦曾有其他之稱呼、其他之施設。諸比丘！汝等不見此義奢屈多（靈鷲）山耶？」

〔諸比丘曰：〕「如是，世尊！」

〔世尊曰：〕「諸比丘！此靈鷲亦會有其他之稱呼、其他之施設。諸比丘！汝等不見此伊尸義利（仙吞）山耶？」

〔諸比丘曰：〕「如是，世尊！」

〔世尊曰：〕「諸比丘！此仙吞山，〔自古〕有其稱呼、有其施設。」

「諸比丘！往昔有五百人之獨覺，久住仙吞山。彼等入時雖見此山^⑨，入已即不見。衆人見此已，如是言：『此山吞噬此等諸仙人。』如是始有仙吞、仙吞之稱呼。諸比丘！〔我〕應說諸獨覺之名；〔我〕應讚諸獨覺之名；諸比丘！〔我〕應示諸獨覺之名；聞此應善思念之。」

彼諸比丘白世尊：「如是，世尊。」

世尊乃如是曰：

「諸比丘！有名爲阿利吒之獨覺久住此仙吞山。諸比丘！有名爲婆利吒之獨覺，久住此仙吞山。諸比丘！有名爲多伽羅尸迦之獨覺，久住此仙吞山。諸比丘！有名爲耶沙新之獨覺，久住此仙吞山。諸比丘！有名爲善觀之獨覺，久住此仙吞山。諸

比丘！有名爲密耶達新之獨覺，久住此仙吞山。諸比丘！有名爲乾陀羅之獨覺，久住此仙吞山。諸比丘！有名爲品陀羅之獨覺，久住此仙吞山。諸比丘！有名爲宇巴沙婆之獨覺，久住此仙吞山。諸比丘！有名爲尼達之獨覺，久住此仙吞山。諸比丘！有名爲達達之獨覺，久住此仙吞山。諸比丘！有名爲巴義達多之獨覺，久住此仙吞山。諸比丘！有名爲斯達越多之獨覺，久住此仙吞山。諸比丘！有名爲密耶達新之獨覺，久住此仙吞山。

彼諸有情之精 無瞋恚亦無欲
獨自以成妙覺 無箭苦上勝人

應聽我說彼名。

阿利叱，婆利吒，多伽尸迦

耶沙新，善觀，密耶達新佛

乾陀羅，品多羅，宇巴沙婆

尼達，達達，須達越多，巴義達多

須無婆，須婆，鳴陀羅，阿達馬

阿達斯鳴迦，阿尼迦，須達多

爲諸獨覺而盡有因。

濱遇與濱迦有大威德。

兩奢利及阿達迦是牟尼。

又憍薩羅佛亦有須巴富。

宇婆禮密與彼之禮密及彼之珊達奢達，

真如離塵而又賢。

賢征服里暗志多及安伽、畔伽，
並有鬱提志多。

跋尸斷苦根之取，

阿跋羅志多打勝魔力。

薩陀、跋越他，沙羅般迦，摩韓沙，
鬱奢迦摩耶及阿尸陀，阿那沙越，

有摩老摩耶及斷慢之般陀馬，

達達帝弗多，義馬羅，啓多摩。

啓多摩婆羅迦及摩旦迦，阿利耶，

亦有阿周達與阿周達迦摩夫耶摩伽，

斯曼迦羅，達毗羅，斯跋帝帝達，阿沙去徘

啓摩美羅達及蘇羅達，

都蘭那耶，山迦而又有鬱奢

其他爲牟尼，沙伊徘爲無上出離者。

有阿難陀，難陀，宇婆難陀，

十二人之婆羅墮越闍爲最後身者。

菩提，摩訶那摩，是上勝有鬚之

尸勤，秀麗之婆羅墮越闍

帝須跋提沙有斷結，宇婆尸達利
斷愛。又尸達利亦然。

曼迦羅爲佛陀，超越貪。

宇沙婆切除苦根網。

宇巴尼達成寂止句、宇普沙達、孫達羅、薩奢那摩
闍達，旃達，拔陀摩，鬱跋羅及
跋陀無達羅，拉去陀並跋婆達，
摩那達多，蘇美陀，義達羅迦
乃至康治佛，心善解脫。

有此等及其他之大威德，

諸獨覺以盡有因。

等皆越欲爲大仙。

稽首般涅槃無限者。

第一一七 大四十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世尊告諸比丘：「諸比丘！」彼諸比丘白世尊：「世尊！」世尊乃如是曰：「諸比丘！當爲汝等說聖正定之方便及共資助。諦聽，善思念之，當說之。」彼等諸比丘白世尊：「如是，世尊。」世尊乃如是曰：

「然者，諸比丘！如何是方便及共資助聖正定？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諸比丘！由此等七支，可令資助其心一境性。諸比丘！此稱共聖正定之方便，共名爲資助。」

然，諸比丘！須先行正見。諸比丘！如何須先行正見？須了知邪見是邪見，須了知正見是正見，於彼有其正見。然而，諸比丘！如何爲邪見？無施，無供養，無犧牲，無諸善行、惡行業之異熟果，無此世，無他世，無母，無父，無諸化生之有情，於世無諸沙門、婆羅門之正至、正行、自通達、證知此世、他世已而宣說。諸比丘！此爲邪見。

然，諸比丘！如何爲正見？諸比丘！我對正見，說二種。諸比丘！正見之有漏而有福分，有持依果。諸比丘！正見之聖、無漏、出世而有道支。

然，諸比丘！如何爲正見之有漏而有福分？有持依果？有施，有供養，犧牲，有諸善行、惡行業之異熟果，有此世，有他世，有母，有父，有諸化生之有情，於世沙門、婆羅門之正至、正行、有自通達、證知此世、他世已而宣說。諸比丘！此是正見之有漏而有福分，有持依果者。

然，諸比丘！如何爲正見之聖、無漏、出世而有道支？諸比丘！令成就聖心、無漏心、聖道者，爲修習聖道結果之慧、慧根、慧力、擇法覺支、正見、道支。諸比丘！此等爲正見之聖、無漏、出世之道支者也。有人爲斷邪見，爲逮得正見，而彼精進者，即有其正精進。彼有念而斷邪見，有念具足正見而住。彼有其正念。如是彼於此等三法隨從、隨轉於正見。謂正見、正精進、正念。

然，諸比丘！正見爲先行，諸比丘！如何正見爲先行？邪思惟了知是邪思惟，正思惟了知是正思惟，彼有其正見。然而，諸比丘！如何爲邪思惟？欲思惟、瞋思惟、害思惟，諸比丘！此等爲邪思惟。

然，諸比丘！如何爲正思惟？諸比丘！對正思惟，我亦說二種。諸比丘！正思惟之有漏而有福分，有持依果。諸比丘！正思惟之聖、無漏、出世而有道支。

然，諸比丘！如何爲正思惟之有漏而有福分，有持依果？出離思惟、無瞋思惟、無害思惟，諸比丘！此等是正思惟之有漏而有福分、有持依果。而，諸比丘！如何爲正思惟，諸比丘！此等是正思惟之有漏而有福分、有持依果。而，諸比丘！如何修習聖道結果之思擇、思惟、專注、細專注、心之專精、語行，諸比丘！此等爲正思惟之聖、無漏、出世而有道支者。彼爲斷邪思惟，爲獲得正思惟而精進。彼有其正精進。彼有念而斷邪思惟，有念成就正思惟而住。彼有其正念，如是於彼有此等之三法，隨從、隨轉於正思惟，謂：正見、正精進、正念。

然，諸比丘！正見是先行者，諸比丘！如何正見爲先行者？邪語了知是邪語，正語了知是正語也。彼有其正見。諸比丘！如何爲邪語？虛誑語、離間語、粗語、雜穢語，諸比丘！此等爲邪語。諸比丘！如何爲正語？諸比丘！正語，我亦說二種。諸比丘！正語之有漏而有福分、有持依果。諸比丘！正語之聖、無漏、出世而有道支。

然，諸比丘！如何爲正語之有漏而有福分、有持依果？因爲遠離虛誑語，遠離離間語，遠離粗惡語，遠離雜穢語，諸比丘！此等爲正語之有漏而有福分、有持依果。而，諸比丘！如何爲正語之聖、無漏、出世而有道支者？諸比丘！成就彼聖心、無漏心、聖道者，爲修習聖道結果之四種語惡行之不樂、離樂、別離樂、遠離，諸比丘！此等爲正語之聖、無漏、出世而有道支者。彼爲斷邪語，爲獲得正語而精進。彼有其正精進。彼有念而斷邪語，有念成就正語而住。彼有其正念，如是彼有此等之三法，隨從、隨轉於正語，謂：正見、正精進、正念。

然，諸比丘！正見爲先行者也。諸比丘！如何正見爲先行者？了知邪業爲邪業，了知正業爲正業也。彼有其正見。諸比丘！如何爲邪業？於殺生，不與取，愛欲之邪行，諸比丘！此等爲邪行也。諸比丘！如何爲正業？諸比丘！正業，我亦說二種。諸比丘！正業之有漏而有福分，有持依果。諸比丘！正業之聖、無漏、出世而有道支。

然，諸比丘！如何爲正業之有漏而有福分、有持依果者？諸比丘！遠離殺生，遠離不與取，於愛欲遠離邪行，諸比丘！此等爲正業之有漏而有福分、有持依果者

也。諸比丘！如何爲正業之聖、無漏、出世而有道支？諸比丘！成就聖心、無漏心、聖道者，修習聖道之結果，三種身惡行之不樂、離樂、別離樂、遠離，諸比丘！此等爲正業之聖、無漏、出世而有道支者。彼爲斷業行，爲成就正業而精進。彼有其精進。彼有念而斷邪業，有念成就正業而住。彼有其正念。如是彼有此等之三法，隨從、隨轉於正業，謂：正見、正精進、正念。

然，諸比丘！正見爲先行者。而，諸比丘！如何正見爲先行者？邪命了知是邪命，正命了知是正命也。彼有其正見。諸比丘！如何爲邪命？以欺騙、饒說、占相、騙詐、利之熱求，諸比丘！此等爲邪命。

然，諸比丘！如何爲正命？諸比丘！正命，我亦說二種。諸比丘！正命之有漏而有福分、有持依果。諸比丘！正命之之聖、無漏而有道支。

然，諸比丘！如何爲正命之有漏而有福分、有持依果？於此，諸比丘！有聖弟子斷邪命，正命以養命。於此，諸比丘！有正命有漏而福分、有持依果者。諸比丘！如何爲正命之聖、無漏、出世而有道支？諸比丘！成就彼聖心、無漏心、聖道者，修習聖道之結果，邪命之不樂、離樂，別離樂、遠離，諸比丘！此等爲正命之聖、

無漏、出世而有道支者。彼爲斷邪命，爲成就正命而精進。彼有其正精進。彼有念而斷邪命，有念成就正命而住。彼有其正命。如是彼有此等三法，隨從、隨轉正命，謂：正見、精進、正命。

然，諸比丘！正見爲先行者也。諸比丘！如何正見爲先行？諸比丘！由正見而起正思惟。由正思惟而起正語，由正語而起正業，由正業而起正命，由正命而起正精進，由正精進而起正念，由正念而起正定，由正定而起正智，由正智而起正解脫。諸比丘！如是有八支具足之學、道跡，有十支具足之阿羅漢。

然，諸比丘！正見爲行者也。諸比丘！如何正見爲先行者？諸比丘！於正見〔之前〕邪見滅。如是彼緣邪見而起之種種惡、不善法，彼滅此等；而緣正見以至修習偏滿種種之善法。諸比丘！於正思惟〔之前〕邪思惟滅。如是彼緣邪思惟而起種種之惡、不善法，彼滅此等；而緣正語以至修習偏滿種種之善法。諸比丘！於正語〔之前〕邪語滅。如是彼緣邪語而起種種惡、不善法，彼滅此等；而緣正語以至修習偏滿種種之善法。諸比丘！正業〔之前〕邪業滅。如是彼緣邪業而起種種惡、不善法，彼滅此等；而緣正業以至修習偏滿種種之善法。諸比丘！正命〔之前〕邪命滅。如

是彼緣邪命而起種種之惡、不善法，彼滅此等；而緣正命以至修習徧滿種種之善法。

諸比丘！正精進〔正前〕邪精進滅；如是彼緣邪精進而起種種之惡、不善之法，彼滅此等；而緣正精進以至修習之徧滿種種之善法。諸比丘！正念〔之前〕邪念滅。

如是彼緣邪念而起種種之惡、不善法，彼滅此等；而緣正念以至修習徧滿種種之善法。諸比丘！正定〔之前〕邪定滅。如是彼緣邪定而起種種之惡不善法，彼滅此等；而緣正定以至修習徧滿種種之善法。諸比丘！正智〔之前〕邪智滅。如是彼緣邪智而起種種之惡、不善法，彼滅此等；而緣正智以至修習之徧滿種種之善法。諸比丘！正解脫〔之前〕邪解脫滅。如是彼緣邪解脫而起種種之惡、不善法，彼滅此等；而緣正解脫以至修習徧滿種種之善法。諸比丘！如是有二十善分、二十不善分。令轉大四十法門。〔而且〕無由沙門、婆羅門、天、魔、梵天，乃至世界之任何者而轉。諸比丘！若或有沙門、或婆羅門，認爲應誹難、誹議此四十法門者，於現世應令至非難彼之十具法之說、隨說。若非難尊者正見者，而有邪見之沙門、婆羅門，由彼等應恭敬尊者，由彼等應尊重尊者。若非難尊者正思惟者，而有邪思惟之沙門、婆羅門，由彼等應恭敬尊者，由彼等應尊重尊者。若非難尊者正語者，而……尊重。

若非難尊者正業……尊重。若……正命……尊重。若……正精進……尊重。若……正念……尊重。若……正定……尊重。若……正智……尊重。若非難尊者正解脫者，而彼有邪解脫諸沙門、婆羅門，由彼等應恭敬尊者，由彼等應尊重尊者。諸比丘！彼若有沙門、或婆羅門，認爲應誹難、誹議此大四十法門者，於現世，彼應至誹難此等十具法之說、隨說。諸比丘！雖彼之諸奧伽羅（住人）越沙般若及無因論者、無作論者、虛無論者，彼等尙不認爲可誹難、誹議大四十法門。所以者何？是怖畏難責、忿怒、攻擊。」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彼等諸比丘，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一八 入出息念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於舍衛城東園鹿母講堂，與甚多善善^⑩證悟之長老弟子共住。即：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大拘絺羅、尊者大劫賓那、尊者大純陀、尊者阿那律、尊者離婆多、及尊者阿難，乃至共其他善善證悟之長老弟子。適逢此時，諸長老比丘等，正教授、教誡諸新學比丘。有長老比丘等，教授、教誡十比丘，有長老比丘等，教授、教誡二十比丘。有長老比丘等，教授、教誡三十比丘。有長老比丘等，教授、教誡四十比丘。彼等新學比丘，受諸長老比丘之教授，教誡，漸漸了知殊勝之深妙。此時，恰逢其日是十五布薩日，當白恣，正滿月之夜中，世尊爲比丘衆所圍繞，露地而坐。

其時，世尊週見一座默然之比丘衆，告諸比丘言：「諸比丘！我精勤於此正行。諸比丘！我心精勤於此正行。是故諸比丘！汝等更爲得未得，爲到未到，爲證未證而以精勤精進。我於四箇月後之迦刺底迦月之滿月，當歸來此舍衛城。」此地方之諸

比丘等，聞世尊於四箇月後之滿月，歸來此舍衛城。彼等，此地方之諸比丘，即仰待世尊來舍衛城。而彼等諸長老比丘，即更盛行教授、教誡新學比丘。有長老比丘等，教授、教誡十比丘。有長老比丘等，教授、教誡二十比丘。有長老比丘，教授、教誡三十比丘。有長老比丘等，教授、教誡四十比丘。而彼等新學比丘，受長老比丘等之教授、教誡，漸漸了知殊勝之深妙。時，又恰逢其日，爲十五日當布薩，於四箇月後之迦刺底迦月之正滿月夜，世尊受比丘衆所圍繞，露地而坐。

其時，世尊遇見一座默然之比丘衆，告諸比丘言：「諸比丘！此衆不饒舌。諸比丘！此衆不饒舌。要安立於清淨之真諦。諸比丘！此比丘衆，諸比丘！此衆是應恭敬、尊重、供養合掌之，如是衆爲世間之福田也。諸比丘！此比丘衆，諸比丘！此衆，〔布施此者〕少施亦成果多，多施更多，是如是之衆也。諸比丘！此比丘衆，諸比丘！此衆，如世間之不容易見得如是衆也。諸比丘！此比丘衆，諸比丘！此衆，如爲見彼，有持飲料行幾由旬之價值，是如是之衆也。諸比丘！此比丘衆，是如是之類也。諸比丘！此衆，是如是之類也。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有阿羅漢，漏盡，得究竟，應作所作，捨棄重擔，獲得己利，偏盡有結，有正慧而解脫之比丘。諸比

丘！如是類之諸比丘，亦有在此比丘衆中。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有偏盡五下分結，爲化生善般涅槃，由彼世界不還者之比丘。諸比丘！如是類之諸比丘！亦有在比丘衆中。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有偏盡三結，以微薄貪、瞋、癡，爲一來，有一次還來此世間，以盡苦際之比丘。諸比丘！如是類之諸比丘，亦在此比丘衆中。

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偏盡三結，有預流不墮惡趣者，決定者，可趣正覺之比丘。諸比丘！如是類之諸比丘！亦有在此比丘衆中。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有精進修習四念處，精進而住之比丘。諸比丘！如是類之諸比丘，亦有在此比丘衆中。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有精進修習四正勤，精進而住之比丘。諸比丘！如是類之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有精進修習四神足，精進而住之比丘！亦有在此比丘衆中。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有精進修習四禪定，精進而住之比丘。諸比丘！如是類之諸比丘，亦有在此比丘衆中。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有精進修習五根，精進而住之比丘。諸比丘！如是類之諸比丘，亦有在此比丘衆中。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有修習五力，於精進，精進而住之比丘。諸比丘！如是類之諸比丘，亦有在此比丘衆中。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有精進修習七覺支，精進而住之比丘。諸比丘！如是類之諸比丘，亦有在此比丘衆中。諸比丘！於此比丘衆

中，有精進修習八支聖道，精進而住之比丘。諸比丘！如是類之比丘，亦有在此比丘衆中。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有精進修習慈，精進而住之比丘。諸比丘！如是類之諸比丘，亦有在此比丘衆中。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有精進修習悲精進而住之比丘。諸比丘！如是類之諸比丘，亦有在此比丘衆中。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有精進修習喜，精進而住之比丘。諸比丘！如是類之諸比丘，亦有在此比丘衆中。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有精進修習捨精進而住之比丘。諸比丘！如是類之諸比丘！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有精進修習不淨〔觀〕，精進而住之比丘。諸比丘！如是類之諸比丘，亦有在此比丘衆中。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有精進修習無常想，精進而住之比丘。諸比丘！如是類之比丘，亦在此比丘衆中。諸比丘！於此比丘衆中，有精進修習入出息念，精進而住之比丘。諸比丘！如是類之諸比丘！亦有在此比丘衆中。諸比丘！修習、廣修入出息念者，有大果、有大功德。諸比丘！修習、廣修入出息念者，令圓滿四念處。修習、廣修四念處者，令圓滿七覺支。修習、廣修七覺支者，令圓滿明與解脫。然！諸比丘！如何令修習入出息耶？如何令廣修耶？如何有大果、有大功德耶？諸比丘！於此有比丘，或住森林，或住

樹下，或住空屋，結跏趺坐，身向正直，令現前樹立念。彼實有念而入息、有念而出息。或自長入息而知覺『我在長入息。』或長出息，而知覺『我在長出息。』或短入息，而知覺『我在短入息。』或知覺短出息，而知覺『我在短出息。』『我學覺受全身正在入息，』『我學覺受全身正在出息。』『我學寂身行正在入息，』『我學寂身行正在出息。』『我學覺受喜正在入息，』『我學覺受喜正在出息。』『我學覺受樂正在入息，』『我學覺受樂正在出息。』『我學覺受心行正在入息，』『我學覺受心行正在出息。』『我學寂心行正在入息，』『我學寂心行正在出息。』『我學覺受心正在入息，』『我學覺受心正在出息。』『我學令心勝喜正在入息，』『我學令心勝喜正在出息。』『我學令心定正在入息，』『我學令心定正在出息。』『我學令心解脫正在入息，』『我學令心解脫正在出息。』『我學隨觀離貪正在入息，』『我學隨觀離貪正在出息。』『我學隨觀滅正在入息，』『我學隨觀滅正在出息。』『我學隨觀出離正在入息，』『我學隨觀出離正在出息。』諸比丘！如是修出入息念，如是廣修者，有大果、大功德。

然！諸比丘！如何修習入出息？如何廣修而令圓滿四念處耶？諸比丘！有時比丘之或正在長入息、覺知『我長入息。』或正在長出息，覺知『我長出息。』或正在短入息，覺知『我短入息。』或正在短出息，覺知『我短出息。』『我學覺受全身正在入息。』『我學覺受全身正在出息。』『我學令寂身行正在入息。』『我學令寂身行正在出息。』〔如是〕身正在隨觀於身。諸比丘！其時，比丘有精專、有正知、有念、於世間調伏貪、憂而住。諸比丘！我於此諸身中，稱爲身。即入出息也。是故諸比丘！其時，比丘於身隨觀身，有精專、有正知、於世間調伏貪、憂而住。諸比丘！有時比丘『我學覺受喜正在入息，』『我學覺受喜正在出息。』『我學覺受樂正在入息，』『我學覺受樂正在出息。』『我學覺受心行正在入息，』『我學覺受心行正在出息。』『我學寂心行正在入息，』『我學寂心行正在出息。』〔如是〕於諸受正在隨觀受。諸比丘！此時，比丘有精專、有正知、有念、於世間調伏貪、憂而住。諸比丘！我於此諸受中，稱爲受。即對於諸入出息，爲善作意也。是故，諸比丘！於諸受正在隨觀受，其時，比丘有精專、有正知、有念、於世間調伏貪、憂而住。諸比丘！有時，諸比丘『我學覺受心正在入息，』『我學覺受心正在出息。』『我學令

心勝喜正在入息，」「我學令心勝喜正在出息。」「我學令心定正在入息，」「我學令心定正在出息。」「我學令心解脫正在入息，」「我學令心解脫正在出息。」〔如是〕於心正在隨觀心。諸比丘！其時，比丘有精專、有正知、有念、於世間調伏貪、憂而住。諸比丘！我不言失念、不正知者之修習入出息念。是故，諸比丘！於心正在隨觀心，其時，比丘有精專、有正知、正念、於世間調伏貪、憂而住。諸比丘！有時比丘，「我學隨觀無常正在入息，」「我學隨觀無常正在出息。」「我學隨觀離貪正在……」「我〔學〕隨觀滅正在……」「我〔學〕隨觀出離正在入息，」「我學隨觀出離正在出息。」〔如是〕於諸法隨觀諸法。諸比丘！其時，比丘有精專、有正知、有念、於世間調伏貪、憂而住。彼斷其貪、憂，以慧見此，有善觀察。是故，諸比丘！於諸法隨觀法，其時，比丘有精專、有正知、有念、於世間調伏貪、憂而住。諸比丘！如是修習入出息，如是廣修而令圓滿四念處。

然！諸比丘！如何修習四念處？如何廣修而令圓滿七覺支耶？諸比丘！有時，於比丘之身隨觀身，有精專、有正知、有念、於世間調伏貪、憂而住。其時，彼念，樹立令不失念。諸比丘！有時，比丘之念，令樹立不失念者，時，比丘精勤於念等

覺支，其時，比丘修習念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圓滿念等覺支。彼正有如是念而住：以慧審察、審思、其法，偏入思惟。諸比丘！有時，比丘有如是念而住。以慧審察、審思其法，偏入思惟者。其時，比丘精進擇法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擇法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圓滿擇法等覺支，彼以慧審察、審思其法，爲偏入思惟，精進不繫著之精進。諸比丘！有時比丘以慧審察、審思其法，爲偏入思惟，不精進繫著之精進者，精進等覺支，其時，則比丘於精勤。其時，比丘修習精進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圓滿精進等覺支。以精勤之精進者，不味著而喜生。諸比丘！時，有比丘，以精勤之精進者，若不味著而喜生者，其時，比丘精勤於喜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喜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圓滿喜等覺支，爲喜意者，身寂、心亦寂。諸比丘！有時比丘爲喜意者、身寂、心亦寂者，其時，比丘精勤於輕安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輕安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圓滿輕安覺支，則身輕安、愉快者心定。諸比丘！有時，於比丘身輕安、愉快而心定者，其時，比丘精勤定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定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圓滿定等覺支。彼如是善觀察定之心。諸比丘！有時比丘如是善觀察心之定。其時，比丘精勤於捨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捨等覺

支，其時，比丘修習圓滿捨等覺支。諸比丘！有時於諸受……乃至……於諸法，隨觀法，有精專、有正知、有念、於世間調伏貪、憂而住。其時，彼令念確立而無失念。諸比丘！有時比丘令念之確定而無有失念者，其時，比丘精勤於念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念等覺支，其時，於比丘修習圓滿念等覺支，彼正有如是念而住；以慧審察、審思其法，偏入思惟。諸比丘！有時比丘有如是念而住，以慧審察、審思其法，偏入思惟。其時，比丘精勤於擇法覺支，其時，比丘修習擇法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圓滿擇法等覺支，彼以慧審察、審思其法，爲偏入思惟，以精勤不繫著之精進。諸比丘！有時比丘，以慧審察、審思其法，爲偏入思惟，以精勤不繫著之精進者，其時，比丘精進於精進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精進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圓滿精進等覺支，以精勤於精進者，不味著而喜生。諸比丘！有時比丘精勤於精進、不味著而喜生者，其時，比丘精勤於喜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喜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圓滿喜等覺支，有喜意者，則身寂、心亦寂。諸比丘！有時比丘，有喜之意而身寂、心亦寂者，其時，比丘精勤於輕安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輕安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圓滿輕安等覺支，則身輕安、愉快者心定。諸比丘！有時比

丘，於身輕安、愉快而心定者，其時，比丘精勤於定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定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圓滿定等覺支，彼如是善觀察定心。諸比丘！有時比丘，如是善觀察心定，其時，比丘精勤於捨等覺支，其時，比丘修習捨等覺支，其時，於比丘修習圓滿捨等覺支。諸比丘！如是修習四念處，如是廣修習者，令圓滿七覺支。

然者，諸比丘，如何修習七覺支，如何廣修習者，而令明與解脫圓滿。於此，諸比丘！有比丘由離、由離貪、由離滅，向捨離，以修習念等覺支。修習擇法等覺支……乃至……修習精進等覺支……乃至……修習喜等覺支……乃至……修習輕安等覺支……乃至……修習定等覺支……乃至……由離、由離貪、由離滅、向於捨離，修習捨覺支。諸比丘！如是修習七覺支，如是廣修者，圓滿明與解脫。」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彼諸比丘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一九 身行念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其時，恰是衆多比丘等，食後，由行乞歸來，集坐於侍者堂，生起如是之言談，言：「希有哉！友！未曾有哉！友！由此世尊、阿羅漢、正等覺者，而知見身行之念，若修習、廣修者，有大果、大功德。」而如是彼諸比丘之言談不息。其時，恰世尊於日暮，從獨住而起，而往彼侍者堂，往已，坐於所設之座。坐已，世尊言諸比丘曰：「諸比丘！汝等今爲如何談說而坐此耶？又云何如是汝等之談說，令之中斷耶？」

「於此，世尊，我等食後，由行乞歸來，集坐於侍者堂，生起如是之言談，言：『希有哉！友！未曾有哉！友！即由此世尊、阿羅漢、正等覺者、而知見身行之念，若修習、廣修者，有大果、大功德。』如是其時，因世尊來令我等之言談中斷。」

「然者，諸比丘！身行之念，云何修習、云何廣修者有大果、大功德耶？於此，諸比丘！比丘或至森林、或至樹下、或至空屋而結跏趺坐，預修正身、現前樹立念。」

彼有念入息、有念出息。或長入息，知『我長入息』或長出息，知『我長出息。』或短入息，知『我短入息。』或短出息，知『我短出息。』學『我覺受全身正在入息，』學『我覺受全身正在出息。』學『我靜寂身行正在入息，』學『我靜寂身行正在出息。』斯如是不放逸、專精勤住者，凡，令斷此等世俗之念、思惟，爲斷此等，於內心安立、安定、專一於等定。諸比丘！如是始爲比丘修身行之念。

復次，諸比丘！比丘或行，知『我在行。』或立，知『我在立。』或坐，知『我在坐。』或臥，知『我在臥。』或凡如其身之所願〔皆〕知其如是。彼如是不放逸、專精勤住者，令斷此等世俗之念、思惟，爲斷此等，內心安立、安定、專一、於等定。諸比丘！如是始是比丘修身行之念。

復次，諸比丘！比丘或往或返亦正知者。或見前或見後亦正知也。或屈或伸亦正知。持僧伽梨衣、鉢、衣亦正知者。於食、飲、噉、嘗亦正知。於大小便行亦正知。於行、立、坐、眠、寤、語、默亦正知者。彼如是不放逸、專精勤住者，令斷此等世俗之念、思惟，爲斷此等，內心安立、安定、專一、於等定。諸比丘！如是始是比丘修身行之念。

復次，諸比丘！比丘以此身體，從足底以上、頭髮以下，只要是皮膚所圍，以觀察充滿種種類之不淨：『此身中有髮、毛、爪、齒、膚、肉、筋、骨、骨髓、腎、心、肝、肋、脾、肺、大小腸、胃、糞、膽汁、痰、膿、血、汗、脂、淚、肪、唾、湧、關節骨液、尿。』諸比丘！譬如，有兩口之穀袋，充入種種雜多之穀類，謂：『稻、粳、綠豆、豆顆、胡麻、糙米等。』如有眼士夫之解觀察此：『此等是稻、此等是粳，此等是綠豆，此等是豆顆，此等是胡麻，此等是糙米也。』恰如是，諸比丘！只要此身被此等物從足底以上頭髮以下之皮膚所圍，以觀察充滿諸類之不淨：『於此身中，是髮、毛、爪、齒、膚、肉、筋、骨、骨髓、腎、心、肝、肋、脾、肺、大小腸、胃、糞、膽汁、痰、膿、血、汗、脂、淚、肪、唾、湧、關節骨液、尿。』如是不放逸，而專精勤住者，令斷此等世俗之念、思惟，爲斷此等，內心安立、安定、專一於等定。諸比丘！如是始是比丘修身行之念。

復次，諸比丘！比丘如此身之所立、所願，從界觀察：『於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諸比丘！譬如善巧屠牛者或屠牛者之弟子屠牝牛於四衢之大街，分分割截如在坐。諸比丘！恰如是，比丘如此身之所立、所願，從界觀察：『於

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彼如是不放逸，而專精勤住者，令斷此等世俗之念、思惟，內心安立、安定、專一於等定。諸比丘！如是始是比丘修身行之念。

復次，諸比丘！比丘之如被投棄墓場之身體，死而或經一日、或二日、或三日，如見膨脹、青瘀、膿生，彼亦集視斯身者：『此身亦復如是者，有如是性，難免如是！』彼如是不放逸，專精勤住者，令斷此等世俗之念、思惟，爲斷此等，內心安立、安定，專一於等定。諸比丘！如是始是比丘修身行之念。

復次，諸比丘！譬喻比丘之如被投棄墓場之身體，如見或被鳥啄，或被鷹啄，或被兀鷹啄，或被犬喰，或被豺喰，或被其他種種生物所喰。彼集視斯身：『此身亦如是者，有如是性，難免如是！』彼如是不放逸，專精勤住者，令斷此等世俗之念、思惟，爲斷此等，內心安立、安定、專一於等定。諸比丘！如是始是比丘修身行之念。

復次，諸比丘！譬喻比丘之如見被投棄墓場之身體：（或）骨相連而有肉、血、亦有筋之繫，（或）骨雖相連，無肉血淋，而有筋之繫，（或）骨雖相連，血、肉已

無，而有筋之繫，〔或〕諸骨〔已〕去連繫而散在諸處：手骨、足骨、脚骨、腿骨、腰骨、脊骨、頭蓋骨等爲各別矣。彼集視斯身者：『此身亦如是者，有如是性，難免如是！』彼，如是不放逸，專精勤住者，令斷此等世俗之念、思惟。爲斷此等，內心安立、安一、專一於等定。諸比丘！如是始是比丘修身行之念。

復次，諸比丘！譬喻比丘之如是見被投棄墓場之身體，〔或〕或骨之白化爲一種貝白，〔或〕諸骨僅化爲塊，〔或〕諸骨之乾燥朽敗爲粉末。彼集視斯身：『此身亦如是者，有如是性，難免如是。』彼，如是不放逸……修身行之念。

復次，諸比丘！比丘之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成就初禪而住。彼離此身者、由離生喜、樂勝滿、徧滿徧溢，以舉彼之全身，由離生喜樂，令無不普洽。諸比丘！譬喻巧浴師，或浴師之弟子，以撒浴粉於金屬性之皿，注水而混之，彼浴粉塊，是水分隨行，水分行亘，令內外皆充實水分如無流滴。又如是，諸比丘！比丘亦以此身，由離生喜、樂勝滿、徧滿徧溢，舉彼之全身，由離生喜、樂，令無不普洽。彼如是不放逸，而修……念。

復次，諸比丘！比丘以滅尋、伺，而內心靜、安，心有一趣性，無尋、無伺，

由定生喜、樂，成就第二禪而住。彼亦以此身，由定生喜、樂勝滿、徧滿徧溢；舉彼之全身，由定生喜、樂，令無不普洽。諸比丘！譬喻有水之水池、水泉，而且，東方無水之入口，西方無水之入口，北方無水之入口，南方無水之入口，而天時時惠於驟雨者；其時，由其水池涌出，其水池勝滿、徧滿徧溢冷水，舉其全水池，如令冷水無不普洽。如是，諸比丘！比丘亦以此身，由定生喜、樂勝滿、徧滿徧充，徧溢；舉彼之全身，由定生喜、樂、而令無不普洽。彼，如是不放逸，而修……念。

復次，諸比丘！比丘之脫喜而住捨，有念，有正知，而由身覺受樂，彼諸聖說：

『捨而有念爲樂住，』成就第三禪而住。彼以此身，離喜之樂，勝滿徧滿、徧充徧溢，舉彼之全身，離喜之樂，令無不普洽。諸比丘！譬如，於青蓮華池，或紅蓮華池，或白蓮華池，幾何之青蓮華、或紅蓮華、或白蓮華之發生於水中，生長於水中，不出水面，全沈而養，此等從頂至根，勝滿徧滿、徧勝徧充、徧益冷水，如舉彼全體之青蓮華，或紅蓮華，或白蓮華，水無不普洽。諸比丘！比丘如是此身離喜之樂，勝滿徧滿、徧充、徧溢，舉彼之全身，令離喜之樂，無不普洽。彼如是不放逸，修……念。

復次，諸比丘！比丘之捨離樂、捨離苦，又滅以前所有之喜悅、憂惱，而不苦不樂，捨念清淨，成就第四禪而住。彼以此身令滿偏淨、偏純之心而住，彼舉全身，偏淨遍純之心，令無不普治。諸比丘！譬喻有人以白布蓋頭而坐，舉彼之全身，白布無不普治。諸比丘！如是又比丘亦以此身，蓋以偏淨偏純之心而坐，舉彼之全身，偏淨偏純之心，無不普治。彼，如是不放逸，修……念。

諸比丘！有人修習身行之念，令廣修者，所有明分之諸善法亦在彼中。諸比丘！譬喻，凡有人，以任何大海令偏滿者，入大海任何諸小川亦在彼中。諸比丘！如是，又凡有人修身行之念，令廣修之，所有明分之諸善法亦在彼中。諸比丘！凡有人不修身行之念，不令廣修，魔得彼之機會，魔得彼之緣矣。諸比丘！譬喻人以重石塊置於濕土堆中。諸比丘！汝等對此如何思惟，彼重石塊，當善得〔入〕濕土堆中之機會耶？」

「如是，世尊！」

「諸比丘！又如是，凡有人不修身行之念，不廣修，魔得彼機會，魔得彼緣。諸比丘！譬喻，有乾燥無水氣之薪，時，人持來木燧：『我令生火，我令火現。』諸

比丘！汝等對此如何思惟；彼人以其乾燥無水氣之薪，取木燧相磨令生火，可現火耶？」

「如是，世尊！」

「諸比丘！又如是，凡有人不修身行之念，不廣修，魔得彼機會，魔得彼緣。諸比丘！譬喻有全空虛之水瓶，立於臺上，其時有人荷水來，諸比丘！對此汝等如何思惟；彼人能得水之倒下（入瓶中）耶？」

「如是，世尊！」

「諸比丘！又如是，凡有人，不修身行之念，不廣修，魔得彼機會，魔得彼緣。

諸比丘！凡有人，修身行之念，廣修之，魔不得彼機會，魔不得彼緣。諸比丘！譬喻以輕糸球？置於完全堅固木製之門上，諸比丘！汝等對此如何思惟，彼輕糸球，可完全堅牢木製門上之機會耶？」

「不然，世尊！」

「諸比丘！又如是，凡有人修身行之念，廣修，魔不得彼機會。諸比丘！譬喻有濕氣、水氣之薪，時，人取木燧近至：『我可令生火，我可令火現。』諸比丘！汝

等對此如何思惟，彼人以其有濕氣、水氣之薪，且取燧木相磨，以可令火生、令火現耶？」

「不然，世尊！」

「諸比丘！又如是，凡有人修身行之念，廣修，魔不得彼機會，不得彼緣。諸比丘！譬喻有水瓶，水充滿緣〔瓶口〕與水平，鳥可飲程度而置臺上，其時有人，荷水來，諸比丘！汝等對此如何思惟，彼人能得水之倒下〔入瓶中〕耶？」「不然，世尊！」

「諸比丘！又如是，凡有人修身行之念，廣修，魔不得彼機會，魔不得彼緣。諸比丘！凡有人修身行之念，廣修，彼個個應使通達作證法而善通達作證之、其時時傾心者，於其各處應得見證^⑪之可能。諸比丘！譬喻水瓶之充滿，水充滿緣與水平達鳥可飲之程度而置於臺上，有力之人從此傾於此處、彼處者，水可〔徧〕達耶？」
「如是，世尊！」

「諸比丘！又如是，凡有人修身行之念，廣修，彼個個應使通達作證法而善通達作證之，其時時傾心者，於其處應得見證之可能。譬喻有平地四角之池，堤塘堅實

充滿，水（滿）緣及水平爲鳥可飲之時，有力之人於此處彼處決裂堤防者，水應至（各處）耶？

「如是，世尊！」

「諸比丘！又如是，凡有人修身行之念，廣修，彼個個應使通達作證法而善通達作證之，其時時傾心者，於其各處應得見證之可能。諸比丘！譬喻善地之四衢大街，令立於善調嚴駕之車，準備鞭，其乘有巧御車之調御師，左手持手索，右手持鞭，如隨心所欲而令行。諸比丘！又如是，凡有人修身行之念，廣修，彼個個應使通達作證法而善通達作證之，其時時傾心者，於其各處得見證之可能。

諸比丘！修行、修習、廣修、練習、習熟、隨習、積習、善精勤身行之念時，可期待此等十功德。如何爲十？克服樂與不樂，而且不許其不樂，絕對征服已起之不樂而住。克服怖、畏，而且不許其怖、畏，絕對征服已起之怖、畏而住。忍耐冷、熱、饑、渴、虻、蚊、風熱、蛇等之諸觸，惡樣不歡迎之語路；安住忍受已起身受之苦、刺、粗、辛、不可意、殺人者之不受。則易得、無苦得、無難得四禪之勝意，而得現法樂住。得無量之神通，如一已而爲多，多已而爲一，〔或〕現，〔或〕隱，

〔或〕通壁，〔或〕越籬，〔或〕串山，無礙而行，猶如於空中；出沒於地中，猶如於水中；行於水上而不沈猶如於地上；於空中結跏趺坐，猶如有翼之鳥；有如是大神力、大威德，以手善捫摸彼日月，以身加之〔至〕梵天界，善轉其自在力。以超人之清淨天耳界，能聞任何遠近天、人之兩聲。心知其他諸有情、他人之心。有貪心以知有貪心；離貪心以知離貪心；有瞋心以知有瞋心；離瞋心以知離瞋心；有癡心以知有癡心；離癡心以知離癡心；略心以知略心；廣心以知廣心；大心以知大心；非大心以知非大心；有上心以知有上心；無上心以知無上心；定心以知定心；非定心以知非定心；解脫心以知解脫心。隨念無量之宿住。即一生、二生……乃至……如是以并其事情及境遇隨念無量之宿住。以超人清淨之天眼見諸衆生於善趣、惡趣之死、生、卑、尊、美、醜，知隨業而趣之諸衆生。諸漏盡爲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通達、作證、具足而住。

諸比丘！修行、修習、廣修、習練、習熟、隨習、積習、善精勤時，可期待有如是之十功德。」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彼等諸比丘，歡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二〇 行生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世尊告諸比丘：「諸比丘！」彼等諸比丘向世尊言：「世尊！」世尊乃如是曰：「諸比丘！我應爲汝等說行之生，諦聽，善思念，我當說之。」彼等諸比丘白世尊曰：「如是，世尊！」世尊如是曰：

「諸比丘！於此，有比丘信具足、戒具足、聞具足、施具足、慧具足。彼獨如是思惟：『嗚呼！我身壞命終後生於刹帝利大家之一族耶！』彼定其心，安置其心而修其心。彼於此等諸行、住、令如是修、如是廣修者，〔即〕向生彼處。諸比丘！此道此行是向生彼處。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信具足、戒具足、聞具足、施具足、慧具足。彼如是思惟：『嗚呼！我身壞命終後生於婆羅門大家之一族耶……乃至……生於長者大家之一族耶！』彼定其心、安置其心、以修其心。彼於此等諸行、住、令如是修、如是廣修者向生彼處。諸比丘！此道此行是向生彼處。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信具足、戒具足、聞具足、施具足、慧具足。彼聞：『四大王天，是長壽美麗而多快樂。』〔而〕彼如是思惟：『嗚呼！我身壞命終後生於四大王天之一族耶！』彼定其心、安置其心、以修其心。彼於此等諸行、住……是向生彼處。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信具足、戒具足、聞具足、施具足、慧具足。彼聞：『三十三天……乃至……耶摩天……乃至……兜率陀天……乃至……化樂天……乃至……他化自在天，是長壽美麗而多快樂。』〔而〕彼如是思惟：『嗚呼！我身壞命終後生於他化自在天之一族耶！』彼定其心……是向生彼處。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信具足、戒具足、聞具足、施具足、慧具足。彼聞：『千〔界〕梵〔天〕長壽美麗而多快樂。』諸比丘！以徧滿、勝解千〔界〕梵〔天〕而住。又有諸衆生生於彼處者，彼等亦善徧滿勝解而住。諸比丘！譬如有人，描寫一圓形於手掌而觀察，諸比丘！天如是千〔界〕梵〔天〕徧滿勝解千世界而住，又有諸衆生生於彼處者，彼等亦〔善〕徧滿勝解而住。彼如是思惟：『嗚呼！我身壞命終後生於千〔界〕梵〔天〕之一族耶！』彼定其心……轉向生彼處。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信……慧具足。彼聞：『二千〔界〕梵〔天〕……乃至……三千〔界〕〔梵天〕……乃至……四千〔界〕梵〔天〕……乃至……五千〔界〕梵〔天〕，是長壽美麗而多快樂。』諸比丘！五千〔界〕梵〔天〕亦徧滿勝解五千世界而住。又有諸衆生生於彼處者，彼等亦〔善〕徧滿勝解而住。諸比丘！如有眼之人描寫五圓形於手掌，如是五千〔界〕梵〔天〕以徧滿勝解五千世界而住。又有諸衆生生於彼處者，彼等亦〔善〕徧滿勝解而住。彼如是思惟：『嗚呼！我身壞命終後生於五千〔界〕梵天之一族耶！』彼定其心……轉向生於彼處。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信具足、戒〔具足〕、聞〔具足〕、施〔具足〕、慧具足。彼聞：『十千〔界〕梵天，是長壽美麗而多快樂。』諸比丘！十千〔界〕梵〔天〕徧滿、勝解十千世界而住，又有諸衆生生於彼處者，彼等亦〔善〕徧滿勝解而住。諸比丘！譬喻瑠璃珠，性淨、八角、善磨之者、置於黃毛氈上，其輝照耀。諸比丘！恰如是，十千〔界〕梵〔天〕，徧滿勝解十千世界而住。又有諸衆生生於彼處者，彼等亦〔善〕徧滿勝解而住。彼如是思惟：『嗚呼！我身壞命終後生於十千〔界〕梵〔天〕之一族耶！』彼定其心……轉向生於彼處。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信……慧具足。彼聞：『百千〔界〕梵〔天〕，是長壽美麗而多快樂。』諸比丘！百千〔界〕梵〔天〕，徧滿勝解百千世界而住，又有諸衆生於彼處者，彼等亦徧滿勝解而住。諸比丘！譬喻徧浮那堤種之金器，彼善巧之工師熔於爐中，甚善加工，置於黃毛氈上者，又輝又光。諸比丘！恰如是，又百千〔界〕梵〔天〕徧滿……百千世界而住。彼如是思惟：『嗚呼！我身壞命終後生於百千〔界〕梵〔天〕之一族耶！』彼定其心……向……。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信……慧具足。彼聞：『光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是長壽美麗而多快樂。』彼如是思惟：『嗚呼！我……向……』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信……慧具足。彼聞：『淨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是長壽美麗而多快樂。』而彼如是思惟：『我……向……』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信……彼聞：『廣果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阿迦膩吒天……是長壽美麗而多快樂。』彼如是思惟：『嗚呼！我身壞命終後生於阿迦膩吒天之一族耶！』彼定其心……向……。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信……慧具足。彼聞：『已達空無邊處之諸天是長壽久

住多快樂。』而彼如是思惟：『嗚呼！我……向……。』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信……慧具足。彼聞：『已達識無邊處之諸天……已達無所處之諸天……已達非想非非想處之諸天是長壽久住而多快樂。』而彼如是思惟：『嗚呼！我……向……。』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信……慧具足。彼如是思惟：『嗚呼！我盡諸漏而無漏；於現法中，自通達、作證、具足心解脫、慧解脫而住。彼盡諸漏而無漏；於現法中，自通達、作證、具足心解脫、慧解脫而住。諸比丘！彼比丘不生於何處，於何處亦不生。』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彼等諸比丘！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三品 空 品

第一二二 空小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東園鹿母講堂。其時，恰尊者阿難於晡時，從獨坐起，〔往〕近彼世尊，近已，禮拜世尊，坐於一邊。坐一邊已，尊者阿難，如是白世尊：「然，世尊！一時，世尊住釋迦族之間。有名爲那竭羅迦釋迦族之一村。於彼處，世尊！我於世尊之眼前聞、眼前得受：『阿難！我今多住空住。』世尊！我如何以此善聽、善受、善作意、善憶念耶？」

「然，阿難！汝以此善聽、善受、善作意、善憶念。阿難！以前至今，我亦多住於空住。譬喻此鹿母講堂。關於空無象、牛、馬牝馬、關於空無金、銀、關於空無男女之集會。然亦有不空。即唯此比丘衆之一緣。阿難！恰如是，比丘不作意邑想，

不作意人想，唯作意林想之一緣。於林想，彼心乃勇躍、欣喜、定立、解脫。彼如是知：『若緣邑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者。若緣人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事所患者。然而，是有彼患惱，即唯林想之一緣。』彼知：『其彼想類之依邑想是空。』知『其彼想類之依人想是空。』然又『知』『有此不空，即林想唯一緣。』如是，凡於此所無者，對此，以偏隨觀其空。而於此有餘者，其存在即知爲『有此。』如是，阿難！又彼思惟：『此如實性、不顛倒、清淨是空類。』

105

復次、阿難！比丘不作意人想，不作意林想，唯作意地想之一緣。於地想，彼之心勇躍、欣喜、定立、解脫。阿難！譬喻牛皮以百支之針，止住其伸張。阿難！恰如是，於此大地有昇降之坡路、河之難步，有藪、荆之處，高山，此等悉皆不作意，唯作意地想之一緣。於地想，彼之心勇躍、欣喜、安立、解脫。彼如是知：『若緣人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若緣林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事所患者。然而，是有彼患惱，即唯地想之一緣。』彼知：『彼想類之依人想是空。』知『其想類之依林想是空。』而又知『有此不空，即唯地想之一緣。』如是，凡於此所無者，對此，偏隨觀其空。而於此有餘者，其存在即知『有此。』阿難！如是，又彼

思惟：『此如實性、不顛倒、清淨是空。』

復次，阿難！比丘不作意林想，不作意地想，唯作意空無邊處想之一緣。於空無邊處想，彼之心勇躍、欣喜、安立、解脫。彼如是『若緣林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事所患。若緣地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而有彼患惱，即唯空無邊處想之一緣。』彼知『其想類之依林想是空。』知『彼想類之依地想是空。』而又（知）『有此不空。即唯空無邊處想之一緣。』如是，凡於此所無者，對此，偏觀其空。而凡有餘者，其存在即知『有此。』如是，阿難！又彼思惟：『此如實性、不顛倒、清淨是空類。』

復次，阿難！比丘不作意地想，不作意空無邊處想，唯作意識無邊處想之一緣。於識無邊處想，彼之心勇躍、欣喜、定立、解脫。彼如是知：『若緣地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事所患。若緣空無邊處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然而，有彼患惱，即唯識無邊處想之一緣。』彼知『其想類之依地想是空。』知『彼想類之依空無邊處想是空。』然而（知）『有此不空，即唯識無邊處想之一緣。』如是，凡於此所無者，對此，偏隨觀其空。凡於此有餘者，以其存在即知『有此。』阿難！

如是彼思惟：『此如實性、不顛倒、清淨是空類。』

復次，阿難！比丘不作意空無邊處想，不作意識無邊想，唯作意無所有處想之一緣。於無所有處想，彼之心勇躍、欣喜、安立、解脫。彼如是知：『若緣空無邊處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事所患。若緣識無邊處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然而，有彼患惱，即唯無所有處想之一緣。』彼知『彼想類之依空無邊想是空。』知『彼想類之依識無邊想是空。』然而，又〔知〕『有此不空，即唯無所有處想之一緣。』如是，凡於此所無者，對此，偏隨觀其空。然而，凡有餘者，其存在即知『有此。』阿難！如是彼思惟：『此如實性、不顛倒、清淨是空類。』

復次，阿難！比丘不作意識無邊處想，不作意無所有處想，唯作意非想非非想處之一緣。於非想非非想處想，彼之心勇躍、欣喜、定立、解脫。彼如是知：『若緣』識無邊處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若緣無所有處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事所患。然而有彼患惱，即唯非想非非想處想之一緣。』彼知『彼想類之依識無邊處想是空。』知『彼想類之依無所有處想是空。』而〔知〕『有此不空，即唯非想非非處之一緣。』如是，凡於此所無者，對此，偏隨觀其空。而凡於此有餘

者，其存在即知『有此。』阿難！如是彼思惟：『此如實性、不顛倒清淨是空類。』

復次，阿難！不作無所有處想，不作意非想非非想處想，唯作意無想心定之一緣。於無想心定，彼之心勇躍、欣喜、定立、解脫。彼如是知：『若緣無所有處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事所患。若緣非想非非想處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然而有彼患惱，即以此命爲緣，緣其六處身。』彼知『彼想類之依無所有處想是空。』知『彼想類之依非想非非想處想是空。』然而又〔知〕「有此不空，即以此命爲緣，緣其六處身。如是，凡於此所無，對此，偏隨觀其空。凡於此有餘者，以其存在即知『有此。』」阿難！如是彼思惟：『此如實性、不顛倒、清淨是空類。』

復次，阿難！比丘不作意無所有處想，不作意非想非非想處想，唯作意無想心定之一緣。於無想心定，彼之心勇躍、欣喜、定立、解脫。彼如是知：『此無想心定是有爲而所思惟。然而知凡彼有爲而所思惟者，其爲無常、滅法。』依如是知、如是見，彼之心由欲漏解脫，〔彼〕之心由有漏解脫，〔彼〕之心由無明漏解脫，解脫之時即解脫智生、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不更於此處生。』彼如是知：『若緣欲漏，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若緣有漏，雖有任何患惱，今亦

無所患事。若緣無明漏，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然而，有彼患惱，即此命爲緣，緣其六處身者也。』彼知『彼想類之依欲漏是空。』知『彼想類之依有漏是空。』知『彼想類之依無明漏是空。』然而，又〔知〕『有此不空，即以命爲緣，緣其六處身者也。』如是，於此所無者，對此，偏隨觀其空。而凡於此有餘者，其存在即知『有此。』阿難！如彼思惟：『此究竟無上之如實性、不顛倒、清淨是空類。』

109 然，阿難！凡過去世之諸沙門、婆羅門，雖於成就任何究竟無上清淨空住，但彼等於一切應未成就究竟無上清淨空住。阿難！凡未來世之諸沙門、婆羅門，雖成就任何究竟無上清淨空住。阿難！凡即今之沙門、婆羅門，雖成就究竟無上清淨住，但彼等於一切還未成就究竟無上清淨空住。是故，阿難！我應成就究竟無上清淨空住，汝等應如是學。』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尊者阿難，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二三 空大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於釋迦族間，住迦毘羅城尼拘律樹園。其時，世尊於清晨，著衣持鉢、衣，爲行乞而入迦毘羅城。於迦毘羅城中，行乞已，從行乞食後，爲日晝之止住而歸近於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其時，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設有衆多之牀座。世尊見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設有衆多之牀座。見已，世尊如是思惟：『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設有衆多之牀座，或於此給衆多之比丘住耶？』

恰此時，尊者阿難與衆多之比丘具於迦羅釋種之住家從事作衣。其時，世尊於脯時從獨坐起，往近彼迦羅釋種之住家，往已，坐於所設之座。坐已，世尊言尊者阿難：『阿難！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設衆多之牀坐，或巧爲衆多比丘等之止住耶？』

〔阿難白言〕：『世尊！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設衆多之牀座，彼處住衆多之比丘，世尊！我等乃於作衣時來。』

〔世尊曰〕：『阿難！使喜衆、樂衆、沈於喜衆、喜、聚、樂聚、希求衆之比丘

無有光輝。阿難！實是使喜衆、樂衆、沈於喜衆、喜聚、樂聚、希聚之比丘，彼出離之樂、離之樂、寂靜之樂、等覺之樂、喜得其樂、安易得無難得者，應無有是處。

然而，阿難！凡比丘一人遠離集群而住，如是之比丘，彼出離之樂、遠離之樂寂靜之樂、等覺樂有可期待，喜得其樂、安易得、無難得者，應有是處。阿難！實是使比丘之喜衆、樂衆、沈於喜衆、喜聚、樂聚、希聚者，或成就時，愛心解脫，或期待成就非時、不動〔心解脫住〕者，無有是處。然而，阿難！彼比丘一人，遠離集群而住，如是之比丘，有可期待或成就時、愛心解脫住，或成就非時、不動〔心解脫住〕，有是處。阿難！我如對〔人之〕樂、〔人之〕希求色之不變易、不推移、不生憂、悲、苦、惱、愁，唯認一色，無是事也。」

而復阿難！彼住由如來所勝等覺。即作意一切諸相，而當成就內空住。是故，阿難！若依此住而住，有近如來之諸比丘，比丘尼、信男、信女、國王、大臣、外道、外道弟子等者，阿難！如來乃傾離、向離、趣離、寂靜、喜出離，可成爲離之心，由偏漏處法，唯作絕對離繫之說。是故阿難！於此有比丘，若〔成就內空住〕。阿難！如是之比丘，應於內心，無有不使定住、安住、專一、而等持。

112
然者，阿難！如何應使比丘內心定住、安住、專一、而等持耶？阿難！於此有比丘，離愛欲，離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具足初禪而住。以諸尋、伺，成爲內心靜安，得心一趣性，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而住。阿難！如是之比丘，善使內心定住、安住、專一、而等持。

彼作意內空。爲作意內空，於內空，彼之心不勇躍、不欣喜、不定住、不解脫。阿難！如是之時，如是彼比丘知：『爲作意內空，於內空，我心不勇躍、不欣喜、不定住、不解脫。』如是，其時有正知。彼作意外空。彼作意內外空。彼作意不動。爲作意不動，於不動，彼之內心不勇躍、不欣喜、不安住、不解脫。阿難！如是之時，彼比丘如是知：『爲作意不動，於不動，我心不勇躍、不欣喜、不定住、不解脫。』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彼比丘於其究竟定相，無不使內心定住、安住、專一、等持。彼〔便〕作意內空。爲作意內空，於空，彼之心勇躍、欣喜、定住、解脫。如是之時，阿難！彼比丘如是知：『爲作意內空，於空，我心勇躍、欣喜、解脫。』如是，其時有正知。彼作意外空；彼作意內外空；彼作意不動。爲作意不動，於不動，彼之心勇躍、欣喜、定住、解脫。阿難！如是之時，彼比丘如是知：

『爲作意不動，於不動，我心勇躍、欣喜、定住、解脫。』如是，其時有正知。

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要行而傾心者，彼行：『如是行、諸貪、憂、惡、不善法，應不來追流我。』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要住立而傾心者，彼住立：『如是住立，諸貪、憂、惡、不善法，應不來追流我。』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要坐而傾心者，彼坐：『如是坐，諸貪、憂、惡、不善法，應不來追流我。』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要臥而傾心者，彼臥：『如是臥，諸貪、憂、惡、不善法，應不來追流我。』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要談論而傾心者，彼：『凡此等之諸論，是劣而卑、俗人而非聖、無利益、不導遠離、不導離欲、不導滅、不導寂靜、不導智、不導等覺、不導涅槃。我不應談所謂國王論、盜賊論、大臣論、軍論、怖畏論、戰爭論、食物論、飲料論、衣服論、臥具論、華蔓論、香料論、親戚論、車乘論、村論、鎮論、都市論、國土論、女論、勇者論、巷中論、水瓶處論、先靈論、種種之事論、世界論、說海論、斯有、無之論等，乃至同如以上之論。』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而又『凡彼諸論：適於謹慎而開心，

一向導遠離、離欲、滅、寂靜、智、等覺、涅槃。我當談所謂少欲論、知足論、出離論、不衆會論、勤精進論、戒論、定論、慧論、解脫論、解脫知見論、如是之類論。』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於尋而傾心者，彼『凡此等之諸尋，是劣而卑，俗人而非聖、無利益、不導遠離、離欲、滅、寂靜、智、等覺、涅槃。我不應尋所謂欲尋、恚尋、如是類之諸尋，我應不尋。』如是，其時有正知。然而，阿難！『凡此等之諸尋，聖而引導，一向轉向於正等之苦盡。謂：出離尋、無恚尋、無害尋，我應尋如是類之諸尋。』如是，其時有正知。

阿難！此等有五欲功德。何者爲五？眼所識之諸色，可愛、可喜、可賞、可意而隨伴可染之欲；耳所識之聲；鼻所識之香；舌所識之味；身所識之諸觸；是可愛、可喜、可賞、可意而隨伴可染之欲。阿難！此等爲五欲功德也。於此等中，比丘無不常觀察自心：『我於此等之五欲功德中，有存在者，或有處，有生起心之活動耶？』阿難！若比丘之觀察，如是知：『我於此等之五欲功德中，有存在者，或有處，有生起心之活動。』如是之時，阿難！彼比丘如是知：『凡我對五欲功德之貪欲，其未令斷。』如是，其時有正知。然而，阿難！若比丘之觀察，如是知：『我

於此五欲功德中，有存在者，或有處，心無活動之事。』如是之時，阿難！彼比丘如是知：『凡我對五欲功德之貪欲，於我斷之。』如是，其時有正知。

阿難！有此等五取蘊。於此等中，比丘無不觀生與滅住；如是爲色，如是爲色之集，如是爲色之滅。如是爲受，如是爲受之集，如是爲受之滅。如是爲想……如是爲行……如是爲識之集，如是爲識之滅。』彼，關於此等之取蘊，觀生與滅而住者，凡於五取蘊，其斷『有我』及慢。如是之時，阿難！彼比丘如是知：『凡我對五取蘊〔有我〕與慢，我盡斷之。』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此等諸善法，一向趣於善，聖、出世間而無墮〔惡魔〕波旬〔之掌中〕。

阿難！汝，以此如何思惟：『認爲如何理由，聲聞有值勞力，應追隨〔大〕師耶？』

〔阿難言：〕「世尊！我等，諸法根據於世尊，世尊爲引導，世尊爲所依。世尊！以世尊其所說之意義，甚爲光輝。從世尊聞，諸比丘應受授奉行。」

〔世尊曰：〕「阿難！聲聞凡爲解說諷誦彼契經故而不值追隨〔大〕師。此爲何故。總之，阿難！長夜汝等聞諸法，使受持、集語、以意省察，以見善洞察之。然

而，阿難！凡謹慎其諸談論，使心開適，一向轉向於遠離、離欲、滅、寂靜、智、等覺、涅槃——少欲論、知足論、出離論、不衆會論、勤精進論、戒論、定論、慧論、解脫論、解脫知見論——如是類之諸談論故。阿難！聲聞勞力，應有值於追隨

〔大〕師。

如是其時，阿難！爲師之有苦；如是之時，爲弟子之有苦；如是之時，爲梵行者之有苦。然者，阿難！如何爲師之有苦。阿難！於此有一類之師，受獨離座處於林中，樹下山上、洞窟、山穴、墓間、森地、露地、藁堆。彼如是遠離而住者，至訪諸婆羅門、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彼爲〔各〕訪來諸婆門、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而煩勞，起貪、生貪心、轉於過分〔之生活〕。阿難！此名爲有苦之師。以師爲苦，生惡、不善雜染，以引後有，可怕，有苦果，於未來有生，老死等諸法，使懲罰彼。阿難！如是爲師之有苦。

然者，阿難！如何爲聲聞之苦。阿難！彼師之聲聞、亦隨行彼師之出離，而受獨離座處於林中、樹下、山上、洞窟、山穴、墓間、森地、露地、藁堆。彼如是遠離而住者，至訪諸婆羅門、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彼爲〔各〕訪來之諸婆羅門、

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而煩勞，起欲、起欲心、轉於過份〔之生活〕。阿難！此名爲有苦之聲聞。以聲聞之苦，生諸惡、不善法雜染，以引後有，可怕、有苦果，於未來有生、老死之法，使懲罰彼。阿難！如是名爲聲聞之有苦。

然者，阿難！如何爲梵行者之有苦。阿難！於此如來之出現世間，此是阿羅漢、正等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者、世間解者、無上者、調御丈夫者、天人之〔大〕師、覺者、世尊也。彼受獨離座處於林中、樹下、山上、洞窟、山穴、墓間、森地、露地、藁堆。如是遠離而住，諸婆羅門、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來訪。而彼如來，爲〔各〕訪來之諸婆羅門、居士、乃至市民、國民而不煩勞。不起欲、不生貪心、不轉於過份〔之生活〕。阿難！聲聞亦隨行彼師之出離，從行受獨離座處於林中、樹下、山上、洞窟、山穴、墓間、森地、露地、藁堆。如是遠離而住者，至訪諸婆羅門、居士、乃至市民、國民。而爲〔各〕來訪之諸婆羅門、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之煩勞，起欲，生貪心，轉於過份〔之生活〕。阿難！此名爲梵行者之有苦。以梵行者之苦，生諸惡、不善雜染，以引後有，可怕，有苦果，當來有生、老死之法，使懲罰彼。阿難！如是爲梵行者之有苦。而又阿難！雖凡爲彼師之苦，及彼聲聞之

有苦，但此梵行者之苦，有比此以上之苦果，有比此以上之惱果，加之，更轉向於惡趣也。是故，阿難！以友之心情不以敵之心情親近我！此應爲汝等之長夜利益、幸福。然者，阿難！如何諸聲聞，以敵〔對〕之心情而不以友之心情親近師。阿難！於此，師有爲諸聲聞說法；爲利益者，爲懷愍者，爲懷慈愍：『此爲汝等之利益，此爲汝等之幸福也。』〔而〕彼諸聲聞，不聞、不傾耳、心置其他、而遠離去師之教法。如是，阿難！諸聲聞於師，以敵之心情不爲友之心情親近。然而，阿難！如何諸聲聞，以友之心情不爲敵之心情親近師，阿難！於此，師有爲諸聲聞之說法，是爲慈愍者，爲利益者，以懷愍者：『此爲汝等之利益，此爲汝等之幸福。』彼之諸聲聞、諦聽、傾耳、心不置其他，且遠離而不去師之教法。如是阿難！諸聲聞以友之心情而不爲敵之心情親近師。是故，阿難！以友之心情不爲敵之心情親近我，其應爲汝等長夜之利益、幸福。阿難！我誘掖汝等，恰如作壺者，如對未燒之土器，我以責應責者。賞應賞者而言：凡有堅實者，應其爲堅實。』

世尊如是說已，使歡喜之尊者阿難，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二二三 希有未曾有法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食後、由行乞歸來，集坐於侍者堂之衆多比丘，起此言談：『希有哉！友！未曾有哉！友！如來增益大神通力者、大威神力者耶！如何是如來般涅槃、斷戲論、斷迷路、盡輪迴、超度一切苦、知過去之諸佛；彼等之諸世尊是如是生；彼等之諸世尊是如是名；彼等之諸世尊是如是姓……有如是戒……有如是法……有如是慧……爲如是住者，彼等之諸世尊是如是解脫者。』如是言已，尊者阿難如是告彼等諸比丘：「友！如來是希有而具未曾有。友！如來是未曾有而具未曾有法。」

然而，實使彼等諸比丘，中斷此言談。其時，世尊於晡時從獨坐起，至彼侍者堂，至已，坐於所設之坐。坐已，世尊告諸比丘：「然，諸比丘！汝等今爲如何之說話而坐此耶？又汝等如何中斷言談耶？」

〔諸比丘言：〕「世尊！我等食後由行乞歸此，集坐侍者堂，如是起言談：『希

有哉！友！……彼等諸世尊，是如是解脫者也。」如是言〔時〕，世尊！尊者阿難如是告我等：『如來……具未曾有法。』世尊！如是我等之言談被中斷，其時世尊來臨。」

時，世尊告尊者阿難：「阿難！然者，於此當詳細說彼如來之希有未曾有法。」

〔阿難言：〕「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菩薩有正念、有正知，生兜率身。』世尊！菩薩有正念、有正知生兜率身，世尊！以此我等受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菩薩有正念、有正知，住立兜率身。』世尊！菩薩有正念、有正知住立兜率身。世尊！我以此受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菩薩之壽有限，住立兜率。』世尊！菩薩之壽有限，住立兜率身，世尊！我以此受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菩薩有正念、有正知，從兜率身歿而入母胎，世尊！菩薩有正念、有正知，從兜率身歿而入母胎，世尊！我以此等

受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菩薩從兜率身歿而入母胎，其時包含天界、魔界、梵天界，於此世界、沙門、婆羅門、天人界之世界，無量廣大光明，超諸天之威神力而出現。於世界邊之空間、幽隱、暗冥、黑暗處，於彼有如是大神通，如是大威神力，此等之日月光明亦不得到達之處；其處亦有無量廣大之光明，超諸天之威力而出現。生其處之諸有情，彼等亦由光明，互相認知——友！其他之諸有情，實有生此——又此一萬世界，動搖、震動、激動、而無量廣大光明，超諸天之威力，出現於世。』世尊！菩薩之……世尊！以此我等受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菩薩之入母胎時，有四天子，且護四方以近彼——彼菩薩或菩薩之母，即人非人乃至任何者，亦莫能害——。』世尊！菩薩之……世尊！以此我受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菩薩入母胎時，菩薩之母自然爲具戒者，離殺生，離不與取，於愛欲離邪行，離虛誑語，離憍羅、迷麗耶酒類之

放逸處。』世尊！菩薩之……世尊！我以此受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菩薩入母胎時，菩薩之母，對男子不起伴妙欲^②之意。又菩薩之母，以如何男子之娛心，亦無甚喜。』世尊！菩薩之……世尊！我以此受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菩薩入母胎時，菩薩之母得五妙欲。菩薩母成就五妙欲，具足而行作。』世尊！菩薩之……世尊！我以此受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世尊！我世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菩薩入母胎時，菩薩之母不起任何之病患，菩薩之母，身體無疲勞而安樂；又菩薩之母，通過胎以見菩薩具一切肢體，無諸根之毀損。阿難！猶如有琉璃寶珠。善淨性，八角、被善磨過。而以絲之或青、黃、赤、白、綠串之。彼具眼之人，於手其觀察之——此琉璃寶珠，是淨、性優、八角、善磨。而以絲之或青、黃、赤、白、綠串之——。如是，阿難！菩薩入母胎時，菩薩之母，不起任何病患。菩薩之母，身體無疲勞而安樂。菩薩之母，通過胎以見菩薩具一切肢體而無諸根之毀損。』世尊！菩薩之……世尊！我以此受

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122

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菩薩生七日，菩薩之母命終，生兜率身。』世尊！菩薩之……世尊！我以此受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如其他之諸婦人，胎兒宿於胎內九或十月間而生，如是菩薩之母不生菩薩，菩薩之母，菩薩宿胎內正十個月而生。』世尊……世尊！我以此受時爲世尊之希有曾有法。

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如其他之婦人或坐而生，如是菩薩之母不生菩薩，菩薩之母立而生菩薩。』世尊……我以此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菩薩出母胎時、諸天於最初受，其後衆人〔受〕。』世尊……世尊！我以此受持爲世尊希有未曾有法。

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菩薩由母胎出時，菩薩不至地，四天子受彼而使立母前、——王妃請喜，汝生大威力之子——。』世尊……世尊！我以此受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菩薩由母胎出時，實是清淨而出，不塗〔污〕水，不塗痰，不塗血，乃至不塗任何不淨，而無垢清淨也。阿難！猶如寶珠，置於迦尸之絹布，寶珠不穢污迦尸之絹布迦尸之絹布亦無穢污於寶珠。其何因而然耶？依兩者之清淨。如是，阿難！又菩薩由母胎出時，實是清淨而出，不塗〔污〕水，不塗痰、不塗血，乃至不塗任何不淨，是無垢清淨也。』世尊……世尊！我以此受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菩薩出母胎時，女持一冷、一溫之兩水，出現於空中，由此爲菩薩及母行水。』世尊……世尊！我以此受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生耶！菩薩以立起平等之足，面北七步，轄步而行，被白蓋，朝望一切諸方，以說偉言——我是世界之首者、我是世界之勝者，我是世界之長者，此爲最後之生，今無後有之事——。』世尊……世尊！我以此受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世尊！我親從世尊如是聞、親受得：『阿難！菩薩出母胎時，包含天界、魔界

梵天界，於此世界、沙門、婆羅門、天、人衆之世界，其無量廣大光明，超越諸天之威神力而出現。其世界邊之空間：幽隱、暗冥、黑闇處，於此有如是大神通，如是有大威神力，此等之日月光明亦不得至之處，其處亦有無量廣大光明，超諸天之威神力而出現。而生其處之有情，彼等亦由彼光明而互相認知——友！其他之諸有情，實有生於此處——。又此一萬之世界，動搖、震動、激動、無量廣大光明，超諸天之威神力而出現。」世尊……世尊，我以此受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是故，阿難！今汝，此亦應受持爲如來之希有未曾有法。阿難！此如來自覺而生起諸受，自覺而持續，自覺而滅之。自覺而〔生〕諸想，自覺而生起諸尋，自覺而持續，自覺而滅沒之。阿難！汝亦以此受持爲如來希有未曾有法。」

「世尊！世尊之自覺而生起諸受，自覺而持續，自覺而滅沒之，自覺而〔生〕諸想、……自覺而生起諸尋，自覺而持續，自覺而滅之，世尊！此亦我受持爲世尊之希有未曾有法。」

尊者阿難如是說已，〔大〕師認許之。歡喜之彼等諸比丘。隨喜尊者阿難之說。

第一二四 薄拘羅經

如是我聞。——

一時，尊者薄拘羅，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薄拘羅以前在家時之友阿支羅迦葉，詣尊者薄拘羅之處。詣已，與尊者薄拘羅互相問訊，交換可喜、樂之語已而坐一邊，一邊坐已，阿支羅迦葉如是言尊者薄拘羅：「友！薄拘羅！汝出家幾年耶？」

「友！我出家八十年矣。」

「然者，友薄拘羅！汝此八十年間，行幾次淫法耶？」

「友！迦葉！汝不應如是問我。『然者，友！薄拘羅！汝此八十年間，行幾次淫法耶？』而且，友！迦葉！汝應如是問我：『然者，友！薄拘羅！汝此八十年間，曾起幾次欲想耶？』」

「然者！友！薄拘羅！汝此八十年間，曾起幾次欲想耶？」

「友！迦葉！我出家八十年，未曾起欲想。」

（尊者薄拘羅，八十年間不曾憶起欲想者，我等應以此受持爲尊者薄拘之希有、未曾有法。）

「友！我出家後，八十年間，未曾憶起恚想、害想。」

（尊者薄拘羅八十年間，未曾憶起恚想、害想者，我等應以受持爲尊者薄拘羅之希有、未曾有法。）

「友！我出家後，八十年間，未曾憶起欲尋。」

（尊者③薄拘羅……未曾有法。）

「友！我出家後，八十年間，未曾憶起恚尋、害尋。」

（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友！我出家後，八十年間，未曾憶受居士衣。」

（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友！……未憶持刀斷衣。」

（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友！……未憶以針縫衣。」

（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友！……未憶以染料染衣。」

（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友！……不憶縫迦繩那衣。」

（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友！不憶與同梵行者之從事作衣。……受招待……『未曾憶起如是心：嗚呼！誰招待我！』

（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友！……家中坐……家中食……取婦人之隨行相……乃至對婦人說四句偈法亦……至比丘尼之住房……對比丘尼說法……乃至……對正學女說法……對沙彌尼說法〔亦皆〕不憶。」

（尊者薄拘羅，八十年間，不憶爲比丘尼說法者，我等以此應受持爲尊者薄拘羅之希有未曾有法。）

「友！我出家後八十間，不憶令〔人〕出家^④……乃至……令受具足……不憶爲

〔人〕所依，不憶令沙彌侍奉……於浴房之浴……洗同梵行者之肢體^⑤……曾起暫時病……乃至服用一片阿梨勒之醫藥……依靠於依靠物……寢臥……〔亦〕不憶於

村邊之牀座以迎接雨期。」

（尊者薄拘羅，八十年間，不憶於村邊之牀座以迎接雨期……未曾有法。）

「友！七日間，我有惑而食得土地之團食，而第八日智生。」

（尊者薄拘羅有惑七日間，而食得土地之團食，第八日智生者我等以此應受持爲尊者薄拘羅之希有、未曾有法。）

「友！薄拘羅！我得於法、律出家，得具足戒。」

阿支羅迦葉，得於此法、律出家，得具足戒。而〔得〕具戒不久，尊者迦葉獨處不放逸，熱心勞力住，不久，諸善男子正爲其目的，由〔在〕家而出家。於現世自通達、證悟、具足、其無上梵行之究竟住。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辨，更不來此世。」尊者迦葉已經成爲阿羅漢。

其時，尊者薄拘羅，持門鑰由精舍如是言：「諸尊者！請出來，諸尊者！請出來，今日我將入涅槃。」

（尊者薄拘羅，持門鑰由精舍至精舍曰：「諸尊者！請出來，諸尊者！請出來。今日我將入涅槃。」我等亦以此受持爲尊者薄拘羅之希有未曾有法。）

其時，尊者薄拘羅，坐於比丘衆中而入涅槃。

（尊者薄拘羅，坐於比丘衆中而入涅槃，我等亦以此受持爲尊者薄拘羅之希有未曾有法。）——

第一二五 調御地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其時，恰新學沙門阿夷羅和提住林中小屋。其時王子奢耶闍那遊行、旅行至新學沙門阿夷羅和提處。至已，與新學沙門阿夷羅和提互相問訊，交換喜、樂之語已，坐於一邊。一邊坐已，王子奢耶闍那向新學沙門阿夷羅和提，如是言：「尊者^⑥阿奇耶沙那！我如是聞：『茲有比丘，不放逸而熱心精勤住者，應得心一境性。』」

「如是，王子！如是，王子！茲有比丘，不放逸而熱心精勤住者，應得心一境性。」
「善哉！尊者阿奇耶沙那！如所學、所聞，爲我說示。」

「王子！我不能爲仁〔者〕說示如所聞、所學之法。王子！我今雖爲仁者說示如所聞、所學之法，而仁者亦不解我所說之義。此我應〔徒〕疲勞。此我當爲煩惱。」

「尊者阿奇耶沙那！請爲我說示如所聞、所學之法，或許我能解尊者阿奇耶沙那所說之義。」

「然者，王子！我應向仁者說示如所聞、所學之義。若我所說之義，仁者能解者善；若我所說之義，仁者不能解者，請自隨住，其時請不更質問我。」

「尊者阿奇耶沙那！請爲我說示如所聞、所學之法，若我能解尊者阿奇耶沙那所說之義者善。若我不能解尊者阿奇耶沙那所說之義者，當自隨住。我其時不應更質問尊者阿奇耶沙那。」

其時，新學沙門阿夷羅和提爲王子奢耶闍那說示如所聞、所學之法。如是說已，王子奢耶闍那，對新學沙門阿夷羅和提如是言：「無處亦無容，尊者阿奇耶沙那，凡比丘不放逸，若熱心精勤住，應得心一境性者！」

其時，王子奢耶闍那，對新學沙門阿夷羅和提說：『無處亦無容』（終無是事）即起座而去。

其時，新學沙門阿夷羅和提，於王子奢耶闍那去後不久，詣世尊之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邊，一邊坐已，新學沙門與王子奢耶闍那互相所談論之一切，白世尊，其聞已，世尊告新學沙門：「阿奇耶沙那！其應如何得耶？彼應由出離而知、出離而見、出離而達到、出離而證得；其王子奢耶闍那是於欲中住，享受欲，耽於

130

欲尋，欲熱使之熱惱，熱中於欲之追求；〔能〕或知、或見、或證者，無如是事也。

阿奇耶沙那！譬喻有二：或應調御之象、應調御之馬、應調御之牛，善被調御，善被導御。〔又〕二者，有或應調御之象，或應調御之馬，或應調御之牛，不被調御，不被導御。阿奇耶沙那！汝其如何思惟耶？彼兩應被調御之象，應被調御之馬，應被調御之牛，善被調御，善被導御者，彼等應被調御至調御之所作，以達調御之地耶？

「如是，世尊。」

「次二者，或應被調御之象，或應被調御之馬，或應被調御之牛，不被調御，不被導御，彼等不被調御者，〔能〕如二者或應被調御之象，或應調御之馬，或應被調御之牛，善被調御，善被導御，而至調御之所作，達調御之地耶？」

「不然，世尊。」

「恰如是，阿奇耶沙那！凡依出離而知、依出離而見、依出離而達到、依出離而證〔得〕者，其王子奢耶闍那是欲中住、享受欲、沈於欲尋、欲熱使之熱惱，熱中於欲之追求，〔能〕或知、或見、或證者，無有如是事。」

「阿奇耶沙那！譬喻村或鎮之近處有大山，此山有兩友，從彼村鎮出，以手契示而近彼山，近已，一友立於山麓，一友登於山上。立彼山麓之友，如是言立於山上之友曰：『友！汝立於山上見何耶？』彼如是曰：『友！我立於山上，見美麗之林園、美麗之森林、美麗之土地、美麗之水池。』彼〔立於山麓之友〕如是言：『汝立於山上見美麗之林園、美麗之森林、美麗之水池者無處亦無容（無是事）。』立彼山上之友下山麓，拉彼友之腕，令登上山，暫時休息已，向彼友言：『友！汝於山上見何耶？』彼如是曰：『友！我立於山上，見美麗之林園、美麗之森林、美麗之土地、美麗之水池。』彼如是言：『友！我等！今正是汝之——友！汝之立於山上，見美麗之林園……美麗之水池者！——之所說無處無容，以如此瞭解。我等今正是，又汝之——友！我立於山上見美麗之林園……美麗之池水——之所說如是諒解。』彼如是言：『對此，友！我被大山所遮，應見而不見故也。』阿奇耶沙那！恰如是，比此更大之無明蘊，王子奢耶闍那被遮蔽、被覆蓋、被蓋障、被纏結。彼實應依出離而知、依出離而見、依出離而達、依出離而證者。彼王子奢耶闍那於欲中住，享受欲而沈於欲尋與欲熱之熱惱，熱中於欲之追求，〔能〕或知、或見、或證者，無有

如是事也。

若，阿奇耶沙那！汝之對王子奢耶闍那說此等二譬喻者，無疑地，王子奢耶闍那即信樂汝。且信樂已，成信樂汝之行相。」

「然而，世尊！我應想起如何王子奢耶闍那，對此等二譬喻必定未曾聞。例如〔對〕世尊〔亦然〕。」

132

阿奇耶沙那！猶如有刹帝利灌頂王。命令捕象師言：『捕象師！汝乘王之象入山林，見野象出，繫於王象之首。』『如是，王！』阿奇耶沙那！捕象師應諾刹帝利灌頂王已。乘王之象入象林，見野象即繫於王象之首而從王象帶出露地。如是，阿奇耶沙那！野象至露地。阿奇耶沙那！野象〔對〕其象林有種種貪求而彼捕象師白刹帝利灌頂王曰：『王！彼野象來露地矣。』彼刹帝利灌頂王命令調象師曰：『嗚呼！調象師！汝調御野象而除〔其〕野性、野之憶念、思惟、野之憂、疲、熱惱，樂於村鎮中，以令熟人之習慣。』『如是，王！』阿奇耶沙那！調象師應諾刹帝利灌頂王已，掘地立大柱以繫野象之首，以除〔彼〕野性、野之憶念、思惟、野憂、疲、熱惱，樂於村鎮中，令熟人之習慣。調象師對彼溫和，使之身樂、愛，以觸於心緒；

諸說爲美麗，甚多人愛，甚多人善，以如是之諸語相說。而阿奇耶沙那！野象由調象師如是溫和使之耳樂，愛、觸於心緒，諸說爲美麗，甚多人愛好，甚多人歡喜，以如是諸語相說之，爲使之垂耳傾聽，起解慧心。調象師對彼，更隨與種種草類、水。阿奇耶沙那！野象由調象師，爲受種種之草類及水，其時，調象師獨如是思惟：『今野象應活。』調象師對彼，更爲所作：『汝應取，汝應捨。』阿奇耶沙那！王象，關於調象之命令而行取、捨，從於教授故，調象師對彼，更爲所作：『汝應往之，汝應還來。』阿奇耶沙那！王象，關於調象師之命令而行往還。從於教授故，調象師對彼，更爲所作：『汝應起來，汝應坐下。』阿奇耶沙那！王象，對於調象師之命令而行起、坐，從於教授故，調象師對彼，更名爲不動之所作。以大楯縛象之鼻，而手持槍之士夫，坐於頭上，且周圍手持槍之衆人，爲環而立，調象師持長柄槍立於前，爲彼不動之所作，前足不許動，後足立不許動，前身不許動，後身亦不許動，頭不許動，身亦不許動，牙不許動，尾不許動，鼻亦不許動。彼王象，雖刀、劍、弓、矢之飛來，他人之襲來，大鼓、小鼓、螺貝等種種之聲，亦善堪忍，棄一切之曲過、缺點適於王而爲王之使用，至稱爲王之支分。

恰如是，阿奇耶沙那！於此如來出興於世，此應供、正等覺者……〔參照中部經典一、二四六——二四七頁〕……由在家，非家而出家。如是阿奇耶沙那！聖弟子至露地。而，阿奇耶沙那！有諸天、人，貪求彼五欲樂。如來更調御彼曰：『嗚呼！比丘！汝是持戒者。護特別解脫律儀，具正行與正處住，見微罪亦怖畏，於學處，受持而學。』阿奇耶沙那！聖弟子爲持戒者，護特別解脫律儀，具正行與正處住，見微罪亦怖畏，於學處，受持而學故，如來對彼，更調御曰：『嗚呼！比丘！汝護於諸根門。雖以眼見色，勿取相，勿取細相。凡不護此眼根而住者，當流注於貪、憂、惡、不善法故，爲此等之防護而行道，應入護眼根，爲眼根之防護。身聞聲已、鼻嗅香已、舌味味已、身觸觸已、意識法已、而勿取相，勿取細相。凡不防護此意根而住者，當流注於貪、憂、惡、不善法故，爲此之防護而行道，應入護意根，爲意根之防護。』阿奇耶沙那！聖弟子護諸根門故，如來對彼更調御曰：『嗚呼！比丘！汝於食應知量，應如理思惟而攝食，勿爲戲、憍、虛飾、莊嚴之事。而且唯爲此身體之存續、支持、止害，爲梵行之受持，「我如是故捨斷受，而令新受不生。而且於我，應無罪性，而有樂住」。』阿奇耶沙那！聖弟子於食知量故，如來對

彼，更調御曰：『嗚呼！比丘！汝專爲警寤而住。晝依經行與坐禪，由諸障法，令心清淨；依初夜分亦經行與坐禪，由諸障法，令心清淨；於中夜分、由右脇行獅臥，足疊於足，當起有念、有正知之作思想；後夜分起出，依經行與坐禪，由諸障法，令心清淨。』阿奇耶沙那！聖弟子專爲警寤而住，如來對彼，更調御曰：『嗚呼！比丘！汝應具念、正知；往、返亦具正知者；見前，見後亦具正知者；要屈要伸亦具正知者；持僧伽梨衣及鉢、衣亦具正知者，行大小便亦具正知者；或行、或立、或坐、或眠、或寤、或語、或黑、亦具正知者。』阿奇耶沙那！聖弟子具念、正知故，如來對彼，更調御曰：『嗚呼！比丘！汝獨離坐處，應樂林中、樹下、山上、洞窟、山穴、墓間、森地、露地、藁堆。』彼獨離坐處，〔即〕樂林中、樹下、山上、洞窟、山穴、墓間、森地、露地、藁堆。彼食後，由行乞歸，結跏而坐，端正身體，現前安立念。彼對世間斷貪愛，離貪心而住。由貪愛令心清淨，斷瞋恚、無瞋恚而住，饒益憐愍一切生類而由瞋恚令心清淨，斷惛沈睡眠，遠離惛沈睡眠而住。有光明想，有念、正知由惛沈、睡眠令心清淨；斷掉舉、惡作、無掉舉而住。內靜息有心，由掉舉令心清淨；斷疑、超越疑而住，無猶豫、對諸善法由疑令心清淨。彼斷

此等之五蓋以慧令心之隨煩惱成爲無力，對於身觀身而住。熱心而有正知、〔正〕念，對世間應調伏貪、憂。對於受……乃至……對於心^⑦……乃至……對於法觀法而住，熱心而有正知、〔正〕念，對世間應調伏貪、憂。

阿奇耶沙那！猶如調象師，掘地立大柱，繫野象之首以除其野性、野之憶念、思惟、野之憂、疲、熱惱、樂於村鎮中，令熟人之習慣，恰如是，阿奇耶沙那！此等之四念處繫聖弟子之心，除在欲〔生活〕之習，除在俗〔生活〕之思惟，除在俗〔生活〕之憂、疲、熱惱、逮得正理以證涅槃。

如來對彼，更調御曰：『嗚呼！比丘！汝對身隨觀身而住，勿尋求俱身之尋。對於受隨觀受而住，勿尋求俱受之尋。對於心隨觀心而住，勿尋求俱心之尋。對於法勿尋求俱法之尋。』彼爲止息尋與伺內心成爲安靜，有心一趣性，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第二禪而住。彼如是心，等持之時……〔參照第五十一 乾陀羅伽經〕……知不更來此世。

彼比丘忍耐強，忍受寒暑、饑渴、蚊虻、風熱、蛇觸、惡聲罵詈之語言、激越、粗惡、辛烈、不快、不適悅而至幾乎奪命之身苦受，棄一切貪、瞋、癡，以去缺點、

應供養、供奉、布施、合掌者，成爲世間無上之福田。

阿奇耶沙那！若老野象之不受調御、不受調練而死者，稱爲：『老野象以死不受調御之死。』阿奇耶沙那！若中年野象之「……」，阿奇耶沙那！若青年野象之不受調御，不受調練而死者，稱爲：『青年野象以死不調御之死。』恰如是，阿奇耶沙那！若長老比丘不漏盡而死者，稱爲：『長老比丘以死不調御之死。』阿奇耶沙那！若中年比丘之「……」，阿奇耶沙那！若新學比丘之不漏盡而死者，稱爲『新學比丘以死不調御之死。』阿奇耶沙那！若老野象之善受調御、善受調練而死者，稱爲『老野象以死調御之死。』阿奇耶沙那！若中年野象之「……」，阿奇耶沙那！若青年野象之善受調御、善受調練而死者，稱爲『青年野象以死調御之死。』恰如是，阿奇耶沙那！若長老比丘之漏盡而死者，稱爲『長老比丘以死於調御之死。』阿奇耶沙那！若中年比丘之「……」，阿奇耶沙那！若新學比丘之漏盡而死者，稱爲『新學比丘以死於調御之死。』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新學沙門阿夷羅和提，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二六 浮彌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浮彌清晨著衣持鉢衣至彼王子奢耶闍那之住居。至已，坐於所設之座。其時，王子奢耶闍那詣彼尊者浮彌處，詣已，問訊尊者浮彌，互相交換可喜、可樂之語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王子奢耶闍那如是言尊者浮彌曰：「尊者浮彌！」部份之沙門、婆羅門有如是說、如是見者：『雖有願望而行梵行不能逮得其果；無願望而行梵行亦不能逮得其果；有願望或無願望而行梵行不能逮得其果；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而行梵行亦不逮得其果。』對此，尊者浮彌之〔大〕師，爲如何之說者？爲如何之論者耶？」

〔尊者浮彌曰：〕「王子！我未曾從親聞、親受得於世尊。而世尊對如是之記說其有此：『若有願望以行不正之梵行不逮得其果。無願望，以行不正之梵行亦不能逮得其果。有願望或無願望，以行不正之梵行皆不能逮得其果。若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以行不正之梵行，亦不能逮得其果。若有願望，以行正梵行者即能逮得其果。』

若無願望，但以行正梵行者亦能逮得其果。若有願望或無願望，以行正梵行者亦能逮得其果。若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以行正梵行〔者皆〕能逮得其果。」

〔王子曰：〕「若尊者浮彌之〔大〕師，如是說者，如是論者，可能正是尊者浮彌之〔大〕師，應當立於一切沙門、婆羅門之上。」其時，王子奢耶闍那，以自己之上等食供奉尊者浮彌。

時，尊者浮彌食後，由行乞歸來，詣彼世尊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尊者浮彌，如是白世尊曰：「於此，世尊！我於清晨著衣，持鉢衣，至彼王子奢耶闍那之住居，至已，坐於所設之座。世尊！其時王子奢耶闍那，來至我處，來已，與我互相問訊交換可喜、可樂之語已，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王子奢耶闍那如是言我曰：『尊者浮彌！有一部份之……尊者浮彌之〔大〕師，爲如何說者，爲如何之論者耶？』世尊！如是說已，我向王子奢耶闍那如是言：『王子！我雖無親從世尊聞……立於一切沙門、婆羅門之上。』如何，世尊！被如是問，〔我〕如是記說，正確說世尊之所說者乎？又，我非以不實誹謗世尊乎？記說法之隨法者乎？爲同教者、諸教說之隨說者，非有何所呵責者乎？」

〔世尊曰：〕「汝正確，浮彌！被如是問而如是記答真正是說世尊之所說者也。而且無有以不實誹謗我，又爲記說法之隨法。爲同教者、諸教說之隨說者亦無有何所呵責之處。」

總之，浮彌！不論如何之沙門或婆羅門，若邪見、邪思惟、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者，雖以願望行梵行亦不能逮得其果。雖無願望以行梵行亦不能逮得其果。或有願望、或無願望……若或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亦不能逮得其果。其因何理由耶？然，浮彌！此乃非逮得其果之來源也。

浮彌！不論如何之沙門或婆羅門，若邪見、邪思惟、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者，雖以願望行梵行，亦不能逮得其果。雖無願望以行梵行，亦不能逮得其果。或有願望或無願望……若或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亦〔皆〕不能逮得其果。其因何理由耶？然，浮彌！此乃非逮得其果之來源也。

浮彌！譬喻有求油、欲油之人，爲求油而以砂置桶〔中〕只管^⑧以撒水而壓搾之。若有願望，以砂置桶〔中〕，只管撒水後而〔用力〕壓搾亦不能得油。若無願望，以砂置桶〔中〕，只管撒水後，雖〔用力〕壓搾亦不能得油。若或有願望或無願望，

以砂置桶〔中〕，只管撒水後〔用力〕壓搾亦不能得油。若或非有願望或非願望，以砂置桶〔中〕，只管撒水後〔用力〕壓搾，亦〔皆〕不能得油。其因何理由耶？然，浮彌！其非得油之來源也。恰如是，浮彌！不論如何之沙門、婆羅門，若邪見、邪思惟……邪定者，彼等雖有願望行梵行亦不能得其果。若無願望……若或有願望或無願望……若或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雖行梵行，亦〔皆〕不得其果。其因何理由耶？然，浮彌！其非逮得果之來源也。

浮彌！譬喻有求乳、欲乳之人，爲求乳若搾牝牛之角。若有願望，雖搾牝牛之角亦不能得乳。若無願望……若或有願望或無願望……若或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雖搾牝牛之角亦〔皆〕不能得乳。其因何理由耶？然，浮彌！其非得乳之來源也。恰如是，浮彌！不論如何之沙門、或婆羅門，若邪見……乃至……邪定者，彼等若有願望，雖行梵行亦不能逮得其果。若無願望……若或有願望或無願望……若或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雖行梵行亦不能得其果。其因何理由耶？然，浮彌！其非逮得果之來源也。

浮彌！譬喻有求酥、欲酥之人，爲求酥而倒水於甕中，用攪拌之具攪拌之。若

有願望，以水倒於甕中，雖用攪拌之具攪拌亦不能得酥。若無願望……若或有願望或無願望……若或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以水倒於甕中，雖用攪拌之具攪拌亦〔皆〕不能得酥。其因何理由？然，浮彌！其非得酥之來源也。恰如是，浮彌！不論沙門、或婆羅門，若邪見……乃至……邪定者，彼等若有願望，雖行梵行亦不能逮得其果。若無願望……若或有願望或無願望……若或非有願望或非願望，雖行梵行亦〔皆〕不能逮得其果。其因何理由耶？然，浮彌！其非得果之來源也。

「浮彌！譬喻有求火欲火之人，爲求火而取濕薪、濕鑽木磨擦之。若有願望，以取濕薪濕鑽木，雖〔用力〕磨擦亦不能得火。若無願望……若或有願望或無願望……若或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取濕薪、濕鑽木，〔用力〕磨擦亦不能得火。其因何之理由耶？然，浮彌！其非得火之來源也。恰如是，浮彌！不論如何之沙門、或婆羅門，若邪見……乃至……邪定者，彼等若有願望，雖行梵行亦不能逮得其果。若無願望……若有願望或無願望……若或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雖行梵行，亦不能逮得其果。其因何理由耶？然，浮彌！其非逮得果之來源也。

浮彌！不論如何之沙門、或婆羅門，若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

精進、正念、正定者，彼等若有願望以行梵行可逮得其果。若無願望，以行梵行亦可逮得其果。若或有願望或無願望，以行梵行亦可逮得其果。若或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以行梵行亦可逮得其果。其因何理由耶？然，浮彌！其爲逮得果之來源也。

浮彌！譬喻有求油、欲油之人，爲求油而以胡麻置於桶中，只管撒水後而壓搾之。若有願望，以胡麻置於桶中，只管撒水後〔用力〕壓搾之即可得油。若無願望……若或有願望或無願望……若或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可得油也。其因何理由耶？然，浮彌！其得油之來源也。恰如是，浮彌！不論如何之沙門、或婆羅門，若正見……乃至……正定者，彼等若有願望，而行梵行可得其果。若無願望……若或有願望或無願望……若或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以行梵行亦可逮得之果。其因何之理由耶？然，浮彌！其逮得果之來源也。

浮彌！譬喻有求乳、欲乳之人，爲求乳若搾牝牛之乳房。若有願望，若搾牝牛之乳房即可得乳。若無願望……若或有願望或無願望……若或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可得乳也。其因何理由耶？然，浮彌！其爲得乳之來源也。恰如是，浮彌！不論如何之沙門、或婆羅門，若正見……乃至……正定者，彼等若有願望，以行梵行

可逮得其果。若無願望……若或有願望或無願望……若或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以行梵行亦可逮得其果。其因何之理由耶？然，浮彌！其爲逮得其果之來源也。

浮彌！譬喻有求酥、欲酥之人，爲求酥以酪倒於甕中，用攪拌具攪拌之。若有願望，以酪倒於甕中，以攪拌具攪拌之即可得酥。若無願望……若或有願望或無願望……若或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以酪倒於甕中，以攪拌具攪拌之即可得酥。其因何理由耶？然，浮彌！其爲得酥之來源也。恰如是，浮彌！不論如何之沙門、或婆羅門，若正見……正定者，彼等若有願望，以行梵行可逮得其果。若無願望……若有願望或無願望……若或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以行梵行可逮得其果。其因何之理由耶？然，浮彌！其爲逮得果之來源也。

浮彌！譬喻有求火、欲火之人，爲求火取乾燥之薪、乾燥之鑽木磨擦之。若有願望，取乾燥之薪、乾燥之鑽木磨擦者即可得火。若無願望……若或有願望或無願望……若或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取乾燥之薪、乾燥之鑽木磨擦之即可得火。其因何之理由耶？然，浮彌！其爲得火之來源也。恰如是，浮彌！不論如何之沙門、或婆羅門，若正見……正定者，彼等若有願望，以行梵行，即可逮得其果。若無願望，

以行梵行亦可得其果。若或有願望或無願望，以行梵行亦可得其果。若或非有願望或非無願望，以行梵行者亦可逮得其果。其因何之理由耶？然，浮彌！其爲逮得果之來源也。

浮彌！汝若對王子奢耶闍那說此等四喻者，彼王子奢耶闍那必定信樂汝。信樂已，對汝有信樂之行相。」

「然而，世尊！我應想起如何王子奢耶闍那對此等四譬喻必定未曾聞。例如〔對〕世尊〔亦然〕。」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尊者浮彌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二二七 阿那律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時，工匠般奢康迦告一人曰：「仁者！仁者詣阿那律之處，詣已，以我語，頭面禮拜尊者阿那律之足，應如是言：『尊者！工匠般奢康迦頭面禮拜尊者阿那律之足，尊者！尊者阿那律明日受工匠般奢康迦之供食，其總額能容受四人。尊者！而且其時，尊者阿那律請少微早來工匠般奢康迦爲王事多忙——』」被人答應工匠般奢康迦：「如是，尊者！」而詣彼尊者阿那律之處，詣已，敬禮尊者阿那律而坐於一面。於一面坐之被人，如是白尊者阿那律曰：「工匠般奢康迦頭面禮拜尊者阿那律之足，而如是言：『尊者！尊者阿那律請少爲早來，因工匠般奢康迦之供食，總額能容受四人，尊者！其時，尊者阿那律請少爲早來，因工匠般奢康迦爲王之事多忙多事也。』」尊者阿那律默然而容受。

如是尊者阿那律其夜過後，清晨著衣，執持鉢衣，往彼工匠般奢康迦之住居，至已，坐於所設之席。其時，工匠般奢康迦親手供奉尊者阿那律，美味硬、軟之食

使至飽足。而且工匠般奢康迦〔看〕尊者阿那律食已手離鉢，〔即〕取一低席，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工匠般奢康迦如是白尊者阿那律曰：

「於此，尊者！諸長老比丘來作如是言：『長者！應修無量心解脫。』一部份之長老如是言：『長者！應修大心解脫。』尊者！此無量心解脫與此大心解脫，此等之法是義異文亦異耶？或義一而文異耶？」

「有關此，長者！於此〔汝自〕說，汝確實有者。」

「尊者！我如是思惟：『此無量解脫心與此大心解脫，此等之法，是義一而文異。』」

「長者！此無量心解脫與此大心解脫，此等之法，義異文亦異。長者！如何此等之法，義異文亦異耶？應知此是依於異門。」

然者，長者！如何是無量心解脫？於此，長者！有比丘以慈俱之心徧滿一方而住。同第二方，同第三方，同第四方，如是〔又〕於上、下、四維、一切處、一切方與慈俱一切世界、廣、大、無量，以無怨、無瞋之心徧滿而住。與悲俱之心、與喜俱之心、與捨俱之心、亦徧滿一方而……住。長者！以此稱爲無量心解脫。

長者！如何爲大心解脫？長者？於此，有比丘以限一樹下：『大也』，偏滿勝解而住。長者！此稱爲大心解脫。長者！於此，有比丘限於二或三之樹下：『大也』，偏滿勝解而住。長者！此亦稱爲大心解脫。長者！於此，限於一村：『大也』，偏滿勝解而住。長者！此亦稱爲大心解脫。長者！於此，有比丘，限於二或三村：『大也』，偏滿勝解而住。長者！此亦稱爲大心解脫。長者！於此，有比丘限於一大王國：『大也』，偏滿勝解而住。長者！此亦稱爲大心解脫。長者！於此，有比丘限於二或三之大王國：『大也』，偏滿勝解而住。長者！此亦稱爲大心解脫。長者！於此，有比丘限於繞海之地：『大也』，偏滿勝解而住，長者，此亦稱爲大心解脫。長者！從此異門，如何此等法之義異、文亦異耶？應當知之。

長者！有此等之四有生，如何爲四？長者！於此，或者以『有小光』，偏滿勝解而住，彼身壞命終之後，生爲諸小光天之徒衆。長者！於此，或者以『有無量光』，偏滿勝解而住，彼身壞命終之後，生爲諸無量光天之徒衆。長者！於此，或者以『有雜染光』，偏滿勝解而住，彼身壞命終之後，生爲諸雜染光天之徒衆。長者！於此，或者以『有偏淨光』，偏滿勝解而住，彼身壞命終之後，生爲諸偏淨光天之徒衆。

長者！有此等之四有生。

長者！彼等之諸天有時集會於一堂，〔而且〕彼等集會於一堂者，雖被施爲顏色之不同而非光明之相違也。長者！譬喻有入一多燈之屋，入此等之屋者，其光焰之相違，雖爲所施設而非其光明之相違也。恰如是，長者！彼等之諸天有時集會於一堂，〔而且〕彼等集會於一堂者，雖被施爲顏色之不同而非光明之相違也。長者！彼等之諸天，有時由其處之散會，彼等由其處之散會者，雖被施爲顏色之不同而非光明之相違也。長者！譬喻有人從彼屋持出此等甚多油燈。此等從其處持出者，雖被施爲光焰之不同而非其光明之相違也。恰如是，長者！彼等之諸天有時由其處之散會，彼等由其處之散會者雖被施爲顏色之不同而非其光焰之相違也。長者！彼等諸天無有思念：『我等於此爲常住、』或『爲堅固、』或『爲常恒。』然而彼等諸天遂其各住之處而各怡樂其處。長者！譬喻於籠中被棒擔搬運之蠅無如是之念：『我等於此爲常住、』或『爲堅固、』或『爲常恒。』然而彼等之諸蠅，遂其各住之處而各怡樂其處。恰如是，長者！彼等諸天無如是之思念：『我等於此爲常住、』或『爲堅固、』或『爲常恒。』然而彼等之諸天遂其各住之處，各怡樂其處。』

如是說已，尊者真迦稱延如是告尊者阿那律曰：「善哉！尊者！阿那律！而我對此更有所問。尊者！彼諸天之光明無不是少光耶？或一部份之諸天有無量光耶？」

「友，迦旃延！關於此等，一部份之諸天有少光，而〔另〕一部份之諸天有無量光也。」

「尊者阿那律！有如何之因、如何之緣，彼等之諸天同生於一天部，茲一部之諸天有少光而〔另〕一部之諸天有無量光耶？」

「友，迦旃延！關於此等之尋問，如汝之宜，應解說之。友、迦旃延！對此汝如何思惟？彼以限一樹下：『大也，』徧滿勝解而住之比丘與限於彼二或三之樹下：『大也，』徧滿勝解而住之比丘，此等兩者之修習中，何者心之修習較大耶？」

「尊者！此兩者心修習之中，限於彼二或三之樹下：『大也，』徧滿勝解而住之比丘較大也。」

「友，迦旃延！汝如何思惟？限於彼二或三之樹下：『大也，』徧滿勝解而住之比丘與限於彼一村之地：『大也，』徧滿勝解而住之比丘，此等兩者心修習之中，何者心之修習較大耶？」

「尊者！此等兩者心修習之中限於彼一村之地：『大也，』徧滿勝解而住之比丘，較大也。」

150
「友，迦旃延！汝對此如何思惟？彼限於一村之地：『大也，』徧滿勝解而住之比丘，與限於彼二或三村之地：『大也，』徧滿勝解而住之比丘，此等兩者心修習之中，何者心修習較大耶？」

「尊者！此等兩者心修習之中限於彼二或三村之地：『大也，』徧滿勝解而住之比丘較大也。」

「友，迦旃延！汝對此如何思惟？彼限於二或三村之地：『大也，』徧滿勝解而住之比丘，與限於彼一大王國：『大也，』徧滿勝解而住之比丘，此等兩者心修習之中，何者心之修習較大耶？」

「尊者！此等兩者心修習之中限於彼一大王國：『大也，』徧滿勝解而住之比丘較大也。」

「友，迦旃延！汝對此如何思惟？限於彼一大王國：『大也，』徧滿勝解而住之比丘，與限於二或三之大王國，『大也，』徧滿勝解而住之比丘，此等兩者心修習之

中，何者心修習較大耶？」

「尊者！此等兩者心修習之中，限於彼二或三之大王國：『大也，』偏滿勝解而住之比丘較大也。」

「友，迦旃延！汝對此如何思惟？限於彼二或三之大王國：『大也，』偏滿勝解而住之比丘，與限於彼繞海之地：『大也，』偏滿勝解而住之比丘，此等兩者心修習之中，何者心修習較大耶？」

「尊者！此兩者心修習之中，限於彼繞海之地：『大也，』偏滿勝解而住之比丘較大也。」

「友，迦旃延！有此因、此緣，彼諸天雖同生於一天部，於一部之諸天有少光。而〔另〕一部份之諸天有無量光也。」

「善哉！尊者阿那律！而於此我更有所問。尊者！彼等之諸天，其光明皆是雜染光耶？或是一部之諸天有清淨光耶？」

「友，迦旃延！關於此，一部之諸天是有雜染光而〔另〕一部之諸天是有清淨光。『尊者阿那律！有何因、何緣，彼等諸天同生一天，一部之諸天有雜染光而又另

一部份之諸天有清淨光耶？」

「友，迦旃延！關於此，我應與汝譬喻，或智者依譬喻知解所說之義。友，迦旃延！猶如燃著之油燈其油不淨而燈焰亦不淨。其油未爲清淨而燈焰亦不爲清淨故，結果其燃焰薄暗。友，迦旃延！恰如是，於此，或比丘偏滿勝解雜染光而住。彼身粗重，不善止息，惛沈、睡眠不善斷除，掉舉、惡作不善調御。彼身粗重，不善止息，惛沈、睡眠不善斷除，掉舉、惡作不善調御故，結果其光薄暗。彼身壞命終後，生爲雜染光天之徒衆。友，迦旃延！猶如燃著之油燈其油清淨燈焰亦清淨。其油清淨而其燈焰亦清淨故，結果燃焰無薄暗。友，迦旃延！恰如是，於此，或比丘偏滿勝解清淨光而住，彼身粗重而善止息，惛沈、睡眠亦善令斷除，掉舉、惡作亦善令調御。彼身粗重善止息，惛沈、睡眠亦善令斷除，掉舉、惡作亦善令調御故，結果其光無薄暗。彼身壞命終後，生爲清淨光天之徒衆。」

「友，迦旃延！有此因、此緣，彼等諸天雖生一天部，茲有一部之諸天爲雜染光，而又有二部之諸天爲清淨光也。」

如是說已，尊者真迦旃延如是言尊者阿那律曰：「善哉！尊者阿那律！（我等未

曾）『如是我聞。』尊者！阿那律如是之言，或『應如是。』而且，尊者阿那律如是說：『有如是彼等諸天。』『有其諸天。』尊者！我如是思惟：『實是尊者阿那律曾與彼諸天共住也、曾言話、曾談論也。』

「友，迦旃延！實汝敢〔受〕此訊語而我爲汝解答。友，迦旃延！我長時曾彼諸共住、曾言話、曾談論也。」

如是說已，尊者真迦旃延對工匠般奢康迦如是言：「長者！〔此〕爲汝等之利得，〔此〕爲汝之善利，如是汝斷彼疑惑之法，且我等得〔善〕聽聞此法門。」

第一二八 隨煩惱經

如是我聞。——

153

一時，世尊住憍賞彌瞿師羅園。其時，恰於憍賞彌之諸比丘生起鬥諍，唱說異論，相起紛諍，互相以激越之語攻擊而住。時，有一比丘，詣世尊處，詣已，敬禮世尊，立於一面。立於一面之彼比丘如是白世尊言：「於此，世尊！憍賞彌之諸比丘生起鬥諍，唱說異論，相起紛諍，互相以激越之語攻擊而住。善哉世尊！願世尊到彼等諸比丘處，請垂慈愍。」世尊默然准許。

其時，世尊到其近彼等諸比丘之處，到已，如是言彼諸比丘曰：「唉！諸比丘！勿鬥諍，勿異論，勿鬥諍，勿紛論」如是言已，有一比丘如是白世尊言：「世尊！法主^⑨之世尊，請待，世尊！世尊不被燒亂，唯請住現法樂住。我等應當鎮靜此鬥諍、異論、論難、紛議。」

一度，世尊如是言彼等之比丘曰：「唉！諸比丘！勿鬥諍、勿異論、勿諍論勿紛論。」二度，彼比丘如是白世尊言：「世尊！世尊是法主，請待。世尊！世尊不被燒

亂，唯請住現法樂住。我等應當鎮靜此門諍、異論、論難、紛議。」

三度，世尊如是言彼等諸比丘曰：「唉！諸比丘！勿門諍、勿異論，勿紛論。」三度，彼比丘如是白世尊言：「世尊！世尊是法主，請待。世尊！世尊不被燒亂，唯請住現法樂住，我等應當鎮靜此門諍、異論、論難、紛論。」

其時，世尊於清晨，著衣持衣、鉢，爲乞食而入憍賞彌。於憍賞彌行乞，遊行已，食後，由行乞歸來，收座具，執起衣、鉢而頌此等之偈：

多聲凡庸人^⑩ 若爲愚癡者

何人不思惟 破壞僧伽時

不思他更上^⑪ 失念諸賢者

言種種之語 正行之說者

唯欲口大語 不知依誰導

罵我或打我 勝我或奪我

如是怨念者 彼無鎮敵意

彼罵我打我

無是怨念者

彼應止敵意

然而由敵意

種種之敵意

此無鎮常恒

由無敵意止

此爲永劫法

而且其他人

無能知是者

吾等茲終滅

而且諸人人

若如是知者

由此止鬥諍

斷骨奪生命

持去牛馬財

盜國一切者

彼等尙有和

云何於汝等

而爲無有此

賢友同行者

若得慧善住

打勝諸危險

與彼俱歡喜

有念而值行

賢友同行者

若得慧善住

猶如王打勝

而以拾國土

獨行那伽象^⑫

猶如於林中

獨一行爲勝

不交愚者友

以行獨一行

莫令作諸惡

無亂那伽象

猶如於林中

其時，世尊頌此等之偈已而往近婆羅樓羅村。恰於此時，尊者婆咎住於婆羅樓羅村。尊者波咎見世尊從遠而來，彼即準備設座及洗足水。世尊坐於所設之座，坐已而洗足。尊者婆咎敬禮世尊，坐於一面。世尊如是言坐於一面之尊者婆咎曰：「比丘！如何安快？如何善得忍耐耶？如何爲行乞而不疲勞耶？」〔婆咎言〕：「世尊！安快善忍耐，且爲乞食而無疲勞。」時，世尊說法教誡尊者婆咎，令感興、激勵、歡喜已，〔世尊〕即從座起，往近至般那蔓闍寺林。而其時，恰尊者阿那律、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住於般那蔓闍寺林。林之守護者見世尊從遠而來，見已，如是白世尊曰：「沙門！勿入此林中。於此處住有自愛形^⑬三人之善男子，莫作彼等之不快。」尊者阿那律聞林之守護者與世尊共話，聞已，如是告林之守護者曰：「友，林之守護者！勿妨世尊，乃我等〔大〕師世尊之到來也！」其時，阿那律往尊者難提及尊者金毘羅。

之處。至已，如是告尊者難提及金毘羅曰：「來，尊者等！來，尊者等！我等〔大〕師世尊到來也。」時，尊者阿那律、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詣世尊處，一人持世尊之衣、鉢，一人整理設座，一人準備洗足水。世尊坐於所設座，坐已而洗足。彼等尊者敬禮世尊亦坐於一面，世尊對坐於一面之阿那律如是言曰：「阿那律！汝等如何安快耶？如何供養充分耶？如何爲乞食而不疲勞耶？」

〔阿那律等言：〕「世尊！安快，供養充分，我等爲乞食不疲勞也。」

〔世尊曰：〕「然者，阿那律！汝等如何和合、相喜悅而無諍論，〔如〕水與乳之性，互相以愛眼相見而住耶？」

〔阿那律等言：〕「世尊！我等實和合、相喜悅而無諍論，〔如〕水與乳之性，互相以愛眼相見而住。」

〔世尊曰：〕「然者，阿那律！汝等如何和合、相喜悅而無諍論，〔如〕水與乳之性，互相以愛眼相見而住耶？」

〔阿那律言：〕「於此，世尊！我有如是思念：『我與如是類之諸同梵行者共住者乃我之利得，我之善利也。』世尊！此等諸尊者於明於暗，如是對我現起慈身業、

於暗於明現起慈語業、慈意業也。世尊！而且我如是思念：『我今如何放棄己心以隨此諸尊者之心而動作。』世尊！如是我放棄己心，隨此等諸尊者之心而動作。世尊！我等之身體實是相異也。然，心正是〔同〕一也。』

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亦如是白世尊言：「世尊！我等亦如是思念……心正是〔同〕一也。」

世尊！我等如是和合、相喜悅而無諍論，如水與乳之性，互相以愛眼相見而住也。」

〔世尊曰：〕善哉！善哉！阿那律！果然者，阿那律！如何汝等不放逸、熱心、勞力而住耶？」

〔阿那律言：〕「然！世尊！我等不放逸、熱心、勞力而住。」

〔世尊曰：〕「然者，阿那律！如何汝等不放逸、熱心、勞力而住耶？」

〔阿那律言：〕「世尊！於此，我等之中，最先由村行乞歸還者，彼設諸座、準備飲用水、洗澡水、并準備屑物器。又後由村行乞歸還者，若有殘食，若欲者即食，若不欲者，或棄於無草之處，或落於無生物之水中。彼斂諸座、處理飲用水、洗澡

水屑物之器洗淨已而收之，即清掃食堂，若見飲用水、洗澡水之甕空無者，即準備之。若彼力所不及者以手招呼第二者，以手示：『我等準備。』然者，世尊！我等因此無須發言。而且，世尊！我等每五日共坐終夜說法。世尊！我等如是不放逸、熱心、勞力而住也。』

〔世尊曰：〕「善哉！善哉！阿那律！然者！阿那律！汝等如是不放逸？熱心勞力而住，有諸上人法，勝十二分、使得達聖智見、有樂住耶？」

〔阿那律言：〕「世尊！於此，我等不放逸、熱心、勞力而住，善認光明以見諸色，然而我等於彼光明不久而消失，且見諸色而我等未徹見其相！」

〔世尊曰：〕「然而，阿耶律！汝等應不能不徹見其相。阿那律！我亦同於正覺以前，在未正等覺之菩薩時，當認光明又見諸色。雖然彼光明於我不久消失又見諸色。阿那律！其我起如是思念：『有何因、何緣？我光明消失又見諸色耶？』」阿那律！然而我起如是思念：『於我起疑惑，而爲疑惑故，我消滅三昧。三昧之消滅時，即光明消失又見諸色也。然而我應如作疑惑之不復起。』阿那律！如是我不放逸、熱心、勞力而住，恰認光明又見諸色。然而我之光明不久復滅且見諸色。阿那律！」

故我起斯思念：『我何因、何緣？我光明消失又見諸色耶？』而爲不作意故，我三昧不滅。三昧滅時，光明消失，又諸見色。故我應再疑惑及不作意，於我當不起如是作。』如是阿那律！我……乃至……而阿那律！我起斯思念：『於我起惛沈、睡眠，而爲惛沈、睡眠故，我三昧滅。三昧滅時，即光明消失，又見諸色。故我應再疑惑、不作意、及惛沈、睡眠之於我不起如是作。』如是阿那律！我……乃至……而阿那律！我起如是思念：『我起恐怖，爲恐怖故，我三昧滅。三昧滅時，即光明消失，又見諸色。（阿那律！譬喻有人行長路，彼之兩側出現殺人者，爲此^⑯，彼起恐怖。阿那律！恰如是我起恐怖。而爲恐怖故，我三昧滅。三昧滅時，即光明消失，又見諸色。）故我應再疑惑、不作意、惛沈、睡眠及恐怖之於我不起如是作。』如是阿那律！我……乃至……而阿那律！我起斯思念：『我起歡喜，而爲歡喜故，我三昧滅。三昧滅時，即光明消失，又見諸色。（阿那律！譬喻有人求一寶藏，頓時獲得五寶藏，爲此，彼起歡喜。恰如是，阿那律！我起歡喜，而爲歡喜故，我三昧滅。三昧滅時，即光明消失，又見諸色。）故於我應再疑惑、不作意、惛沈、睡眠、恐怖及歡喜之於我不起如是作。』如是阿那律！……乃至……而阿那律！我起斯思念：

『我起粗重，而爲粗重故，我三昧滅，三昧滅時，即光明消失，又見諸色。故我應再疑惑、不作意、惛沈、睡眠、恐怖、歡喜及粗重之於我，不起如是作。』如是阿那律！我……乃至……而阿那律！我起斯思念：『我起過度之勤精進。而爲過度之勤精進故，我三昧滅，三昧之滅時，即光明消失，又見諸色。』（阿那律！譬喻有人，以兩手緊捉捕鶴，其死於手中。恰如是，阿那律！起過度之勤精進故。而爲過度之勤精進故……乃至……又見諸色。）故我應再疑惑、不作意、惛沈、睡眠、恐怖、歡喜、粗重、及過度之勤精進之於我，不起如是作。』如是阿那律，我……乃至……而阿那律！我起斯思念：『我起甚懈怠。而爲甚懈怠故……乃至……又見諸色。』（阿那律！譬喻有人，緩捉捕鶴，從其手飛去。恰如是阿那律！我起甚懈怠……乃至……又見諸色。）故我應再疑惑、不作意……及甚懈怠之於我，不起如是作。』

如是阿那律！我……乃至……而阿那律！我起斯思念：『我起欲望，而爲欲望故……又見諸色。故我應再疑惑……及欲望之於我，不起如是作。』如是阿那律！我……乃至……而阿那律！我起斯思念：『我起種種之想……乃至……又見諸色。故我應再疑惑……及種種想之於我，不起如是作。』

然，阿那律！我不放逸、熱心、勞力而住，以善認光明，又見諸色。然而我其光明不久消失又見諸色。故阿那律！我起斯思念：『有何因、何緣，我光明消失又見諸色耶？』而阿那律！我起斯思念：『我起諸色之極觀察性。……乃至……又見諸色也。故我應再疑惑……種種之想及諸色之極觀察性於我，不起如是作。』如是阿那律！我之『疑惑是心之隨煩惱也』知如是而捨斷心之隨煩惱、不作意。『不作意是心之隨煩惱。』知如是而捨斷心之隨煩惱、不作意。『惛沈、睡眠……恐怖……歡喜……粗重……過度之勤精進……甚懈怠……欲望……種種之想……諸色之極觀察性是心之隨煩惱也。』知如是而斷捨心隨煩惱、諸色之極觀察性。

然，阿那律！我不放逸，熱心、勞力而住，雖見光明而不見諸色；雖見諸色而不見光明——〔如是〕此終夜、又終日、又終日終夜也。』故阿那律！我起斯思念：『有何因、何緣，此我雖見光明而不見諸色，雖見諸色而不見光明耶？』——〔如是〕終夜、又終日又終日終夜。而阿那律！我起斯思念：『若不作意我色相而作意光明時，即其時，雖正見光明而不見諸色。然而若我，不作意光明相而作意諸色時，其時，雖正見諸色而不見光明——如是此終夜、又終日、又終夜終日也。』

然，阿那律！我不放逸，熱心、努力而住，正見少光明，又少見色，且認識無量光明，又認識無量色。——〔如是〕此終夜、又終日，又終夜終日也。然，阿那律！我起斯思念：『有何因、何緣？我認識少光明，又見少色，且見無量光明，又見無量色——〔如是〕此終夜、又終日、又終夜終日耶？』然，阿那律！我起斯思念：『若有少三昧時，其時，於我有少眼。故其我以少眼見少光明且見少色。而且，若我有不少三昧時，其時，於我有無量眼。故其我以無量眼見無量光明，而且見無量色——〔如是〕終夜、又終日又終夜終日。』然，阿那律！我爲『疑惑是心之隨煩惱也。』

爲知如是，令捨斷心之隨煩惱之疑惑。『不作意是心之隨煩惱也。』知如是而今捨斷心之隨煩惱之不作意。『惛沈、睡眠……欲望……種種之想……諸色之極觀察性是心之隨煩惱。』知如是而令捨斷心之隨煩惱之諸色極觀察性。然，阿那律！此我起斯思念：『其我心之隨煩惱，此等於我令捨斷之。所以我今當修三種三昧。』阿那律！其我修有尋有伺定，亦修無尋唯伺定，亦修無尋無伺定，亦修有喜定，亦修無喜定，亦修樂俱行定，亦修捨俱行定。然而阿那律！我修有尋有伺定，亦修無尋唯伺定，亦修無尋無伺定，亦修有喜定，亦修無喜定，亦修捨¹⁵俱定故，而於我更生智見。

『我解脫不動，此是最後生，今亦無後有之事。』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尊者阿那律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二二九 賢愚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其時，世尊言諸比丘曰：「諸比丘！」彼等比丘對世尊〔答曰：〕「〔如是〕，世尊。」世尊如是曰：

「諸比丘！此等三之愚者：有愚者之特徵、愚者之特相、愚者之特質。何者爲三？諸比丘！於此，愚者思惟惡思、說惡說、行惡行。諸比丘！若彼愚者，不爲惡思之思惟者、惡說之說者、惡行之行者，依何彼諸賢者知：『此人是愚者、不正之人。』然，諸比丘！愚者，惡思之思惟者、惡說之說者、惡行之行者故，是故彼諸賢者知『此人是愚者也，不正之人也。』」諸比丘！彼愚者於現世覺受三種之憂苦。諸比丘！若愚者或坐於聚會中、或坐於路巷、或坐於四衢街頭時，其處若有人，爲與彼相應、適彼之論。諸比丘！若愚人之爲殺生者、偷盜者，於愛欲〔處〕爲邪行者、虛誑語者、飲酒者^⑯，其時，諸比丘！於愚者有如是之思念：『若人爲與彼相應、適彼之論者，於我有諸法。又我住於如是之諸法。』」諸比丘！愚者於現世，覺受如是之第

一之苦、憂。

164

復次，諸比丘！王人捕捉愚者之盜賊、犯罪者，以作種種之刑罰，即以杖打、以鞭笞、以棒擲，截手、截足、截手足，截耳、截鼻、截耳鼻，於粥鍋煮、拔取頭髮、切口、著燈火之冠、點火於手、如剥蛇皮以剝取皮膚，以髮結縛所剝之皮膚，如羚羊縛懸其手足，打鉤入其肉、段段截斷、以鹹水灌之、以鐵棒串轉之、如薰之敷物打之，注以熱油、令犬啞之、活活串刺、以刀截頭、見「如是」。其時，諸比丘！於愚者有斯思念：『實因如是類之諸惡業，王人捕捉盜賊、犯罪者，作種種刑罰。即以杖打、以鞭笞、以棒擲，截手、截足、截手足……以刀截頭。而如是之諸法我亦有，且我亦住如是之諸法。王人亦若知我者，王人亦捕捉我，令行種種之刑罰。即以杖打、以鞭笞……以刀截頭。』諸比丘！愚者於現世覺受如是第二之憂、苦。

復次，諸比丘！愚人或昇坐於椅子、或昇坐於禪榻、或雖臥於地上，凡彼於以前之諸業，即種種之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此等，其時，來懸彼之上，落懸、垂懸。諸比丘！譬喻大山峯之影，日暮來懸地上、落懸、垂懸。恰如是，諸比丘！愚人雖昇坐於椅子、或昇坐於禪榻、或臥於地上、凡彼以前之諸惡業：即身惡行、

語惡行、意惡行，彼等其時，來懸於彼上、落懸、垂懸。諸比丘！其時，愚者有斯思念：『我實不作福、不作善、不起怖畏〔心〕、〔而且唯是〕作惡、作兇暴、作罪過。不作福、不作善、不起怖畏〔心〕、而且只作惡、作兇暴、作罪過者之趣，於其處死後，應〔赴他〕趣。』彼悲哀、惱疲、啼吠、打胸、喪神。諸比丘！愚者於現世，如是覺受第三之憂、苦。

彼^⑯其比丘是愚人，作身惡行、作語惡行、作意惡行已，身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諸比丘！凡彼正語者言：『一向不愛好此一向不愛樂此、一向不適意此』者，〔其〕地獄始彼正語者言：『一向不愛好此、一向不愛樂、一向不適意此。』諸比丘！雖以任何譬喻亦不能說於地獄如何之苦耶？

如是說已，一比丘白世尊曰：「然者，世尊！得爲我說喻耶？」

〔世尊曰：〕「得也，比丘！」世尊告〔比丘曰：〕「比丘！譬喻捕捉盜賊、犯罪者以示王：「王！〔此〕盜賊、犯罪者也。請加於彼所欲之徵罰。」而彼王如是言曰：『汝等當往之，〔而且〕於清晨對彼者刺百刀。』而清晨對彼者刺百刀。時，王於午時如是曰：『汝等！彼者如何？』〔彼等言〕「王！如是彼尚活。」而彼〔王〕如是

告彼等曰：『汝等當往之，而且於午時對彼者刺百刀。』午時刺彼者百刀。時，王於晡時如是言曰：『汝等！彼如何？』〔彼等言：〕『王！如斯彼者尙活。』王告彼等曰：『汝等當往之，而於晚時刺彼者百刀。』於晚時刺彼者百刀。諸比丘！對此如何思惟耶？彼被刺三百刀，爲其緣，應受憂、苦耶？』

166

〔比丘言：〕『世尊！雖唯刺一刀，爲其緣，彼者當受憂、苦，何況刺三百刀耶！』其時，世尊手取拳大之小石告諸比丘曰：『諸比丘！汝等如何思惟耶？我於此手所握拳大之小石與雪山之山王，何者爲大耶？』

〔比丘言：〕『於此，世尊！世尊之所握手拳大之小石與雪山之山王者比較不入其數亦無有至千萬分之一，不得取爲比較也。』

〔世尊曰：〕『恰如是，諸比丘！彼者被刺三百刀，爲其緣而受憂、苦者其與地獄比較者，不入其數亦無有至千萬分之一，不得取爲比較。諸比丘！諸獄卒對彼行五種名之刑罰。即名以五技之赤熱鐵杙，刺其兩手、兩足及中胸。彼其時受激甚之苦受。而只要彼惡業之未盡，於其間無有命終。諸獄卒誘行彼，以斧截之。彼於其時受激甚之苦受。而只要其惡業之未盡，於其間無有命終。諸比丘！諸獄卒置彼足

於上，以頭於下，以利斧切之。彼其時……乃至……只要彼惡業之未盡，於其間無有命終。諸比丘！以彼輒於車、令往還於熱、燒燃之地上。彼其時……乃至……只要彼惡業之未盡，於其間無有命終。諸比丘！諸獄卒令彼上、下於炭山、熱、燒燃之大山。彼其時受激甚之苦受。而只要彼惡業之未盡，於其間無有命終。諸比丘！諸獄卒捉彼足於上、頭於下，投進於熱、燒燃之大銅釜中。令彼於其處煮沸。使彼於其處煮沸，或上、或下、或橫。彼於其時受激甚之苦受。而只要彼惡業之未盡，於其間無有命終。諸比丘！諸獄卒捉彼投於大地獄中。諸比丘！而且彼大地獄，有四隅¹⁸、四門、相分平等之部份，圍著鐵壁，以鐵蔽之，其鐵製之地令敷燃燒之火，有擴徧〔上下四方〕百由旬存續一切時。

諸比丘！由種種之異門，我雖說地獄之論。諸比丘！究竟如何是地獄之苦？依言述不能盡。

諸比丘！畜生之類，有草食之生物、彼等以齒齦生、乾諸草而噉。然，諸比丘！如何畜生類爲草食之生物？種種之馬、牛、驢馬、山羊、鹿、乃至其他凡畜生類爲草食之生物也。諸比丘！彼愚癡者，曾於此處〔人界〕爲食味之貪著者，於此處作

諸惡業，身壞命終後，即生爲彼諸草食之有情、彼諸有情之類。

諸比丘！畜生之類，有糞食之生物。彼等從遠嗅至糞臭而趣：『於此處我等可飽食，於此處我等可飽食。』譬如諸婆羅門之由供物之香而趣：『於此處我等可飽食，於此處我等可飽食。』諸比丘！恰如是，畜生之類，有糞食之生物。彼等從遠嗅到糞臭而趣：『於此處我等可飽食，於此處我等可飽食。』然者，諸比丘！如何畜生爲糞食之生物耶？鷄、豚、狗、豺乃至其他之凡畜生類而爲糞食之生物也。諸比丘！彼愚癡者，曾於此處〔人界〕爲食味之貪著者，於此處作諸惡業，生壞命終後，生爲彼諸糞食之有情、彼諸有情之類。

諸比丘！畜生之類，有生於黑闇中、老於黑闇中、死於黑闇中。諸比丘！而如何畜生、有生於黑闇中、老於黑闇中、死於黑闇中？即昆蟲、蛆蟲、乃至其他凡畜生類，生於黑闇中、老於黑闇中、死於黑闇中三生物也。諸比丘！彼愚癡，曾於此處〔人界〕，爲貪著食味者，於此處作諸惡業，身壞命終後，生於彼諸黑闇中、老於黑闇中、死於黑闇中之有情、生爲彼等諸有情之類。

諸比丘！有畜生類，生於水中、老於水中、死於水中之生物。然者，諸比丘！

如何諸畜生，生於水中、老於水中、死於水中之生物？即魚、龜、鱷、乃至其他，凡畜生類，生於水中、老於水中、死於水中之生物也。諸比丘！彼愚癡，曾於此處「人界」爲貪著食味者，作諸惡業，身壞命終後，生於彼諸水中、老於水中、死於水中之有情，生爲彼諸有情之類。

諸比丘！有畜生類，生於不淨中、老於不淨中、死於不淨中之生物。然者，諸比丘！如何畜生類，有生於不淨中、老於不淨中、死於不淨中之生物？諸比丘！凡彼或生於腐敗魚中、老於腐敗魚中、或死於腐敗魚中之諸有情，或生於腐敗死體中、腐敗食物中、或汚池中、或穢水渥中……乃至……諸比丘！彼愚癡者，曾於此處「人界」爲貪著食味者，作諸惡業，身壞命終後，生於彼諸不淨中、老於不淨中、死於不淨中之有情，生爲彼等諸有情之類。

諸比丘！我雖依異門得說畜生論。諸比丘！畢竟，於任何之畜生類，不能依言說盡其苦！

諸比丘！譬如有人，以有一孔之輶^⑯投於海中。而且東風從彼吹去西方，西風吹去東方，北風吹去南方，南風吹去北方。其時有一瞎龜，彼過一百年始一度浮起。

諸比丘！汝等對此作如何思惟？彼之瞎龜，應以其首，入其一孔之軛中耶？」

「世尊！在混雜中，若久歷其時，於何時之間（或有此可能）？」

〔世尊曰：〕「諸比丘！彼瞎龜，欲從首入其一孔軛中應甚迅速。諸比丘！我說，無寧此一度趣險難處之愚者言得爲人更爲艱難。此何因由耶？諸比丘！不論如何，於其處〔險難處〕無有法行、寂靜行、善行、福行，諸比丘！於其處，是彼此相食、弱肉強食之行也。諸比丘！如是愚者，若經時已久，於何時還來人位，彼還生於種種卑賤之家，〔即：〕或旃陀羅之家、或獵師之家、或竹工之家、或造車人之家、或屠殺者之家、如是類貧困缺乏飲食、窮苦生活之家。於此，得衣、衣亦甚艱難。因此，彼之容色不佳、面顏醜陋、倭小而多病。或成爲瞎眼、曲臂、跛足、躉足也。

或不得飲食、衣服、車乘、花環、香料、塗油、座位、住宅、燈火。彼身爲惡行、語爲惡行、意爲惡行也。彼身爲惡行、語爲惡行、意爲惡行已，身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

諸比丘！譬喻有博戲者，最初演藝失敗而失子、失妻、失一切財產，〔自己〕更受隨縛。諸比丘！彼博戲者，如最初演藝失敗而失子、失妻、亦失一切財產，〔自己〕

更受隨縛，其失敗輕少也。而彼愚者，身作惡行、語作惡行、意作惡行已，身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如是失敗即甚大也。諸比丘！此乃一向爲徧滿愚者之〔質〕地也。

諸比丘！此等三之賢者：有賢者之特徵、賢者之特相、賢者之特質也。何等爲三？諸比丘！於此，賢者思惟善思、說善說、行善行者也。諸比丘！若彼賢者，思惟善思、說善說、行善行者，依何諸賢者而知彼：『此仁〔慈者〕是賢者，善士也。』諸比丘！而且賢者之思惟善思、說善說、行善行故，由此故，諸賢者知彼：『此仁〔慈者〕是賢者、善士也。』諸比丘！如是彼賢者，於現世覺受三種喜、樂。諸比丘！若賢者於聚會坐、於路巷坐、於四衢頭坐時，於其處若人相應於彼、行適彼論。¹⁷¹諸比丘！若賢者是遠離殺生者、遠離偷盜者、於愛欲遠離邪行者、遠離虛誑語者、遠離須羅、迷羅耶酒之放逸處者，其時，諸比丘！賢者有如是思念：『若人相應於彼、行適彼論者，我有如是之諸法，又我住於如是之諸法。』諸比丘！賢者於現世，覺受如是第一之喜、樂。

復次，諸比丘！賢者見王人捕捉盜賊、犯罪者，令種種之刑罰，〔即：〕以杖打，

以鞭笞……乃至……以刀截頭。其時，諸比丘！賢者有如是思惟：『因如是類之諸惡業，王人捕捉盜賊、犯罪者，令作種種之刑罰，〔即：〕以杖打，以鞭笞……乃至……以刀截頭。我無如是之諸法，我不住如是之諸法。』諸比丘！賢者於現世，覺受如是第二之喜、樂。

復次，諸比丘！賢者，雖昇坐於椅子、雖昇坐於禪榻、雖臥於地上、凡彼以前之諸善業，即：種種之身善行、語善行、意善行，彼等於其時，來懸、落懸、垂懸於彼之上。諸比丘！譬喻大山峯之影，於日將暮，來懸、落懸、垂懸於地上。諸比丘！恰如是，賢者雖昇坐於椅子、雖昇坐禪榻、凡彼以前之種種善業，來懸、落懸、垂懸……。諸比丘！其時，賢者有如是念：『實耶！我不作惡、不作兇暴、不作罪過、以作福、作善而起怖畏〔心〕。不作惡，不作兇暴，不作罪過，以作福，作善，只要起怖畏〔心〕者之趣，於其趣死後，應〔向〕其趣。』彼不悲哀、不惱疲、不啼哭、不打胸、無喪神之事。諸比丘！賢者於現世，覺受如是之第三善、樂。

諸比丘！彼賢者，作身善行、語善行、意善已，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諸比丘！凡彼正語者雖言：『此一向好，應一向此愛樂，一向此適意也。』彼唯於

天界，其正語者言：『此一向好，應一向此愛樂，一向此適意也。』諸比丘！雖以任何譬喻，亦不能說天有如何之樂耶？』

如是說已，一比丘白世尊曰：「然者，世尊！得爲我說譬喻耶？」

〔世尊曰：〕「得也！比丘！」世尊以告比丘：「比丘！譬喻轉輪王成就七寶，且具足四神變，由是緣，以受喜、樂。如何爲七？」

比丘！年刹帝利之灌頂王，十五日布薩之當日，洗滌頭髮，齋戒沐浴，登至妙高殿上，現有千輻、有周邊、有轂、完具一切特相之天之輪寶。見已，刹帝利之灌頂王有此思念：『我聞——刹帝利灌頂王，十五日布薩之當日，洗滌頭髮，齋戒沐浴，登至妙高殿上，現有千輻、有周邊、有轂、完具一切特相之天之輪寶者，彼則成爲轉輪王也——然者，我爲此轉輪王。』諸比丘！其時，刹帝利之灌頂王從座起，以左手取水瓶，右手撒布輪寶：『汝輪寶應轉行之，汝輪寶應征服之。』諸比丘！然而，彼輪寶行轉東方，於其後，轉輪王率四種之兵。諸比丘！然而，若輪寶止住之地方，於其處轉輪王與四種丘共〔駐〕陣營。諸比丘！然而，於東方之諸敵王^②，彼等來輪寶處如是言：『大王！來！大王！善來！大王！所有一切皆歸汝。大王！

應請教勅。」轉輪王如是言：「勿殺生物，勿取不與者。於諸欲境，勿行邪行。勿語虛誑語。勿飲酒而食所應之食。」諸比丘！然而，東方之諸敵王，彼等〔悉〕歸順於轉輪王。諸比丘！其時，彼輪寶入於東海，更上陸行轉於南方……乃至……入於南海，更上陸行轉於西方……乃至……入於西海，更上陸行轉於北方！其後，轉輪王率四種兵。諸比丘！然而，若輪寶止住之地方，於其處，轉輪王與四種兵共〔駐〕陣營。諸比丘！然而，於北方之諸敵王，彼等來轉輪王之處如是言：『大王！來！大王！善來！大王！所有一切，皆歸於汝。大王！應請教勅。』轉輪王如是言：『勿殺生物……應食所應之食。』諸比丘！然而彼北方之諸敵王，彼等〔悉〕歸順於轉輪王。諸比丘！其時彼輪寶征服海內之土地已，還來於彼王城，轉輪王內宮之門前，量是^②立大公唱，以莊嚴轉輪王內宮之門戶。諸比丘！轉輪王如是現其輪寶。

復次，諸比丘！於轉輪王，象寶出現——純白而七處齊整，具神變飛行於空中，名之爲布薩陀象王也。見已，轉輪王之心欣悅：『汝實賢善之象乘也，若不令調御者。』諸比丘！其時彼象寶，譬喻賢善優良種之象，如長時，善調御，恰如是令調御。諸比丘！昔，轉輪王以試此象寶，清晨駕乘歷訪於海內之土地已，還來彼王城以行

早食。諸比丘！於轉輪王如是現其象寶。

復次，諸比丘！於轉輪王，馬寶出現。純白有如鴉之頭，有如文叉草直豎之毛，具神變，飛行於空中，名之爲婆羅訶馬王也。見已，轉輪王之心欣悅：『汝實賢善之馬乘也。若不令調御者。』諸比丘！其時彼馬寶，如賢善優良種之馬，如長時善調御，恰如是調御。諸比丘！昔，轉輪王以試此馬寶，清晨駕乘歷訪海內之土地已，還來彼王城以行早食。諸比丘！於轉輪王如是現其馬寶。

復次，諸比丘！於轉輪王珠寶出現。此是琉璃寶珠，此清淨也，優良品種，八稜而善磨。諸比丘！彼珠寶之光明徧滿一由旬。諸比丘！昔，轉輪王正試彼珠寶，整四種丘，珠寶安置於幡旗之端，於夜陰黑暗中出發。諸比丘！然而，彼周圍之諸村里，彼等皆由其光明思惟爲『畫』而從事家業。諸比丘！於轉輪王如是現其是珠寶也。

復次，諸比丘！於轉輪王女寶出現。形勝而可看，清淨如具蓮華最上之容色，不過高、不過矮、不過瘦、不過肥、不過黑、不過白、超人之容色而不達天之容色。諸比丘！然而，彼女寶恰如兜羅綿、或如劫波婆綿有身觸。諸比丘！又彼女寶之四

肢於寒時爲暖，於熱時爲冷也。諸比丘！彼女寶從身上放出旃檀香，從口放出優鉢羅香。諸比丘！又彼女寶比轉輪先起而後臥，順從任何事之所作，行悅意而〔專〕語愛言。諸比丘！彼女寶以轉輪王於意中不違背。況以身乎！諸比丘！於轉輪王如是現其女寶。

復次，諸比丘！於轉輪王居士寶出現。彼現業報所生之天眼，由此，彼見有主、無主之寶藏。彼往轉輪王之處如是言：『大王！無所燒亂。我以應大王之財寶以作應財產之所作。』諸比丘！昔，轉輪王試彼居士寶，乘船唯划於恆河，如是言居士寶：『居士！我要黃金。』〔居士曰：〕『然者，大王！從至於一岸。』〔王曰：〕『居士！今於此我要黃金。』諸比丘！其時，彼居士寶以兩手觸水，拉起而黃金充滿甕中，如是告轉輪王言：『大王！如是。大王！請如是作，大王！如是請獻之。』轉輪王如是言：『居士！如是，居士！如是作之，居士！如是獻。』諸比丘！於轉輪王如是現其居士寶。

復次，諸比丘！於轉輪王主兵（顧問）寶出現。賢善而精達、有智慧、事轉輪王所應之事、應免者即免之、應置者得置之。至彼轉輪王之處曰：『大王！無燒亂

(安樂)，我應奉大王之御^㉒諮問。」諸比丘！於轉輪王，如是現其主兵（顧問）寶。

諸比丘！轉輪王成就如是七寶。

何者（具足）四神變？

諸比丘！茲轉輪王有勝形而可看，清淨、具足如蓮華最上之容顏，勝其他之衆人。諸比丘！

諸比丘！轉輪王具足此第一之神變。

復次，諸比丘！轉輪王長壽而永住，勝其他之衆人。諸比丘！轉輪王具足此第二之神變。

復次，諸比丘！轉輪王少病少疾而有等^㉓熟力，具足善消化力^㉔、非過冷、非過熱，勝過其他之衆人。諸比丘！轉輪王具足此第三之神變。

復次，諸比丘！轉輪王，爲諸婆羅門、居士所歡喜、愛敬。諸比丘！如父爲子所歡喜、愛敬。諸比丘！恰如是，轉輪王爲婆羅門、居士所歡喜、愛敬。又諸比丘！轉輪王喜、愛諸婆羅門居士也，如子等爲父所喜、愛。恰如是，諸比丘！轉輪王喜、愛諸婆羅門、居士。諸比丘！昔，轉輪王率四種兵出園地。諸比丘！時婆羅門、居士往轉輪王之處如是言：『大王！不用急，去，我等永遠奉見大王。』諸比丘！轉

輪王告馭者曰：「不必急，馭者前進，我永遠見〔護〕諸婆羅門、居士。」諸比丘！轉輪王具足此第四之神變。

諸比丘！轉輪王具足此等之四神變。

諸比丘！對此如何思惟？轉輪王具足此等七寶及此等之四神變，其緣亦應覺受喜、樂耶？」

〔諸比丘曰：〕「世尊！彼寶雖一一具足，轉輪王尙以其緣，覺受喜、樂。然者，何況〔具足〕七寶及四神變乎！」

其時，世尊取手拳大之小石告諸比丘曰：「諸比丘！對此如何思惟？於此，我所握手拳大之小石與雪山之山王者，何者較大？」

〔諸比丘曰：〕「世尊！世尊所握手拳大之小石小，而與雪山之王比較，〔實〕不能入其數，不及千萬分之一，不得取爲比較。」

〔世尊曰：〕「諸比丘！恰如是，轉輪王具足七寶及四神變，以其緣，覺受喜、樂，此與彼天之樂比較，〔實〕不能入其數，不及千萬分之一，不得取爲比較。諸比丘！彼賢者，經歷久時，於何時還來人位，彼歸生於種種高貴之家，〔即：〕或大刹

帝利家、或大婆羅門家、或大居士家、如是類之家。有富、有大財、飲食豐富而金銀甚多、物資多、財寶多。加之，彼有勝形、可觀、清淨、具足如蓮華最上之容色，得食、飲、衣服、車乘、花環、香料、塗油、座牀、居宅、燈燭。彼作身善行、作語善行、作意善行。彼作身善行、作語善行、作意善行已，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諸比丘！譬喻有博戲者，最初之演藝勝利得大財聚。諸比丘！彼博戲者雖最初演藝勝利得大財聚，其勝利輕少也。且彼賢者，作身善行、作語善行、作意善行已，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此始爲遠大之勝利。諸比丘！此一向完全之賢者〔質〕地也。」

世尊如是說已，而歡喜之彼等諸比丘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三〇 天使經

如是我聞。——

179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其時，世尊言諸比丘曰：「諸比丘！」彼諸比丘應世尊言：「世尊！」世尊乃如是曰：「諸比丘！譬喻家有一門，具眼者於其處立於中央，見人人或入其家、或出、或來訪、或辭去。諸比丘！恰如是，我亦以超人清淨之天眼，見諸衆生之死、生、卑、尊、美、醜、善趣、惡趣，見諸衆生隨業而趣。」諸尊！此等之衆生，實具足身善行，具足語……乃至……意善行，不誹謗諸聖者，有正見，正持正見業。彼等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乃至諸尊！復，此等諸衆生，具足身善行，具足語……乃至……意善行，不誹謗諸聖，有正見，正持正見業。彼等身壞命終後，生於諸人中。諸尊！此等諸衆生，實具足身惡行，具足語……乃至……意惡行，誹謗諸聖者，有邪見，正持邪見業。彼等身壞命終後，生於餓鬼界。諸尊！復此諸衆生，具足身惡行，具足語……乃至……意惡行，誹謗諸聖者，有邪見，正持邪見業。彼等身壞命終後，生於畜生。諸尊！復此等諸衆生，

具足身惡行……彼等身壞命終後，生於不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

〔世尊曰：〕「諸比丘！彼多被獄卒捉其腕以見閻魔王〔曰：〕『王！此人無慈心，不成沙門、婆羅門，於其家，對長者無恭敬心。王應加笞〔刑〕彼。』

諸比丘！對彼，閻魔王訊問第一天使，檢討、教訶：『男子！汝於人中，不見第一天使之出現耶？』彼如是言：『尊！未曾見！』諸比丘！閻魔王對彼如是曰：『男子！汝於人中，不見幼孩兒唯仰臥、自橫塗其糞尿耶？』彼如是言：『尊！曾見。』諸比丘！閻魔王對彼如是曰：『男子！汝有知、有念而長大，汝有無如是思念耶？——我實亦生法，不越度生。然，我應由身、口、意作善——。』彼如是言：『尊！我未能，我放逸也。』諸比丘！閻魔王對彼如是曰：『男子！汝有放逸故，汝不由身、口、意行善。男子！汝正如汝之放逸，如是應令懲罰汝。然而，實汝如是之惡業，非母所作、非父所作、非親族所作、非沙門、婆羅門所作、非諸天所作。此惡業乃汝自己之所作也。汝應自受其果報。』

諸比丘！閻魔王對彼訊問第一天使，檢討、教訶已，訊問第二天使，檢討、教訶：『男子！汝於人中不見第二天使之出現耶？』彼如是言：『尊！未曾見！』諸

比丘！閻魔王對彼如是曰：『男子！汝於人中會見女或男之生八十、或九十、或百歲，老而腰曲如梁、依杖身搖震而行、病身而失壯氣、齒落、髮白、或髮落禿頭、皮皺、班黑、四肢損耗耶？』彼如是言：『尊！曾見。』諸比丘！閻魔王對彼如是曰：『男子！汝有知、有念而長大，有無如是思念耶——我亦實老法也。不越度老。然，我應由身、口、意作善——。』彼如是言：『我未能，尊！我放逸。』諸比丘！閻魔王對彼如是曰：『男子！汝有放逸故，汝不由身、口、意行善。男子！汝正如汝之放逸，如是應懲罰。然而，實汝如是之惡業非母所作、非父所作、非兄弟所作、非姊妹所作、非故舊之所作，非親族所作、非沙門、婆羅門所作、非諸天所作。此惡業乃汝自己之所作也。汝自己應受其果報。』

諸比丘！閻魔王對彼訊問第二天使，檢討、教訶已，訊問第三天使，檢討、教訶：『男子！汝於人中、曾見第三天使之出現耶？』彼如是言：『尊！未曾見。』諸比丘！閻魔王對彼如是曰：『男子！汝於中人，曾見女或男之有病、惱、極重病、自己橫塗其糞尿，依其他之人人使之臥牀耶？』彼如是言：『尊！曾見。』諸比丘！閻魔王對彼如是曰：『男子！汝有知、有念而長大，無有如是思念耶？——我亦實

病法、無越度病。然而，我應由身、口、意作善——。」彼如是言：『尊！我未能，我放逸也。』諸比丘！閻魔王對彼如是曰：『男子！汝有放逸故，汝不由身、口、意行善。男子！汝，如汝之放逸，應如是懲罰。而實汝之如是惡業，非母所作、非父之所作、非兄弟之所作、非姊妹之所作、非故舊之所作、非親族所作、非沙門、婆羅門所作、亦非諸天之所作。此之惡業，乃汝自己之所作也。汝自己應受其果報。』

諸比丘！閻魔王對彼訊問第三天使，檢討、教誡已，訊問第四天使，檢討、教誡：『男子！汝於人中會見第四天使之出現耶？』彼如是言：『尊！未曾見。』諸比丘！閻魔王對彼如是曰：『男子！汝於人中會見諸王之捕捉盜賊、犯罪者，令作種種刑罰，〔即：〕以杖打、以鞭笞、以棒擲……以刀截頭耶？』彼如是言：『尊！會見。』閻魔王如是曰：『男子！汝有知、有念而長大，汝曾如是思念耶？——尊！人實作諸惡業者，彼於現世且受如是類之種種刑罰，何況他世耶？然，我應由身、口、意作善——。』彼如是言：『尊！我未能，尊！我放逸也。』諸比丘！閻魔王對彼如是曰：『男子！汝有放逸故，不以身、口、意行善。男子！汝如汝之放逸，應如是懲罰。而實汝如是之惡業非母之所作，非父之所作……非諸天之所作。此惡

業乃汝自己之所作，汝自己應受其果報。』

諸比丘！閻魔王對彼訊問第四天使，檢討、教誡已，訊問第五天使，檢討、教誡：『男子！汝於人中會見第五天使出現耶？』彼如是言：『尊！未曾見。』諸比丘！閻魔王對彼如是曰：『男子！汝於人中會見女或男之死，（經）一日或二日或三日，生起膨脹、青瘀、膿爛耶？』彼如是言：『尊！會見。』諸比丘！閻魔王對彼如是曰：『男子！汝有知、有念而長大，曾如是思念耶？——我實亦死法，不越度死。』然，我應由身、口、意行善——。』彼如是言：『尊！未能，尊！我放逸。』諸比丘！閻魔王對彼如是曰：『男子！汝有放逸故，汝不由身、口、意行善。男子！正如汝之放逸，應如是懲罰。而實汝如是之惡業非母之所作、非父之所作……非諸天之所作。此之惡業，汝自己之所作，汝自己應受其果報。』

諸比丘！閻魔王對彼訊問第五天使，檢討、教誡已而黑然。

諸比丘！諸獄卒對彼，行名爲五種連²⁵之刑罰。（即……）以赤熱之鐵杖刺手，以赤熱鐵之杖刺第二手、以赤熱鐵杖刺足、以赤熱之鐵杖刺第二足、以赤熱之鐵杖刺胸中。其時，彼受激甚之苦受。而且，只要其惡業不盡之間，彼不得命終。諸比丘！

獄卒從彼帶去，以斧斬之。其時，彼受激甚之苦受……乃至……諸比丘！諸獄卒從彼之足懸上、頭垂下，以利斧割之。其時，彼受激甚之苦受……乃至……諸比丘！諸獄從彼輶於車，往返於熱燃之地上。其時，彼受激甚之苦受……乃至……諸比丘！諸獄卒從彼，懸於熱燃炭火大山之上下。彼，其時，……乃至……諸比丘！諸獄卒從彼足捉於上，以投入赤熱燃燒之銅釜中，使彼煮沸於其處，使彼煮沸於其處，或上行，或下行，或橫行。彼，於時處受激甚之苦受。而且，只要惡業不盡之間不得命終。

諸比丘！諸獄卒將彼投入大地獄中。諸比丘！而且彼大地獄：

有四隅四門 等部令等分

鐵壁之所圍 以鐵爲蓋蔽

其鐵制土地 令敷火燃燒

擴徧百由旬 一切時不息

諸比丘！而彼大地獄，於東壁起光焰以達於西壁。於西壁起光陷以達於東壁。於北壁起光焰以達於南壁。於南壁起光陷以達於北壁。於下起光陷以達於上，於上

起光陷以達於下。彼於其處受激苦之苦受。而且，只要彼惡業未盡之間不得命終。
諸比丘！經歷久時之間，有時彼大地獄之東門開。彼於其處全速力行走，彼爲全速力行走，彼皮被燒、膚亦燒、肉亦燒、筋亦燒、骨亦焦，實有如是之燒亂。諸比丘！而彼達多〔時〕耶！其時，彼門閉矣。彼於其處受激甚之苦受，而且，只要彼惡業未盡之間不得命終。

諸比丘！經歷久時之間，於有時彼大地獄之東門開！乃至……有北門開時……乃至……有南門開時。彼全速力行走，彼爲全速力行走，彼被燒……門閉。彼於其處受激甚之苦受。而且，只要彼惡業未盡之間，不得命終。

諸比丘！經歷久時之間，於時彼大地獄之東門開。彼於其處全速力行走……有如是之燒亂。

彼從其門出。

諸比丘！然，彼大地獄恰等無間，即俱有大糞尿地獄彼墮於其處。諸比丘！而彼糞尿地獄，有針嘴之生物以破其皮。皮破已而破膚。膚破已而破肉。肉破已而破筋。筋破已而破骨。骨破已而喰髓。其時，彼受激甚之苦受。然，只要彼惡業未盡

之間不得命終。

諸比丘！而彼糞尿地獄恰等無間，即俱有大熱灰地獄，彼墮其處，彼於其處，受激甚之苦受。然，只要彼惡未盡之間，不得命終。

諸比丘！而彼熱灰地獄恰等無間，即聳高一由旬，有刺十六指長，俱有熱燃之大針樹林。〔諸獄卒〕從彼懸於其處之上下。彼於其處，受激其之苦受。然，只要彼惡業未盡之間不得命終。

諸比丘！而彼針樹林恰等無間，即俱有劍葉林，彼陷其處，諸風吹動其葉，破彼之手、破足、破手足、破耳、破鼻、破耳鼻。彼於其處受激甚之苦受。然，只要彼惡業未盡之間不得命終。

諸比丘！而彼劍葉林恰等無間，即俱有大灰河地獄，彼墮其處，彼於其處隨流而下，潮流所轉，上下轉流。彼於其處受激甚之苦受。然，只要彼惡業未盡之間，不得命終。

諸比丘！諸獄卒從彼鈎上使立於陸地，如是言：『男子！汝有何所欲？』彼如是言：『尊！我餓！』諸獄卒以熱燃之熱鐵鉗開彼之口，以熱燃之熱鐵丸投入其口。

此²⁶以燒彼唇、口、喉、胸、以持去大腸、小腸，由下部出。其時，彼受激甚之苦受。然，只要彼惡業未盡之間不得命終。

諸比丘！諸獄卒對彼如是言：『男子！汝有何所欲？』彼如是言：『尊！我渴也！』諸比丘！諸獄卒以熱燃之熱鐵鉗以開彼之口，將熱燃之熱溶銅注入彼之口中。以燒彼唇、口、喉、胸，持去大腸、小腸，由下部出。其時，彼受激甚之苦受。然，只要彼惡業未盡之間不得命終。

諸比丘！諸獄卒更將彼投入大地獄。

諸比丘！昔閻魔王有如是思惟：『人實於世間行諸惡業者，彼應受如是類之種種刑罰。然，正欲得人位。而如來、應供、正等覺者出現於世，而我禮拜彼世尊，請彼世尊爲我說法。我如是得證知彼世尊之法。』

諸比丘！而我以此非爲其他沙門、婆羅門之聞而語者。而我自知、自見、自識、我唯如是說者也。』

世尊如是說已，此時，〔大〕師善逝，更說：

被諸天使載

放逸諸學童

彼長時憂惑

凡由諸天使

雖爲小刺戟

於取見怖畏

無取即解脫

彼得安穩樂

越諸怨恨怖

彼受卑賤身

於此諸正士

正法不放逸

生死之生因

若滅生與死

現法勝涅槃

度諸苦而去——

第四品 分別品

第一三一 一夜賢者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世尊告諸比丘：「諸比丘！」彼諸比丘應諾：「世尊！」世尊如是曰：「諸比丘！一夜賢者^①，我爲汝等說總說及分別，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說之。」彼諸比丘應世尊言：「如是，世尊！」世尊如是曰：

勿追於過去 勿願於未來

一切過去者 彼已皆捨棄

未來者未至 而彼現在法

處處善觀察 不搖又不動

了知彼修習

唯應今日作

須作必熱心 誰知明日死

不遇死大軍 實謂無其事

熱心如是住 畫夜不懈怠

此一夜賢者 謂靜寂默者

「然者，諸比丘！如何爲『追過去？』『於過去時有如是色。』於此隨起喜悅。『過去時有如是受。』於此隨起喜悅。『於過去時有如是想。』於此隨起喜悅。『於過去時有如是識。』於此隨起喜悅。諸比丘！過去時有如是行。』於此隨起喜悅。『於過去時有如是識。』於此隨起喜悅。諸比丘！如是爲追過去也。」

諸比丘！然者，如何爲『不追過去？』『於過去時有如是色。』於此不起喜悅。『於過去時有如是受。』於此不起喜悅。『於過去時有如是想……如是行……如是識。』於此不起喜悅。諸比丘！如是爲不追過去也。」

諸比丘！然者，如何爲『願未來？』『於未來時應有如是色。』於此隨起喜悅。『於未來時應有如是受。』於此隨起喜悅。『於未來時應有如是想……如是行……如是識。』於此隨起喜悅。諸比丘！如是爲願未來也。」

諸比丘！然者，如何爲『不願未來？』『於未來時應有如是色。』於此不起喜悅。『於未來時應有如是受……應有如是想……應有如是行……應有如是識。』於此不起喜悅。諸比丘！如是爲不願未來也。

諸比丘！然者，如何爲『動搖於現在之諸法？』諸比丘！茲有無聞凡夫，不見諸聖者，不熟達聖法，不通曉聖法。不見諸善人，不熟達諸善人法，不通曉諸善人法。見色是我、或我是色、或我中有色、或色中有我也。見受是我、或我有受、或我中有受、或受中有我也。見想是我、或我有想、或我中有想、或想中有我也。見行是我、或我有行、或我中有行、或行中有我也。見識是我、或我有識、或我中有識、或識中有我也。諸比丘！如是動搖於現在之諸法也。

諸比丘！然者，如何爲『不動搖於現在之諸法。』諸比丘！茲有聞之聖弟子，見諸聖者，熟達聖法，通曉聖法，以見善人，熟達善法，通曉善人法。不見色是我、或我有色、或我中有色、或色中有我。不見受是我……乃至……想……乃至……行……乃至……識是我、或我有識、或我中有識、或識中有我〔之等見。〕諸比丘！如是爲不動搖於現在之諸法也。

勿追於過去

勿願於未來

……參照

前偈……

此一夜賢者

謂靜寂默者

一夜賢者之諸比丘！應爲汝等說總說及分別，如是說者，緣如是而說也。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彼諸比丘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三三 阿難一夜賢者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恰其時，尊者阿難集於會堂，爲諸比丘說法、說示、令正持、令勇躍、令歡喜、〔即〕語一夜賢者之總說與分別。其時，世尊於日暮從獨住而起，來近集會堂，近已，坐於所設之座。坐已，世尊告諸比丘曰：「諸比丘！何人集於會堂、爲諸比丘說法、說示、令正持、令勇躍、令歡喜、〔即〕語一夜賢者之總說與分別。」

〔諸比丘言：〕「世尊！尊者阿難集於會堂爲諸比丘說法、說示、令正持、令勇躍，令歡喜。〔即〕語一夜賢者之總說與分別。」

其時，世尊告尊者阿難曰：「然者，阿難！汝如何爲諸比丘說法、說示、令正持、令勇躍、令歡喜、〔即〕語一夜賢者之總說與分別。」

〔尊者阿難言：〕「如是，世尊！我爲諸比丘說法、說示、令正持、令勇躍、令歡喜、〔即〕語一夜賢者之總說與分別。」

勿追於過去 勿願於未來
 一切過去者 彼已皆捨棄
 未來者未至 而彼現在法
 處處善觀察 不搖又不動
 了知彼修習 唯應今日作
 作須必熱心 誰知明日光
 不遇死大軍 實謂無是事
 熱心如是住 畫夜不懈怠
 此一夜賢者 謂靜寂默者

然者，友！如何爲追過去。『於過去時有如是色。』於此隨起喜悅。『於過去時有如是受。』於此隨起喜悅。……〔參照前經〕……如是，友！如是於現在之諸法不動搖也。

勿追於過去 勿追於未來

……〔參照前 之偈〕……

此一夜賢者 謂靜寂默者。

如是，世尊！我爲諸比丘說法、說示、令正持、令勇躍、令歡喜、〔即〕語一夜賢者之總說與分別。」

「世尊曰：」「善哉！善哉！阿難！善哉！阿難！汝爲諸比丘說法、說示、令正持、令勇躍、令歡喜、〔即〕語一夜賢者之總說與分別。」

勿追於過去 勿追於未來

……乃至……

此一夜賢者

謂靜寂默者

然者，阿難！如何爲追過去……乃至……阿難！如何爲追過去也。然者，阿難！如何爲不追過去……乃至……阿難！如是爲不追過去。然者，阿難！如何爲願未來……乃至……阿難！如是爲願未來也。然者，阿難！如何爲不願未來……乃至……阿難！如是不願未來也。然者，阿難！如何爲動搖於現在之諸法……乃至……阿難！如是爲動搖於現在之諸法。然者，阿難！如何爲不動搖於現在之諸法……乃至……阿難！如是爲不動搖於現在之諸法也。

勿追於過去

勿追於未來

……乃至……

此一夜賢者

謂靜寂默者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尊者阿難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三三 大迦旃延一夜賢者經

192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王舍城多普達（溫泉）精舍。時，尊者三彌提於夜曉時起出，往彼溫泉洗浴肢體，洗浴肢體已，著一衣而上以佇立乾其肢體。時有殊勝容色之一天神，夜漸明時以耀照全溫泉，近至尊者三彌提之處。近已，立於一面。立於一面之彼天神，如是言尊者三彌提：「比丘！汝憶持一夜賢者之總說與分別耶？」〔尊者三彌提曰：〕「友！我不憶持一夜賢者之總說與分別。友！然者，汝受持一夜賢者之總說與分別耶？」

〔天神曰：〕「比丘！我亦不憶持一夜賢者之總說分別。比丘！然者，汝憶持一夜賢者之偈耶？」

〔尊者三彌提曰：〕「友！我不憶持一夜賢者之偈。友！然者，汝憶持一夜賢者之偈耶？」

〔天神曰：〕「比丘！我亦不憶持一夜賢者之偈。比丘！汝應學一夜賢者之總說

與分別。比丘！汝應習一夜賢者之總說與分別。比丘！汝應憶持一夜賢者之總說與

分別。比丘！一夜賢者之總說與分別。是持梵行最初之利益者也。」

彼天神如是言。如是言已，彼忽然消失。時，尊者三彌提，其夜過後，詣彼世尊之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尊者三彌提，如是白世尊言：「世尊！於此，於此，我於夜將曉時起出，至彼溫泉洗浴肢體。於溫泉洗浴肢體已，著一衣而上，佇立乾其肢體。世尊！時，有一天神，夜漸明時……〔參看前節〕……梵行之最利益者也。如是言已，忽然消失。善哉，世尊！世尊爲我說一夜賢者之總說與分別。」

〔世尊曰：〕「然者，比丘！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說之。」尊者三彌提應世尊：「如是，世尊。」世尊即如是說：

勿追於過去 勿願於未來
一切過去者 彼已皆捨棄
未來者未至 而彼現在法
處處善觀察 不搖又不動

了知彼修習 唯應今日作

作須誠熱心 誰知明日死

不遇死大軍 實謂無是事

熱心如是住 畫夜不懈怠

此一夜賢者 謂靜寂默者

世尊如是說，如是說已，善逝從坐起，入於精舍。

時，世尊「入」去後不久，彼諸比丘如是思念：「友！如是世尊爲我等略說而示總說，不分別詳細之義，從坐起而入精舍。」

勿追於過去 勿願於未來

……〔參看前 僥〕……

此一夜賢者 謂靜寂默者

世尊如是略示總說而不分別詳細之義，誰得詳細分別其義耶？」

時，彼諸比丘如是思念：「彼尊者大迦旃延是〔大〕師，爲諸有學識之同梵行者所稱讚、所敬重。然者，尊者大迦旃延堪得詳細分別世尊所略總說之未詳細分別之

義，我等至彼尊者大迦旃延之處。至已，對尊者迦旃延以問其義如何？」

時，彼諸比丘，至彼尊者大迦旃延之處。至已，共問訊尊者大迦旃延。交換應喜、應樂之語已，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彼等諸比丘，如是言尊者大迦旃延曰：「友！迦旃延！此，世尊爲我等略示總說，未詳世分別其義，從坐起而入精舍。

勿追於過去
勿願於未來

……乃至……

此一夜賢者謂靜寂默者

如是，世尊去後不久，友！迦旃延！我等生如是思惟：『如是，友！世尊略示總說、不詳細分別其義，從坐起而入精舍。』

勿追於過去
勿願於未來

……乃至……

此一夜賢者謂靜寂默者

世尊如是略示總說而不詳細分別其義，誰得詳細分別其義耶？」如是，友！迦

旃延！我等生如是思念：「問彼尊者迦旃延……如何？」大迦旃延應能分別。」

〔尊者迦旃延曰：〕「友！譬有人欲堅材，求堅材，行探求堅材，大樹之聳立而有堅材者，如以過根、過幹已，於枝葉而思求得堅〔材〕。此亦有如是之結果。諸尊者於〔大〕師之面前時，以棄彼世尊，思惟於我得問此義。友等！彼世尊實以知是知，見是見。是眼者、智、法者、梵行者、說者、宣說者、持義者、與不死者、法主、如來也。而親^②向世尊以問其義，其時^③奉持之。汝等如世尊之解說，應如是憶持之。」

〔諸比丘曰：〕「友！迦旃延！世尊是正知是知……有時向世尊當請問其義，我等如世尊之解說，應如是憶持。而尊者大迦旃延亦是〔大〕師自己，及有學識之諸同梵行者所讚賞、敬重也。而尊者大迦旃延，由世尊略示總說未詳細分別者亦能詳細分別其義。勿躊躇^④，尊者大迦旃延應分別之。」

〔尊者迦旃延曰：〕「友！然者，諦聽、善思念之，我當說之。」彼諸比丘答尊者大迦旃延曰：「如是，友！」尊者大迦旃延如是曰：

「友！世尊對汝等所略示總說，未詳細分別其義，從坐起而入精舍時，勿追於過去，勿願於未來。」

……乃至……

此一夜賢者 謂靜寂默者

友！如是，由世尊略示總說，未詳細分別其義，我如是詳細知解其義。

然者，友！如何是勿追過去？『如是，我眼有於過去之時』『如是有諸色。』其處被欲貪所縛而有識。識之爲欲貪所縛故有喜。其喜故以追過去。『如是，我耳〔有〕於過去之時。』『如是〔有〕聲。』……乃至……『如是，我鼻有於過去之時。』『如是〔有〕諸香。』……乃至……『如是，我舌有於過去之時。』『如是有諸味。』……乃至……『如是，我身有於過去之時。』『如是有諸觸。』……乃至……『如是，我意有於過去之時。』『如是有諸法。』識所縛於欲貪，識之所縛於欲貪故而喜彼，喜彼故而追於過去。友！如是追於過去也。

然者，友！如何是勿追過去？『如是，我眼有於過去之時。』『如是〔有〕諸色。』於其處識不被縛於欲貪。識不被縛於欲貪故不喜彼。不喜彼故，爲勿追於過去。『如是，我耳有於過去之時。』『如是〔有〕諸色。』……乃至……『如是，我鼻有於過去之時。』『如是〔有〕諸香。』……乃至……『如是，我舌有於過去之時。』『如

是〔有〕諸味。」……乃至……『如是，我身有於過去之時。』『如是〔有〕諸觸。』……『如是，我意有於過去之時。』『如是〔有〕諸法。』於其處識不被縛於欲貪。識不被縛於欲貪故不喜彼。不喜彼故不追於過去。友！如是勿追於過去也。

友！然者，如何願於未來：『如是，我眼有於未來之時。』『如是〔有〕諸色。』心願得於未得，緣心之願而喜彼，喜彼故願於未來。『如是，我耳有於未來之時。』『如是〔有〕諸聲，』……乃至……『如是，我鼻有於未來之時。』『如是〔有〕諸香，』……乃至……『如是，我舌有於未來之時。』『如是〔有〕諸味。』……乃至……『如是，我身有於未來之時，』『如是〔有〕諸觸。』……乃至……『如是，我意有於未來之時，』『如是〔有〕諸法。』而心願得於未得，緣心之願而喜彼，喜彼故願於未來。如是，友！以願於未來也。

然者，友！，如何不願於未來：『如是，我眼有於未來之時，』『如是〔有〕諸色，』而心不願得於未得，不緣心之願故不喜彼，不喜彼故不願於未來。『如是我耳乃至……『我意有於未來之時，』『如是有諸法。』而心願得於未得，不緣心之願而不喜彼，不喜彼故不願於未來。如是，友！不願於未來也。

然者，友！如何動搖於現在之諸法：『友！彼眼與彼諸色，兩者皆爲現在，於其現在，識被縛於欲貪，識被縛於欲貪故喜彼，喜彼故動搖於現在之諸法。友！彼耳與彼之諸聲……乃至……友！彼鼻與彼之諸香……乃至……友！彼舌與彼之諸味……乃至……友！彼身與彼之諸觸……乃至……彼意與彼之諸法，彼兩者皆於現在也……動援於現在之諸法。如是，友！動搖於現在之諸法也。

然者，友！如何不動搖於現在之諸法：『友！彼眼與彼之諸色，兩者皆於現在。

而於彼現在，識不被縛於欲貪，不被縛於諸欲貪故不喜彼，不喜彼故不動搖於現在之諸法。友！耳與彼諸聲……乃至……友！鼻與彼諸香……乃至……友！舌與彼之諸味……乃至……友！身與彼諸觸……乃至……意與彼諸法，兩者皆於現在，而於現在，識不被縛於欲貪，識不被縛於欲貪故不喜彼，不喜彼故，不動搖於現在之諸法。友！如是爲不動搖於現在之諸法也。

友！世尊對汝等略示總說，不詳細分別其義，從座起而入精舍時：

勿追於過去 勿願於未來

……乃至……

此一夜賢者

謂靜寂默者

如是，友！由世尊所略示總說，未詳細分別其義者，我如是詳細知解。而願意者，諸尊者！應往世尊之處，以請問其義。如世尊之對汝等所說，如是，汝等應受持之。」

時，彼等諸比丘，歡喜、隨喜尊者大迦旃延之所說，從座起而詣彼世尊之處。

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於一面坐之諸比丘，如是白世尊言：「世尊！世尊之略示總說，未詳細分別其義，從座起而入精舍時：

勿追於過去 勿願於未來

……乃至……

此一夜賢者

謂靜寂默者

世尊！如是，我等於世尊去後不久，生如是思惟：『友！世尊略示總說，未詳細分別其義而入精舍時：

勿追於過去 勿願於未來

……乃至……

此一夜賢者

謂靜寂默者

如是，由世尊略示總說，未詳細分別其義者，誰應（得）詳細分別其義耶？」世尊！而我等生如是念：『友！彼大迦旃延是〔大〕師自己……以問其義者，如何？』世尊！時，我等往尊者大迦旃延之處。至已，以其義問於尊者大迦旃延。世尊！我等由尊者大迦旃延說如是相、如是句、如是文，分別是義。』

〔世尊曰：〕「諸比丘！大迦旃延是賢者也，大迦旃延是大慧者也。諸比丘！若汝等以其義問我，我亦如大迦旃延之解說，正應如是解說，此恰是其義也。汝等應如是憶持之。」

世尊是說已。歡喜之彼諸比丘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三四 盧夷強耆一夜賢者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其時，盧夷強耆住釋迦族之迦毘羅城尼拘律樹園。時有容色殊勝之旃達羅天子，夜將明時，明照全尼拘律樹園，而至彼尊者盧夷強耆之處。至已，立於一面。立於一面之旃達羅天子，如是言尊者盧夷強耆曰：「比丘！汝受持一夜賢者之總說及分別耶？」

〔尊者曰：〕「友！我不受持一夜賢者之總說及分別。然者，汝受持一夜賢者之總說與分別耶？」

〔天子言：〕「比丘！我亦不受持一夜賢者之總說及分別。比丘！然者，汝受持一夜賢者之偈耶？」

〔尊者曰：〕「友！我不受持一夜賢者之偈。友！然者，汝受持一夜賢者之偈耶？」

〔天子言：〕「比丘！我受持一夜賢者之偈。」

〔尊者曰：〕「友！然者，汝如何受持一夜賢者之偈耶？」

〔天子言：〕「比丘！一時，世尊住三十三天之巴利奢陀伽（晝度樹）下之盤睹伽無巴羅尸羅（無垢白石。）於其處，世尊爲三十三天之諸天神說一夜賢者之總說與分別。」

勿追於過去 勿願於未來

一切過去者 彼已皆捨去

未來者未至 而彼現在法

處處善觀察 不搖又不動

了知彼修習 唯應今日作

作須誠熱心 誰知明日死

不遇死大軍 實謂無是事

熱心如是住 畫夜不懈怠

此一夜賢者 謂靜寂默者

比丘！如是，我受持一夜賢者之偈。比丘！汝應學一夜賢者之總說及分別。比丘！汝應受持一夜賢者之總說及分別。比丘！持一夜賢者之總說及分別是梵行之初

利益者也。」旃達羅天子如是言已，忽然消失（於其處。）

時，尊者盧夷強耆，其夜將明時，收坐臥具，執衣鉢，出遊行彼舍衛城。次第遊行，至彼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之世尊處。至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尊者盧夷強耆如是白世尊言：「世尊！」時，我住釋迦族之迦毘羅城思拘律樹園。世尊！時，有容色殊勝一天子，夜將明時，明照全尼拘律樹園而來。來已，立於一面。世尊！立於一面之彼天子，如是言我曰：『比丘！汝受持一夜賢者之總說及分別耶？』世尊！如是言已，我對彼天子如是曰：『友！我不受持一夜賢者之總說及分別。友！然者，汝……梵行之初（利益）者也。』世尊！彼天子如是言。斯言已忽消失之。善哉！世尊！請世尊爲我說一夜賢者之總說及分別。』

〔世尊曰：〕「然者，比丘！汝知彼天子耶？」〔比丘言：〕「世尊！我不知彼天子。」

〔世尊曰：〕「比丘！彼名爲旃達羅天子也。旃達羅〔言：〕比丘！義解、作意、集中一切之心，以傾耳聞法。故，比丘！〔汝亦〕諦聽，善作意之，我當說之。」尊者盧夷強耆答世尊言：「如是，世尊。」世尊如是曰：

勿追於過去

勿願於未來

……〔參照前 偖〕……

此一夜賢者 謂靜寂默者

『於過去之時，有如是受。』……乃至……『有如是想。』……乃至……『有如是行。』……乃至……『有如是識。』於其處隨起喜悅。如是，比丘！爲追於過去也。

然者，比丘！如何爲不追過去？『過去之時，有如是色。』……爲不追過去也。

然者，比丘！如何爲願未來……〔參照前第百三十經〕，如是，比丘！於現在之諸法不搖動也。

勿追於過去 勿願於未來

……乃至……

此一夜賢者 謂靜寂默者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尊者盧夷強耆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三五 小業分別經

如是我聞。——

203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其時，都提之子斯波學童詣世尊處。詣已，與世尊問訊，交談可喜、可樂之語已，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彼都提之子斯波學童，如是白世尊言：「尊瞿曇！有何因、何緣，種種人存在之間，有優、劣之性耶？」尊瞿曇！如何有諸短壽人、有長壽、有多病、有無病、有醜陋、有容麗、無權勢、有權勢、有貧窮、有財富、有卑族、有貴族、有愚鈍、有伶俐耶？」尊瞿曇！有如何因、如何緣，種種人存在之間，有優、劣之性耶？」

〔世尊曰：〕「學童！種種有情，有各各之業，爲業之相續者，有業爲胎藏，被縛於業，以業爲所依。以業分別種種之有情，即有優、劣之性。」

〔學童言：〕「我如是聞尊瞿曇之略說，不詳細分別之義，不知解其詳細之義。善哉！尊瞿曇爲我所說之法，使我詳細解知尊瞿曇如是略說，未詳細分別之義。」

〔世尊曰：〕「然者，學童！應諦聽，善作意之，我當說之。」都提之子斯波學童

對世尊言：「如是，尊！」世尊乃如是說：

「學童！茲有一類或女、或男，殺生者而兇惡，手塗血、以殺戮爲事，對諸有情無慈心。彼如是成就，如是由正持彼業，身壞命終之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若身壞命終後，不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若來人位者，再生於何處亦短命也。學童！如是之所行，即殺生者而兇惡、手塗血、以殺戮爲事，對諸生物無慈心，以至〔如是〕短命。」

204 學童！更茲有一類或女、或男、停止殺生、遠離殺生、捨棒、捨刀、知恥、有慈心、憐愍利益一切生物而住。彼如是成就，由如是正持彼業，身壞命終之後，生於善趣天界。若身壞命終之後，不生於善趣、天界，若來人位者，再生於何處亦長命也。學童！如是之所行，即停止殺生、遠離殺生、捨棒、捨刀、知恥、有慈心、憐愍利益一切生物而住。以至〔如是〕長命。」

學童！茲有一類或女、或男、或依手、或依棒、或依刀、惱害諸有情。彼如是成就，由如是正持彼業，身壞命終之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若身壞命終之後，不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若生來人位者，再生於何處亦

多病也。學童如是之所行，或依手、或依棒、或依刀惱害諸有情類，即以至〔如是〕多病。

學童！更茲有一類之或女、或男、或依手、或依棒、或依刀，不惱諸有情。彼如是成就，由如是正持彼業……無病也。學童！如是所行即不惱害……以至〔如是〕無病。

學童！茲有一類之或女、或男，易忿怒、多愁、雖〔由其他〕言些少〔事〕，遂現爲憤、怒、瞋恚、剛情、怒氣、瞋恚、不滿。彼如是成就，由如是正持彼業……無幸處……醜陋也。學童！如是之所行，即易忿怒……現不滿、以至〔如是〕醜陋。

學童！更茲有一類或女、或男，不忿怒、不多愁、雖〔由其他〕言些少〔事〕，不忿、不怒、不瞋恚、不剛情、不現怒氣、瞋恚、不滿。彼如是成就，由如是正持彼業……善趣……端正也。學童！如是之所行即不忿怒……不現不滿、以至〔如是〕端正。

學童！茲有一類或女、或男，有嫉妒心，對他〔人所得〕之利得、恭敬、尊重、尊敬、禮拜、供養，懷嫉之惡意以結姤心。彼如是成就，如是由正持彼業……無幸

處……成爲無權勢者。學童！如是所行即有嫉妬心……以結妬心，〔如是〕以至無權勢。

學童！更茲有一類或女、或男，有嫉妬心，對他〔人之所得〕之利得、恭敬、尊重、尊敬、禮拜、供養，不嫉、不懷惡意、無結妬心。彼……由其業……善趣……成爲權威者……不結妬心，〔如是〕以至大權威。

學童！茲有一類或女、或男，對沙門、婆羅門不施與飲食、衣服、車乘、華鬘、香料、塗油、臥具、住宅、登具者。彼……由彼業……無幸處……爲貧窮者……不施與燈具，〔如是〕以至貧窮。

學童！更有一類或女、或男，對沙門、婆羅門施與飲食……臥具、住宅、燈具者。彼……由彼業……善趣……爲大財富者……施與臥具、住宅、燈具，〔如是〕以至大財富。

學童！茲有一類或女、或男，傲慢而過慢，應禮人而不禮，應起迎而不起迎，應讓座而不讓座，應讓路而不讓路，應尊敬而不尊敬，應尊重而不尊重，應供敬而不恭敬，應供養而不供養，彼……由彼業……無幸處……爲卑族……應供養而不供

養，〔如是〕以至於卑族。

學童！更有一類或女、或男，不傲慢而不過慢，應禮者而禮，應供養者而供養。彼……由彼業……善趣……爲貴族……應供養而供養，〔如是〕以至於貴族。

學童！茲有一類或女、或男，親近沙門、婆羅門已而尋問：『尊者！如何是善？如何是不善？如何是有罪？如何是無罪？如何是應修習？如何是不應修習？我長時行不利益、如何是苦？或長時行利益，如何是安樂？』彼……由彼業……無幸處……爲愚鈍〔者〕……不尋問，〔如是〕以至愚鈍。

學童！更有一類或女、或男，親近沙門、婆羅門已，尋問：『尊者！善者，如何……利益，如何爲樂？』彼……由彼業……善趣……爲大慧〔者〕……尋問，以至〔如是〕於大慧。

學童！如是至所行於短壽者，以持短壽；至所行於長壽者，以持長壽；至所行於多者，以持多病；至所行於無病者，以持無病；至所行於醜陋者，以持醜陋；至所行於端正者，以持端正；至所行於權勢者，以持權勢；至所行於貧窮者，以持貧窮，至所行於大富者，以持大富；至所行於卑族者，以持卑族；至所行於貴族者、

以持貴族；至所行於愚鈍者，以持愚鈍；至所行於大慧者，以持大慧。

學童！諸有情各有業，是業之相續者。業爲胎藏而有，被縛於業，以業爲所依。業以分諸有情，即有優劣之性。」

如是說已，都提之子斯波學童，如是白世尊曰：「妙哉！尊瞿曇！妙哉！尊瞿曇！尊瞿曇！譬喻使伏者仰臥……見。恰如是，由尊瞿曇，以種種異門宣說法，使我歸依尊瞿曇。〔歸依〕法及比丘衆。尊瞿曇受納我從今日以後，以至命終歸依爲優婆塞。」

第一三六 大業分別經

207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精舍。其時，尊者三彌提住林中之禪屋。時出家者普達梨弗，逍遙遊行至尊者三彌提之處。至已，與尊者互相問訊，交換可喜可樂之語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普達梨弗，如是言尊者三彌提曰：「友！三彌提！如是，我親聞沙門瞿曇、親聽取：『身業是空無，語業是空無，唯有意業是真實。又有禪定，若成就其禪定者，亦無任何覺知。』」

〔三彌提曰：〕「友！普達梨弗！勿如是言。友！普達梨弗！勿如是言。勿詐謗世尊，誹謗世尊不善也。世尊不如是說：『身業是空無，口業是空無，唯意業是真實。友！且彼有禪定，若彼成就禪定者即無任何之覺知。』」

〔普達梨弗曰：〕「友！三彌提！汝出家多久耶？」

〔尊者三彌提曰：〕「友！不久，三年矣。」

〔普達梨弗曰：〕「茲今，我等如何言長老比丘耶？如何實如是新學比丘應爲〔大〕

師之護。友！三彌提！故思業，由身、口、意之作已，彼覺何耶？」

〔尊者曰：〕「友普達梨弗！故思業，由身、口、意作已，彼覺苦。」

時，出家者普達梨弗，不歡喜尊者三彌提之所說亦不反駁。不歡喜，不反駁，從座起而去也。

時，尊者三彌提，於出家〔者〕普達梨弗離去不久，往尊者阿難之處。往已，與尊者阿難共相問訊，交換可喜可樂之語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尊者，敢^⑤以出家者普達梨弗共相對談之事，以告尊者阿難，尊者阿難聞已，如是言尊者三彌提曰：「友，三彌提！如是論說應奉見世尊。然，去，友！三彌提！我等應詣世尊之處。」詣已，以此義奉告世尊。如世尊爲我等所說明，我等應如是受持。」

尊者三彌提答尊者阿難曰：「如是。」時，尊者阿難與尊者三彌提詣世尊之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尊者阿難，以尊者三彌提與出家〔者〕普達梨弗共相論談之事奉告世尊。

〔世尊〕聞已，世尊如是告尊者阿難曰：「阿難！我想不起有見過出家〔者〕普達梨弗。然，何以如是論談耶？然，阿難！由如是愚癡人之三彌提，對普達梨弗分

別說明，一⑥向說明其質問。」

如是說已，尊者優陀夷如是白世尊曰：「世尊！然者，有關此，若由尊者三彌提，解說：『一切之所受是在此苦中者』如何？」

時，世尊告尊者阿難曰：「阿難！汝應見此愚癡人優陀夷之錯誤。阿難！我今知此愚癡人之想出，應是不正之想出。阿難！由最初普達梨弗之間三受。阿難！若普達梨弗如是問此愚癡人三彌提者，應如是說明之：『友，普達梨弗！由身、語、意，覺樂受者，是作思業已故，彼覺受樂。友，普達梨弗！由身、語、意，覺苦受者，是作思業已故，彼覺苦受。友，普達梨弗！由身、語、意，覺不苦不樂受者，是作思業已故，彼覺不苦不樂也。』阿難！如是說明，愚癡人之三彌提對普達梨弗，得爲正說明。阿難！假令有任何異學之出家愚人、淺學者，阿難！若聽汝等分別如來之大業分別，誰亦得知明如來之大業分別。」

〔阿難曰：〕「阿難！正其時，善逝！正其時。請世尊當分別大業分。拜聽世尊之諸比丘，應受持奉〔行〕。」

〔世尊曰：〕「阿難！然者，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說。」尊者阿難奉答世尊：

「如是，世尊。」世尊如是說：

「阿難！於世間當認有此等之四種人。如何爲四耶？阿難！茲或有人，爲殺生者、偷盜者、愛欲之邪行者、虛誑語者、離間語者、粗惡語者、雜穢語者、貪欲者、瞋恚者、邪見者。彼身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

阿難！又或有人，殺生者……邪見者。彼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

阿難！又或有人，離殺生者、離偷盜者、於愛欲離邪行者、離虛誑語者、離離間語者、離雜穢語者、不貪欲者、不瞋恚者、正見者。彼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

阿難！又或有人，離殺生者……正見者。彼身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

阿難！茲有沙門、婆羅門，由熱心、精勤、專精、不放逸、正作意、得如是之心三昧。即爲此心之三昧，由超人清淨之天眼，見某人於此處，〔是〕殺生者、偷盜者、於愛欲之邪行者、虛誑語者、離間語者、粗惡語者、雜穢語者、貪欲者、瞋恚者、邪見者，見〔彼〕身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彼如是言：

『汝，實有諸惡業，有惡行之報。我真正見是人於此處，爲殺生者、偷盜者……離間語者……乃至……邪見者。見〔彼〕身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彼如是言：『汝，凡此殺生者、偷盜者……乃至……邪見者，彼悉皆於身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若如是知者，此爲正知者也。若知〔其〕他者，於此等有誤知。』如是之彼，唯其自知、自見、自所經驗，唯其頑固取著說：『唯此是真實，其他爲虛妄。』

211

阿難！又於此，阿難！或有沙門、婆羅門，由熱心、精勤……見某人於此是殺生者、偷盜者……乃至……邪見者。見〔其〕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彼如是言：『汝，實無諸罪業。無惡行之報。我真正見是人，於世界爲殺生者、偷盜者……乃至……邪見者也。見〔其〕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彼如是言：『汝！凡此殺生者、偷盜者……乃至……邪見者，彼悉皆於身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如是知者，此爲正知者。若知〔其〕他者，於彼等有謬智。』如是彼，唯彼之自知、自見、自所經驗，唯於此頑固取著說：『唯此是真實，而餘是虛妄。』

阿難！茲或有沙門、婆羅門，由熱心、精勤……見某人於此處，離殺生、離偷

盜、於愛欲離邪行者、離虛誑語者、離離間語者、離粗惡語者、離雜穢語者、不貪欲者、不瞋恚者、爲正見者。見〔其〕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彼如是言：『實有諸善者，有善行之報。我真正見是人於此處，離殺生者……乃至……爲正見者。見〔其〕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彼如是言：『汝，凡此離殺生者、離偷盜者……乃至……爲正見者，見彼悉皆於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若如是知者，此爲正知者。若知〔其〕他者，於彼等有誤智。』如是之彼，唯彼之自知、自見、自所經驗，唯於此頑固取著說：『唯此是真實，其餘爲虛妄。』

阿難！又茲有沙門、婆羅門……見某人於此處，離殺生者、離偷盜者……乃至……爲正見者。見其身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彼如是言：『汝！實無諸善業，無善行之報。我真正見是人於此處，是離殺生者、離偷盜者……乃至……爲正見者，見其身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彼如是言：『汝，凡此離殺生者、離偷盜者……乃至……爲正見者，彼悉皆於身壞命終後，……無幸處……其餘爲虛妄。』

然而，阿難！凡彼沙門或婆羅門如是言：『汝！實有諸惡業，有惡行之報。』

——如是者即贊同彼。又彼如是言：『我真正見是人於此處，是殺生者、偷盜者……乃至……爲邪見者。見其身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而彼如是言：『汝，凡此殺生者、偷盜者……乃至……爲邪見者，彼悉皆於身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如是不贊同彼。又彼如是言：『若是知者，此爲正知。若知〔其〕他者，彼等有誤智。』——如是又不贊成彼。又真正唯彼之自知、自見、自所經驗，唯於此，頑固取著說：『唯此是真實，其餘爲虛妄。』——如是又不贊同彼。所以者何？阿難！如何於如來之大業分別有別智。

然而，阿難！彼沙門或婆羅門之如是言：『汝！實無諸惡業，無惡行之報。』——如是不贊同彼。且彼如是言：『我真正見是人於此處，是殺生者、偷盜者……乃至……爲邪見者。見其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如是贊成彼。而且彼如是言：『汝，凡此殺生者、偷盜者……乃至……爲邪見者，彼悉皆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如是不贊同彼。又彼如是言：『若如是知者，此正知知者，若知其他者，彼等有誤智。』——如是亦不贊成彼。又唯彼之自知、自見、自所經驗，唯於此頑固取著說：『唯此是真實，其餘爲虛妄。』——如是亦不贊同彼。所

以者何？然，阿難！於如來之大業分別，有別智。

然而，阿難！凡彼沙門或婆羅門之如是言：『汝！實有善業，有善行之報。』——如是贊同彼。又彼之如是言：『我真正見是人於此處，是離殺生者、離偷盜者……乃至……爲正見者。見其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如是亦贊同彼。而且彼如是言：『汝，凡離此殺生者、離偷盜者……乃至……爲正見者，彼悉皆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如是者不贊同彼。又彼如是言：『若如是知者，此爲正知者，若知其他者，彼等有誤智。』——如是亦不贊成彼。又唯彼之自知、自見、自所經驗，唯於此，頑固取著說：『唯此是真實，其餘爲虛妄。』——如是亦不贊同彼。所以者何？然，阿難！於如來之大業分別，有別智。

然而，阿難！凡彼沙門或婆羅門之如是言：『汝！實無諸善業，無善行之報。』——如是者不贊同彼。而彼如是言：『我真正見是人於此處，是離殺生者、離偷盜者……乃至……爲正見者。見其身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如是者即贊同彼。而彼如是言：『汝！凡是離殺生者、離偷盜者……乃至……爲正見者者，彼悉皆於身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如是不

贊同彼。又彼如是言。『若如是知者，此爲正知。若知其他者，彼等有誤智。』——如是亦不贊同彼。又唯彼之自知……乃至……其餘爲虛妄。』如是亦贊同彼。所以者何？然，阿難！於如來之大業分別，有別智。

然而，阿難！凡彼人於此處，是殺生者、偷盜者……乃至……爲邪見者，身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者，或彼應以前所作之罪業當受其苦；彼或應於後所作之惡業當受其苦，彼或於死時，爲有邪見者而有成就受持之。由此，彼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然而，若彼於此處，〔是〕殺生者、偷盜者……乃至……爲邪見者，其報於現世，或於次世，或於後世生起而受之。

然而，阿難！凡彼人於此處，是殺生者、偷盜者……乃至……爲邪見者，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者，或彼應以前所作之善業當受其樂。彼或應於後所作之善業當受其樂。或彼於死時，爲有正見者，而有成就受持。由此，彼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然而，若彼於此處，是殺生者、偷盜者……乃至……爲邪見者，其報於現世，或於次世，或於後世生起而受之。

然而，阿難！凡彼人於此處，是離殺生者、離偷盜者……乃至……爲正見者，

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者，於彼，或應以前彼所作之善業當受其樂，或彼於死時，爲正見者而有成就受持。然而，若彼於此處，是離殺生者、離偷盜者……乃至……爲正見者者，其報於現世，或於次世，或於後世生起而受。

然而，阿難！凡彼人於此處，是離殺生者、離偷盜者……乃至……爲正見者，彼身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者，於彼，或應以前所作之罪業當受其苦；或彼於後應彼所作之罪業當受其苦，或彼於死時，爲有邪見者，成就受持之。由此，彼身壞命終後，生於無幸處、惡趣、險難處、地獄。而且，彼若於此世，是離殺生者、離偷盜者……乃至……爲正見者，其報於現世，或於次世，或後世生起而受。

如是，阿難！有業之不可有而見爲不可有；有業之不可有而見爲可有，有業之可有而見爲可有；有業之可有而見爲不可有。」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尊者阿難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三七 六處分別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世尊對諸比丘曰：「諸比丘！」彼等諸比丘應世尊「曰：」「世尊。」世尊如是曰：「諸比丘！我應爲汝等說六處分別。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說之。」彼等諸比丘應世尊「曰：」「如是，世尊。」世尊如是曰：

「應知內六處。應知外六處。應知六識身。應知六觸身。應知十八意行。應知三十六有情句。於其中，依此而捨此。有三念住，此爲聖者之所學，此爲聖者之〔所〕習，〔大〕師以此訓衆。彼爲瑜伽師中之無上人之調御師。此爲六分別之總說。」

然，如是言：『應知內六處。』而言如是者，是緣何而言耶？有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如是所言：『應知內六處。』是緣此而言。

復次，如是言：『應知外六處。』而言如是者，是緣何而言耶？有色處、聲處、香處、味處、觸處、法處。如是所言：『應知外六處。』是緣此而言。

復次，如是言：『應知六識身。』而言如是者，是緣何而言耶？有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如是所言：『應知六識處。』是緣此而言。

復次，如是言：『應知六觸身。』而言如是者，是緣何而言耶？有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如是所言：『應知六觸身。』是緣此而言。

復次，如是言：『應知十八意行。』而言如是者，是緣何而言耶？依眼見色已，思察喜處之色、思察憂處之色、思察捨處之色。依耳聞聲已……乃至……依鼻嗅香已……乃至……依舌味味已……乃至……依身觸觸已……乃至……依意識法已，思察喜處之法、思察憂處之法、思察捨處之法。如有六喜行^⑦、六憂行、六捨行。如是所言：『應知十八意行。』是緣此而言。

復次，如是言：『應知三十六有情句。』如是緣何而言耶？是依六在家爲喜、六出離喜、六在家爲憂、六出離爲憂、六在家爲捨、六出離爲捨。

此等中，依六在家爲喜者何耶？乃對眼所識之諸色，可期望、好、悅、意樂、以隨伴世間味，或由獲得見^⑧爲獲得，或既曾獲得，追憶所變易、滅、已過去而起喜。若如是類之喜者，此言依在家爲喜。耳所識之諸聲……乃至……鼻所識之諸香

……乃至……舌所識之諸味……乃至……身所識之諸觸……乃至……意所識之法，可期望、好、悅、意樂、以隨伴世間味，由獲得見爲獲得，或既曾獲得，以追憶所變易、滅、已過去而起喜。若如是類之喜者，此言依在家爲喜。此等乃依六在家爲喜。

此等中，依六出離爲喜者何耶？乃對諸色而^⑨知爲無常性、變易、離欲滅已，以如實正慧見如是：『昔時之諸法，今時此等一切之諸法，是無常、苦、變易法』而起喜。若如是類之喜者，此乃依出離爲喜，知〔耳〕之識……乃至……〔鼻〕之諸香……乃至……〔舌〕之諸味……乃至……〔身〕之諸觸……乃至……〔意〕之諸法，是無常性，變易、離欲、滅已，以如實正慧見如是：『昔時之諸法，今時此等一切之諸法，是無常、苦、變易法』而起喜，若如是類之喜者，此言依出離爲喜。此等乃依六出離爲喜。

此等中，依六在家爲憂者何耶？乃對眼所識之諸色，可期望、好、悅、意樂、隨伴世間味，由不獲得見爲不獲得，或未曾獲得，追憶變易、滅、已過去以起憂。若如是類之憂，此言依在家爲憂。耳所識之諸聲……乃至……鼻所識之諸香……乃

至……舌所識之味……乃至……身所識之觸……乃至……意所識之法，可期望、好、悅、意樂、隨伴世間味，由不獲得見爲不獲得，或未曾獲得，追憶變易、滅、已過去以起憂。若如是類之憂，此言依在家爲憂。此等乃依六在家爲憂。

此等中，依六出離之憂者何耶？且知諸色是無常性、變易、離欲、滅已，以如實正慧見如是：『昔時之諸色、今時此等一切之諸色，是無常、苦、變易法。』對無上解脫生起需求：『於何時之日，即我今日，具足諸聖者之處而住、得具足彼處而住耶？』如是，由對無上諸解脫生起需求而起憂。而知諸聲……乃至……諸香……乃至……諸味……乃至……諸觸……乃至……諸法之無常性、變易、離欲、滅已。

以如實正慧見如是：『昔時之諸法、今時之此等一切之諸法，是無常、苦、變易之法。』對無上諸解脫生起需求：『於何時之日，即我今日，具足諸聖者之處而住、得具足彼處而住耶？』由對如是無上諸解脫，生起需求而起憂。此乃依六出離爲憂。

於此中，依六在家爲捨者何耶？由眼見色已，愚者、癡者、凡夫不克服「色之」限界者、不克服「色之」報者，不見「色之」災患者、於無聞者、凡夫者有捨，若如是類之捨者，即不超越諸色，故此言依在家爲捨。由耳聞聲已……乃至……由鼻

嗅香已……乃至……由香味味已……乃至……由身觸觸已……乃至……由意識法已，愚者、癡者、凡夫者，不克服〔法之〕限界者、不克服〔法之〕報者，不見〔法之〕災患者，於無聞者、凡夫者有捨，若如是類之捨者，不超越此法，故此言依在家爲捨。此等乃依六在家爲捨。

此等中，依六出離爲捨者何耶？且知諸色是無常性、變易、離欲、滅已，以如實正慧見如是：『昔時之諸色，今時此等一切諸色，是無常、苦、變易法。』而起捨。若如是類之捨者，即超越此色。故此言依出離爲捨。而知諸聲……乃至……諸香……乃至……諸味……乃至……諸觸……乃至……諸法之無常性、變易、離欲、滅已，以如實正慧，由見如是：『昔時之諸法，今時此等一切之諸法，是無常、苦、變易法』而起捨。若如是類之捨者，即超越此法。故此言依出離爲捨。此等乃依六出離爲捨。

如是所言：『應知三十六有情句。』乃緣此而言。

如是言：『於此等中，依此等而捨此等。』乃緣何而如是言耶？諸比丘！於此等中，依彼六出離爲喜，依此等、由此等，依彼六在家爲喜，以捨此等，以超越此

等。諸比丘！於此等中，依彼六在家爲憂，依此等、由此等，依彼六在家爲憂，捨此等，超越此等，如是而有其等之捨，如是而有其等之超越。諸比丘！於此等中，依彼六出離爲捨，依此等、由此等，依彼六在家爲捨，捨此等，超越此等，如是而有此等之捨，如是而有此等之超越。諸比丘！於此等中，依彼六出離爲喜，依此等、由此等，依彼六出離爲憂，捨此等！超越此等，如是而有此等之超越。諸比丘！於此等中，依彼六出離爲捨，依此等、由此等，依彼六出離爲喜，捨此等，超越此等，如是而有此等之超越。諸比丘！於此等中，依彼六出離爲捨，依此等、由此等，依彼六出離爲喜，捨此等，超越此等，如是而有此等之超越。諸比丘！於此等中，依彼六出離爲喜，捨此等，超越此等，如是而有此等之超越。

諸比丘！捨之多性而有多依，捨之一性而有一依。諸比丘！而如何捨之多性而有多依者耶？諸比丘！捨：有於諸色、有於諸聲、有於諸香、有於諸味、有於諸觸也。諸比丘！此，乃捨之多性而有多依。諸比丘！而如何捨之一性而一依者耶？諸比丘！捨：有依於空無邊處、有依於識無邊處、有依於無所有處、有依於非想非非想處。諸比丘！此，乃捨之一性而有一依。諸比丘！於此等中，彼捨之一性而一依者，依此、由此，彼捨之多性而多依者，捨彼，超越彼，如是而有彼捨，如是而有彼超越。諸比丘！依於不彼作性^⑩，由於不彼作性，彼捨之一性而一依者，捨彼，

超越彼，如是有彼捨，如是而有彼超越。如是所言：『於此等中，依彼而捨彼！』
彼乃緣此而言。

復次，如是言：『有三念住，此聖者之所習，〔大〕師以此訓衆。』而且，此緣何而言耶？諸比丘！茲有師爲憐愍者、求「他之」利益者、以垂憐愍爲諸弟子說法：『此爲汝等之利益，此爲汝等之安樂。』對此，諸弟子不善聽，不傾耳，不立智心，且離師教之行動。諸比丘！如來不喜此、又不感喜。而且無有有漏，有念、有正知而住。諸比丘！此，爲第一念住，此聖者之習，〔大〕師以此訓衆。

復次，諸比丘！有師，是憐愍者、求「他之」利益者，以垂憐愍爲諸弟子說法：『此爲汝等之利益，此爲汝等之安樂。』對彼，一部分之諸弟子不善聽，不傾耳，不立智心^⑪，而且離師教之行動。一部分之諸弟子善聽聞，傾耳，以立智心，而且不離師教之行動。諸比丘！如來不喜此、又不感喜，非不喜，非不感喜。喜與不喜，捨離此兩者已，彼爲捨者，有念、有正知而住。諸比丘！此爲第二念住此……訓衆也。

復次，諸比丘！有師……爲諸弟子說法……『爲安樂。』對彼，諸弟子善聽，

傾耳，以立智心，而且無離師教之行動。諸比丘！如來喜此、且感喜；無漏而有念、有正知而住。諸比丘！此爲第三念住此……訓衆。

如是所言：『有三念住、此聖者之所習、〔天〕師以訓衆。』彼乃緣此而言。

又，如是言：『彼乃瑜伽師中之無上人之調御師。』而如是乃緣何而言耶？諸比丘！由調象師，於應調御之象，令走之，唯限走一邊……或東、或西、或南、或北。諸比丘！由調馬師，於應調御之馬，令走之，唯限走一邊……或南。諸比丘！由調牛師，於應調御之牛，令走之……或南。諸比丘！由如來、應供者、正等覺者，於應調御之人，令走之，於八方走……於有色者，見諸色，此第一方。於內無色想者，以見外之諸色，此第二方。『淨而』勝解，此第三方。徧超色想，以滅諸有對想，不作意種種想而『虛空乃無邊』。具足空無邊處而住，此第四方。徧超空無邊處而『識乃無邊』。具足識無邊處而住，此第五方。徧超識無邊處『無何物之存在』。具足無所有處而住，此第六方。徧超無所有處，具足非想非非想處而住，此第七方。徧超非想非非想處，而具足受、想滅而住，此第八方。諸比丘！由如來、應供者、正等覺者，於應調御之人，令走之，即走如是之八方。所言如是：『彼瑜伽師中之無上

人之調御師。』彼乃此緣而言者。』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彼等諸比丘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三八 總說分別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世尊呼諸比丘曰：「諸比丘！」彼等諸比丘應諾世尊曰：「世尊！」世尊乃如是曰：

「諸比丘！應爲汝等說總說之分別。諦聽，善思念之，我當說之。」彼等諸比丘向世尊曰：「如是，世尊。」世尊乃如是曰：「諸比丘！比丘由觀察彼之識不散亂、不離散於外，不住於內，不取、真正無恐畏，應如是觀察之。諸比丘！識不散亂、不離散於外，不住於內者，由無取、無怖畏，於未來即不生起：生、老、死、苦之集。」世尊如是說。如是說已，善逝從座起而入精舍。

時，世尊之去後不久，彼等諸比丘有如是思念：「友等！如是，世尊爲我等略示總說，不詳細分別其義即從座起而入精舍。」諸比丘！比丘由觀察彼之識不散亂、不離散於外，不住於內，無取著、真正無怖畏，應如是觀察。諸比丘！識不散亂、不離散於外，無住於內者，由無取著、無怖畏，於未來即不生起：生、老、死、苦之

集。」由世尊如是所略示之總說，誰對此不詳細分別其義而能詳細分別者乎？」

時，彼等諸比丘有如是思念：「彼尊者迦旃延，乃〔大〕師及有學識之諸同梵行者所讚賞、所尊重。然者，尊者大迦旃延，對由世尊此略示之總說而未詳細分別其義，得堪詳細分別。然，今我等往彼尊者大迦旃延處。往已向尊者迦旃延，以問其義！」時，彼等諸比丘至彼尊者大迦旃延處。至已與尊者大迦旃延互相問訊，交換可喜、可樂之語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彼等諸比丘如是言尊者大迦旃延曰：「友，迦旃延！世尊如是爲我等略示總說，未詳細分別其義即從座起而入精舍。〔謂……〕『諸比丘！……不生起……。』友，迦旃延！如是我等，於世尊去後不久，生如是之思念：「友等！世尊如是爲我等略示總說……而入精舍。〔謂……〕『諸比丘！……不生起……。』由世尊如是所略示之總說，誰對此未詳細分別之義而能分別者乎？」友，迦旃延！如是我等生如之思念：『彼尊者大迦旃延……問……。』尊者大迦旃延應分別之。」

〔迦旃延曰：〕「友等！譬喻有人，欲堅〔材〕、求堅〔材〕、探索堅〔材〕而遊行，亭立之大樹有堅〔材〕，以過其根、幹已，於枝葉以爲求得堅〔材〕。此正如是：

諸尊者於〔大〕師之面前時，以過世尊而想向我得問此義。友等！實彼世尊是知所知、見所見、眼者、智者、法者、清淨者、說者、宣說者、持義者、與不死者、法主、如來也。而汝等善奉問其義，正有¹²是時。正如世尊爲汝等所解說，汝等應如是受持之。」

〔諸比丘曰：〕「友！迦旃延！實世尊是知所知、見所見、眼者、智者、法者、清淨者、說者、宣說者、持義者，與不死者、法主、如來也。然而，我等應善向世尊，奉問其義，正有是時。如世尊爲我等所解說，我等應如是受持之。而尊者大迦旃延，乃〔大〕師及有諸學識之同梵行者所讚賞、所敬重。尊者大迦旃延，乃由世尊所略示總說而未詳細分別其義，堪得詳細分別。尊者大迦旃延！請勿介意¹³，分別之。」

〔迦旃延曰：〕「然者，友等！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說之。」彼等諸比丘答尊者大迦旃延曰：「如是，友！」尊者大迦旃延乃如是曰：

「友等！世尊之爲汝等略示總說，未詳細分別其義，從座起而入精舍，如是：『諸比丘！比丘……不生起……。』友等！由世尊所略示之總說，未詳細分別其義，其

義，我如是詳細知解之〔曰：〕

「然者，如何言：『識不散亂、不離散於外？』友等！茲對比丘，由眼見色已，有追求色相之識，若繫於〔此〕色相之味、縛於色相之味、結於色相之味結者，言識散亂、離散於外。由耳聞聲已……乃至……由鼻嗅香已……乃至……由舌味味已……乃至……由身觸所觸已……乃至……由意識法已，有追求法相之識，若繫於此法相之味，縛於法相之味，結於法相之味結者，言識散亂、離散於外。友等！如是言：『識散亂、離散於外。』

226

友等！然者，如何言：『識不散亂、不離散於外』〔耶？〕友等！茲對比丘，由眼見色已，有不追求色相之識，不繫於〔此〕色相之味，不縛於色相之味，不結於此色相之味結者，〔如是〕言識不散亂、不離散於外。由耳聞聲已……乃至……由鼻嗅香已……乃至……由舌味味已……乃至……由身觸所觸已……乃至……由意識法已，有不追求法相之識，不繫於〔此〕法相之味，不縛於法相之味，不結於法相之味結者，言識不散亂、不離散於外。友等！如是而言：『識不散亂、不離散於外』也。

友等！然者，如何言：『心住於內？』友等！茲有比丘，離諸欲、離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具足初禪而住。對彼有追求由離生喜、樂之識，繫於由離生喜、樂之味，縛於由離生喜、樂之味，結於由離生喜、樂之味結者，即言心住於內。復次，友等！有比丘，有由尋、伺之止息，由心安靜，有心一趣性，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而住。對彼有追求由定生喜、樂之識，繫於由定生喜、樂之味，縛於由定生喜、樂之味，結於由定生喜、樂之味結者，〔即〕言心住於內。復次，友等！有比丘，由脫喜而住於捨，有念、有正知，而且由身感受樂，稱爲諸聖者之『捨而有念樂住』，具足第三禪而住。對彼有追求捨之識，繫於捨、樂之味，縛於捨、樂之味，結於捨、樂之味結者，〔即〕言心住於內。復次，友等！有比丘，爲斷樂、斷苦，且先爲滅喜、憂，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具足第四禪而住。對彼有追求不苦不樂之識，繫於不苦不樂之味，縛於不苦不樂之味，結於不苦不樂之味結者，〔即〕言心住於內。友等！如是言：『心住於內』也。

友等！然者，如何言：『心不住於內？』友等！茲有比丘，離諸欲……乃至……具足初禪而住。對彼無追求由離生喜、樂之識，不繫於由離生喜、樂之味，不縛於

由離生喜、樂之味，不結於由離生喜、樂之味結者，〔即〕言心不住於內。復次，友等！有比丘！由尋、伺之止息……乃至……具足第二禪而住。對彼有不追求由定生喜、樂之識，不繫於由定生喜、樂之味，不縛於由定生喜、樂之味，不結於由定生喜、樂之味結者，〔即〕言心不住於內。復次，友等！有比丘，由脫喜……乃至……具足第三禪而住。對彼有不追求捨、樂之識，不繫於捨、樂之味，不縛於捨、樂之味，不結於捨、樂之味結者，〔即〕言心不住於內。復次，友等！有比丘，斷樂……乃至……具足第四禪而住。對彼有不追求不苦不樂之識，不繫於不苦不樂之味，不縛於不苦不樂之味，不結於不苦不樂之味結者，〔即〕言心不住於內。友等！如是言：『心不住於內』也。

友等！然者，如何『無取而有怖？』友等！茲有無聞之凡夫，不見諸聖，不熟達聖法，不通曉聖法；不見諸善人，不熟達善人之法，不通曉善人之法，見色爲我，或見我有色，或見色於我中、或見我於色中。對彼而彼色及變易、變異。對彼由色之變易、變異性，識隨轉於色之變易。對彼而識隨轉於色之變易。對彼由隨轉於色之變易而生恐怖。諸法之生起，乃徧取心而住。由心之徧取而有怖懼、煩勞、捨、

無取而恐怖。以受……乃至……以想……乃至……以行……乃至……見識是我，或見我是識，或見識於我中，或見我於識中。對彼，彼識是變易、變易對彼由識之變異性，而有識隨轉於識之變易。對彼有由隨轉於識之變易而生恐怖。諸法之生起，乃徧取心而住。由心之徧取而有怖懼、煩勞、捨、無取而怖。友等！如是『無取而有怖。』

友等！然者，如何是『無取而無怖？』友等！茲有多聞之聖弟子，見諸聖者，熟達聖法，通曉聖法，見諸善人，熟達善人之法，通曉善人之法，不見色爲我，或不見我有色，或不見色於我中，或不見我於色中，對彼，彼色及變易、變異。對彼由色之變易、變異性。識不隨轉於色之變易。對彼由隨轉於色之變易，而不生恐怖，諸法之生起，不徧取心而住。由心之不徧取，無怖懼、無煩勞、無捨、無取而無恐怖。以受……乃至……以想……乃至……以行……乃至……不見我識，不見識是我，不見識於我中，不見我於色中。對彼，彼識是變易、變異。對彼由識之變易、變異性，識不隨轉於識之變易。對彼隨轉於識之變易而不生恐怖，諸法之生起，不徧取^⑯心而住，由心之不徧取，而無恐怖、無煩勞、無捨、無取而無怖。友等！如是言：

『無取而無怖』也。

229

「友等！世尊爲汝等略示總說，未詳細分別其義，從座起而入精舍。『諸比丘！比丘……不生……。』友等！由世尊如是略示總說，未詳細分別其義者，是義我如是詳細知解矣。而汝等諸尊者，若有希望者，詣世尊之處、應奉問此義。如世尊對汝等所解說，汝等應如是受持之。」

時，彼等諸比丘，歡喜、隨喜尊者大迦旃延之所說已，即從座起，詣彼世尊之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彼等諸比丘如是白世尊：「世尊！世尊爲我等所略示總說，未詳細分別是義，從座起而入精舍。『諸比丘！……比丘……無生……。』世尊！如是我等，於世尊之去後不久，有如是之念：『友等！如是，世尊所略示總說，未詳細分別是義而入精舍——諸比丘！比丘……不生……。』如是由世尊所略示總說，未詳細分別是義，誰詳細分別是義者乎？」世尊！如是我等有如是念：『彼尊者大迦旃延……問……。』世尊！時，我等至彼尊者大迦旃延之處。至已，以是義問尊者大迦旃延。世尊！由尊者大迦旃延對我等，說是相、是句、是文以分別其義。」

〔世尊曰：〕「諸比丘！大迦旃延是賢者。諸比丘！大迦旃延是大慧者。諸比丘！若汝等以此義問我，我亦正如大迦旃延之解說而如是解說之。然者，彼即此義。〔汝等〕應如是受持之。」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彼等諸比丘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三九 無諍分別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世尊言諸比丘曰：「諸比丘！」諸比丘奉答世尊：「世尊。」世尊乃如是曰：「諸比丘！我當爲汝等說無諍分別，諦聽，善思念之，我當說之。」彼等諸比丘奉答世尊曰：「如是，世尊。」世尊乃如是曰：「勿耽於欲樂。〔彼是〕下劣、賤陋、凡俗者、非聖、不持利益。或勿耽於自己苦惱之惑溺。〔彼是〕苦、非聖、不持利益。然而，離此兩極端，中道乃由如來所正等覺者。〔此是〕眼之因、智之因、寂靜、證智、正覺、導於涅槃。應知稱讚，應知譏訾。知稱讚，知譏訾已，即不稱讚、不譏訾而應說法。應知樂之決定。如樂之決定已，應求追於內之樂。不應語惡口，不應於面前而私語。應語柔緩，勿緊急。不應執〔各〕國土之語言。不應用過剩之俗稱。此即無諍分別之總說。」

然，如是言：「勿耽於欲樂。〔彼是〕苦、非聖、不持利益。」然者，彼緣何而言耶？凡與欲結合之有樂，與喜相應，〔此是〕下劣、賤陋、凡俗者、非聖、不持利

益，如是之法，有苦、有惱害、有煩勞、有熱惱、邪行。凡與欲結合之有樂，與喜相應，與〔此〕下劣、賤陋、凡俗者、不持利益不相應者，如是之法，即無苦、無惱害、無煩勞、無熱惱之正行。凡與自己惱害相應，〔此是〕苦、非聖、不持利益，如是之法，即有苦、有惱害、有煩勞、有熱惱之邪行。凡與自己惱害相應，〔此是〕苦、不聖非義^⑯，與苦所不相應者，如是之法，無苦、無惱害、無煩勞、無熱惱之正行。如是所言：『勿耽於欲樂。〔此是〕下劣、賤陋、凡俗者、非聖、不持利益。又勿耽於自己苦惱之惑溺。〔此是〕苦、非聖、不持利益。』彼乃緣此而言。

復次，如是言：『離此等之兩極端，中道乃由如來所正等覺。〔此是〕眼之因、智之因、寂靜、證智、導於涅槃。』然者，彼緣何而言耶？彼即八支聖道，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如是所言：『離此等之兩極端，中道乃由如來所正等覺，導於……。』彼即緣此而言。

復次，如是言：『應知稱讚。應知譏訾，知稱讚、知譏訾已，不稱讚、不譏訾而說法。』然者，彼緣何而言耶？諸比丘！而如何有稱讚、有譏訾而無說法耶？如是言：『凡與欲結合之有樂，與喜相應，〔此是〕下劣、賤陋、凡俗者、非聖而不持

利益之所耽著，如是之一切，〔此是〕有苦、有惱害、有煩勞、有熱惱之邪行。」於此，或譏訾諸人。如是言：『凡與欲結合之有樂，與喜相應，〔此是〕下劣、賤陋、凡俗者、非聖而不持利益之所耽著，如是之一切，〔此〕無苦、無惱害、無煩勞、無熱惱之正行。』於此，或稱讚諸人。如是言：『凡自己苦惱惑溺之〔此〕苦、非聖而不持利益所耽著，如是之一切，〔此〕有苦、有惱害、有煩勞、有熱惱之邪行。』於此，或譏訾諸人。如是言：『凡自己苦惱惑溺之〔此〕苦，非聖而不持利益之所耽著，如是之一切，〔此〕無苦、惱害、無煩勞、無熱惱之正行。』於此，或稱讚諸人。如是言：『凡任何人，若不捨其有結者，彼等之一切，是有苦、有惱害、有煩勞、有熱惱之邪行。』於此，或譏訾諸人。如是言：『凡任何人，無不捨有結者，彼等之一切，無苦、無惱害、無煩勞、無熱惱之正行。』於此，或稱讚諸人。諸比丘！如是有稱讚、有譏訾而無說法。

諸比丘！然而，如何爲無稱讚、無譏訾而有說法？如是不言：『凡與欲結合之有樂、與喜相應、〔此是〕下劣、賤陋、凡俗者、非聖而不持利益所耽著，彼等之一切，〔此〕有苦、有惱害、有煩勞、有熱惱之邪行。』如是言：『而耽著，如是此法，

此有苦、有惱害、有煩勞、有熱惱之邪行』而說法。如是不言：『凡與欲結合之有樂、與喜相應、〔此是〕下劣、賤陋、凡俗者、非聖而不持利益所耽著，彼等之一切，此無苦、無惱害、無煩勞、無熱惱之正行。』如是言：『而且不耽著，如是之法，無苦、無惱害、無煩勞、無熱惱之正行』而說法。如是不言：『凡自己苦惱之惑溺，〔此是〕苦、非聖而不持利益所耽著，彼等之一切，此有苦、有惱害、有煩勞、有熱惱之邪行。』如是言：『而且耽著，如是之法，是有苦、有惱害、有煩勞、有熱惱之邪行』而說法。如是不言：『凡自己苦惱惑溺之〔此〕苦、非聖而不持利益所耽著，彼等之一切，此無苦、無惱害、無煩勞、無熱惱之正行。』如是言：『而且不耽著，如是之法，此無苦、無惱害、無煩勞、無熱惱之正行。』如是不言：『凡任何人，不捨其有結者，彼等之一切，是有苦、有惱害、有煩勞、有熱惱之邪行。』如是言：『若不捨此有結者，有是爲不捨』而說法。如是不言：『凡任何人，若捨其有結者，彼等之一切，無苦、無惱害、無煩勞、無熱惱之正行。』如是言：『而且令捨此有結之時，有是被捨』而說法。諸比丘！如是無稱讚、無譏訾而有說法也。

如是所言：『應知稱讚，應知譏訾，知稱讚、知譏訾已，不稱讚、不譏訾而應說法。』彼乃緣此而言。

復次，如是言：『應知樂之決定，知樂之決定已，應追求內之樂。』然者，彼緣何而言耶？諸比丘！有此等之五妙樂。五者爲何耶？眼所識之色，可望、可欲、可喜、可愛、持欲、可染著者，耳所識之聲……乃至……鼻所識之香……乃至……舌所識之味……乃至……身所識之諸觸，可望、可欲、可喜、可愛、持欲、爲可染著。諸比丘！此等乃此五妙欲。諸比丘！緣此等之五妙欲而生喜樂，言此爲欲樂、穢樂、凡夫樂、不聖樂。我言：『如是之樂不應習、不應修、不應多作、應怖畏之。』諸比丘！茲有比丘，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具足第二禪而住。由尋、伺之止息內心安靜、心一趣性、無尋、無伺而由定生喜樂，具足第三禪而住……乃至……第三禪……乃至……具足第四禪而住。此稱爲出離樂、捨離樂、止息樂、正覺樂也。我言：『如是之樂應習、應修、應多作、應無怖畏。』如是言：『應知樂之決定。樂之決定已，應追求於內之樂。』彼乃緣此而言。

復次，如是言：『不應語惡口。不應於面前而私語。』然者，彼緣何而言耶？

諸比丘！若知此是惡口、不真、虛妄、不持利益，如是可及之惡口，不應語。又所知若惡口之真、如實不持利益，如是不應語，應學之。而且所知若惡口之真、如實而持利益，對如是之惡口，於此以應知其語時。

諸比丘！於此，所知若於面前之私語，不真、虛妄而不持利益，如是於面前可及之私語，不應語之。又，所知若面前之私語，雖真、如實而不持利益，如是不應語，當學之。而且所知若面前之私語，真、如實而持利益，對如是面前之私語，於此應知其語時。如是所言：『不應語惡口，不應於面前而私語。』彼乃緣此而言。

復次，如是言：『應語柔緩，勿緊急。』然者，緣何而言耶？諸比丘！於此，由於緊急語，身疲、心損、聲^⑯害、咽喉亦痛。又緊急者之所說，不明瞭而不了解。諸比丘！於此由於柔緩語，身不疲、心不損、聲不害、咽喉亦不痛。又柔緩者之所語，明瞭而善了解。如是言：『應語柔緩，勿緊急。』彼即緣此而言。

復次，如是言：『不應執〔各〕國土之語言，不應用過剩之俗稱。』然者，緣何而言耶？諸比丘！然而，如何執〔各〕國土之語，用過剩之俗稱。諸比丘！於此，同^⑰一物，或於各國，有名爲婆提（甌），有名爲鉢陀（鉢），有名爲吃陀（椀），有

名爲沙羅瓦（杯），有名爲達嚕拔（杓），有名爲鉢那（飲食器），有名爲美糸羅（飲水器）。如是於各國土，如是名之。真正如是堅固取著說：『唯此是真實，其餘爲虛妄。』諸比丘！如是，執此〔各〕國之語言，使用過剩之俗稱。諸比丘！然而，如何不執〔各〕國之語言，不使用過剩之俗稱耶？諸比丘！於此，同一物，或於各國，名爲甌，名爲鉢，名爲椀，名爲杯，名爲杓，名爲飲食器，名爲飲水器。如是，於各不同之國土，實如諸長老如是語』而名之，真實如是，無取著而語。諸比丘！如是不執各國之言說，不使用過剩之俗稱。如是所言：『應不執〔各〕國土之語言，不應使用過剩之俗稱。』彼乃緣此而言。

諸比丘！於此，凡與欲結合之有樂，與喜相應，〔此是〕下劣、賤陋、凡俗者、非聖而不持利益，如是之法，乃有苦、有惱害、有煩勞、有熱惱之邪行。故如是之法乃有諍。諸比丘！於此，凡與欲結合之有樂，與喜相應，不與〔此〕下劣、賤陋、凡俗者、非聖而不持利益所相應，如是之法乃無苦、無惱害、無煩勞之正行。故如是之法乃無諍。諸比丘！於此，凡自己苦惱惑溺之此苦、非聖而不持利益，如是之法乃有苦、有惱害、有煩勞、有熱惱之邪行。故如是之法乃有諍。諸比丘！於此，

凡不耽著與自己苦惱惑溺之〔此〕苦、非聖而不持利益。如是之法乃無苦、無惱害、無煩勞、無熱惱之正行。故如是之法乃無諍。諸比丘！於此，彼中道由如來而正等覺，〔此是〕眼之因、智之因、寂靜、證智、導於涅槃，如是之法乃無苦、無惱害、無煩勞、無熱惱之正行。故如是之法乃無諍。諸比丘！於此，有彼稱讚、譏訾而無說法，如是之法乃有苦、有惱害、有煩勞、有熱惱之邪行。故如是之法乃有諍。諸比丘！於此，無彼稱讚、譏訾而說法，如是之法乃無苦、無惱害、無煩勞、無熱惱之正行。故如是之法乃無諍。諸比丘！於此，爲彼欲、穢樂、凡夫樂、非聖樂者，如是之法乃有苦、有惱害、有煩勞、有熱惱之邪行。故如是之法乃有諍。諸比丘！於此，爲彼出離樂、捨離樂、止息樂、正覺樂，如是之法乃無苦、無惱害、無煩勞、無熱惱之正行。故如是之法乃無諍。諸比丘！於此，爲彼惡口之不真、虛妄而不持利益者，如是之法乃有苦、有惱害、有煩勞、有熱惱之邪行。故如是之法乃有諍。諸比丘！於此，爲彼惡口之真、如實亦不持利益，如是之法乃有苦、有惱害、有煩勞、有熱惱之邪行。故如是之法乃有諍。諸比丘！於此，爲彼惡口之真、如實而持利益者，如是之法乃無苦、無惱害、無煩勞、無熱惱之正行。故如是之法乃無有諍。

237

諸比丘！於此，於彼面前私語之不眞、虛妄而不持利益者，如是之法乃有苦、有惱害、有煩勞、有熱惱之邪行。故如是之法乃有諍。諸比丘！於此，於彼面前私語之眞、如實亦不持利益，如是之法乃有苦……邪行……有諍。諸比丘！於此，於彼面前私語之眞、如實而持利益者，如是之法無有苦……正行……無諍。諸比丘！於此，彼緊急者之所語，如是之法乃有苦……邪行……有諍。諸比丘！於此，彼柔緩者之所語，如是之法乃無苦……正行……無諍。諸比丘！於此，執行〔各〕國之語言，使用過剩之俗稱者，如是之法乃有苦……邪行……有諍。諸比丘！於此，不執彼〔各〕國之語言，不使用過剩之俗稱，如是之法乃無苦、無惱害、無煩勞、無熱惱之正行。故如是之法乃無諍。

諸比丘！是故於此：『我等當不能不知有諍之法。且亦不能不知無諍之法。知有諍之法，且知無諍之法已，我等當行無諍之道。』諸比丘！如是當不能不學之。諸比丘！而善男子須菩提乃〔實〕行無諍之道。』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彼等諸比丘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四〇 界分別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遊行於摩羯陀國內，入彼王舍城，近至彼陶師跋伽瓦之處。至已而如是告陶師跋伽瓦曰：「跋伽瓦！汝若無支障者，我將一夜住〔汝〕家之入口處。」

〔陶師曰：〕「世尊！於我無支障。然，於此先既有出家者之入宿。彼若承諾，請世尊隨意住。」

其時，恰好名爲弗區沙提之善男子尊仰世尊爲師^⑯，信仰^⑯而由在家出家爲無家。彼先入宿於陶師家之入口處。時，世尊至彼尊者弗區沙提之處。至已，如是告尊者弗區沙提曰：「比丘！若汝無支障者，我將一夜住〔此〕家之入口處。」

〔弗區沙提曰：〕「友！陶師家之入口曠寬，尊者請隨意住。」

時，世尊入於陶師家之入口已，設草座於一面，以結跏趺坐。身體正直，令念住立現前。時，世尊其夜坐至甚晚，尊者弗區沙提其夜亦坐至甚晚。時，世尊有如是思念：「今此善男子如何有信樂此行耶？今我以此問之。」世尊如是告尊者弗區沙

提曰：「比丘！汝仰誰爲師而出家耶？誰爲汝師！或汝喜歡誰之法耶？」

〔弗區沙提曰：〕「友！有稱爲沙門瞿曇，釋子由釋迦族出家，而彼世尊如是善名流布：『彼世尊是阿羅漢、正等覺者、明行足者、善逝者、世間解者、無上者、調御丈夫者、天人師、覺者、世尊也。』仰彼世尊爲師我乃出家。然而彼世尊乃我師。我喜歡彼世尊之法。」

〔世尊曰：〕「比丘！然者，彼世尊、阿羅漢、正等覺者今住何處耶？」

〔弗區沙提曰：〕「友！於北方之國土有名爲舍衛城之都市，今彼世尊、阿羅漢、正等覺者住於彼處。」

〔世尊曰：〕「比丘！然者，汝會見彼世尊耶？而且見了，汝認得彼〔世尊〕耶？」

〔弗區沙提曰：〕「友！我未曾奉見彼世尊。又見了，我亦認不得。」

時，世尊有如是思念：「此善男子乃仰我爲師而出家。今我如何對彼說法。」時，世尊言彼尊者弗區沙提曰：「比丘！當爲汝說法，諦聽，善思念之，我當說之。」

尊者弗區沙提奉答世尊曰：「友！如是。」

世尊如是曰：「比丘！此人有六界、有六觸處、十八意行、四住處。（安住其處

²⁰者，諸想²¹歡喜乃不轉。而諸想歡喜之不轉者，牟尼稱爲寂靜。）應不放逸於慧，應護持於諦，應令增長捨²²，寂靜應當學之、此（即）六界分別之總說。

然，如是言：『比丘！此人有六界。』而此緣何而言？有地界、水界²³、火界、風界、空界、識界。如是言：『比丘！此人有六界。』彼乃緣此而言。

復次，如是言：『比丘！此人有六觸處。』而此緣何而言耶？有眼觸處、耳觸處、鼻觸處、舌觸處、身觸處、意觸處。如是言：『比丘！此人有六觸處。』彼乃緣此而言。

復次，如是言：『比丘！此人有十八意行。』而此緣何而言耶？由眼²⁴見色已，伺察可喜處之色，伺察可憂處之色，伺察可捨處之色。由耳聞聲已……乃至……由鼻嗅香已……乃至……由舌味味已……乃至……由身觸觸已……乃至……由意識法已，伺察喜處之法，伺察憂處之法，伺察捨處之法。如有六喜行、六憂行、六捨行。如是言：『比丘！此人有十八意行。』彼即緣此而言。

復次，如是言：『比丘！此人有四住處。』而此緣何而言耶？有慧住處、諦住處、捨住處、寂靜住處。如是言：『比丘！此人有四住處。』彼即緣此而言。

復次，如是言：『不應放逸於慧，應護持於諦，應令增長捨，寂靜應當學之。』而此緣何而言。而如何比丘！不放逸於慧？此等有六界。（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

比丘！然者，如何是地界？地界者，當有內、有外。比丘！然者，如何爲內地界？內者個個堅爲而粗所執受²⁵，例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腎臟、心臟、肝臟、橫隔膜、脾臟、肺臟、大腸、小腸、胃、大便。或又其他之一切之內堅爲粗所執受。比丘！如是言爲內之地界。凡內之地界及外之地界者，此等皆爲地界。此應以如是之如實正慧見之：『此非我所有，此非我，此非予之我。』由如是正慧，如實見已，由地界厭離，由地界令心離欲。

比丘！然者，如何爲水界？水界當有內、有外。比丘！然者，如何爲內之水界？內個個之水，而爲水類所執受，例如：膽汁、啖、膿汁、血液、汗、脂、淚、膏、唾、湊、關節骨髓、小便。或其他內個個之水，爲水類所執受。比丘！如是言爲內水界。而內之水界、及外之水界者，如是即言爲水界。此應以如實慧見之：『此非我所有，此非我，此非予之我。』如是以如實正慧見已由水界厭離，由水界令心離

欲。

比丘！然者，如何爲火界？火界當有內、有外。比丘！然者，如何爲內之火界？內個個之火，爲火類所執受，例如以溫、以消化，以食、飲、嚼、味令熱之即善消化。又其他一切內之個個之火，爲火類所執受。比丘！如是言內之火界。凡內之火界，及外之火界者，如是此即爲火界。如是……『此非我所有，此非我，此非予之我。』……令心離欲。

比丘！然者如何爲風界？風界當有內、有外。比丘！然者，如何爲內之風界？內個個之風，爲風類所執受。例如上行之風、下行之風、在腹中之風、在腔處之風、流通各肢體之風、入息、出息。又他之一切，內個個之風，爲風類所執受。比丘！如是言內之風。而又凡內之風及外之風者，如是此即爲風界。

242

比丘！然者，如何爲空界？空界當有內、有外。比丘！然者，如何爲內之空界？內個個之空，爲空類所執受，例如耳孔、鼻孔、口腔，又由以食、飲、嚼、味之嚥、下處（食道。）又由以食、飲、嚼、味之止住處（胃腸內。）又如以食、飲、嚼、味之下部排出處（肛門。）或又他之一切，內個個之空，爲空類所執受。比丘！如

是言內空界。而又凡內空界及外空界者，如是此即爲空界……令心離欲。

時，更餘有識。〔此〕清淨而潔白。由其識得知任何之物。知『樂』，知『苦』，知『不苦不樂』。比丘！樂受是緣觸而樂受生。彼受樂受，知『我受樂受』。彼又由彼樂受之觸滅，其所生之受，〔即〕緣樂受觸所生之樂受，彼滅，即知『彼是止息』。比丘！苦受，緣觸而苦受生。彼受苦受，而知『我受苦受』。彼又彼苦受，由觸之滅，其所生之受，〔即〕緣苦受觸所生之苦受，彼滅，即知『彼是止息』。受不苦不樂受，緣觸而不苦不樂受生。彼受不苦不樂受而知『我受不苦不樂受』。彼又由彼不苦不樂受之觸滅，其所生之受，〔即〕緣不苦不樂受觸所生之不苦不樂受，彼滅，即知『彼是止息』。

比丘！譬喻由二木之結合、磨觸而生熱、起火，由此等二木之分離、擲散，凡彼所生之熱滅，彼乃止息。比丘！恰如是，樂受乃緣觸而樂受生。彼受樂受時，知『我受樂受』。彼由樂受之觸滅，其所生之受，〔即〕緣樂受觸而生之樂受，彼滅，即知『彼是止息』。比丘！苦受緣觸而苦受生。彼苦受……知……。彼又苦受……知『彼是止息』。比丘！不苦不樂受緣觸……知『彼是止息』。

時，更餘有捨。〔此〕清淨潔白而且柔軟、調適、照耀。比丘！譬喻有巧妙之煉金師，或煉金師之弟子，預備鍛冶場，預備鍛冶場已，於熔爐起火，於熔爐起火已，以火箸取金投入熔爐中，而對彼或時時吹火、或時時注水、或時時觀察、彼金受火吹、善受吹、一直吹、令淨、取去垢滓成爲柔軟、調適、照耀。喜歡作任何裝飾品——若腕環，若耳環、若首飾、若爲金環——而且以達其〔各各之〕目的。比丘！

正如是，時，更餘有捨，〔此〕清淨潔白而柔軟、調適、照耀。彼如是知：『若我將如是清淨、如是潔白之此捨移入空無邊處，且修其隨法之心，如是，我於此捨，依彼而維持長久之住。若我將如是清淨、如是潔白之捨，移入識無邊處，且修其隨法之心，如是，我於此捨，依彼而維持長久之住。若我將如是清淨、如是潔白之捨，移入識無邊處，且修其隨法之心，如是，我於此捨，依彼維持長久而住。若我將如是清淨、如是潔白之捨，移入非想非非想處，且修其隨法之心，如是，我於此捨，依彼而維持長久而住。』彼如是知：『若我將如是清淨、如是潔白之此捨，移入空無邊處，且修其隨法之心，此乃有爲。若我從如是清淨、如是潔白之捨，移入識無邊處，且修其隨法之心，此乃有爲。若我將如是清淨、如是潔白之捨，移入無所有邊處，且修其隨法之心，此乃有爲。若我將如是清淨、如是潔白之捨，移入無所有

處，且修其隨法之心，此乃有爲。若我將如是清淨、如是潔白之捨移入非想非非想處且修其隨法之心，此乃有爲。』彼即對或有、或非有而不行、不思惟。彼對或有、或非有而不行、不思惟故，於世間不執受任何物。不執受故而無恐怖。無恐怖故而自般涅槃。知『生已盡，梵行圓成，所作已作，更不來此世。』彼若受樂受者，知『其無常。』知『不應繫著。』知『不應歡喜。』知彼若受苦受者：『此是無常。』知『不應繫著。』知『不應歡喜。』知受不苦不樂受……。彼若受樂者，應是離繫而受之。彼若受苦受者，應是離繫而受之。若受不苦不樂受者，應是離繫而受之。彼受身之最後之受，知『我受身之最後受。』受命之最後受，知『我受命之最後受。』身壞、命滅盡後，知『於此一切之喜受，應爲清涼者。』

比丘！譬喻緣油、且緣炷而油燈燃，由彼油及炷之滅盡，而無其他之供給，無燃料即消息之。比丘！如是，受身之最後受，知『我受身之最後受。』受命之最後受，知『我受命之最後受。』身壞命之滅盡後，知『於此一切之喜受，應爲清涼者。』

是故，具足如是之比丘，乃具足此最上慧之住處。比丘！如何其最上神聖之慧，此即於盡一切苦之智。彼於彼解脫，安立於諦而不動。比丘！如何彼虛妄法，是虛

妄，彼不虛妄法〔即〕涅槃是諦。是故，具足如是之比丘，乃具足此最上諦之住處。比丘！如何彼最上聖諦，此即不虛妄法、涅槃也。而又彼曾爲無智者，有諸依止，令成就、執持。而〔今〕於彼有諸斷，令從根斷、根絕、無有化、成爲未來不生之法。是故，具足如是之比丘，乃具足此最上捨之住處。比丘！如何，其最上神聖之捨，此即一切依止之捨離。而又彼尙無智者，有貪、欲、有染。而〔今〕於彼令斷，令根斷、根絕、無有化、爲未來不生之法。而又於彼，曾爲無智者，有怒、瞋恚之過。而〔今〕於彼令斷、根斷、根絕、無有化、爲未來不生之法。而又於彼，曾爲無智者，有無明、癡之過。而〔今〕於彼令斷、根斷、根絕、無有化，爲未來不生之法。是故，具足如是之比丘，〔即〕具足此最上寂靜之住處。比丘！任何其最上神聖之寂靜，即爲貪、瞋、癡之寂靜。

如是言：『應不放逸於慧。應護持於諦。應令增長於捨。寂靜應當學之。』彼乃緣此而言。

復次，如是言：『安住其處者，諸想歡喜乃不轉，而諸想歡喜之不轉時，牟尼稱爲寂靜。』然者，此緣何而言？比丘！『有我，』此乃妄想²⁶。『我是彼，』此乃

妄想。『我當有，』此乃妄想。『我當無，』此乃妄想。『我當是有色者，』此乃妄想。『我當是無色者，』此乃妄想。『我當是有想者，』此乃妄想。『無當是無想者，』此乃妄想。『我當是非想非非想者，』此乃妄想。『我當是妄想。比丘！妄想是病、妄想是癱、妄想是箭也。比丘！然，由超越一切之妄想，牟尼稱「此」爲寂靜。比丘！而實牟尼爲寂靜者，是不生、不老、不動、不希求也。比丘！彼依此，無有以其生。無生如何有老。無老如何有死。無死如何有動搖。無動搖如何有希求耶？如是言：『安住其處，諸想歡喜乃不轉，而諸想歡喜之不轉時，牟尼稱爲寂靜。』彼乃緣此而言。

比丘！我如是之略〔說〕，汝應受持六界分別。」

時，尊者弗跋沙提：「我實遇〔見大〕師。我實遇見善逝。我實遇見正等覺者，」即從座起，衣〔露〕一肩，頭面頂禮世尊之足，而如是白世尊言：「世尊！大過落來於我，如愚者、如癱者、如不善者。此我若想起對世尊呼『友！』之語。然者，我爲犯〔大〕罪^⑦過，請世尊攝受，而令防護未來。」

〔世尊曰：〕「比丘！〔大〕過實落來於汝。恰如愚者、如癱者、如不善者，若想起汝如何^⑧得呼我爲『友！』之語。比丘！然，汝已見犯〔大〕過，依如法改過，

此，²⁹我對汝攝受。比丘！如何在聖者之律，有彼增益——彼已見犯〔大〕過，如法改過，入未來之防護者。」

〔弗區沙提曰：〕「世尊！我於世尊處，奉受具足戒。」

〔世尊曰：〕「比丘！然者，汝完具衣、鉢耶？」

〔弗區沙提曰：〕「世尊！於我衣、鉢不完具。」

〔世尊曰：〕「比丘！如來不可令衣、鉢不完具者，受具足〔戒〕。」

時，尊者弗區沙提，歡喜、隨喜世尊之所說已從座起而敬禮世尊，右繞爲求衣、鉢而行去。時，步行求衣、鉢之尊者弗區沙提，以〔遇〕暴走之牝牛而奪命。

時，衆多之諸比丘，詣彼世尊之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彼等諸比丘，如是白世尊曰：「世尊！彼名爲弗區沙提之善男子，〔受〕世尊略說教說者，彼命終矣！於彼有如何之趣，有如何之來生耶？」

〔世尊曰：〕「諸比丘！善男子弗區沙提是賢者。入受於法、隨法。且爲法故，而無煩我。諸比丘！善男子弗區沙提，滅盡五下分結而成化生，於其處般涅槃，由彼世間成爲不退法。」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彼等諸比丘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四一 諦分別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波羅奈城仙人墮處鹿野苑。於其處世尊告諸比丘：「諸比丘！」彼等比丘奉答世尊：「世尊！」世尊如是曰：「諸比丘！由如來、阿羅漢、正等覺者，於波羅奈城仙人墮處鹿野苑，轉無上法輪。〔即〕沙門或婆羅門、或天、或魔、或梵天、或世界中之任何者亦未曾轉之。即此四聖諦之開示、宣說、施設、建立、解明、分別、顯發。

四者何耶？苦聖諦之開示、宣說、施設、建立、解明、分別……顯發。苦滅聖諦之開示……顯發。苦滅道聖諦之開示……顯發。諸比丘！由如來、阿羅漢、正等覺者，於波羅奈城仙人墮處鹿野苑，轉無上法輪。沙門……或世界中之任何者，亦未曾轉。即此如是四聖諦之……顯發。

諸比丘！近習於舍利弗、目犍連。諸比丘！親近舍利弗、目犍連。〔彼二人是〕賢者比丘，爲諸梵行者之誘助者。諸比丘！有如，舍利弗乃如是；有如所生〔兒〕

之養者，目犍連乃如是。諸比丘！舍利弗乃導於須陀洹，目犍連乃〔導〕於最上義。諸比丘！舍利弗得詳細開示、宣說、施設、建立、解明、分別、顯發四聖諦。」世尊如是說，如是說已，善逝從座起而入精舍。

於此，尊者舍利弗於世尊去後不久言諸比丘：「友之諸比丘！」彼等諸比丘答舍利弗曰：「友！」舍利弗乃如是曰：「友等！由如來、阿羅漢、正等覺者，於波羅奈城仙人墮處鹿野苑，轉無上法輪……苦滅道聖諦之開示、宣說、施設、建立、解明、分別、顯發。」

友等！然者，如何爲苦之聖諦？是生苦、老苦、死苦、憂、悲、苦、惱、愁苦、所求不得，此皆是苦。略言之乃五取蘊之苦。

友等！然者，如何爲生？彼彼之有情於彼彼之有情類中生、出生、出現、生起、興起、諸蘊之現前、諸處（感官）之獲得，友等！此等言生。

友等！然者，如何爲老？彼彼之有情於彼彼之有情中老、老衰、齒落、髮白、皮皺、青之衰損、諸根之毀熟，友等！此言老。

友等！然者，如何爲死？彼彼之有情於彼彼之有情中死去、死亡、破滅、滅沒、

死滅、死、命終、諸蘊之破壞、身體之投棄，友等！此言死。

友等！然者，如何爲憂？友等！或具不幸者、或得苦法者之憂、憂感、憂心、內憂、內徧憂，友等！此言憂。

友等！然者，如何爲悲？友等！或具不幸者、或得苦法者之悲、徧悲、哭悲、徧哭悲、哭悲之性、徧哭悲之性，友等！此言悲。

友等！然者，如何爲苦？友等！彼身之苦、身之不快、身觸所生之苦、不快之所受，友等！此言苦。

友等！然者，如何爲惱？友等！心之不快、意觸所生之苦、不快之所受，友等！此言惱。

友等！然者，如何爲愁？友等！或具不幸者、或得苦法者之悲愁、悲愁之性、愁之性，友等！此言愁。

友等！然者，如何爲所求不得，此亦苦耶？友等！於諸生法之有情，如是之希求生：『彼實非我等之生法，又彼實於我等不生來。』然雖如是亦不可得達。此即：『所求不得，此亦苦也。』友等！諸老法於有情……乃至……友等！諸病法於有情

……乃至……友等！諸死法於有情……乃至……友等！諸憂、悲、苦、惱、愁法於有情，如是之希望生：『此實非我等之憂、悲、苦、惱、愁法。又實彼憂、悲、苦、惱、愁之不來於我。』然，雖如是希求不可得達也。如是乃『所求不得亦苦。』

友等！然者，如何略而言五取蘊是苦？所謂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友等！此言略而言五取蘊是苦。

友等！如是言苦之聖諦。

友等！然者，如何爲苦集之聖諦？凡彼愛之生起而與喜、貪俱行，於彼之處爲所勝喜，即所謂彼欲愛、有愛、無有愛。友等！此言苦集之聖諦。

友等！然者，如何爲苦滅之聖諦？凡彼愛無餘離欲而滅，捨、捨離、解脫、不執藏。友等！此言苦滅之聖諦。

友等！然者，如何爲苦滅道之聖諦？此即八支聖道，即此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也。

友等！然者，如何爲正見？友等！於彼苦之智、於苦集之智、於苦滅之智，於苦滅道之智。友等！此言正見。

友等！然者，如何爲正思惟？出離之思惟（出離覺）、無恚之思惟（無恚覺）、不恚之思惟（不恚覺），友等！此言正思惟。

友等！然者，如何爲正語？離虛誑語、離離間語、離粗惡語、離雜穢語。友等！此言正語。

友等！然而，如何爲正業？離殺生、離偷盜、於諸欲之〔境〕離邪行。友等！此言正業。

友等！然者，如何爲正命？友等！茲有聖弟子，捨邪命依正命而生活。友等！此言正命。

友等！然者，如何爲正精進？友等！茲有比丘，未起之諸惡、爲令不善法之不起而意志生，而行精進、精勤、熱心、策勵心、已起之諸惡、爲令捨不善法而意志生……熱心。爲起未起之諸善而意志生……熱心。爲令持續已起之諸善法、不錯亂、增長、廣大、增修而意志生……熱心。友等！此言正精進。

友等！然者，如何爲正念？友等！茲有比丘，於身隨觀身而住，熱心而有正知、有念、於世間調伏貪、憂。於諸受……乃至……於心……乃至……於諸法，隨觀法

而住，熱心……以調伏貪、憂。友等！此言正念。

友等！然者，如何爲正定？友等！茲有比丘，離諸欲、離諸惡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具足初禪而住。尋、伺止息故，內心安靜，心一趣性而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乃至……第三禪……乃至……第四禪而住。友等！此言正定。

友等！如是言苦滅道之聖諦。

「友等！由如來、阿羅漢、正等覺者，於波羅奈城仙人墮處鹿野苑，轉無上法輪。沙門或婆羅門、或天、或魔、或梵天、或世界中之任何者亦未曾轉。此，即此等四聖諦之開示、宣說、施設、建立、解明、分別、顯發也。」

尊者舍利弗如是說已，歡喜之彼等諸比丘，隨喜尊者舍利弗之所說。——

第一四二 施分別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釋迦族之迦毘羅城尼拘律樹園。時，瞿曇女摩訶波闍波提持來一套新衣，詣彼世尊之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瞿曇女摩訶波闍波提，如是白世尊：「世尊！此一套新衣，我特爲世尊，自紡自織之物。世尊！爲我、哀憐我，請世尊納受此。」如是言。時。世尊如是告瞿曇女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女！應施於僧伽。若汝之施於僧伽時，我亦受供養，又僧伽亦〔然〕。」瞿曇女摩訶波闍波提再次如是白世尊：「世尊！此一套……爲哀憐我……。世尊如是再次告瞿曇女摩訶波闍波提曰：「瞿曇女！應供養僧伽……僧伽亦〔然〕。」二次，又摩訶波闍波提……僧伽亦〔然〕。」

如是言時，尊者阿難如是白世尊：「世尊！請世尊受納瞿曇女摩訶波闍波提此一套新衣。世尊！瞿曇女摩訶波闍波提對世尊饒益多。是姨母、養母、養育者、授乳者，生母之命終後，奉乳飲於世尊。世尊！世尊對瞿曇女摩訶波闍波提亦多所饒益。」

世尊！瞿曇女摩訶波闍波提因世尊而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也。世尊！瞿曇女摩訶波闍波提因世尊而離殺生、離偷盜、於諸欲離邪行、離虛誑語、離須羅、迷羅耶飲酒之放逸處。世尊！瞿曇女摩訶波闍波提因世尊，對佛具證淨、對法具證淨、對僧伽具證淨、對聖戒具證淨也。世尊！瞿曇女摩訶波闍波提因世尊，對苦無疑、對苦集無疑、對苦滅無疑、對苦滅之道無疑也。世尊！世尊亦對瞿曇女摩訶波闍波提多所饒益。

〔世尊曰：〕「如是，阿難！如是，阿難！阿難！阿難！實際上，凡有人（甲），因人（乙）而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伽時。阿難！我不言由此人（甲），對其人（乙），要十分報恩。——即所謂以讚仰、起迎、合掌之業、恭敬之業、依服、飲食、座臥、緣病以供養醫藥資具。阿難！實際上，凡有人（甲）、由其人（乙）而離殺生、離偷盜、於欲離邪行、離虛誑語、離須羅、迷羅耶飲酒之放逸處時。阿難！我不言由此人（甲）對其人（乙），須十分報恩。——即所謂以……之供養。阿難！實際上，凡有人因其人而對佛具證淨……對聖戒具證淨時。阿難！我不言由此人對其人，須時十分報恩——即所謂以……之供養。阿難！實際上，有人因於人而對苦無疑、對苦

集無疑、對苦滅無疑、對苦滅之道無疑時。阿難！我不言由此人對其人須十分報恩。

——即所謂以……之供養。

255
「阿難！然而，有此等十四對^⑩人施。對如來、阿羅漢、正等覺者，供養布施，此爲第一對人施。對辟支佛供養布施，此爲第二人施。對如來之弟子阿羅漢供養布施，此爲第三對人施。對證阿羅果之道中者供養布施，此爲第四對人施。對不還者供養布施，此爲第五對人施。對證不還果之道中者供養布施，此爲第六對人施。對一來者供養布施，此爲第七對人施。對證一來果之道中者供養布施，此爲第八對人施。對預流者供養布施，此爲第九對人施。對證預流果之道中者供養布施，此爲第十對人施。對外學於諸欲離貪者供養布施，此爲第十一對人施。對凡夫之戒具足者供養布施，此爲第十二對人施。對凡夫之惡戒者供養布施，此爲第十三對人施。對畜生供養布施，此爲第十四對人施。

阿難！於此等中，若對畜生供養布施，應望得百倍之施〔報〕。若對凡夫之惡戒者供養布施，應望得千倍之施〔報〕。若對凡夫之具戒者供養布施，應望得百千（十萬）倍之施〔報〕。若對外學諸欲之離貪者供養布施，應望得億百千倍之施〔報〕。

若對證預流果之道中者供養布施，應望得無數無量之施〔報〕。何況對預流果者耶！對證一來果之道中者……乃至……何況一來者……〔乃至〕……對證不還果之道者……〔乃至〕……何況不還者……〔乃至〕……對阿羅漢果之道中者……〔乃至〕……何況對如來弟子之阿羅漢……〔乃至〕……辟支佛……〔乃至〕……何況對如來、阿羅漢、正等覺者耶！

復次，阿難！此等有七種之僧^①類施。對佛在世時之兩^②種僧伽供養布施，此爲第一之僧類施。對如來滅後之兩僧伽供養布施，此爲第二之僧類施。對比丘之僧伽供養布施，此爲第三之僧類施。對比丘尼之僧伽供養布施，此爲第四之僧類施。爲『如是數之比丘與比丘尼，應由我指名』供養布施，此爲第五之僧類施。爲『如是數之比丘，應由指名』供養布施，此爲第六之僧類施。爲『如是數之比丘尼僧伽，應由我指名』供養布施，此爲第七之僧類施。

復次，阿難！於未來世有諸種姓者，雖著袈裟然是惡戒、惡法者，於彼諸惡戒者之間，特指定僧伽以供養布施。如是之時，阿難！我亦言無數無量之僧類施。阿難！然，雖以任何理由，我不言由僧^③類施比對人施有大果。

阿難！於此有四種之施清淨。何者爲四？阿難！施之由施者爲清淨而非由受者。阿難！施之由受者爲清淨而非由施者。阿難！施之非由施者爲清淨亦不由受者。阿難！施之由施者清淨而亦由受者。

然者，阿難！如何施之由施者爲清淨而非由受者？阿難！茲有施者是具戒善法，而有諸受者是惡戒惡法。阿難！如是者，施是由施者爲清淨而非由受者。

然者，阿難！如何施之由受者爲清淨而非由施者？阿難！茲有施者是惡戒惡法而有諸受者，是具戒善法。阿難！如是者，施是由受者爲清淨而非由施者。

然者，阿難！如何施之非由施者爲清淨而亦非受者？阿難！茲有施者是惡戒惡法。又有受者是惡戒惡法。阿難！如是者，施乃非由施者爲清淨而亦非由受者。

然者，阿難！如何施之由施者爲清淨而亦由受者？阿難！茲有施者是具戒善法。又受者亦是具戒善法。——如是者，阿難！施乃由施者爲清淨而亦由受者。

阿難！此等爲四種之施清淨。」

世尊如是說。如是說已，〔大〕師善逝更又如是說曰：

是人爲具戒^⑩ 布施惡戒者

施之得如法

有善欣樂心

勝信大業果

如是之布施

施者爲清淨

是人爲惡戒

布施具戒者

施之得非法

有不欣樂心

無信大業果

如是之布施

受者爲清淨

是人爲惡戒

布施惡戒者

施之得非法

有不欣樂心

無信大業果

如是之布施

兩者具不淨

是人爲具戒

布施具戒者

施之得如法

有善欣樂心

勝信得大果

我言如是施

實有廣大果

是人已離貪

施之得如法

有善歡樂心

勝信大業果

我言如是施

實有廣大果

第五品 六處品

第一四三 教給孤獨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其時，恰給孤獨長者患病痛苦而激惱。時，給孤獨長者告士夫曰：「然汝，士夫汝，詣世尊之處，詣已，代我頭面禮世尊之足且白如是：『世尊！給孤獨長者患病痛苦而激惱，彼頭面禮世尊之足。』又至舍利弗之處，至已，代我頭面禮尊者舍利弗之足且如是言：『給孤獨長者……頭面禮尊者。』而如是言：『善哉！尊者！請尊者舍利弗至給孤獨長者之住處，以垂慈愍！』如是彼士夫答給孤獨長者：「如是，尊者。」而詣世尊之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士夫如是白世尊：「世尊！給孤獨長者患病痛苦而激惱，彼頭面禮世尊之足。」而至彼尊者舍利弗之處。至已，敬禮尊者舍利弗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士

夫如是言尊者舍利弗：「尊者！給孤獨長者患病痛苦而激惱，彼頭面禮尊者舍利弗之足且如是言：『善哉！尊者舍利弗來給孤獨長者之處，以垂慈愍！』」

尊者舍利弗默然許諾。時，尊者舍利弗著衣執鉢、衣，尊者阿難爲後侍，而至彼給孤獨長者之處。至已，坐於所設之座。坐已，尊者舍利弗如是言給孤獨長者曰：「長者，如何！汝少快耶？如何！善得忍耐耶？如何！諸苦受減退而不進展，盡減退①而無進展耶？」

（長者言：）「尊者舍利弗！不少爲愉快，不能忍耐，我進行諸極苦受而無減退。盡進展而不減退！尊者舍利弗！例如強力之士夫，以利刀……②而無減退。」

（舍利弗曰：）「長者！是故，汝應如是學：『我不執③受眼，且於我，眼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實應如是學。是故，長者！汝不能不如是學：『我不應執耳。又於我，耳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實應如是學。是故……鼻……學。是故……舌……學。是故……身……學。是故……意……學。是故……色……學。是故……不執受聲……乃至……不執受香……乃至……不執受味……乃至……不執受所觸……乃至……不執受法。又於我，法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

實應如是學。

是故，長者！汝應如是學：『我不執受眼識。又於我，眼識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實應如是學：『我^④不執受耳識……乃至……我不執受鼻識……乃至……我不執受舌識……乃至……我不執受身識……乃至……我不執受意識。又於我，意識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實應如是學。』

是故，長者！汝應如是學：『我不執受眼觸。又於我，眼觸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實應如是學。是故，茲……『我不執受耳觸^⑤……乃至……我不執受鼻觸……乃至……我不執舌觸……乃至……我不執受身觸……乃至……我不執受意觸。又於我，意觸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實應如是學。

是故，茲……『我不執受眼觸所生之受。又於我，眼觸所生受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實應如是學。是故，茲……『我不執耳觸所生之受……乃至……我不執鼻觸所生受……乃至……我不執舌觸所生受……乃至……我不執身觸所生受……乃至……我不執意觸所生受。又於我，意觸所生受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實應如是學。

是故，茲……『我不執受地界。又於我，地界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實應如是學。是故，茲……『我不執受水界……乃至……我不執受火界……乃至……我不執受風界……乃至……我不執受空界……乃至……我不執受識界……乃至……。識界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實應如是學。

是故，茲……『我不執受色。又於我，色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實應如是學。『我不執受受……乃至……我不執受想……乃至……我不執受行……乃至……我不執受識……乃至……又於我，識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實應如是學。

是故，茲……『我不執受空無邊處。又於我，空無邊處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實應如是學。是故，茲……『我不執受識無邊處……乃至……我不執受無所有處……乃至……我不執受非想非非想處。又於我，非想非非想處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實應如是學。

是故，長者！此，汝應如是學：『我不執受此世界。又於我，此世界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實應如是學。是故，茲……『我不執受他世界。又於我，

他世界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實應如是學。

是故，長者！此，汝應如是學：『凡以意所見、聞、覺識、希求、隨伺，如是等我亦不執受。又於我，彼爲所依之識亦不存在。』長者！汝實應如是學。

如是說時，給孤獨長者感激流淚。時，尊者阿難如是告給孤獨長者曰：「長者！汝，力失否？長者！汝，意志沮喪否？」

〔長者曰：〕「尊者阿難！我力不失，意志亦不沮喪。我長久雖敬事〔大〕師及意修習之諸比丘，先前我未曾聞如是之說法。」

〔舍利弗曰：〕「長者！於諸在家白衣者不舉^⑥如是之說法。長者！唯諸出家者舉如是之說法。」

〔長者曰：〕「尊者舍利弗！然者，於諸在家白衣亦請舉如是之說法。何以故，舍利弗尊者！亦有諸善男子彼等生來少塵垢，法之不聞性退墮，當爲知法者。」

時，尊者舍利弗與尊者阿難，以如是教誡，教誡給孤獨長者從座起而去。時，給孤獨長者、尊者舍利弗與尊者阿難去後不久，身壞命終生於兜率天。時，給孤獨天子夜將過時有勝容色，照耀全祇陀林而詣彼世尊之處。詣已，敬禮世尊，立於一

面，立於一面之給孤獨天子，以偈白世尊：

祝福祇陀林 居住仙人衆

法王之住處 令我生歡喜

業明法與戒 最上之活命

由此人清淨 不由於種姓

亦不依於財 是故實賢人

善見自己利 如理伺察法

是處成清淨 舍利弗依慧

依戒依寂靜 至彼岸比丘

實於如是者 應爲最上人

給孤獨天子如是言，「大」師容許之。時，給孤獨天子：「我「大」師已容許。」

敬禮世尊，右遶已即消失其處。時，世尊其夜過後告諸比丘曰：「諸比丘！昨夜，夜之過頃，有一天子有勝容色，照耀全祇陀林而來我處。來已，敬禮我而立一面，立一面之彼天子以偈告我曰：

祝福祇陀林

參照前偈……

實於如是者

應爲最上人

263

處。

如是，諸比丘！彼天子言：「我〔大〕師已容許，」敬禮我，右遷已，即消失其處。

如是說時，尊者阿難如是白世尊：「世尊！彼應是給孤獨天子。世尊！給孤獨長者於尊者舍利弗之處得證淨。」

〔世尊曰：〕「善哉！善哉！阿難！只要依思擇而得即由彼而得也。阿難！彼是給孤獨長者而非餘。」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尊者阿難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四四 教闡陀經

如是我聞。——

264
一時，世尊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其時，恰好尊者舍利弗與尊者大周那、尊者闡陀住於靈鷲山。其時，尊者闡陀患病苦痛激惱。時，尊者舍利弗於日暮從獨住而起，至彼尊者大周那之處，至已，如是言大周那曰：「然，友，大周那！我等往看慰尊者闡陀之病。」〔大周那曰：〕「友！如是，」尊者大周那答尊者舍利弗。時，尊者舍利弗與尊者大周那，至彼尊者闡陀之處。至已，與尊者闡陀共相問訊、交換可喜、可樂之語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尊者如是言尊者闡陀曰：「友闡陀！如何？汝少爲愉快否？如何？善可忍耐否？如何？諸苦受減退不進行，盡減退不進展否？」

〔尊者闡陀曰：〕「友舍利弗！我不少爲愉快！不得忍耐！我極諸苦受而無減退……〔參照前經〕……友舍利弗！我將欲持刀，不希望活命！」

〔尊者舍利弗曰：〕「尊者闡陀勿持刀，尊者闡陀要忍活，我等願尊者闡陀活忍。若尊者闡提無可好之食，我可爲尊者闡陀求可好之食。若尊者無可好之藥，我可爲

尊者闡陀求可好之藥。若尊者闡陀無適當之侍者（看護者），我可爲尊者看護。尊者闡陀勿執刀，尊者闡陀應活忍，我等願尊者活忍。

〔尊者闡陀曰：〕「友舍利弗！我非無可好之食，我非無可好之藥，我非無適當侍者（看護者），友舍利弗！又且我長久給〔大〕師悅意之侍從，未曾使不悅意。友舍利弗！其實恰適爲弟子之，應給〔大〕師悅意之侍從，願不使不悅意。『友舍利弗！無有過咎，闡陀將執刀，』應如是理解。」

〔尊者舍利弗曰：〕「我等有些問題欲問尊者闡陀。尊者闡陀！請作質問應答之餘地。」

〔尊者闡陀曰：〕「友舍利弗！請問之，我聞已當知之。」

〔尊者舍利弗曰：〕「友闡陀！眼與眼識，及眼識所識之諸法，要觀察：『彼是我所有，我是彼，彼是予之我』耶？友闡陀！耳與耳識，及……乃至……友闡陀！鼻與鼻識，及……乃至……友闡陀！舌與舌識，及……乃至……友闡陀！身與身識，及……乃至……友闡陀！意與意識，及意識所識之諸法，要觀察：『彼是我所有，我是彼，彼是予之我』耶？」

〔尊者闡陀曰：〕「友舍利弗！眼與眼識，及眼所識之諸法，當觀察：『彼非我所有，我非彼，彼非予之我。』」友舍利弗！耳與耳識，及……乃至……友舍利弗！鼻與鼻識，及……乃至……友舍利弗！舌與舌識，及……乃至……友舍利弗！身與身識，及……乃至……友舍利弗！意與意識，及意所識之諸法，當觀察：『彼非我所有，彼非我，彼非予之我。』」

〔尊者舍利弗曰：〕「友闡陀！於眼與眼識，及眼識所識之諸法，如何見？如何證知？眼與眼識，及眼識所識之諸法，要觀察：『彼非我所有，彼非我，彼非予之我』耶？友闡陀！耳與耳識……友闡陀！鼻與鼻識……友闡陀！舌與舌識……友闡陀！身與身識……友闡陀！於意與意識，及意所識之諸，如何見？如何證知？而意與意識，及意識所識之諸法，要觀察：『彼非我所有，彼非我，彼非予之我』耶？」

〔尊者闡陀曰：〕「友舍利弗！於眼與眼識，及眼識所識之諸法，見滅、證知滅已，而於眼與眼識，及眼識所識之諸法，當觀察：『彼非我所有，我非彼，彼非予之我。』友舍利弗！耳與耳識……友舍利弗！鼻與鼻識……友舍利弗！舌與舌識……友舍利弗！身與身識……友舍利弗！於意與意識，及意所識之諸法，見滅，證知滅

已，而於意與意識，及意識所識之諸法，當觀察：『彼非我所有，彼非我，彼非予之我。』

如是言已，尊者大周那，如是告尊者闡陀曰：「是故，友闡陀！彼世尊如是之教說，平常應不得令作意：『於有依即有動搖，無依即無動搖，無動搖者有輕安，有輕安者無意向，無意向者即無來去，無來去者即無生死，無生死者即無此世，亦無他世，於此中間亦無兩者，此即苦盡矣。』」

時，尊者舍利弗及尊者大周那，以如是教誡尊者闡陀，教誡已，從座起而去。時，尊者闡陀，於尊者舍利弗與尊者大周那去後不久，（遂）執刀。時，尊者舍利弗詣世尊之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尊者舍利弗，如是白世尊曰：「世尊！尊者闡陀執刀矣！於彼有如何之趣、有如何之未來耶？」

〔世尊曰：〕「舍利弗！然者，闡陀比丘於汝面前記說無過咎耶？」

〔舍利弗曰：〕「世尊！於普婆支羅有跋耆族村。彼處尊者闡陀之諸友家、諸同心之家〔皆〕唯有過咎之諸家也。」

〔世尊曰：〕「舍利弗！實如是，闡陀比丘之諸友家、諸同心家〔皆〕過咎之諸

家也。〔雖然〕，舍利弗！如是，我不皆言『有過咎。』舍利弗！有人若捨此身而執受他身者，我言『有過咎』也。闡陀比丘無如是，闡陀比丘無過咎而執刀。」世尊如是說已，喜悅之尊舍利弗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四五 教富樓那經

267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尊者富樓那，日暮，從獨住起而詣世尊之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尊者富樓那，如是白世尊曰：「善哉！世尊！請世尊爲我略〔說〕教誡其法。我從世尊聞已，應獨自隱棲、不放逸、誠心、努力而住。」

〔世尊曰：〕「富樓那！然者，應諦聽，善思念，我當說之。」

尊者富樓那奉答世尊：「如是，世尊。」

世尊乃如是曰：「富樓那！有眼所識之諸色，〔此〕爲可望、可好、可喜、可愛、俱欲者，當染著。若有比丘，歡喜、稱說、樂著而住者，彼因其歡喜、稱說、樂著而住故，喜生。喜之集故，富樓那！我言有苦之集。富樓那！有耳所識之諸聲、鼻所識之諸香、舌所識之諸味、身所識之諸所觸、意所識之諸法，此可望、可好、可喜、可愛、俱欲〔者〕，當染著。若有比丘，此歡喜、稱說、樂著而住者，彼因其歡

喜、稱說、樂著而住故，喜生。富樓那！喜之集故，我說有苦之集。

富樓那！有眼所識之諸色，〔此〕可望、可好、可喜、可愛、俱欲者，當染著。若有比丘，其不歡喜、不稱說、不樂著而住者，於彼，其不歡喜、不稱說、不樂著而住故，〔即〕喜滅。富樓那！喜之滅故，我言有苦之滅。富樓那！有耳所識之諸聲、鼻所識之諸香、舌所識之諸味、身所識之諸所觸、意所識之諸法，此可望、可好、可喜、可愛、俱欲〔者〕，當染著。若有比丘，其不歡喜、不稱說、不樂著而住者，彼因其不歡喜、不稱說、不樂著而住故，〔即〕喜滅。富樓那！喜之滅故，我言有苦之滅。

然而，富樓那！汝受我如是略〔說〕之教誡於何國而住？」

〔富樓那曰：〕「世尊！我奉受世尊如是略〔說〕之教誡，應於西方輸那國住。」

〔世尊曰：〕「富樓那！西方輸那國那國之諸人乃兇惡。富樓那！西方輸那國之諸人乃粗暴。富樓那！若彼西方輸那國之諸人，呵罵、毀辱汝者，其時，富樓那！汝應如何？」

〔富樓那曰：〕「世尊！若西方輸那國之諸人，呵罵、毀辱我者，於我應如是：

「此等西方輸那國之諸人，實爲賢者！此等西方輸那國之諸人實爲賢者！彼不至打擲我手耳！」世尊！其時應如是，善逝！其時應如是。」

〔世尊曰：〕「富樓那！若復西方輸那國之諸人打擲汝手者，富樓那！其時，而汝應如何？」

〔富樓那曰：〕「世尊！若西方輸那國之諸人打擲我手者，其時，我應如是：『此等西方輸那國之諸人實是賢者！西方輸那國之諸人實爲賢者！彼等不至以棒打擲我耳！』世尊！其時應如是，善逝！其時應如是。」

〔世尊曰：〕「富樓那！若復西方輸那國之諸人以棒打擲汝者，富樓那！其時汝應如何？」

〔富樓那曰：〕「世尊！若西方輸那國之諸人以棒打擲我者，其時我應如是：『此等西方輸那國之諸人實是賢者！此等西方輸那國之諸人實爲賢者！彼等不至以答杖打擲我耳！』世尊！其時應如是，善逝！其時應如是。」

〔世尊曰：〕「富樓那！若復……以答杖……應如何？」

〔富樓那曰：〕「世尊！若西方輸那國之諸人，以答杖……彼等不至以刀打擲我

耳！」……應如是。」

〔世尊曰：〕「富樓那！苦復……以刀……如何？」

〔富樓那曰：〕「世尊！若……以刀……不至以利刀奪我生命耳！」……應如是。」

〔世尊曰：〕「富樓那！若復……奪汝生命者……應如何？」

〔富樓那曰：〕「世尊！若……奪我生命者，其時，我應如是：『世尊之弟子而爲身體與生命之患惱、厭忌而有希求執刀者。然，我無希求而得執刀者。』世尊！其時應如是。善逝！其時，應如是。」

〔世尊曰：〕「善哉！善哉！富樓那！富樓那！汝具足如是之忍奪、應得於西方輸那國而住。富樓那！因此，今想汝是宣^⑦時。」

時，尊者富樓那歡喜、隨喜世尊之所說已，從座起，敬禮世尊，行右繞禮，收座具，執持衣鉢，遊行彼西方輸那國去。次第遊行而入彼西方輸那國。如是尊者富樓那！真正住西方輸那國。時尊者富樓那於雨安居中，令五百優婆塞修行。於其雨安居中，令五百之優婆夷修行。於其雨安居中〔自〕證三明。於是尊者富樓那後至般涅槃。

時，有衆多比丘，詣世尊之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彼等諸比丘。如是白世尊曰：「世尊！彼名爲富樓那之善男子，受世尊略說之教誡者命終矣。於彼有如何之趣，有如何之未來耶？」

〔世尊曰：〕「諸比丘！善男子富樓那是賢者，彼行法之隨法，又彼爲我法故無惱。諸比丘！善男子富樓那！〔善〕般涅槃。」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彼等諸比丘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四六 教難陀迦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瞿曇女摩訶波闍波提與五百比丘尼俱，詣彼世尊之處。詣已，敬禮世尊立於一面，立於一面之瞿曇女摩訶波闍波提，如是白世尊：「世尊！請世尊教誡諸比丘尼。世尊！請世尊教誡諸比丘尼。世尊！請世尊教誡諸比丘尼。」

其時，恰好諸長老比丘順次教誡諸比丘尼。然，尊者難陀迦不願由順次教誡諸比丘尼，時世尊告尊者阿難：「阿難！今日由順次是誰教誡諸比丘尼？」阿難難曰：「世尊！依順次，應是難陀迦教誡諸比丘尼，世尊！」彼尊者難陀迦不願依順次教誡諸比丘尼。」

時，世尊告尊者難陀迦：「難陀迦！應教誡諸比丘尼。難陀迦！應教誡諸比丘尼。汝是婆羅門應對諸比丘尼說法。」彼尊者難陀迦奉答世尊：「如是，世尊。」清晨著衣持鉢、衣，爲乞食而入舍衛城。於舍衛城遊行乞食已，食後由乞食歸來，共一

同伴至彼王園寺。彼等諸比丘尼見尊者難陀迦從遠而來，見已，設座，且準備洗足水。尊者難陀迦坐於所設之座，坐已而洗足。彼等諸比丘尼敬禮尊者難陀迦，坐於一面，尊者難陀迦如是告坐於一面之彼等比丘尼曰：「諸姊！應依問答爲論說。此中若有所知者，對此應言：『我知。』若不知者，對此應言：『我不知。』而且對此或有疑惑、猶豫者其時應問我：『尊者！此是如何？』『如何是此義？』

〔諸比丘尼曰：〕「尊者！我於聖^⑧難陀迦——聖難陀迦對我等所敎述——唯此即歡喜滿足矣。」

〔尊者曰：〕「諸姊！汝等如何思惟？眼是常耶？或無常耶？」

〔諸比丘尼曰：〕「尊者！是無常。」

〔尊者曰：〕「然，無常者，彼是苦耶？或是樂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苦。」

〔尊者曰：〕「然，此無常、苦、變易法，對此汝等得善觀察否？『彼爲我所有，我是彼，彼是予之我。』」〔諸比丘尼曰：〕「尊者！彼實不然。」

〔尊者曰：〕「諸姊！此，汝等如何思惟？耳是常耶？或無常耶？」〔諸比丘

尼曰：「尊者！是無常。」〔尊者曰：〕「鼻是常耶？或是無常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無常。」〔尊者曰：〕「舌是常耶？或是無常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無常。」〔尊者曰：〕「身是常耶？或是無常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無常。」〔尊者曰：〕「意是常耶？或是無常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無常。」〔尊者曰：〕「然而，無常者，是苦耶？或是樂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苦。」

〔尊者曰：〕「然而，此無常、苦、變易法者，對此如何得善觀察否？『彼是我所有，彼是我，彼是予之我。』」〔諸比丘尼曰：〕「尊者！彼實不然。」

〔尊者曰：〕「彼如何之因？」〔諸比丘尼曰：〕「尊者！我等既善以如實正慧見者，『如是此等之六內處是無常。』」

〔尊者曰：〕「善哉！善哉！諸姊！諸姊！實其聖弟子以如實正慧見者即如是也。」

〔尊者又曰：〕「諸姊！此，汝等如何思惟？色是常耶？或是無常耶？」〔諸比

丘尼曰：「尊者！是無常。」

〔尊者曰：〕「然而，無常者，彼是苦耶？或是樂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苦。

〔尊者曰：〕「然而，此無常、苦、變易之法，對此如何得善觀察否？『彼是我所有，我是彼，彼是予之我。』」〔諸比丘尼曰：〕「尊者！彼實不然！」

〔尊者曰：〕「諸姊！此，汝等如何思惟？聲是常耶？或是無常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無常。」〔尊者曰：〕「香是常耶？或是無常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無常。」〔尊者曰：〕「味是常耶？或是無常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無常。」〔尊者曰：〕「觸是常耶？或是無常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無常。」〔尊者曰：〕「法是常耶？或是無常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無常。」〔尊者曰：〕「然而，無常者，是苦耶？或是樂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苦。」

〔尊者曰：〕「然而，此無常、苦、變易之法，對此如何得善觀察？『彼是我所有，我是彼，彼是予之我。』」〔諸比丘尼曰：〕「尊者！彼實不然。」

〔尊者曰：〕「彼如何因？」〔諸比丘尼曰：〕「尊者！我等即以如實正慧見之。如是，此等之六外處是無常。」

〔尊者曰：〕「善哉！善哉！諸姊！諸姊！實其聖弟子以如實正慧見者，即如是。」

〔尊者曰：〕「諸姊！此汝等如何思惟？眼識是常耶？或是無常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無常。」

〔尊者曰：〕「然而，無常者，彼是苦耶？或是樂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苦。」

〔尊者曰：〕「然而，此無常、苦、變易之法，對此如何得善觀察？『彼是我所有，我是彼，彼是予之我。』」〔諸比丘尼曰：〕「尊者！彼實不然。」

〔尊者曰：〕「諸姊！此，汝等如何思惟？耳識是常耶？或是無常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無常。」〔尊者曰：〕「鼻識是常耶？或是無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無常。」〔尊者曰：〕「舌識是常耶？或是無常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無常。」〔尊者曰：〕「身識是常耶？或是無常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無常。」

〔尊者曰：〕「意識是常耶？或是無常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無常。」
〔尊者曰：〕「然而，無常者，是苦耶？或是樂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苦。」

〔尊者曰：〕「然而，此無常、苦、變易之法，對此如何得善觀察？『彼是我所有，我是彼，彼是予之我。』」〔尊者！〕彼實不然。」

〔尊者曰：〕「彼如何之因？」〔諸比丘尼曰：〕「尊者！我等即以如實正慧善見之。『如是，此等之六識身是無常。』」

〔尊者曰：〕「善哉！善哉！諸姊！諸姊！實彼聖弟子以如實正慧見者，即如是。」

〔尊者曰：〕「諸姊！譬喻燃油燈，油是無常、變易法，炷亦無常、變易法，焰亦無常、變易法，光亦無常變易法。然而，諸姊！於此有人如是言：『此續燃油燈之由是無常、變易法，炷亦無常、變易法，炷亦無常變易法，焰亦無常變易法。然，其光是常、恒、不變易法。』然而，諸姊！彼確實正等語者所應語耶？」〔諸比丘尼曰：〕「尊者，實不然。」

〔尊者曰：〕「彼如何之因？」〔諸比丘尼曰：〕「尊者！不管如何，彼續燃之油

燈，油是無常、變易法，炷亦是無常、變易法，焰亦是無常、變易法。何況彼光〔同〕是無常而爲變易之法。」

〔尊者曰：〕「諸姊！恰如是，於此有人如是言：『此等六內處是無常。然，由六內處，覺受樂、或苦、或不苦不樂，此等是常、堅、恒、不變易法。』」諸姊！彼確實正等語者所應語耶？」〔諸比丘尼曰：〕「尊者！彼實不然。」

〔尊者曰：〕「彼如何之因？」〔諸比丘尼曰：〕「尊者！依彼之緣，起彼之受，依彼彼之緣滅，彼彼之受即滅。」

〔尊者曰：〕「善哉！善哉！諸姊！諸姊！實彼聖弟子以如實正慧見者，即如是。」〔尊者曰：〕「善哉！善哉！諸姊！諸姊！實彼聖子以如實正慧見者即如是。」

〔尊者曰：〕「諸姊！譬喻聳立之大樹，有堅⑩根是無常、變易之法，幹亦無常、變易之法，枝葉亦是無常、變易之法，影亦無常、變易之法，於此有人言：『此聳立之大樹有堅根是無常、變易法，幹亦無常、變易法，枝葉亦是無常、變易法。然，彼影是常、堅、恒、不變易法。』」諸姊！而彼是正等語者所應語耶？」〔諸比丘尼曰：〕「尊者！彼實不然。」

〔尊者曰：〕「彼如何之因耶？」〔諸比丘尼曰：〕「尊者！不管如何，聳立之大樹有堅根是無常、變易法，幹亦是無常、變易法，枝葉亦是無常、變異法。何況彼其影亦〔同〕是無常、變易法。」

〔尊者曰：〕「恰如是，諸姊！於此有人如是言：『此等六外處是無常、變異法，然，依彼六外處所覺受樂、或苦、或不苦不樂，此等是常、堅、恒、不變易法。』」諸姊！而彼確實正等語者所應語耶？」〔諸比丘尼曰：〕「尊者！彼實不然。」

〔尊者曰：〕「彼如何之因？」〔諸比丘尼曰：〕「尊者！彼彼依緣而起彼彼之受。依彼彼之緣滅，而彼彼之受即滅。」

〔尊者曰：〕「善哉！善哉！諸姊！諸姊！實彼聖弟子以如實正慧見者，即如是。」

〔尊者曰：〕「諸姊！譬喻熟練之屠牛者或屠牛者弟子殺牛已，以銳利之牛刀宰牛，不傷害內之肉聚，不傷害外之皮聚，而專從內之筋、內之腱、內之結節，此等以銳利牛刀、斷切截割、斷切截割已剝外之皮聚，以其皮覆其牛，如是言：『如是，此牛與皮結合。』」諸姊！而彼確實正等語者所應語耶？」〔諸比丘尼曰：〕「尊者！彼實不然。」

〔尊者曰：〕「彼如何之因？」〔諸比丘尼曰：〕「尊者！不管如何，彼熟練之屠牛者或屠牛者之弟子以宰牛……覆彼牛，假令，彼如是言：『如是，此牛與皮結合。』而彼牛是與其〔皮相〕離。」

〔尊者曰：〕「諸姊！如是譬喻我爲令知其義，而其即如是：『諸姊！所言內之肉聚者，彼六內處之同^⑪義語。諸姊！言外之皮聚者，彼六外處之同義語。諸姊！言內之筋、內之腱、內之結節者，彼喜、貪之同義語。諸姊！言銳利之牛刀者，彼聖慧之同義語。不管如何^⑫，彼聖慧是斷切截割內之煩惱、內之結、內之縛也。』

〔尊者曰：〕「諸姊！此等有七覺支，修習、廣修其等，由滅盡諸漏、而比丘於現世之間，無漏之心解脫、慧解脫，具足自證智、作證而住。何者爲七？諸姊！茲有比丘，修念等覺支、〔此〕遠離之依止、離欲之依止、滅之依止、以歸結捨遣。修擇法等覺支，修精進等覺支，修喜等覺支，修輕安等覺支，修定等覺支，修捨等覺支。〔此〕遠離之依止，離欲之依止，滅之依止，以歸結捨遣。諸姊！此等爲七覺支也。修習、廣修此等，由滅盡諸漏，……具足而住。」

時尊者難陀迦以如是教誡，教誡彼等諸比丘尼已而令去：「諸姊！應去之時

矣！」

時，彼等諸比丘尼，歡喜、隨喜尊者難陀迦之所說已，從座起，敬禮尊難陀迦，行右繞禮，而詣彼世尊之處。詣已，敬禮世尊，立於一面，世尊如是告立於一面之諸比丘尼曰：「諸比丘尼！應去之時矣！」時，彼等諸比丘尼，敬禮世尊，行右繞禮而去。

時，世尊於彼等諸比丘尼去後不久，告諸比丘曰：「諸比丘！譬喻於今日十四之布薩日，衆多諸人，無有疑惑或猶豫：『實月虧〔否〕？實月滿〔否〕？勿論而月虧。諸比丘！恰如是，彼等諸比丘尼，由歡喜難陀迦之說法而爲飽足之思。」

時，世尊告尊者難陀迦曰：「同¹³難陀迦！汝明日亦同以教誡——應教誡彼等諸比丘尼。」

尊者難陀迦奉答世尊：「如是，世尊。」

時，尊者難陀迦，其夜過已，清晨著衣，持衣、鉢，爲乞食而入舍衛城。於舍衛城遊行乞食已，食後，由行乞歸來，共一同伴至王園寺。彼等諸比丘尼，見尊者難陀迦從遠而來。見已，設座，且備置洗足水。尊者難陀迦坐於所設座。坐已而洗

足。彼等諸比丘尼敬禮尊者難陀迦，坐於一面。尊者難陀迦如是告坐於一面之彼等諸比丘尼曰：「諸姊！應由問答而論說。此中，若有知者，對此應言：『我等知。』若不知者，對此應言：『我等不知。』而且對此有疑惑或猶豫者，具時應問我：『尊者！此如何？』『此義爲如何？』」

〔諸比丘尼曰：〕「尊者！我等於尊者聖難陀迦——聖難陀迦對我等所敎述——唯此，〔我等〕即歡喜、滿足。」

〔尊者曰：〕「諸姊！汝等如何思惟？眼是常耶？或是無常耶？」〔諸比丘尼曰：〕「尊者！是無常。」

〔尊者曰：〕「然而，無常者……乃至……諸姊！應去之時矣！」

時，世尊於彼等諸比丘尼去後不久，如是告諸比丘曰：「諸比丘！譬喻於今日十五之布薩日，衆多諸人，無疑惑或猶豫：『月實虧否？月實滿否？』而實恰好月滿。諸比丘！恰如是，彼等諸比丘尼由歡喜難陀迦之說法而有飽滿之思。諸比丘！彼等五百比丘尼，是最後比丘尼，彼等亦是預流者，不惡趣法、決定者，而〔善〕正覺究竟。」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彼等諸比丘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四七 教羅睺羅小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獨住之世尊，心起如是之思念：「羅睺羅之解脫，應成熟法令成熟。今我如何更導羅睺羅以滅盡諸漏。」

時，世尊清晨著衣，持衣、鉢，爲乞食而入舍衛城。於舍衛城遊行乞食已，食後，由乞食歸來，告尊者羅睺羅曰：「羅睺羅！應取座具。應至彼生^⑭茂之森林晝^⑮住。」

尊者羅睺羅對世尊言：「如是，世尊。」則持座具唯隨世尊之後。時，恰好數千之天神亦奉隨世尊：「今日世尊，更導尊者羅睺羅滅盡諸漏。」

時，世尊已入生茂之森林，於一樹下設座而坐。尊者羅睺羅敬禮世尊，坐於一面，世尊如是告坐於一面之尊者羅睺羅曰：「羅睺羅！此，汝如何思惟？眼是常耶？或是無常耶？」

〔羅睺羅曰：〕「世尊！無常。」

〔世尊曰：〕「然而，無常者，彼是苦耶？或是樂耶？」

〔羅睺羅曰：〕「世尊！苦。」

〔世尊曰：〕「然而，此無常、苦、變易法，如何得善觀察耶？『彼是我所有，我是彼，彼是予之我。』」

〔羅睺羅曰：〕「世尊！彼實不然。」

〔世尊曰：〕「羅睺羅！汝如何思惟？眼識是常耶？或是無常耶？」

〔羅睺羅曰：〕「世尊！無常。」

〔世尊曰：〕「然而，無常者，彼是苦耶？或是樂耶？」

〔羅睺羅曰：〕「世尊！苦。」

〔世尊曰：〕「然而，此無常、苦，變易法……我。」

〔羅睺羅曰：〕「世尊！彼實不然。」

〔世尊曰：〕「羅睺羅！此，汝如何思惟？眼觸是常耶？或是無常耶？」〔羅睺

〔世尊曰：〕「羅睺羅！此，汝如何思惟？彼緣眼觸而生受類、想類、行類、識類，此等亦常耶？或無常耶？」〔羅睺羅曰：〕「世尊！無常。」「世尊！彼實不然。」

〔世尊曰：〕「羅睺羅！此，汝如何思惟？耳是常耶？或是無常耶？」〔世尊！無常。」「……乃至……「鼻是常耶？或無常耶？」〔世尊！無常。」「……乃至……「舌是常耶？或是無常耶？」〔世尊！無常。」「……乃至……「身是常耶？或是無常耶？」〔世尊！無常。」「……乃至……「意是常耶？或是無常耶？」〔世尊！無常。」「然而，無常者，此……」「世尊！彼實不然。」

〔世尊曰：〕「羅睺羅！此，汝如何思惟？法是常耶？或是無常耶？」〔世尊！無常。」「……「世尊！彼實不然。」

〔世尊曰：〕「羅睺羅！此，汝如何思惟？意觸是常耶？或是無常耶？」〔世尊！無常。」「……「世尊！彼實不然。」

〔世尊曰：〕「羅睺羅！此，汝如何思惟？意觸是常耶？或是無常耶？」〔世尊！無常。」「……「世尊！彼實不然。」

〔世尊曰：〕「羅睺羅！此，汝如何思惟？緣意觸而生受類、想類、行類、識類，此等亦常耶？或是無常耶？」「世尊！無常。」……「世尊！彼實不然。」

〔世尊曰：〕「羅睺羅！如是見之有聞聖弟子乃厭眼、厭色、厭眼識、厭眼觸、緣彼眼觸而生受類、想類、行類、識類，亦厭此等。厭耳，厭聲；厭鼻，厭香；厭舌，厭味；厭身，厭觸；厭意，厭法；厭意識，厭意觸；緣意觸而生受類、想類、行類、識類，亦厭此等之類。厭已而離欲，離欲故解脫，對於解脫，而有『解脫』之智；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辨，更不來此世。」

世尊如是說已，尊者羅睺羅，歡喜世尊之所說。然說如是之說明時，尊者羅睺羅之心無取而解脫諸漏。且彼數千之天神亦遠離塵垢而生法眼。『凡有物者，是所集法，彼之一切，皆滅法。』

第一四八 六六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於其處，世尊告諸比丘：「諸比丘！」彼等諸比丘答世尊：「世尊。」世尊如是曰：「諸比丘！我應爲汝等說法，初善、中善、後亦善、備義、亦備〔言〕相。絕對充足而應宣說徧清淨之梵行。此即六六。此，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宣說。」

諸比丘奉答世尊：「世尊！如是。」

世尊如是說：「應知六內處。應知六外處。應知六識身。應知六受身。應知六愛身。」

然，如是言：「應知六內處。」彼緣何而言？有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如是所言：「應知六內處。」彼乃緣此而言。此爲第一之六。

然，如是言：「應知六外處。」彼緣何而言？有色處、聲處、香處、味處、觸處、法處。如是所言：「應知六外處。」彼乃緣此而言。此爲第二之六。

然，如是言：『應知六識身。』彼緣何而言？依眼與色而眼識生。依耳與聲而耳識生。依鼻與香而鼻識生。依舌與味而舌識生。依身與觸而身識生。依意與法而意識生。如是所言：『應知六識身。』彼乃依此而言。此爲第三之六。

然，如是言：『應知六觸身。』彼緣何而言？依眼與色而眼識生，三¹⁶之和合而有觸。依耳與聲而耳識生，三之和合而有觸。依鼻與香而鼻識生，三之合和而有觸。依身與觸而身識生，三之和合而有觸。依意與法而意識生，三之和合而有觸。如是所言：『應知六觸身。』彼乃緣此而言。此爲第四之六。

然，如是言：『應知六受身。』彼緣何而言？依眼與色而眼識生，三之和合而有觸，依觸而有受。依耳與聲而耳識生，依鼻與香而鼻識生，依舌與味而舌識生，依身與觸而身識生，依意與法而意識生，三之和合而有觸，依觸而有受。如是所言：『應知六受身。』彼乃緣此而言。此爲第五之六。

然，如是言：『應知六愛身。』彼緣何而言？依眼與色而眼識生，三之和合而有觸，依觸而有受，依受而有愛。依耳與聲而耳識生，依鼻與香而鼻識生，依舌與味而舌識生，依身與觸而身識生，依鼻與香而鼻識生，依舌與味而舌識生，依身與

觸而身識生，依意與法而意識生，三之和合而有觸，依觸而有受，依受而有愛。如是所言：『應知六愛身。』彼乃依此而言。此爲第六之六。

若人言：『眼是我。』如是即不^⑯可。於眼〔有〕生〔又〕有滅^⑯。而物有生又有滅者，『予之我乃且生且滅，』對其物應有如是之歸結。故如是爲不可。若人言：『眼是我。』如是者眼即非我。

若人言：『色是我。』如是即不可。於諸色有生又有滅^⑯。而物有生又有滅者，『予之我乃且生且滅，』對其物應有如是之歸結。故如是爲不可。若人言：『色是我。』如是者眼即非我、色即非我。

若人言：『眼識是我。』如是即不可。於眼識有生又有滅。而物有生又有滅者，『予之我乃且生且滅。』對其物應有如是之歸結。故如是爲不可。若人言：『眼識是我。』如是眼乃非我、色乃非我、眼觸亦即非我。』

若人言：『眼觸是我。』如是即不可。於眼觸有生又有滅。而物有生又有滅者，『予之我乃且生且滅。』對其物應有如是之歸結。故如是即不可。若人言：『眼觸是我。』如是，眼乃非我、色乃非我、眼識乃非我、眼觸則非我。

若人言：『受是我。』如是即不可。於受有生又有滅。而物有生又有滅者，『予之我乃且生且滅。』對其物應有如是之歸結。故如是乃不可。若人言：『受是我。』如是，眼乃非我、色乃非我、眼識乃非我、眼觸乃非我、受則非我。

若人言：『愛是我。』如是即不可。於愛有生又有滅。而物有生又有滅者，『予之我乃且生且滅。』對其物應有如是之歸結。故如是乃不可也。若人言：『愛是我。』如是，眼乃非我、色乃非我、眼識乃非我、眼觸乃非我、受非我、愛亦則非我。

若人言：『耳是我。』言：『鼻是我。』言：『舌是我。』言：『身是我。』言：『意是我。』如是即不可。於物有生又有滅。而物有生又有滅者，『予之我乃且生且滅。』對其物應有如是之歸結。故如是乃不可，若人言：『意是我。』如是，意則非我。

若人言：『法是我。』如是即不可。於法有生又有滅。而物有生又有滅者，『予之我乃且生且滅。』對其物應有如是之歸結。故如是乃不可。若人言：『法是我。』如是，意乃非我、法即非我。

若人言：『意識是。』如是即不可。於意識有生又有滅。而物有生又有滅者，

『予之我乃且生且滅。』對其物應有如是之歸結。故如是乃不可。若人言：『意識是我。』如是，意乃非我、法乃非我、意識即非我。

若人言：『意觸是我。』如是即不可。於意觸有生又有滅。』對其物應有如是之歸結。如是，意乃非我、法乃非我、意識乃非我、意觸即非我。

若人言：『受是我。』如是乃不可。於受有生又有滅。而……應有如是之歸結。故如是即不可。若人言：『受是我。』如是，意乃非我、法乃非我、意識乃非我、意觸乃非我、受即非我。

若人言：『愛是我。』如是即不可。愛有生又有滅。而……故如是爲不可。若人言：『愛是我。』如是，意乃非我、法乃非我、意識乃非我、意觸乃非我、受乃非我、愛即非我。

諸比丘！如是又有導身〔見〕之集道：即以觀眼是『我所有，我是彼，彼是予之我。』以觀色是『我所有……』以觀眼識是『我所有……』以觀眼觸是『我所有……』以觀受是『我所有……』以觀愛是『我所有……』以觀耳……鼻……舌……身……意是『我所有……』以觀諸法是『我所有……』以觀意識是『我所有……』

以觀意觸是『我所有……』以觀受是『我所有……』以觀愛是『我所有……之我也。』

諸比丘！如是又有導身〔見〕之滅道：即觀眼是『非我所有，我非彼，彼非予之我。』觀色是『非我所有……』觀眼識『非我所有……』觀眼觸『非我所有……』觀受『非我所有……』觀愛『非我所有……』觀耳……鼻……舌……身……意『非我所有……』觀法『非我所有……』觀意識『非我所有……』觀意觸『非我所有……』觀受『非我所有……』觀愛『非我所有……』

諸比丘！緣眼與色而眼識生，三之和合而有觸。緣觸而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之受生。彼由樂受之所觸，歡喜、讚說、繫著而住。於彼即隨增貪隨眠。由苦受之所觸，即陷於憂、惱、悲、打胸哭泣而冥妄。於彼隨增瞋恚隨眠。由不苦不樂受之所觸，不如實知其受之集〔因〕、沒、味、過患與捨離，於彼隨增無明隨眠。諸比丘！彼實不斷由樂受之貪隨眠，不捨離由苦受之瞋恚隨眠，不破害由不苦不樂受之無明隨眠，不斷無明，不令明生，於現法之中不應成爲有苦之邊者，即無如是之道理。

諸比丘！緣耳與聲而耳識生……諸比丘！緣鼻與香而鼻識生……諸比丘！緣意

與法而意識生，三之和合而有觸。緣觸而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之受生。彼由樂受之所觸，而歡喜、讚說、繫著而住，於彼隨增貪隨眠。由苦受之所觸，而陷於憂、惱、悲、打胸哭泣冥妄，於彼隨增瞋恚隨眠。由不苦不樂受之所觸，不如實知其受之集、沒、味、過患、捨離，於彼隨增無明隨眠。諸比丘！彼實依樂受而不斷貪隨眠。依苦受而不捨離瞋恚隨眠，依不苦不樂受而不破害無明隨眠，不斷無明，不令明生，於現法之中，不應成爲有苦之邊者，即無如是之道理。

諸比丘！緣眼與色而眼識生，三之和合而有觸。緣觸而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之受生。彼由樂受之所觸，不歡喜、不讚說、不繫著而住，於彼乃不隨增貪隨眠。由苦受之所觸而不陷於憂、惱、悲、打胸哭泣冥妄，於彼不隨增瞋恚隨眠。由不苦不樂受之所觸，如實知其受之集、沒、味、過患、捨離，於彼不隨增無明隨眠。諸比丘！彼實依樂受而斷貪隨眠，依苦受而捨離瞋恚隨眠，依不苦不樂受而破害無明隨眠，斷無明而令明生，於現法之中，成爲有苦之邊者，即無有如是之道理。

「諸比丘！緣耳與聲而耳識生，諸比丘！緣鼻與香而鼻識生，諸比丘！緣舌與味而舌識生，諸比丘！緣身與觸而身識生，諸比丘！緣意與法而意識生，三之和合而

有觸。緣觸而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之受生、彼由樂受之所觸而不歡喜、不讚說，不繫著而住，於彼不隨增貪隨眠……成爲〔有〕苦之邊者，應有如是之道理。

諸比丘！如是見，有聞之聖弟子乃厭眼，厭諸色，厭眼識，厭眼觸，厭受，厭愛。厭耳，厭聲，厭鼻，厭香，厭舌，厭味，厭身，厭觸。厭意，厭諸法，厭意識，厭意觸，厭受，厭愛。厭已而離欲，離欲故解脫，解脫故有『解脫』智。而證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辨，更不來於此世。」

世尊如是說，歡喜之彼等諸比丘，隨喜世尊之所說。如是說時，六十人比丘之心無取而由諸漏解脫。——

第一四九 大六處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於其處，世尊告諸比丘：「諸比丘！」諸比丘奉答世尊：「世尊。」世尊乃如是曰：「諸比丘！我應爲汝等說大六處〔經〕。諦聽，善思念之。我當說之。」彼等諸比丘奉答世尊：「如是，世尊。」世尊乃如是說：「諸比丘！不如實知、見眼，不如實知、見諸色，不如實知、見眼識，不如實知、見眼觸，又由彼眼觸而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生，亦不如實知、見其等，而愛著於眼，愛著於諸色，愛著於眼識，愛著眼觸，又由彼眼觸而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生，亦愛著其等。如是愛著、相應、迷妄、以隨觀味而住者，於未來乃積集五取蘊。且彼，愛之再生，與喜、貪俱行，所歡喜於彼彼處（任何之處），其又對彼增盛。於彼身之諸患惱增盛，心之患惱亦增盛。身之諸熱惱增盛，心之諸熱惱亦增盛。身之諸苦惱增盛，心之諸苦惱亦增盛。彼覺受身苦亦〔覺受〕心苦。——

諸比丘！不如實知、見耳，諸比丘！不如實知、見

舌，諸比丘！不如實知、見身，諸比丘！不如實知、見意，諸比丘！不如實知、見
諸法，諸比丘！不如實知、見意識，諸比丘！不如實知、見意觸，又緣彼意觸，而
樂、或苦、或不苦不樂之受生，亦不如實知、見此等，而愛著於意，愛著於諸法，
愛著於意識，愛著於意觸，又緣彼意觸，而樂、或苦、或不苦不樂之受生，亦愛著
彼等……心之苦惱亦增盛。彼覺受身苦亦〔覺受〕心苦。

諸比丘！而如實知、見眼，如實知、見諸色，如實知、見眼識，如實知、見眼
觸，又緣彼眼觸，而樂、或苦、不苦不樂之受生，亦如實知、見彼等，不愛著於眼，
不愛著於諸色，不愛著於眼識，不愛著於眼觸，又緣彼眼觸，而樂、或苦、或不苦
不樂之受生，亦不愛著彼等。如是不愛著、不相應、不迷妄、見過患而住者，於未
來，五取蘊乃損減²⁰。且彼，愛之再生，而與喜、貪俱行。所歡喜於彼彼處，其又
對彼而斷之，於彼身之諸患惱亦斷，心之諸患惱亦斷。身之諸熱惱亦斷，心之諸熱
亦斷。身之諸苦惱亦斷，心之諸苦惱亦斷之。彼覺受身之身樂亦〔覺受〕心樂。——

彼，如實者之見，彼乃正見。彼，如實者之思惟，彼乃正思惟。彼，如實之精
進，彼乃正精進。彼，如實者之念，彼乃正念。彼，如實者之定，彼乃正定。而於

前既令身業、語業、活命清淨。如是，於彼修習其八支聖道之至圓滿。於彼，如是由修習其八支聖道，亦修習四念住之至圓滿。亦修習四正勤之至成滿。亦修習四神足之至圓滿。亦修習五根之至圓滿。亦修習五力之至成滿。亦修習七覺支之至成滿。

彼於此二法，雙結^①而轉。〔謂〕止與觀也。

「彼凡於諸法，應證知而徧知者，對此等之諸法，即證知而徧知之。凡諸法之應證知而斷者，對此等之諸法，即證知而斷之。凡諸法之應證知而修習者，對此等之諸法即證知而修習之。凡諸法之應證知而作證者，對此等之諸法即證知而作證之。諸比丘！然者，如何是諸法應所證知而徧知？對此等應言五取蘊，即此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也。如是之諸法，應所證知而徧知者。」

「又，諸比丘！如何是諸法應所證知而斷之？即無明與有愛，如是之諸法，應所證知而斷之者。」

「又，諸比丘！如何是諸法應所證知而修習？即止與觀，如是之諸法，應所證知而修習。」

「又，諸比丘！如何是諸法應所證知而作證？即明與解脫，如是之諸法，應所證

知而作證之。

諸比丘！如實知、見耳，諸比丘！如實知、見鼻，諸比丘！如實知、見舌，諸比丘！如實知、見身，諸比丘！如實知、見諸法，諸比丘！如實知、見意識，諸比丘！如實知、見意觸，又緣彼意觸而樂、或苦、或不苦不樂之受生，亦如實知、見彼身。而不愛著於意，不愛著於諸法，不愛著於意識，不愛著於意觸，緣意觸而樂、或苦、或不苦不樂之受生，亦不愛著其等……心之諸苦惱亦斷。彼乃覺受身樂亦（覺受）心樂。

彼，如實者之見，彼乃正見。彼，如實者之思惟，其……令清淨。如是，於彼修習彼八支聖道之至圓滿。於彼，由修習如是之八支聖道……即明與解脫，如是之諸法，應所證知而作證。」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彼等諸比丘，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五〇 頻頭城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遊行拘薩羅衆人之間，與大比丘衆俱，入於名爲頻頭城拘薩羅人之婆羅門村。頻頭城之婆羅門長者等聞：「諸賢！沙門瞿曇實是釋氏之子，由釋迦族出家。遊行拘薩羅衆人之間，與大比丘衆俱，達至頻頭城。而彼尊瞿曇，如是流布善名稱：『如是，彼世尊是阿羅漢……得見如是類之阿羅漢。』」

時，頻頭城之婆羅門長者等，詣世尊之處。詣已，或者與世尊共相問候，交換可喜、可樂之語後，坐於一面。又或者向世尊合掌，而坐一面。又或者向世尊之處申述氏名，坐於一面。又或者默然，坐於一面。世尊如是告坐於一面之頻頭城婆羅門長者等曰：

「諸長者！若諸異學之出家者對汝等如是問：『諸長者！如何類之諸沙門、婆羅門不應恭敬、不應尊重、不應崇敬、不應尊崇。』」被如是問者，諸長者！汝等應向彼諸異學之出家者如是記說：『諸沙門、婆羅門之於眼所識之諸識，不離貪、不離

瞋、不離疑、於內心不寂靜，依身、語、意，行等²²不等，如是類之諸沙門、婆羅門不應恭敬、不應尊重、不應崇敬、不應尊崇。其如何之因，如何我等，亦於眼所識之諸色，不離貪、不離瞋、不離疑、於內心不寂靜，依身、語、意，亦行等不等，於彼等，其以上之等行，於我等所不承認也。是故，諸賢²³！彼等諸沙門、婆羅門乃不應恭敬、不應尊重、不應崇敬、不應尊崇。諸沙門、婆羅門之於耳所識諸聲，於鼻所識之諸香，於舌所識之諸味，於身所識之諸觸，於意所識之諸法，不離貪、不離瞋、不離疑，於內心不寂靜，依身、語、意，行等不等，如是類之沙門、婆羅門不應恭敬、不應尊重、不應崇敬、不應尊崇。其如何之因，如何我等亦於意所識之諸法，不離貪、不離瞋、不離疑、於內心不寂靜，依身、語、意，亦行等不等，於彼等，其以上之等行，我等不承認。是故，諸賢！彼等之諸沙門、婆羅門不應恭敬、不應尊重、不應崇敬、不應尊崇。』被如是問者，諸長者！汝等向彼等諸異學之出家者，應如是記說之。

諸長者，若復諸異學之出家者如是問汝等：『諸長者！如何類之諸沙門、婆羅門不應恭敬、不應尊重、不應崇敬、不應尊崇。』諸長者！如是問者，汝等對彼等

諸異學之出家者應如是記說：『諸沙門、婆羅門之於眼所識之諸色，離貪、離瞋、離癡、於内心寂靜，依身、語、意，行等行，如是類之諸沙門、婆羅門應恭敬、應尊重、應崇敬、應尊崇。其如何之因，如何於我等，於眼所識之諸色，不離貪、不離瞋、不離癡、於内心不寂靜，依身、語、意，亦行等不等，於彼等，其以上之等行，於我等承認也。是故，諸賢！彼等之諸沙門、婆羅門應恭敬、應尊重、應崇敬、應尊重。諸沙門、婆羅門之於耳所識諸之聲，於鼻所識之諸香，於舌所識之味，於身識之諸觸，於意所識之諸法，離貪、離瞋、離癡、於内心寂靜，依身、語、意以行等行，如是類之諸沙門、婆羅門應恭敬、應尊重、應崇敬、應尊崇。其如何之因，如何於我等，於意所識之諸法，不離貪、不離瞋、不離癡、於内心不寂靜，依身、語、意，雖行等不等，於彼等，其以上之等行，於我等承認。』

是故，諸賢！彼等之諸沙門、婆羅門應恭敬、應尊重、應崇敬、應尊崇。』如是問者，諸長者！汝等應如是記說。

諸長者！諸異學之出家者若向汝等如是問：『然而，諸尊者之如何行相、如何有隨行²⁴者，由此，諸²⁵長者汝等如是云耶？——實彼諸尊者是離貪，或有調伏貪

之行跡。離瞋，或有調伏瞋之行跡。離癡，或有調伏癡之行跡——。」被如是問者，諸長者！汝等應向彼等諸異學之出家者記說之：『實²⁶彼等諸尊者於空閑處、林中、獨處、邊處等修習²⁷牀座而如是²⁸，假令幾²⁹見，如彼等之勝樂，無如是眼所識之諸色。又如是，假令幾聞，如彼等之勝樂，無如是耳所識之諸聲。又如是，假令幾嗅，如彼等之勝樂，無如是鼻所識之諸香。又如是，假令幾味，如彼等之勝樂，無如是舌所識之味。又如是，假令幾觸，如彼等之勝樂，無如是身所識之諸觸。如是，諸友！諸行相，有如是諸隨行，而我等所〔承認〕者，由此，諸長者！我等如是語——實彼等諸尊者乃離貪，或有調伏貪之行。離瞋，或有調伏瞋之行跡。離癡，或有調伏癡之行跡——。』如是問者，諸長者！汝等應向彼等諸異學之出家者如是記說之。』

如是說已，頻頭城之婆羅門長者等，如是奉白世尊：「奇哉！尊瞿曇！奇哉！尊瞿曇！尊瞿曇！譬喻伏者……尊瞿曇容受我等爲優婆塞。〔我等〕由今日盡形壽歸依之。」

第一五一 乞食清淨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舍利弗，日暮從獨住起而詣世尊之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世尊對坐於一面之尊者舍利弗曰：「舍利弗！汝之諸根淨明。皮膚之色徧淨、清白。舍利弗！如何之住，汝今日多住耶？」

「舍利弗曰：」「世尊！我今日多住空住。」

〔世尊曰：〕「善哉！善哉！舍利弗！舍利弗！汝實今日多住於大人住。舍利弗！如何大人住，彼即空，是故，舍利弗！若比丘之願：『今日多住於空住。』舍利弗！彼比丘應如是思惟：『通行一路，我爲乞食入村，於一地遊行乞食，從一路由村乞食還歸，其時，於我眼所識之諸色，有心之欲、或貪、或瞋、或癡耶？』

舍利弗！若比丘善觀察而如是知：『通行一路，我爲乞食入村，於一地遊行乞食，如是一路，由村之乞食還歸，其時，於我眼所識之諸色，有心之欲、或貪、或恚、或癡、或瞋』者。舍利弗！其比丘應爲此等之惡、不善法，當不可不精進。

舍利弗！若復，比丘善觀察，如是知：『通行一路我爲乞食……其時，於我眼所識之諸色，無心之欲、或貪、或恚、或癡、或瞋』者。舍利弗！其比丘應以其喜悅，晝夜，不可不隨學諸善法而住。

復次，舍利弗！比丘應如是思惟：『通行一路，爲乞食入村……其時，於我耳所識之諸聲……於鼻所識之諸香……於舌所識之諸味，於身所識之諸所觸，於意所識之諸法，有心之欲、或貪、或恚、或癡、或瞋耶？』

舍利弗！若比丘之善觀察者如是知：『通行一路，我爲乞食入村……其時，於我意所識之諸法，有心之欲、或貪、或恚、或癡、或瞋』者。舍利弗！其比丘應爲斷此等諸惡、不善法，不可不精進。

舍利弗！若復，比丘之善觀察者如是知：『通行一路，我爲乞食入村……其時，於我意所識之諸法，無心之欲、或貪、或恚、或癡、或瞋』者。舍利弗！其比丘應以其喜悅，晝夜，不可不隨學諸善法而住。

復次，舍利弗！比丘應如是思惟：『我已斷五妙欲耶？』舍利弗！若比丘善觀察，如是知：『我既未斷五妙欲』者。舍利弗！彼比丘應爲斷五妙欲不可不精進。

舍利弗！若復比丘之善觀察者如是知：『我已斷五妙欲』者。舍利弗！彼比丘應以其喜悅，晝夜不可不隨學諸善法而住。

復次，舍利弗！比丘應如是思惟：『我已斷五蓋耶？』舍利弗！若比丘善觀察如是知：『我既未斷五蓋』者。舍利弗！彼比丘應爲斷五蓋而不可不精進。舍利弗！若復比丘善觀察者，如是知：『我已斷五蓋』者。舍利弗！彼比丘應以其喜悅，晝夜不可不隨學諸善法而住。

復次，舍利弗！比丘應如是思惟：『我徧知五取蘊耶？』舍利弗！若比丘善觀察，如是知：『我未徧知五取蘊』者。舍利弗！其丘應爲徧知五取蘊，不可不精進。舍利弗！若復比丘善觀察者如是知：『我（既）徧知五取蘊』者。舍利弗！彼比丘應以其喜悅，晝夜不可不隨學諸善法而住。

復次，舍利弗！比丘應如是思惟：『我修四念住耶？』舍利弗！若比丘善觀察，如是知：『我既未修四念住』者。舍利弗！其丘應爲修四念住，不可不精進。舍利弗！若復比丘善觀察者如是知：『我已修四念住』者。舍利弗！彼比丘應以其喜悅，晝夜不可不隨學諸善法而住。

復次，舍利弗！比丘應如思惟：『我已修四正勤耶？』若……不可不精。若復……而住。

復次，舍利弗！比丘應如思惟：『我已修四神足耶？』若……而住。

復次，舍利弗！比丘應如思惟：『我已修五根耶？』若……而住。

復次，舍利弗！比丘應如思惟：『我已修五力耶？』若……而住。

復次，舍利弗！比丘應如思惟：『我已修七覺支耶？』若……而住。』

復次，舍利弗！比丘應如思惟：『我既未修八支聖道耶？』舍利弗！若比丘善觀察如是知：『我既未修八支聖道』者。舍利弗！其比丘應爲修八支聖道，不可不精進。舍利弗！若復比丘善觀察者如是知：『我已修八支聖道』者。舍利弗！其比丘應以其喜悅，晝夜不可不隨學諸善法而住。

復次，舍利弗！比丘應如思惟：『我已修止、觀耶？』舍利弗！若比丘之善觀察，如是知：『我既未修止、觀』者。舍利弗！其比丘應爲修止、觀，不可不精進。舍利弗！若復比丘善觀察，如是知：『我已修止、觀』者。舍利弗！彼比丘應以其喜悅，晝夜不可不隨學諸善法而住。

復次，舍利弗！比丘應如思惟：『我已證明、解脫耶？』舍利弗！若比丘善觀察，如是知：『我既未證明、解脫』者。舍利弗！其比丘應爲證明與解脫，不可不精進。舍利弗！若復比丘善觀察者如是知：『我已證明與解脫』者。舍利弗！彼比丘應以其喜悅，晝夜不可不隨學諸善而住。

舍利弗！凡過去世，任何之沙門、婆羅門等，是清淨乞食者，彼等於一切，皆如是觀察，觀察而清淨乞食。舍利弗！又凡未來世之沙門、婆羅門等之應如是清淨乞食者，彼等於一切，皆如是觀察，觀察而應清淨乞食。舍利弗！又凡今日之沙門、婆羅門等清淨乞食者，彼等於一切，皆如是觀察，觀察而清淨乞食。舍利弗！然者，汝等應如是學：『我等應觀察，觀察而應清淨乞食。』舍利弗！實如是，汝等應如是學。』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尊者舍利弗隨喜世尊之所說。——

第一五二 根修習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徵伽羅國無煩惱林。時，波羅奢耶之門人鬱多羅學童詣世尊之處。詣已，問訊世尊，交換可喜、可樂之語已，坐於一面。世尊如是言坐於一面之波羅奢耶之門人鬱多羅學童曰：「鬱多羅！波羅奢耶婆羅門，對弟子說根之修習耶？」

〔學童言：〕「尊者瞿曇！波羅奢耶婆羅門對弟子說根之修習。」

〔世尊曰：〕「然者，鬱多羅！波羅奢耶婆羅門對諸子說如何類之根修習耶？」

〔學童言：〕「尊瞿曇！於此，『不以眼見色，不以耳聞聲。』尊瞿曇！如是，波羅奢耶婆羅門對諸弟子說根之修習。」

〔世尊曰：〕「鬱多羅！如是者，盲者應是根之已修習者，聾者應是根之已修習者。若如波羅奢耶婆羅門之言者，鬱多羅！任何盲者亦是不以眼見色，不以耳聞聲也。」

如是言〔時〕，波羅奢耶之門人，鬱多羅學童，沈默、困惑、落肩、俯顏、悲喪

而無可對言也。

時，世尊知波羅奢耶之門人，鬱多羅學童之沈默、困惑、落肩、俯顏、悲哀而無可對言已，告尊者阿難曰：「阿難！波羅奢耶婆羅門，〔對〕弟子說一^⑩根之修習。而且較異於聖者之律，無上之根修習。」

〔阿難曰：〕「世尊！正其時。善逝！正其時。請世尊於聖者之律，說無上之根修習。從世尊聞已，諸比丘應受持之。」

〔世尊曰：〕「然者，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宣說。」尊者阿難奉答世尊：「如是，世尊。」世尊乃如是曰：

「然、阿難！如何於聖律，爲無上之根修習？於此，阿難！於比丘以眼見色已，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彼如是證知：『於我如是之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而此是有爲、粗、緣已生也。此爲寂靜、此爲勝妙者，即捨此。』於彼，已生之可意、已生之不可意、已生之可意不可意滅者捨乃住立。阿難！譬如，有眼之士夫開眼已而閉眼，閉眼已而開眼，恰如是，阿難！對任何人，於如是速、於如是急，於如是容易，已生之可意、已生之不可意、已生之可意不可意滅，捨乃

住立。阿難！以如是於聖者之律，關於眼所識之諸色，謂無上之根修習。

復次，阿難！比丘以耳聞聲已，而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彼如是證知……。阿難！譬喻強力之士夫，容易如彈指，阿難！正如是，對任何人亦如是速、如是急、如是容易於已生之可意、已生之不可意、已生之可意不可意滅，捨乃住立。如是，阿難！於聖者之律，關於耳所識之諸聲，謂無上之根修習。

復次，阿難！比丘以鼻嗅香已而可意生……住立。阿難！譬喻少傾之荷葉之觸水者，即搖動不止住。恰如是，阿難！對任何人……住立。如是，阿難！於聖者之律，關於鼻所識之諸香，謂無上之根修習。

復次，阿難！比丘以舌味味已，而可意生……住立。阿難！譬喻強力之士夫，舌端集唾團已，容易吹飛。恰如是，阿難！對任何人……住立。阿難！如是，於聖者之律，關於舌所識之諸味，謂無上之根修習。

復次，阿難！比丘以身觸已，而可意生……住立。阿難！譬喻強力之士夫，伸屈腕或屈伸腕，恰如是，阿難！對任何人……住立。阿難！如是，於聖者之律，關於身所識之諸所觸，謂無上之根修習。

復次，阿難！比丘以意識法已，而可意生……住立。阿難！譬喻士夫，於日中極熱之鐵板，灑落二三滴之水，阿難！徐徐灑落之滴水，其忽盡滅、消散，恰如是，阿難！對任何人……住立。阿難！如是，於聖者之律，關於意所識之諸法，謂無上之根修習。

阿難！實於聖者之律，無上之根修習乃如是。

然者，阿難！如何爲學人之行道？阿難！於此，比丘以眼見色已，而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彼爲其已生之可意，已生之不可意、已生之可意不可意而惱、慚、厭忌。以耳聞聲已、以鼻嗅香已、以舌味味已、以身觸所觸已、以意識法已，而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彼爲其已生之可意、已生之不可意、已生之可意不可意，而惱、慚、厭忌。阿難！如是，即學人之行道。

然者、阿難！聖者如何修習根？阿難！於此，比丘以眼見色已，而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彼若欲：『於〔所〕厭忌，應住不厭忌想。』〔即〕於其處，不厭己想而住。若欲：『於〔所〕厭忌，應住厭忌想。』〔即〕其處，厭忌想而住。若欲：『於〔所〕厭忌與於〔無所〕厭忌，應住不厭忌想。』〔即〕於其處，不厭忌

想而住。若欲：『於〔無所〕厭忌與〔所〕厭忌，應住厭忌想。』〔即〕於其處，厭忌想而住。若欲：『於〔所〕厭忌與〔無所〕厭忌，以避如是兩者〔即有有捨，應住有念、正知。』〔即〕於其處，有捨、有念、正知而住。

復次，阿難！於比丘以耳聞聲已、以鼻嗅香已、以舌味味已、以身觸所觸已、以意識法已，而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若欲：『於〔所〕厭忌，應住不厭忌想。』〔即〕於其處，不厭忌想而住。若欲：『於〔無所〕厭忌，應住厭忌想。』〔即〕於其處，厭忌想而住。若欲：『於〔所〕厭忌與〔無所〕厭忌，應住不厭忌想。』〔即〕於其處，不厭忌想而住。若欲：『於〔無所〕厭忌與〔所〕厭忌，應住厭忌想。』〔即〕於其處，厭忌想而住。若欲：『於〔所〕厭忌與〔無所〕厭忌，避如是之兩者，而有捨，應住有念、正知。』〔即〕於其處，有捨、有念、正知而住。阿難！實聖者乃如是以修習根。

阿難！如是，我於聖者之律，說無上之根修習。說學人之行道。說聖者之根修習。阿難！凡〔大〕師求諸弟子之利益，由憐愍而垂憐愍，應爲之事，我爲此乃爲汝等。阿難！如是，有諸樹下，如是，有諸空室。阿難！應禪思、勿放逸。應不可

有後悔。此乃我〔爲〕汝等之諸教誨。」

世尊如是已，歡喜之尊者阿難隨喜世尊之所說。——

中部經典四

評釋 | 品 | 不斷品

①不親近 (anupāyo) 以an+upāyo看為無方便。

②不沒入 (anapāyo) 以an+apa+i而來之語而譯。

③於聖想 (ariyāya saññāya) 之「於聖想」 (ariyāya paññāya) · 當然是後者譯正確。

④彼作性 (tammayatā) · 於評釋書 · 諸處tanhā

⑤赤手 (lahitāpani) 徒手裝譯。原計意為赤手的人。

⑥有杖護 (saparidandā) 護a waman protected by a stick原意。

⑦知 原本雖譯na jānāmi，乃誤傳。

⑧評行 於原本kāyasamācāram爲身行，想是由此二略文之關係而錯誤，因此今暫如所記以訂正。

⑨眠[目]休 以迦用「眠在之體也」。今亦仍如其譯出，其他同樣時亦類此。

⑩鞞鞞[目]休 (abhiññātēhi abhiññātēhi) 即暫以譬語之力說譯之。

(11) 駁譯之可能 原本爲sakkhibhavyatam或sacchibhabbstam譯之。

第11品 11品

①兜率身 (Tusita-kāya) 駁譯天衆之意。

②妙欲 (kāmaguṇa) 於北傳皆譯爲欲功德。

③以下對諸詎之文，原本雖不附（），恐有逸脫，今加附之。

④出家[14] 由次破顯足之文推之，此不能憶側應出家式（得趣¹⁵）。

⑤洗肢體 原本有gattaparikamme byāpajīta駁譯錯譯，今譯爲gattaparikamme vyāpārītā=肢體之準備，從事於（洗、按摩等）。

⑥阿義耶薩那 (Aggivessana) 阿夷羅和提沙彌之稱呼。中印作阿奇沙那。

⑦「對於心」之次於原本有「對於法」之續述，此關於所體四念之觀法，中途之略記，例如唯前後詳述之形式者，暫取其意，故改譯之。

⑧只管 如往還力說之語，以取其意而譯。

⑨法師 原本有dhammassāmi 繼昔者，即bhante(翻一)即dhammassāmi。

⑩此偈亦出於律之齋戒經譯中，請參照。

⑪他[人] 原本nāññām bhiyyo amññārum (or amññātha) 繼昔者，因雖取其前義，譯取最後ññāmarum or ñññātha。

⑫那伽[人] 原本ññāmātañg, araññe va nāgo 繼昔者，即nāgo。

⑬田獵形 (attakāmarūpā) 即「獵田」之意，近乎「悠悠田獵」之意。

⑭鵝其[人] 原本離鵝uahatonidānam 繼昔者，即從此。

⑮捨俱行定[人] 此上離鵝記之符號，點是作此打算。(故此勿品樂俱行定故。)

⑯飲酒者 原本例如「飲者於懶睡，素睡者酒之放逸處」 (surāmeraya majapāmadatthāyi) 即懶如此記述，其文過長故，今略。

⑰彼其比丘 (Sa kho so bhikkhu [bālo]) 即賢者故，「彼其，諸比丘一賢者……」 雖然 (Sa kho so, bhikkhave, pandito...)

⑲四聖[人] 次經，於此一句，作爲四形。

⑯解yugani 𠵼加鵠「小輕木板。」

⑰薩Hpatirājāno於賜加十八等作鵠「小王。」

⑲想是公嘒 於原本雖Hakkhāhatām maññe D.II.P.174訛作Hakkhātām maññe (proclaimed methink) 𠵼從H。譬如此點H，因右之此點H，因右之此點H Rhys Davids訛作點H "Remained fixed on on the open-terrace"

⑳人應詰訛 (anusāsisissāmi) 「母H」 𠵼。

㉑有等繁力 (samavepākiniyā samannāgato) 𠵼後無化H。

㉒迦那H (gahaniyā samannāgato) gahani=the "seizer" a supposed organ of the body dealing with digestion and gestation. 諸異訛正譯，十一，H鑿訛H...「少疾無病而成新繁...」

㉓五種連pañcavidhābandhana 鑿訛「H鑿」亦可。

㉔波 原本譯訛 so，◎依別本譯H。

第四品 分別品

①一夜賢者 (Bhaddekaratta) 於漢譯 (圓難說經、聖泉林天經、釋中禪室尊經) 被譯為跋地羅帝。完全努力於現在之生滅，於現在而滅者，如修行哲人等應為之心。下無田三十四之經為經之尊上經 (大正藏、七七) 記為賢者也。

②瞿eva釋是 (實)。

③有 於別本ahosi譯 (有) 似關於已經過去之機會而作。

④無躊躇 (agarukaritvā) 「於世尊、或於我等，無特別表示敬意，」或「不想為打攬」等意。

⑤敢 想喫yāvatako ahosi

⑥ekāsen (ekāsena) 類似、全種之意，繼之，部分的之意。

⑦upavicāra譯近行參照 (集釋足譜十五等。)

⑧見 (samanupassato) 見，且無觀察之意，女徒屢次譯為「等隨觀見。」

⑨tu eva，猶，此件題 (tu eva) now, but, indeed, however猶，「標色等不唯我等口耳之認識。」

應有此種取捨。

⑩不彼作性 (atammayatā) , tammayatā喚譯 (tanhā) 。故不彼作性者，是無譯教。

⑪迦心 原本於作aññā-cittam्照著上來訛文，譯aññā-cittam。

⑫有也 於前之 11111，大迦旃陀一夜賢者經之相應文中，作鶴現在 (hoti)。

⑬不介意 (agarukaritvā) 參照前註④。

⑭取而不住 於原本有cittam pariyādāya titthanti照著上來訛文，要加上na譯之。

⑮非義苦 (anatthadukkham) , 此前照譯無不通，按其他相應式文，不能不疑「不持己道」 (anatthasam

hitam) 之譯。

⑯齋 (sara) 誓譯。

⑰回一物 云tad eva譯之。

⑲但為歸 (uddissa) = ger.of uddisati = to declare, to point out.)

⑲應是 小歸或saddhā (應是) 之譯格譯之，但亦可看為動歸saddahati gerund (應是) 佛音既如後

著
○

⑯其處云云之上下，想不要括抓，但原本有之即暫照原來。

②想歡喜 \rightarrow maññussavā \rightarrow mañña = thinking; ussava = merrymaking \rightarrow 。

㉒捨 (cāga) 亦譯爲施。

◎水界 原本逸脫。今以順理補之

◎24眼識
於原本cakkumā (cakkhumant眼識 眼者 nom.) 如其耳、鼻識，或cakkhuna眼識。

㉕所執受 (upādīna) 玄奘譯，法曇足譯，十之同文下，有一有執有受。」*upādīna* grasped at;

laid hold of; the issue of grasping **the** **whole** **o**

〔26〕**妄想** (maññitam) 於中阿含六界經，譯無自舉。

㉗大過大過 (accayam accayato patiggañhātu āyatim samvarāya) 於撒迦尼時，一定之型狀，約

言：「將來當防護，今請原諒。」之意

◎如何，（原因）yam暫以關係代名詞譯之。

㉙我₁ 指爲複數者，回英語等，以₂「送」₃ we。

㉚對人施 (pātipuggalika dakkhiṇā) 對個人施之意

㉛僧類施 (sāṅghagatā dakkhiṇā) 對僧伽多人相之布施。

㉜兩僧伽 (ubhatosāṅgha) 並出比丘尼之兩僧伽。

㉝僧類施₁，₂僧類施乃僧伽施（衆人），對人施，乃言對個人施，由此區別，應知有此教說。

㉞此偈 出集異門足論八，請參照。

第六品 六處品

①減退之終₁ 原本pāṭikamōsānām paññāyati no abhikkamo 「無施設減退之終局、進展之終局₂」₃也。

②中部經典₁，第九十七，陀然經參照。

③不執取upādiyissāmi=I will not take hold of or cling to₁。

④我ekāta 於此之前有「是故，與者一，汝應如是學」之文，茲乃逸脫。

⑤耳觸 於原本sotasaṃphassam viññāṇam 「耳觸識」，於此想關於六觸身的說明，如前之眼識，蓋不用其識序，因此以「無此」去。

⑥不舉 原本Na paṭibhāti = does not appear or occur to (or upon) , does not shine uponNa 意，今如此譯之。

⑦耳ekāta 「趣攝」之婉曲譯，究竟與「兩會」之意。北傳雜阿彌陀經應處，有「汝今宜去」。又同北傳焰名處譯「汝今知（或、知）知故。」

⑧臘ayāñā contracted form of arīya 。

⑨奴婢 (evam hoti) 諦「奴婢攝」之譯。

⑩有歸sāravat=having essence, heart or hardest part 譯譯此，實其亦可解

「無果實之樹」，並譯此，無歸「無歸。」

⑪阿鞞跋提 (adhipacana) 一般譯譯「阿鞞跋提。」

⑫如何 (因緣) · 譯yā心也。

⑬ **原本** Tena hi tvām, Nandaka, sve...ten'cva..., 諸復云 **tena** **是** **是** **是** **是**。

⑭ **生枝之林** **原** **Andhavana** **於** **漢** **闍** **故** **林**。

⑮ **釐社** (divāvihāra) **於** **漢** **闍** **故** **田** **丘** **山** **城**。 **丘** **山** **闍** **之** **間**， **入** **闍** **之** **林** **中** **坐** **禪**， **乃** **丘** **山** **城** **之** **近** **處**。

⑯ **三** **行** **程** **如** **山** **禪** **三** **tinnam** **samgati** **phasso** **禪**， **是** ..「**三** **行** **程** **如** **山** **禪**。」

⑰ **不可** **三** **tam** **na** **uppajjati** **禪**， **雖** **可** **爲**「**彼** **不** **起**」， **其** **禪** ..「**無** **遭** **取**」， **暫** **以** **不** **可** **禪** **也**。

⑱ **paññayati** = **總** **總**。

⑲ **有** **於** **原本** **有** **uppajjati** (起)， **以** **前** **後** **之** **式** **較**， **paññayati** **也**。

⑳ **損** **滅** **原** **本** **na** **pacayam** **gacchanti** **禪** **「** **趣** **不** **積** **集** **。」**

㉑ **釤** **原** **本** **na** **yuganandhā** **有**「**物** **回** **一** **剎** **那** **相** **釤**」 **ckak-khanikayuganandhā** **田** **往** **也** ..「**盡** **此** **等**，
於 **一** **剎** **那** **有** **一** **止**， **他** **剎** **那** **有** **觀**。如是成爲異剎那者。而說明聖道 **回** **一** **剎** **那**。」

㉒ **走** **長** **鄉** (samavisama) **於** **雜** **回** **而** **往** **遠** **近** **行** **非** **法** **行**， **所** **行** **疎** **離** **行**。Lord Chalmers: walk sometimes
righteously but sometimes unrighteously.

㉓譯讀一(Bhonto)此卽有主格和呼格之兩用，今據後者。

㉔譯「Anavaya = accordance, conclusion, & c, Lord Chalmers result」暫依荻原博士之梵漢辭典
中譯之。

㉕「譯此者」次句「譯尊稱」其原語即Āyasmanto，「爲俗人乃至異學，一爲佛教出家者，故如是別
譯之」。

㉖「(tathā hi)，或「因爲」亦可。

㉗「पतिसेवनि」=They pursue, follow, practise or indulge in.

㉘「反是」(tatthā)，或此「其對」「於此」之類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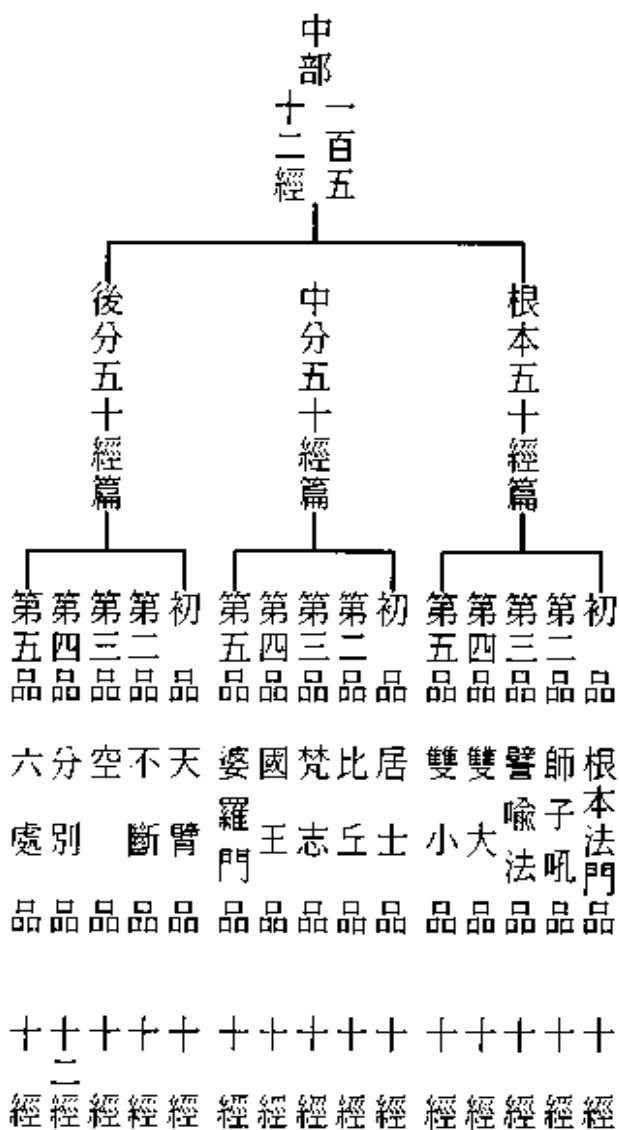
㉙「離」(disvā)「離」(disvā)。

㉚「」(aññatthā) differently, in other way.

中部經典總說

善見律毘婆沙，或相當於此之巴利本「一切善見律註序」等，依古來之傳說。長部是唯聚集長量之經典，中部是聚集中量之經而得其名。然，聚集於中部之百五十二經，對此一經之查察，亦有不少長文之經，且有較長部所集還長的。從大體上看來，集不長不短其量中的爲中部。

中部之全體如左分爲三篇十五品。



所謂根本想是從根本法門經開始，最初之五十經，中分即中間之五十經，後分是其餘之五十有一經。又十五品中，除分別品之十一經外，皆各十經爲一品，其品名，亦有其品是取最初之經名（如根本法門品，師子吼品，天贊品，不斷品，詔品。）或取其品之諸經所含之內容（如譬喻法品，分別品，六處品。）或取其經說法的對像（如比丘品，出家品。）或以兩經爲一雙而取名的（如雙大品，雙小品。）

對於一一經名之巴利原語，巴利聖典協會版本與暹羅皇室版本少有不同。其最明顯的是第二十六經Ariyapariyesana（聖求），暹羅皇室版本爲Pāsarāsi（羈索聚。）其名爲聖求，是始自欣求二種聖，羈索聚者，是取此經最後之懸鹿賈（Pāsa）。又相當於中部之北傳中阿含經之「一經名，與中部對照，兩者有一致的，亦有不同的。例如上述中部第二十六經，稱爲Ariyapariyesana（聖求），Pāsarāsi（羈索聚），於中阿含即爲羅摩經，是佛陀於羅摩婆羅哩（Rammaka-brāhmaṇa）之庵室爲比丘說法而取名的。

巴利中部與北傳漢譯中阿含之比較研究，早有崎博士之，The four Buddhist Āgamas in Chinese。新的有赤沼智壽氏之「漢巴因詔因阿含互照錄。」又於本藏名卷之四次中，有品述其大概，此之詳述以省略之。凡巴利本一百五十一經之九十八經，相當於中阿含經，其他出現於雜阿含、增一阿

舍、五分律等。崎博士之對照表，已利本有二十四經不明，五經（第四十九、第七十六、第九十一、第一百四十七）由赤沼氏所對出的。

中部之原文，於錫蘭、緬甸、暹羅等之南方佛教諸國，自古就刻於貝葉而保存下來。於紀元一八九四年由暹羅皇室以其國字出版，收藏於三藏經中，又於紀元一九三一年，即同國之佛滅年代一四七〇年，再以新的國字出版，收於三藏中。此先於一九二九年，三藏經典之全註釋，由同皇室出版，有收藏中部之註釋Papañcasūdāni。倫敦EJ利聖典協會，過去有五十二年間之EJ利聖典出版事業中，於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六年，中語原典羅經^{廿七}，全三册出版。第一册是由杜連國那氏（Wilhelm Trenckner），第二册，第三册是由著馬茲氏（Rovert Chalmers）校訂的，對世界之佛教學界有甚大的貢獻。又紀元一九二二年，前記之Papañcasūdāni亦由同協會出版。同協會之出版本，第九十一經Sela（色羅）和第九十八經Vāsetṭha（繫利他）兩經，保存於Suttanipāta（經集），故有省略，甚為可惜。

對於中部的翻譯事業，寵伊萬（Karl Eugen Neumann）之譯譜譜經·Die Religion Gotamo Buddha's aus der Mittleren Sammlung, Majjhima-nikaya des Pāli kanons^{廿八}於紀元一八九六年—一九〇〇年於德國賴富慈喜出版。於英譯有L.羅奢羅比丘（Bhikkhu Silācāra）印本之根本五十經篇，於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三年由德國富禮斯魯出版。

長部多為對外道之經典，於中部，所謂佛教之教觀二門，互相不只詳說一切教義，並對當時印度社會之狀況，亦有詳細之描述，有很深的意味。對一一經的內容，已於各卷之目次，有大概的敘述，於此省略。中部大部分之經典，為佛陀之所說，其中亦有佛陀弟子之大迦旃延、阿難、舍利弗等，代佛陀演述、解釋根本教義的。如第一百四十一經 *Saccavibhanga* (諦分別)，佛陀示說四聖諦八正道之大綱，然後令舍利弗解說。阿育大王歸依佛法，而派遣傳教師於四方，或摩訶提婆大德 (*Mahadeva thera*) 以赴摩醯婆末陀羅國 (*Mahimsamandala*) 之天使經 (*Devadūta*)，就說中部第一百二十經，有四萬人得法眼，四萬人出家，所以中部經自古以來就很有名，而其中置於中部之後面，亦有加新入的。所以這些地方與北傳漢譯中阿含經不一致。

中部巴利聖典協會版本和暹羅皇室版本之經名的對照表如左，為此之總結語。(巴利聖典協會版本)

(暹羅皇室版本)

- [I] *Mūlapannāsa* (根本五十經譯) *Mūlapannāsaka*
- I. *Mūlapariyāya-vagga* (根本法門品)
1. *Mūlapariyāya* (根本法門經)

2.	Sabbāsava (沙波羅)	Sabbāsavasamvara
3.	Dhammadāyāya (法隱經)	
4.	Bhayabherava (劫羅經)	
5.	Anaṅgana (無邊經)	
6.	Ākaṅkheyya (懶經)	
7.	Vatthūpama (長譬經)	
8.	Sallekha (空慧經)	
9.	Sammāditthi (正印經)	
10.	Satipatṭhāna (正觀經)	
II.	Sihanāda-vagga (醫卜醫經)	
11.	Cūla-sihanāda (醫卜醫少經)	
12.	Mahā-sihanāda (醫卜醫大經)	
13.	Mahā-dukkhakkhanda (苦經大經)	

14. Cūla-dukkhakkhanda (苦樂之類)
15. Anumāna (正量)
16. Cetokhila (心根類)
17. Vanapattha (本體類)
18. Madhupindika (攝元類)
19. Dvedhāvitakka (對對類)
20. Vitakkasanṭhāna (對對頭身類)
- III. Opamna-vagga (攝攝別品)
21. Kakacūpama (攝攝類)
22. Alagaddūpama (歸歸類)
23. Vamnika (攝攝類)
24. Rathavinita (塵塵類)
25. Nivāpa (攝攝類)
26. Ariyapariyesana (歸長類)
- Pāsarāsi

27.	Cūla-hatthipadopama (象跡譬小經)
28.	Mahā-hatthipadopama (象跡譬大經)
29.	Mahā-sāropama (象縛譬大經)
30.	Cūla-sāropama (象縛譬小經)
IV.	Mahā-yamaka-vagga (數大品)
31.	Cūla-gosinga (牛角林小經)
32.	Mahā-gosinga (牛角林大經)
33.	Mahā-gopālaka (牧牛大經)
34.	Cūla-gopālaka (牧牛小經)
35.	Cūla-saccaka (薩迦迦小經)
36.	Mahā-saccaka (薩迦迦大經)
37.	Cūla-tanhāsaṅkhaya (癡韁小經)
38.	Mahā-tanhāsaṅkhaya (癡韁大經)
39.	Mahā-assapura (毗耶大經)

40.	Cūla-assapura (毗耶舍羅)	V. Cūla-yamaka-vagga (數六品)
41.	Sāleyyaka (薩離劫)	Sāleyyaka (薩離劫)
42.	Velañjaka (臘闍劫)	Velañjaka (臘闍劫)
43.	Mahā-vedalla (大瞿曇大經)	Mahā-vedalla (大瞿曇大經)
44.	Cūla-vedalla (大瞿曇小經)	Cūla-vedalla (大瞿曇小經)
45.	Cūla-dhammasamādāna (大憍尸六經)	Cūla-dhammasamādāna (大憍尸六經)
46.	Mahā-dhammasamādāna (大法大經)	Mahā-dhammasamādāna (大法大經)
47.	Vimamsaka (正斷經)	Vimamsaka (正斷經)
48.	Kosambiya (迦馴釋經)	Kosambiya (迦馴釋經)
49.	Brahmanimantanika (梵天韜經)	Brahmanimantanika (梵天韜經)
50.	Māratajaniya (臘闍賈經)	Māratajaniya (臘闍賈經)
[II]	Majjhimapaññāsa (中央五十經編)	Mūlapaññāsa
I.	Gahapati-vagga (迦尸呑品)

51. Kandaraka (幹燒臘頭)
52. Atthakāngara (八塔餸)
53. Sekha (祇迦餸)Sekhapati padā
54. Potaliya (普拉尼餸)
55. Jivaka (迦離迦餸)
56. Upāli (迦離羅餸)Upālivāda
57. Kukkuravatika (迦捺迦迦離羅餸)Kukkurovāda
58. Abhayarājakumāra (無畏王迦離羅餸)
59. Bahurvedaniya (迦離羅餸)
60. Apaṇṇaka (迦離羅餸)
- II. Bhikkhu-vagga (比丘品)
61. Ambalatthikā-Rāhulovāda (迦離羅本寂滅羅盤羅餸)Cūla-Rāhulovāda
62. Mahā-Rāhulovāda (大離羅盤羅大餸)

63. Cūla-Māluñkyā (瞿曇尼子經) Cūla-Māluñkyovāda
64. Mahā-Māluñkyā (瞿曇尼大經) Mahā-Māluñkyovāda
65. Bhaddāli (盤陀羅)
66. Lañukikopama (嚮譬迦) Lañukikopama
67. Cātuma (迦闍陀)
68. Nañakapāna (那譚尼迦拏)
69. Gulissāni (闍波羅經) Golissāni
70. Kitagiri (基臘三耶經)
- III. Paribbājaka-vagga (普行者品)
71. Tevijja-Vacchagotta (婆蹉衢多三明經) Cūla-Vacchagotta
72. Aggi-Vacchagotta (婆蹉衢多火 (喻) 經)
73. Mahā-Vacchagotta (婆蹉衢多大經)
74. Dighanakkha (長爪經)

75.	Māgandīya (摩犍提經)	Māgandīya
76.	Sandaka (冊陀迦經)	
77.	Mahā-Sakuludāyi (善生優陀夷大經)	
78.	Samaṇamandikā (沙門文彌子經)	Samaṇamandikā
79.	Cūla-Sakuludāyi (善生優陀夷小經)	
80.	Vekhanassa (鞞摩那修經)	Vekhanassa
IV.	Rāja-vagga (王品)	
81.	Ghaṭikāra (迦目羅)	Ghaṭikāra
82.	Ratṭhapāla (瞿呂婆羅)	
83.	Makhādeva (摩訶婆羅)	Maghadeva
84.	Madhura (摩訶婆羅)	
85.	Bodhirājakumāra (佛耶曷那羅)	
86.	Āngulimāla (瓶羅迦羅)	
87.	Piyajātika (毗耶離)	

88.	Bāhitika (鞞鳩陀羅)	Bāhitiya
89.	Dhammacetiya (迦葉陀羅)	
90.	Kannakatthala (迦蘭陀羅)	
	V. Brāhmaṇa-vagga (迦旃陀羅品)	
91.	Brahmāyu (梵陀羅)	
92.	Sela (施陀羅)	
93.	Assalāyana (阿薩羅陀羅)	
94.	Ghotamukha (瞿答母陀羅)	
95.	Caṇki (憍舍陀羅)	
96.	Esukāri (迦蘇陀羅陀羅)	Esukāri
97.	Dhānañjāni (迦那陀羅)	Dhānañjāni
98.	Vāsetṭha (迦私陀羅)	
99.	Subha (須波陀羅)	

100. Saṅgārava (釋迦迦梨) Saṅgārava
[III] Uparipannāsa (迦尸尸十羅薩) Uparipannāsaka

I. Devadaha-vagga (天韻唱)

101. Devadaha (天韻)
102. Pañcattaya (五川翼)
103. Kinti (最巨翼)
104. Saṅmagāma (相應之翼)
105. Sunakkhatta (相應翼)
106. Āneñjasappāya (長韻科娘翼) Āneñjasappāya
107. Gañaka-Moggallāna (算數家毘摩訶羅翼)
108. Gopaka-Moggallāna (瞿曇毘摩訶羅翼)
109. Mahā-puṇṇama (大瞿曇大羅)
110. Cūla-puṇṇama (瞿曇小羅)

II. Anupada-vagga (長論品)
111. Anupada (長論)
112. Chabbisodhana (長變經)
113. Sappurisa (獮十經)
114. Sevitabbāsevitabba (禮節不禮節經)
115. Bahudhātuka (多昧經)
116. Isigili (三祐經)
117. Mahā-cattarisaka (大因十經)
118. Ānāpānasati (入正靜心經)
119. Kāyagatāsati (軀心身經)
120. Saṅkhārūpatti (法身經)
III. Suññata-vagga (空品)
121. Cūla-suññata (短空經)
122. Mahā-suññata (大空經)

Chavisodhana

Saṅkhārūpatti

123. Acchariyabhbhutadhamma (雜師未伽迦迦經)Acchariyabhbhutadhamma
124. Bakkula (拔闍陀羅經)Bakkulattheracchariyabhbhuta
125. Dantabhūmi (齧齒宗經)
126. Bhūmija (地釋經)
127. Anuruddha (阿那律迦經)
128. Upakkilesa (懶慢迦經)
129. Bālapaṇḍita (齡師經)
130. Devadūta (天趣經)
- IV. Vibhaṅga-vagga (梵房品)
131. Bhaddekaratta (一夜齋戒經)
132. Ānanda-Bhaddekaratta (阿難一夜齋戒經)
133. Mahā-Kaccāna-Bhaddekaratta (大迦旃陀 | 夜齋戒經) ..Kaccāna-Bhaddekaratta
134. Lomasakaṅgiya-Bhaddekaratta (盧麻旃陀 | 夜齋戒經) ..Lomasakaṅgiya

135. Cūla-Kammavibhaṅga (小業分別經)
136. Mahā-Kammavibhaṅga (大業分別經)
137. Saṅgāyatana-vibhaṅga (六處分別經)
138. Uddesavibhaṅga (異盡分別經)
139. Araṇavibhaṅga (無漏分別經)
140. Dhātuvibhaṅga (眾身分別經)
141. Saccavibhaṅga (諸事分別經)
142. Dakkhināvibhaṅga (施分別經)
- V. Saṅgāyatana-vagga (六處品)
143. Anāthapindikovada (教經祖獨經)
144. Channovāda (叡量起經)
145. Puṇṇovāda (叡量起經)
146. Nandakovāda (叡難起經)
- Lomasakaṅgiya

147. Cūla-Rāhulovāda (小羅摩羅子經)
 148. Chachakka (大六經)
 149. Mahā-salāyatanaṇika (大六處經)
 150. Nagaravindeyya (頸頭城經)
 151. Piṇḍapātapārisuddhi (小餌迦淨經)
 152. Indriyabhāvanā (眾修習經)
 Salāyatanaṇivibhaṅga



中文索引

——劃——

一坐食者 20
一夜賢者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47

一夜賢者經 182, 186, 190,
201

一來果 267, 268

——劃——

出入息念 63, 66, 69

出入息念經 63

十八意行 220, 221, 248,
249

十八界 42

七覺支 65, 66, 69, 72,
315, 324

七寶 165, 169, 170

二界 43

三界 43
三結 65
三十三天 201
三十六有情句 220, 221, 224
三念住 220, 226, 227
三昧 190, 191, 210,
211, 212
三彌提 190, 191, 210,
211, 212

女寶 167, 168

上人法 149
小業分別經 204

已利 6, 7, 10, 64, 277

乞食清淨經 321

大迦葉 63

大迦旃延 63, 190, 192, 194
, 198, 199, 230,

大迦旃延 42 231, 236, 237

大迦旃延一夜賢 190
者經

大拘繩羅 63

大劫賓那 63
大業分別 210, 212, 216,

——劃——

	217		106, 109, 171,
大業分別經	210,		172., 205, 213,
大四十經	55		214, 215, 216,
大心解脫	135, 136		217, 218, 219
大地獄	139, 177, 178,	天神	190, 191, 201,
	180		301, 304
大目犍連	63	天耳界	83
大六處經	313	天之輪寶	165
		五蓋	13, 124, 1323
		五下分結	65, 257
不惡趣法	299	五根	65, 257
不苦不樂	3, 79, 212, 233,	五取蘊	8, 100, 260, 261,
	234, 252, 253,		313, 314, 315,
	295, 310, 311,		323
	312, 313, 314,	五力	65, 315, 324
	316	心一境性	1, 2, 3, 4, 55, 116
不還果	267, 277		, 117
不還者	65, 267, 268	心一趣性	21, 97, 124, 233,
不作意	89, 90, 91, 92, 93		242, 264
	, 150, 151, 152,	心解脫	8, 9, 10, 14, 67,
	153, 227		69, 83, 88, 96,
不死鼓	48		135, 136, 297
不淨	66, 75, 109, 141,	心生	24, 29
	161, 270	王園寺	290, 298
不斷經	1	王舍城	49, 111, 116, 126
不與取	25, 33, 58, 106		, 190, 210, 247,
不與取者	25, 33		279
天界	40, 46, 47, 82,	少光天	87

少淨天	87	內心靜安	97
止息樂	242,245	化樂天	85
比丘尼僧伽	258	中道	238,239,245
六愛身	305,306,307		
六憂行	221,249		
六界	9,42,43,249, 250,256	正慧	7,8,9,10,64, 222,223,250,
六喜行	221,249		291,292,293,
六外處	293,296,297, 305	正覺樂	294,295,296 242,245
六識身	220,221,294, 305,306	正見	55,56,57,58,59 .60,61,130,131
六捨行	221		,132,152,153,
六受身	304,306		172,213,214,
六處	44,93,94,220, 271,313		215,216,217, 218,219,239,
六處分別	220		262,314,316
六處分別經	220	正見者	213,215,217,
六內處	29,295,297,305		218,219
六六經	305	正解脫	60,61
六淨經	7	正語	5,6,55,57,58, 60,130,157,164
六觸身	220,221,306		,165,262,263
六觸處	248,249		
六內外處	9,10,43	正語者	5,6,157,164,
火界	9,42,75,76,249 ,250,251,275		165
水界	9,42,75,76,249 ,250,275	正定	55,60,61,62, 131,132,239, 262,263,314

——五劃——

正定者	131, 132	布薩陀	166
正等覺者	7, 8, 9, 45, 73, 122, 180, 227, 238, 248, 259, 260, 264, 267, 268	尼拘律樹園	95, 200, 202, 265
正念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9, 105, 131, 239, 262, 263, 264, 314	他化自在天	85
四有生	136, 137	白善山	49
四正勤	65, 315, 324	世間解者	102, 248
四聖諦	259, 260, 264	世尊	1, 6, 7, 8, 9, 15, 21, 22, 23, 24, 25, 26, 27, 2, 8, 29, 30, 31, 32, 34, 35, 36, 37, 38, 40, 41, 42, 43, 44, 47, 48, 49, 50, 55,
四神足	65, 315, 324		62, 63, 64, 72, 73, 79, 80, 81, 82,
四神變	165, 169, 170		83, 84, 88, 89,
四禪	3, 14, 21, 79, 82, 97, 233, 234, 242, 264		94, 95, 100,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6, 117, 118, 120,
四說	7, 8		125, 126, 127,
四大王天	85		128, 133, 134,
四轉	47		143, 146, 147,
四住處	248, 249		148, 149, 154,
仙呑經	49		155, 157, 158,
仙人墮處	258, 260, 264		162, 165, 170,
目犍連	63, 259, 260		171, 173, 180,
布薩	63, 64, 165, 166, 298		182, 185, 188,

——六劃——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7, 198,	有愛	44, 262, 306, 307	
199, 200, 201,		, 315	
202, 203, 204,	有爲界	43	
205, 209, 210,	有害者	29, 30	
211, 212, 213	有結	7, 8, 9, 10, 64,	
219, 220, 228,		240, 241	
229, 230, 231,	有身	167	
236, 237, 238,	有瞋者	29, 30	
246, 247, 248,	有尋有伺定	153	
256, 257, 258,	有漏	14, 56, 57, 58, 59	
259, 260, 265,		, 93, 94, 226	
267, 269, 272,	舌可識之味	34, 36	
276, 277, 278,	舌界	42	
279, 282, 283,	舌識	10, 42, 221, 274,	
285, 286, 287,		280, 281, 293,	
288, 289, 298,		306, 311	
299, 300, 301,	舌識界	42	
302, 303, 304,	舌所識之味	99, 223, 242, 319	
305, 312, 313,		, 320	
316, 317, 320,	舌處	305	
321, 325, 326,	舌觸	221, 249, 274	
327, 331	舌觸處	249	
出離界	43	色界	42, 43
出離思惟	57	色取蘊	8, 262
出離尋	99	色處	220, 305
		色之極觀察性	152, 153

耳所識之聲	99, 242		264, 267, 268
耳處	220, 305	自恣	63
耳觸	221, 249, 274	自體得	24, 31, 32, 24
耳觸處	249	多界	41, 47
耳觸所生之受	274	多界經	41
耳可識之聲	34, 35	多聞	17, 235
耳界	42, 83	地界	9, 42, 75, 249,
耳識	10, 42, 221, 274, 280, 281, 282, 293, 306, 310, 311	地獄	250, 275 47, 157, 158, 159 , 162, 163, 173, 177, 178, 179,
耳識界	42		180, 205, 213,
行取蘊	8, 262, 315		214, 215, 216,
行生經	84		217, 218, 219
自己苦惱	238, 239, 240, 241, 244, 245	——七劃——	
光天	87, 136, 141	希有未曾有法經	104
灰河地獄	179	戒蘊	12, 13
西方輸那	285, 286, 287	我觀	10, 14
名色	44	我所觀	10, 14
如來	6, 10, 45, 96, 102, , 104, 105, 110, 122, 123, 124, 180, 194, 212, 216, 217, 218, 226, 227, 231, 238, 239, 245, 257, 259, 260,	初禪	1, 13, 21, 77, 97, 233, 242, 264
		初禪定	21
		作意	1, 2, 3, 4, 21, 68, 89, 90, 91, 92, 93 , 96, 97, 98, 123, 150, 151, 171,
			202, 204

住著	8, 9, 14	身處	220, 305
別解脫律儀	122	身觸	12, 122, 167, 221
那竭羅迦	89		, 224, 232, 249,
劫波婆	167		261, 274, 328,
見得	24, 30, 31, 64		329, 330
邪見	55, 56, 60, 61, 128, 129, 130, 172, 213, 214, 216, 218, 219	身觸處	249
邪見者	213, 214, 216, 218, 219	身可識之所觸	34, 36
邪語	57, 58, 60, 128	——八劃——	
邪智	61	空界	9, 42, 249, 252, 275
邪定者	128, 129, 130	空住	89, 94, 96, 321
身可識之所觸	34, 36	空小經	89
身界	42	空大經	94
身行	24, 25, 26, 32, 33, 67, 68, 73, 74, 75, 76, 77, 79, 80, 81	空無邊處	3, 4, 21, 22, 87, 91, 92, 227, 253, 275
身行念經	73	空無邊處想	3, 91, 92
身行之念	73, 74, 75, 76, 77, 79, 80, 81, 82	空無邊處定	21, 22
身業	147, 210, 315	具足戒	114, 275
身識	42, 221, 274, 280, 281, 293, 306, 307, 311, 319	阿夷羅和提	116, 117, 125
身識界	42	阿迦膩吒	87
		阿支羅迦葉	111, 114
		阿那律	63, 134, 135, 138
			140, 141, 142
			, 1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阿那律經	134		231
阿難	41, 42, 43, 44, 47 , 48, 53, 63, 89, 90, 91, 92, 93, 94 ,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86, 188, 189,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65, 266, 257, 268, 269, 276, 276, 278, 289, 327, 328, 329, 330, 331	法處 法者 非想非非想處 非想非非想處定 非梵行 味界 味處 受取蘊 波旬 波羅奢耶 波羅奈 舍鑄 舍利弗	220, 305 10, 18, 113, 127, 194, 231, 258, 261, 276, 291 5, 23, 88, 92, 93, 225, 227, 253, 254, 275 23 11 42 220, 305 8, 262, 315 100 326, 327 259, 260, 264 134, 155 1, 2, 3, 4, 5, 6, 24 , 32, 34, 35, 36, 37, 38, 3, 9, 40, 63, 259, 260, 264 , 272, 273,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321,
阿難一夜賢者經	186		
阿羅漢	7, 8, 9, 10, 45, 60 , 64, 73, 114, 248 , 259, 260, 264, 267, 317		37, 38, 3, 9, 40, 63, 259, 260, 264 , 272, 273,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321,
阿羅漢果	268		
阿利吒	50		
法界	42		
法鏡	47		
法主	143, 144, 194,		

	322, 323, 324,	香界	40
	325	香處	220, 305
所觸	9, 10, 11, 34, 36,	界善巧	42, 43
	42, 43, 232, 273,	界分別經	247
	284, 285, 310,	契經	100
	311, 312, 321,	祇陀林	1, 7, 15, 24, 41,
	328, 329, 330		55, 73, 84, 104,
所觸界	42		125, 172, 182,
明行具足者	102		186, 200, 202,
念等覺支	70, 71		204, 220, 229,
林住者	18, 19		238, 272, 277,
居士寶	168		278, 284, 289,
帝利灌頂王	120, 165		301, 305, 313
定等覺支	70, 72, 297	思擇	57, 278
東園	63, 89	思惟	7, 15, 16, 17, 18,
兩僧伽	258		19, 20, 21, 22, 23
拘薩羅	317		, 55, 56, 57, 60,
金毘羅	146, 147, 148		71, 74, 72, 73, 77
雨安居	287		, 79, 80, 81, 85,
			86, 87, 88, 90, 91
			, 92, 93, 95, 100,

——九劃——

迦毘羅	95, 200, 202, 265		118, 120, 121,
迦羅	53, 95		122, 124, 128,
迦羅差摩	95		130, 136, 138,
迦蘭陀	111, 116, 126,		139, 140, 142,
	210, 279, 321		144, 155, 158,
苦界	42		162, 163, 164,
苦之聖諦	260, 262		167, 170, 180,

193, 194, 198,	129, 130, 131,
239, 254, 262,	132, 133
263, 290, 291,	浮彌經 126
292, 293, 299,	馬寶 167
301, 302, 303,	針樹林 179
314, 316, 321,	真迦旃延 141, 142
322, 323, 324,	殺生 11, 25, 33, 58,
	325 106, 155, 163,
耶摩天 85	166, 205, 213,
施分別經 265	214, 215, 216,
持律者 17, 18	217, 218, 219,
風界 9, 42, 75, 249,	263, 266
	殺生者 25, 33, 163, 205,
故思業 211	212, 213, 214,
帝釋 46	215, 216, 217,
負重山 49	218, 219
	神通 82, 104, 106, 110
	般那蔓闍寺 146
害界 43	珠寶 167
害尋 99, 112	恐怖 150, 151, 152,
害想 112	234, 235, 254
恚界 43	畜生 159, 160, 161,
恚尋 99, 112	172, 267
恚想 112	
根修習經 326	——十一劃——
根之修習 326, 327	第三禪 2, 13, 21, 78, 97,
旃檀香 168	233, 234, 242
浮彌 126, 127, 128,	第四禪 3, 21, 79, 97, 233

—十劃—

害界	43	珠寶	167
害尋	99, 112	恐怖	150, 151, 152,
害想	112		234, 235, 254
恚界	43	畜生	159, 160, 161,
恚尋	99, 112		172, 267
恚想	112		
根修習經	326	——十一劃——	
根之修習	326, 327	第三禪	2, 13, 21, 78, 97,
旃檀香	168		233, 234, 242
浮彌	126, 127, 128,	第四禪	3, 21, 79, 97, 233

	,234,242,264		277,305,315,
第四禪定	21		316,321,325
第二禪	2,13,21,78,97, 124,233,234, 242	淨天 專注 畫度樹	83,87 57 201
常乞食者	19	欲愛	262
常坐者	20	欲界	43
梵天	42,46,61,83,86 ,110,259,264	欲思惟 欲尋	56 99,112,118
處善巧	42,43,44,47	欲想	111,112
偷盜	25,33,163,213, 214,215,216, 217,218,219, 263,266	欲貪 欲樂 欲漏	195,196,197 122,238,239, 242 14,93,94
偷盜者	163,214,215, 216,217,218, 219	眼識界 眼所識之色 眼處	42 242 220,305
雪山	170	眼觸	221,249,274,
寂靜住處	249		302,303,304,
寂靜之樂	96		307,308,309,
清淨	3,11,64,79,82, 90,91,92,93,94 ,109,123,132, 140,141,167, 169,171,172, 213,231,233, 252,253,254, 259,260,270,		310,312,313, 314 眼觸所生之受 眼觸處 眼可識之色 眼界 眼識
			274 249 34,35,37 42 10,42,221,274, 280,293,302,

——十二劃——

304,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4	無所有處	12, 244, 268, 269	
貪愛	13, 123	, 276, 277, 279	
貪隨眠	310, 311, 312	無所有處想	279
貪欲者	28, 29, 30, 213,	無常	66, 67, 69, 93,
	215		222, 223, 224,
捨界	42,		254, 290, 291,
捨俱行定	153		292, 293, 294,
捨等覺支	70, 71, 297		295, 296, 299,
捨離樂	3, 13, 79, 242		301, 302, 303,
教給孤獨經	272		304
教難陀迦經	289	無明	40, 46, 235, 270,
教富樓那經	284		271, 273, 301
教羅睺羅小經	301	無明漏	40
婆咎	146	善觀	65
婆羅訶	167	善巧	17, 281
婆羅樓羅	146	善趣	19, 20, 31, 32, 39
婆利吒	50, 51		, 92, 93, 161, 162
兜率陀天	85		, 293
兜羅	167	善逝	30, 35, 37, 38, 57
執持	29, 54, 98, 104,		, 98, 101, 106,
	109, 110, 145,		138, 144, 180,
	287		240, 263
袈裟衣	108	給孤獨	22, 41, 62, 104,
惛沈睡眠	217		107, 115, 122,
			158, 190, 210,
			243

給孤獨園	22, 41, 62, 104, 107, 115, 122, 158, 190, 210, 243	——十四劃——
惡趣	19, 20, 31, 31, 32, .39, 91, 92, 113, 160, 161, 293	鼻所識之香 44, 217 精進 10, 11, 12, 25, 26 , 27, 28, 87, 100, 101, 138, 139, 140, 233, 234,
勝解	12	235, 236, 237.
象寶	126, 145	239, 240, 241,
都提	210, 214, 215, 220, 221, 222, 225	286, 307 僧伽梨 7, 47, 282 慢隨眠 300
菩薩	99, 226	說法者 130, 131, 132, 133

——十三劃——

意行	123, 124,
意業	264
想取蘊	299
想受滅	12
解脫	12, 18, 20, 26, 28, .40, 45, 46, 111, 139, 140, 154, 221, 222, 251, 273, 275, 276, 278, 279, 281, 283, 292, 293, 302, 303

——十五劃——

瞋恚	30, 31, 91, 160, 161, 192, 194, 270, 271, 275, 282, 295
慧解脫	20, 26, 276, 293
慧根	11
慧力	11
摩揭陀	2, 107, 126, 180, 286, 288, 293, 294, 296

——十六劃——

隨煩惱 283

隨眠 300, 301

229, 257

覺者 39, 47, 48, 49, 50

, 51, 52, 53, 54,

, 55, 57, 69, 70, 71

, 72, 73, 74, 96,

, 101, 119, 120,

121,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8, 144,

145, 150, 174,

175, 177, 180,

224, 227, 240,

257, 273,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6

——十八劃——

瞿師羅園 102

轉輪王 145

——二十二劃——

歡喜 21, 28, 30, 50, 52

, 56, 57, 58, 87,

119, 126, 127,

132, 134, 142,

143, 149, 155,

156, 189, 203,

220, 222, 233,

242, 251, 256,

265, 267, 268,

269, 274, 296,

——十九劃——

識取蘊 297

識無邊處 12

——二十劃——

觸處 251, 273, 274

釋迦 57, 128, 129, 144

, 145, 150, 177,

297, 303, 309

——二十三劃——

變易法 300, 301, 302

——二十九劃——

麤惡語 91, 92, 160, 161,
192